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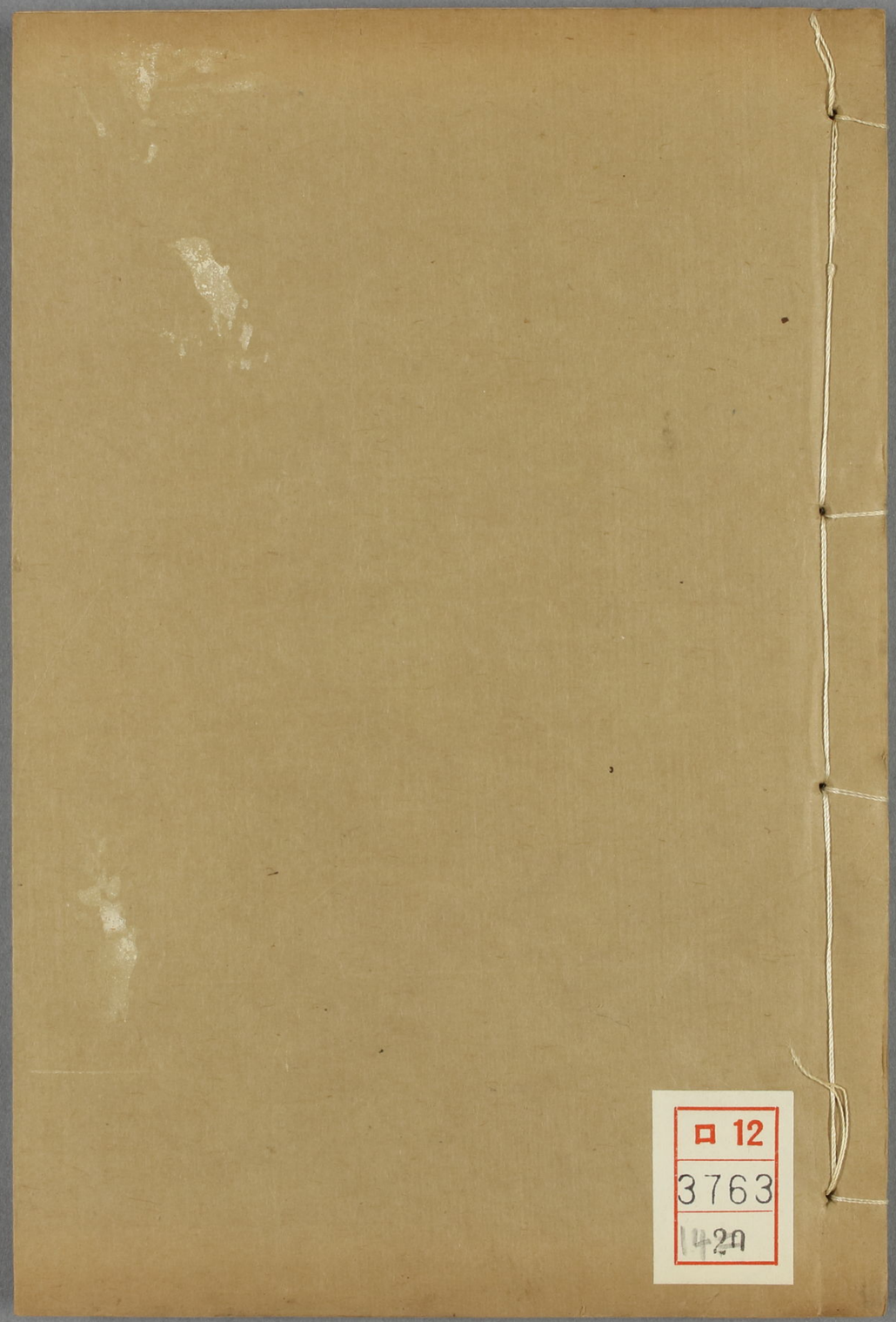

□ 12
3763
1420



D12
3763
20

大戴禮記補注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王言第三十九

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聞也從○閩宋本監閒不出而死乎哀哉而以王言敘之○於手音嗚呼曾子起曰敢不出而死乎哀哉而以王言敘之○於手音嗚呼曾子起曰敢問何謂王言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擐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能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也補閒聽也曲禮曰少閒燕坐也○孫音遐閒朱本有復也○孫音遐閒朱本閒作聽孔子不應曾子擐退負序而立序堂上之牆曰閒墉負序示不敢復問也文王世子曰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然則負牆坐于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然則負牆坐于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然則負牆坐于

有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庶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亥公曰敢問凡二十六字此文陸貌○荀子不能邊賢入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為己憂○楊倞曰邊近小人屬也○動行不知所務止立不知所定日選於物不知所貨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儀為政心從而理若此則可謂庶人矣侯裕曰五儀君也庶人也士也賢人也聖人也○荀子曰五儀五情也楊倞曰五儀君臣父子夫婦

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以○漢書韓安國傳然知湯武能廣大其德久長其後自五作秦王亦欲長有天下而不久則以書本作久與本書後自五作秦王亦欲至是而不能守作久字為是六七字不作帝王之道無以異在天子所置爾○漢書賈誼傳年即大歟之此無他故也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也○漢書揚雄傳引此文作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取舍之謂也然則為人主師傅者不可不日夜明此義以千里取舍之謂也然則為人主師傅者不可不日夜明此義以千里取舍之謂也然則為人主師傅者不可不日夜明此義

者五禾具○禘祭德皆日月合侑夏曰孟嘗舒曰是也禘祫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與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與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禘禫禫禫禫者禫者化而祔也故不知其生也禫而復有復有禫而禫三十日而祔既祔十五日而禫又十五日而祥祥者善名也故曰祥也禫者善之漸使東郭送子五月五日作臺高高詩傳曰禫祭之明日徙入燕寢注云五月五日作臺高高詩傳曰禫祭之明日徙入燕寢注云五月五日或因諸此然似非經意經言乃伏傳言也而伏亦猶藍藍敬者別也陶而跣之也灌者聚之養乃釁乎而也釁乎而也伸尸而祝謂索祭之也安尸謂奠之也生者也記曰既殯而祝謂索祭之也安尸謂奠之也生者也記曰既殯而祝謂索祭之也安尸謂奠之也生者也記曰既殯

之疏觀此則諸侯之敬夜誦詩與夫諫之敬晝史誦詩瞽與之敬晝史誦箴儆與百官之敬夜誦詩與庶人之敬夜誦箴儆與師之敬夜誦詩與瞽之敬夜誦箴儆與其所謂無曰胡寧胡不自逸胡不自安胡不遄死胡不相畏胡不相監胡不相時而儆胡不夙夜匪解胡不時而儆胡不自為政卒勞百姓胡為虺隤胡為泥泥胡為中林胡為於乎胡為我瘉胡為我悲胡為我迷胡為我臻胡為我虐胡為我瘁胡為我痗胡為我癙胡為我心憂胡為我心疚胡為我心悲胡為我心苦胡為我心傷胡為我心惕胡為我心痛胡為我心煩胡為我心惛胡為我心亂胡為我心悶胡為我心困胡為我心病胡為我心憚胡為我心瘏胡為我心瘁胡為我心癙胡為我心瘋胡為我心狂胡為我心懌胡為我心惙胡為我心怛胡為我心驚胡為我心懼胡為我心震胡為我心動胡為我心悸胡為我心摇胡為我心不寧胡為我心不安胡為我心不遑胡為我心不暇胡為我心不閑胡為我心不定胡為我心不善胡為我心不好胡為我心不樂胡為我心不喜胡為我心不怡胡為我心不平胡為我心不滿胡為我心不足胡為我心不厭胡為我心不服胡為我心不忘胡為我心不念胡為我心不在胡為我心不知胡為我心不覺胡為我心不悟胡為我心不明胡為我心不聰胡為我心不察胡為我心不審胡為我心不詳胡為我心不慎胡為我心不謹胡為我心不敬胡為我心不恭胡為我心不順胡為我心不從胡為我心不聽胡為我心不受胡為我心不納胡為我心不容胡為我心不入胡為我心不解胡為我心不通胡為我心不達胡為我心不曉胡為我心不會胡為我心不識

榮辱具施焉者在所住也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治衆如治寡○治音直吏反○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治衆如治寡○治音直吏反○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治衆如治寡○治音直吏反○

處安易之道不興詭行以徼幸孝子游之義也 春秋左傳曰其○注出門而使不以或傷父母喪也不為事或陷危亡之地以其弟弟事長有缺文 爵堂陞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以成親之志也 身者親之支體不敢子孝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專也 猶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專也以起下文 故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猶無改者三年之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 使猶其 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 謂朋友有過則諫之 大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 猶言以德從命親之命有失 從命不以道從為孝庶人之孝也以力役奉養以甘美自食其恩者也 任善不敢臣三德 謂王者之孝三德三老也 故孝子於親也生則有養以積之 養猶食也 鈴於通○子宋本 禮曰天子親老三老在學 故孝子於親也生則有養以積之鈴於通○子宋本故死則哀以莅焉 臨莅祭祀則莅在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

凡一百三十四字 今補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有忠與禮 為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盡其子者為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 不可以已能而責人之不能 然則故不能 致敬而不思則不入也 色莊也 嗃嗃嗃嗃 古音皆在第 是故體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 愉愉和氣愉色 者心於此濟其志也 猶此者如上所言也居 子曰可入也吾任其過 過猶錯也言知其能自改過 猶此言 諫之通 外獄反校 校猶比也 比之入 猶稱其己也 入人而已 我 故下同 致敬而不思則不入也 色莊也 嗃嗃而不入 古音皆在第 是故體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 愉愉和氣愉色 者心於此濟其志也 猶此者如上所言也居 子曰可入也吾任其過 過猶錯也言知其能自改過 猶此言 諫之通 外獄反校 校猶比也 比之入 猶稱其己也 入人而已 我 故下同 致敬而不思則不入也 色莊也 嗃嗃而不入 古音皆在第 是故體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 愉愉和氣愉色 者心於此濟其志也 猶此者如上所言也居

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微諫不倦 補微諫 諫也 聽從而不忘 補欣 欣而不生可謂孝矣盡力無禮則小人也 言小人而已 我 致敬而不思則不入也 色莊也 嗃嗃而不入 古音皆在第 是故體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 愉愉和氣愉色 者心於此濟其志也 猶此者如上所言也居

子曰可入也吾任其過 過猶錯 其能自改過 猶此言 諫之通 外獄反校 校猶比也 比之入 猶稱其己也 入人而已 我 故下同 致敬而不思則不入也 色莊也 嗃嗃而不入 古音皆在第 是故體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 愉愉和氣愉色 者心於此濟其志也 猶此者如上所言也居

云有子七人莫慙母心子之辭也 衛詩凱風之篇也 凱風南吹 夾 棘薪其母寒 母氏劬勞 言子不能安母之意 凱風南吹 夾 棘薪其母寒 母氏劬勞 言子不能安母之意

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微諫不倦 補微諫 諫也 聽從而不忘 補欣 欣而不生可謂孝矣盡力無禮則小人也 言小人而已 我 致敬而不思則不入也 色莊也 嗃嗃而不入 古音皆在第 是故體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 愉愉和氣愉色 者心於此濟其志也 猶此者如上所言也居

子曰可入也吾任其過 過猶錯 其能自改過 猶此言 諫之通 外獄反校 校猶比也 比之入 猶稱其己也 入人而已 我 故下同 致敬而不思則不入也 色莊也 嗃嗃而不入 古音皆在第 是故體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 愉愉和氣愉色 者心於此濟其志也 猶此者如上所言也居

云有子七人莫慙母心子之辭也 衛詩凱風之篇也 凱風南吹 夾 棘薪其母寒 母氏劬勞 言子不能安母之意 凱風南吹 夾 棘薪其母寒 母氏劬勞 言子不能安母之意

曾子曰君子立孝第五十一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有忠與禮 為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盡其子者為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 不可以已能而責人之不能 然則故不能 致敬而不思則不入也 色莊也 嗃嗃而不入 古音皆在第 是故體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 愉愉和氣愉色 者心於此濟其志也 猶此者如上所言也居

子曰可入也吾任其過 過猶錯 其能自改過 猶此言 諫之通 外獄反校 校猶比也 比之入 猶稱其己也 入人而已 我 故下同 致敬而不思則不入也 色莊也 嗃嗃而不入 古音皆在第 是故體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 愉愉和氣愉色 者心於此濟其志也 猶此者如上所言也居

云有子七人莫慙母心子之辭也 衛詩凱風之篇也 凱風南吹 夾 棘薪其母寒 母氏劬勞 言子不能安母之意 凱風南吹 夾 棘薪其母寒 母氏劬勞 言子不能安母之意

子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 養猶惡之辭 中之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 曰越過也言以 一單居離問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失時也 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正以弟道 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以敬之謂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后舍之矣 舍謂不事之 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承也 法吏 天下無道則刑戮及之 言不免刑戮 是故君子不貴與道之士而貴與時之士也 士也若由貴貴與道者與貴賤若由貴賤若由貴貴與道者與貴賤若由貴賤

曾子曰君子立孝第五十一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有忠與禮 為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盡其子者為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 不可以已能而責人之不能 然則故不能 致敬而不思則不入也 色莊也 嗃嗃而不入 古音皆在第 是故體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 愉愉和氣愉色 者心於此濟其志也 猶此者如上所言也居

子曰可入也吾任其過 過猶錯 其能自改過 猶此言 諫之通 外獄反校 校猶比也 比之入 猶稱其己也 入人而已 我 故下同 致敬而不思則不入也 色莊也 嗃嗃而不入 古音皆在第 是故體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 愉愉和氣愉色 者心於此濟其志也 猶此者如上所言也居

云有子七人莫慙母心子之辭也 衛詩凱風之篇也 凱風南吹 夾 棘薪其母寒 母氏劬勞 言子不能安母之意 凱風南吹 夾 棘薪其母寒 母氏劬勞 言子不能安母之意

殆動仁者猶恭者不八矣危也仁者危之基者又不愛也慎者不見使補使正直者則過於刑弗遠則殆去遠去也故君子錯在高山之上深澤之污察樣采藥釜而食之生耕織以老十室之邑聚猶有忠信編居也言無遠則不親也小猶狹曰花之言謂之德是故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爲衰德之士存焉不俾之也猶生禮以爲不強十室○式朱本誤式

凡二百二十八字今補

會子疾病第五十七

會子疾病曰病困也元仲首會華抱足元華其子補檀弓曰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曰吾子之病革矣華元曾申坐於足曾作由形似故誤耳曾子曰微子吾無以聞之矣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於禮有之矣補微乎敷薪猶火氏子之言也吾何以知其然也曾子曰君子有大節焉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之於禮也生則敬養死則敬享生之謂養死之謂享生與死皆無憾孝之終也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既明詩人美之以爲君子萬年永錫祚胤於天子曰嗚呼念我先王之所以有天下也蚤夜不敢荒以保天命故能有之諸侯一心以事天子是以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天子之孝也曾子曰昔者明王之事親孝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乎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小國之臣誠愛誠敬以事其君是以上下和親也詩曰凡百君子莫不朋德錫爾純嘏子孫保之言能保其身以保其子孫者未之有也曾子曰非孝之難立孝之終難也非終之難博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君子之孝也身爲天下儀行爲天下法德爲天下式百姓則之故能依於天地之性而順天地之理是以神明之德通於天下光於四海無所不行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曾子曰非孝也敢問何謂三孝子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若夫坐而弗能養立而弗能敬事而弗能竭安親揚名又其下者也曾子曰孝有三不孝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孝也侵官者無職非孝也遺親者弗愛非孝也五者不遂烝烝不乂不孝之大者也曾子曰孝子之有深愛必有和氣有和氣必有愉色有愉色必有婉容父母之所愛亦愛之敬之父母之所惡亦惡之畏之事父母生則竭力以養之死則盡哀以送之喪祭則竭其嚴以薦之三者備而後能事親者也曾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曾子曰孝子之有深愛必有和氣有和氣必有愉色有愉色必有婉容父母之所愛亦愛之敬之父母之所惡亦惡之畏之事父母生則竭力以養之死則盡哀以送之喪祭則竭其嚴以薦之三者備而後能事親者也

[illegible]

五氣[illegible]

[illegible]

孔檢討大戴禮記補注

[illegible]

倒有三只合於一丈與禮義為長應與禮義有差義云倒五尺六寸也亦依鄭之尺言之與下文相應若然禮器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守之注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守之注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守之注

生復矣食以不得續以食爲利則民之生財益微故不善政必
窮充耳塞聞旁其下經王謂之瑱秦充耳用玉漢用纊○按宋本謂復從楊氏大疇改善政必
簡矣必記之○閻若璩曰荀卿稱子產治鄭三年而鄭國誹謗不興道不拾遺然則子產之政
固善而荀卿猶以爲未盡善也○王引之曰荀卿之意以爲子產之政雖善而猶有未盡善
之處故曰未盡善也非謂子產之政不善也○閻若璩曰荀卿稱子產治鄭三年而鄭國誹
謗不興道不拾遺然則子產之政固善而荀卿猶以爲未盡善也○王引之曰荀卿之意以
爲子產之政雖善而猶有未盡善之處故曰未盡善也非謂子產之政不善也○閻若璩曰
荀卿稱子產治鄭三年而鄭國誹謗不興道不拾遺然則子產之政固善而荀卿猶以爲未
盡善也○王引之曰荀卿之意以爲子產之政雖善而猶有未盡善之處故曰未盡善也非
謂子產之政不善也○閻若璩曰荀卿稱子產治鄭三年而鄭國誹謗不興道不拾遺然則
子產之政固善而荀卿猶以爲未盡善也○王引之曰荀卿之意以爲子產之政雖善而猶
有未盡善之處故曰未盡善也非謂子產之政不善也○閻若璩曰荀卿稱子產治鄭三年
而鄭國誹謗不興道不拾遺然則子產之政固善而荀卿猶以爲未盡善也○王引之曰荀
卿之意以爲子產之政雖善而猶有未盡善之處故曰未盡善也非謂子產之政不善也○
閻若璩曰荀卿稱子產治鄭三年而鄭國誹謗不興道不拾遺然則子產之政固善而荀卿
猶以爲未盡善也○王引之曰荀卿之意以爲子產之政雖善而猶有未盡善之處故曰未
盡善也非謂子產之政不善也○閻若璩曰荀卿稱子產治鄭三年而鄭國誹謗不興道不
拾遺然則子產之政固善而荀卿猶以爲未盡善也○王引之曰荀卿之意以爲子產之政
雖善而猶有未盡善之處故曰未盡善也非謂子產之政不善也○閻若璩曰荀卿稱子產
治鄭三年而鄭國誹謗不興道不拾遺然則子產之政固善而荀卿猶以爲未盡善也○王
引之曰荀卿之意以爲子產之政雖善而猶有未盡善之處故曰未盡善也非謂子產之政
不善也○閻若璩曰荀卿稱子產治鄭三年而鄭國誹謗不興道不拾遺然則子產之政固
善而荀卿猶以爲未盡善也○王引之曰荀卿之意以爲子產之政雖善而猶有未盡善之
處故曰未盡善也非謂子產之政不善也○閻若璩曰荀卿稱子產治鄭三年而鄭國誹謗
不興道不拾遺然則子產之政固善而荀卿猶以爲未盡善也○王引之曰荀卿之意以爲
子產之政雖善而猶有未盡善之處故曰未盡善也非謂子產之政不善也○閻若璩曰荀
卿稱子產治鄭三年而鄭國誹謗不興道不拾遺然則子產之政固善而荀卿猶以爲未盡
善也○王引之曰荀卿之意以爲子產之政雖善而猶有未盡善之處故曰未盡善也非謂
子產之政不善也○閻若璩曰荀卿稱子產治鄭三年而鄭國誹謗不興道不拾遺然則子
產之政固善而荀卿猶以爲未盡善也○王引之曰荀卿之意以爲子產之政雖善而猶有
未盡善之處故曰未盡善也非謂子產之政不善也○閻若璩曰荀卿稱子產治鄭三年而
鄭國誹謗不興道不拾遺然則子產之政固善而荀卿猶以爲未盡善也○王引之曰荀卿
之意以爲子產之政雖善而猶有未盡善之處故曰未盡善也非謂子產之政不善也○閻
若璩曰荀卿稱子產治鄭三年而鄭國誹謗不興道不拾遺然則子產之政固善而荀卿猶
以爲未盡善也○王引之曰荀卿之意以爲子產之政雖善而猶有未盡善之處故曰未盡
善也非謂子產之政不善也○閻若璩曰荀卿稱子產治鄭三年而鄭國誹謗不興道不拾
遺然則子產之政固善而荀卿猶以爲未盡善也○王引之曰荀卿之意以爲子產之政雖
善而猶有未盡善之處故曰未盡善也非謂子產之政不善也○閻若璩曰荀卿稱子產治
鄭三年而鄭國誹謗不興道不拾遺然則子產之政固善而荀卿猶以爲未盡善也○王引
之曰荀卿之意以爲子產之政雖善而猶有未盡善之處故曰未盡善也非謂子產之政不
善也○閻若璩曰荀卿稱子產治鄭三年而鄭國誹謗不興道不拾遺然則子產之政固善
而荀卿猶以爲未盡善也○王引之曰荀卿之意以爲子產之政雖善而猶有未盡善之處
故曰未盡善也非謂子產之政不善也○閻若璩曰荀卿稱子產治鄭三年而鄭國誹謗不
興道不拾遺然則子產之政固善而荀卿猶以爲未盡善也○王引之曰荀卿之意以爲子
產之政雖善而猶有未盡善之處故曰未盡善也非謂子產之政不善也○閻若璩曰荀卿
稱子產治鄭三年而鄭國誹謗不興道不拾遺然則子產之政固善而荀卿猶以爲未盡善
也○王引之曰荀卿之意以爲子產之政雖善而猶有未盡善之處故曰未盡善也非謂子
產之政不善也○閻若璩曰荀卿稱子產治鄭三年而鄭國誹謗不興道不拾遺然則子產
之政固善而荀卿猶以爲未盡善也○王引之曰荀卿之意以爲子產之政雖善而猶有未
盡善之處故曰未盡善也非謂子產之政不善也○閻若璩曰荀卿稱子產治鄭三年而鄭
國誹謗不興道不拾遺然則子產之政固善而荀卿猶以爲未盡善也○王引之曰荀卿之
意以爲子產之政雖善而猶有未盡善之處故曰未盡善也非謂子產之政不善也○閻若
璩曰荀卿稱子產治鄭三年而鄭國誹謗不興道不拾遺然則子產之政固善而荀卿猶以
爲未盡善也○王引之曰荀卿之意以爲子產之政雖善而猶有未盡善之處故曰未盡善
也非謂子產之政不善也○閻若璩曰荀卿稱子產治鄭三年而鄭國誹謗不興道不拾遺
然則子產之政固善而荀卿猶以爲未盡善也○王引之曰荀卿之意以爲子產之政雖善
而猶有未盡善之處故曰未盡善也非謂子產之政不善也○閻若璩曰荀卿稱子產治鄭
三年而鄭國誹謗不興道不拾遺然則子產之政固善而荀卿猶以爲未盡善也○王引之
曰荀卿之意以爲子產之政雖善而猶有未盡善之處故曰未盡善也非謂子產之政不善
也○閻若璩曰荀卿稱子產治鄭三年而鄭國誹謗不興道不拾遺然則子產之政固善而
荀卿猶以爲未盡善也○王引之曰荀卿之意以爲子產之政雖善而猶有未盡善之處故
曰未盡善也非謂子產之政不善也○閻若璩曰荀卿稱子產治鄭三年而鄭國誹謗不興
道不拾遺然則子產之政固善而荀卿猶以爲未盡善也○王引之曰荀卿之意以爲子產
之政雖善而猶有未盡善之處故曰未盡善也非謂子產之政不善也○閻若璩曰荀卿稱
子產治鄭三年而鄭國誹謗不興道不拾遺然則子產之政固善而荀卿猶以爲未盡善也
○王引之曰荀卿之意以爲子產之政雖善而猶有未盡善之處故曰未盡善也非謂子產
之政不善也○閻若璩曰荀卿稱子產治鄭三年而鄭國誹謗不興道不拾遺然則子產之
政固善而荀卿猶以爲未盡善也○王引之曰荀卿之意以爲子產之政雖善而猶有未盡
善之處故曰未盡善也非謂子產之政不善也○閻若璩曰荀卿稱子產治鄭三年而鄭國
誹謗不興道不拾遺然則子產之政固善而荀卿猶以爲未盡善也○王引之曰荀卿之意
以爲子產之政雖善而猶有未盡善之處故曰未盡善也非謂子產之政不善也○閻若璩
曰荀卿稱子產治鄭三年而鄭國誹謗不興道不拾遺然則子產之政固善而荀卿猶以爲
未盡善也○王引之曰荀卿之意以爲子產之政雖善而猶有未盡善之處故曰未盡善也
非謂子產之政不善也○閻若璩曰荀卿稱子產治鄭三年而鄭國誹謗不興道不拾遺然
則子產之政固善而荀卿猶以爲未盡善也○王引之曰荀卿之意以爲子產之政雖善而
猶有未盡善之處故曰未盡善也非謂子產之政不善也○閻若璩曰荀卿稱子產治鄭三
年而鄭國誹謗不興道不拾遺然則子產之政固善而荀卿猶以爲未盡善也○王引之曰
荀卿之意以爲子產之政雖善而猶有未盡善之處故曰未盡善也非謂子產之政不善也
○閻若璩曰荀卿稱子產治鄭三年而鄭國誹謗不興道不拾遺然則子產之政固善而荀
卿猶以爲未盡善也○王引之曰荀卿之意以爲子產之政雖善而猶有未盡善之處故曰
未盡善也非謂子產之政不善也○閻若璩曰荀卿稱子產治鄭三年而鄭國誹謗不興道
不拾遺然則子產之政固善而荀卿猶以爲未盡善也○王引之曰荀卿之意以爲子產之
政雖善而猶有未盡善之處故曰未盡善也非謂子產之政不善也○閻若璩曰荀卿稱子
產治鄭三年而鄭國誹謗不興道不拾遺然則子產之政固善而荀卿猶以爲未盡善也○
王引之曰荀卿之意以爲子產之政雖善而猶有未盡善之處故曰未盡善也非謂子產之
政不善也

治中治不相陵不相陵斯焉嫡遠嫡庶嫡妾也也上下之分彰義通則事上
靜靜所謂信[嫡]嫡通孫侯妻九女夫人居中宮右陰居左陛
居東宮嫡婦名從其居後傳於君也五日則循廷
嫡兩兩相對次左右嫡次夫人與九女之位皆北嫡
之金獲以退之敘治遺鳥陰訟如是之謂聯詩曰靜女其姝嫡
我弗在中朝大夫必慎以荼出會謀議事必敬以慎長幼小大
必中度[嫡]中朝內宮之朝也中朝內宮之朝也大夫若司空司馬
崇也[嫡]嫡也[嫡]嫡立子設如宗祝[嫡]嫡立子世子也如宗祝加之小[嫡]嫡大夫脫加冠
先示威威明御見[嫡]嫡羽世子之威辨[嫡]嫡嫡嫡

高安本作晉子曰伯禹建國建政儒國脩政（通志節旨）進增舊後出劉子傳本（通志節旨）衍曰儒○按下大部有日字脩一作脩公曰善哉
凡一千二百九十字今補

虞戴德第六十九

公曰昔有虞戴德何以（通典何以致之）深慮何及高舉女取其（通志節旨）高性也何所取其子曰君以閨之雅上無以更也君之閨如（通志節旨）成也（通志節旨）如而也君閨之而未（通志節旨）

而治出入(於閭遂則大司徒之屬)賓客(謂朝覲會同)賜好(謂王與諸侯)謀而知務者使治瘠地(而長百工於閭遂則小司徒之屬)賜好謀而知務者使治瘠地而長百工(於閭遂則大司徒之屬)賜好謀而知務者使治瘠地而長百工(

財穫之主爰曰 [illegible] 學不可以辨 [illegible] 學不可以辨
不可輕有所學○禪上大訓有 是故言者先王學言大道以觀
小字注舊在學字下大其語之 於政天子學樂辨風 [illegible] 別四方之風俗 [illegible] 制禮以行政禁
合諸侯學體裼官政以行事學 [illegible] 事學天子有 [illegible] 大夫學
德到義務行以尊事天子學有 [illegible] 士學順學順成 [illegible] 辨言以遂志言 [illegible]
遂志士庶人聽長辨禁農以行力 [illegible] 辨禁識利害 [illegible] 隱 [illegible] 如此猶恐
不潰奈何其小辨乎公曰不辨則何以為政子曰辨而不小大
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 [illegible] 破道小不通 [illegible] 破道通道必
簡簡約也言約而有 [illegible] 易日 [illegible] 簡能 [illegible] 簡而天
見而速大體必是故循法以觀於樂足以辨屬矣爾雅以觀於
古足以辨言矣爾 [illegible] 通 [illegible] 循依於 [illegible] 循可以 [illegible]
[illegible] 辨 [illegible] 辨也 [illegible] 辨言語通古今之殊異故足以辨言語通古今之殊異故足以辨言語傳言語通古今之殊異故足以辨言語傳言語通古今之殊異故足以辨言語傳

古者聖王明義以別貴賤以仪上下然後民知尊君敬上而忠順之行備矣是故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諸侯之儀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位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典命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皆有命數大行人秋官之屬大行人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以定其爵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典命二守赵衛

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諸侯諸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鄭春秋傳曰天子三公稱公公其公之城方九里宮方五里門阿九雉宮方五百步城方七里宮方五百步○九命宋衛陳鄭曹魯晉齊楚秦燕吳越十有二國侯伯之城方七里宮方四百步○七命杞東樊鄧許申南燕虞虢焦滑胡沈道小邾鄫十有二國侯伯之城方五里宮方三百步○五命邾莒鄑牟葛任宿須句顓臾十有二國侯伯之城方三里宮方二百步○三命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三爲節

王制曰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伯大夫受地視子男元士受地視附庸天子之三公一命卿再命大夫三命元士不命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一爲節

王制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縣內方千里提封十萬井方百里爲一同同方十里爲一成成方一里爲一井九夫爲井井間有洫洫間有溝溝間有澮澮間有川方十里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百爲封封十爲畿畿千爲州州十爲域域百爲國國三爲諸侯諸侯一爲連連十爲卒卒十爲正正二爲軍軍五爲師師五爲旅旅五爲卒卒五爲兩兩五爲伍凡三百一十二國其餘以爲附庸閒田

王制曰天子之縣內分爲百里之國七十國分爲七等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爲方百里者七十一國爲方七十里者二十一國爲方五十里者二十一國

瘥日使王近於民不遠於年滿志注引此民不遠於年滿志注引此文近於民不遠於年滿志注引此文近於民不遠於年滿志注引此文近於

經學卮言目錄

周易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　屯六二　需九五

比六二　履九二　大有初九

謙九三　大畜六五　恆九四

睽上九　蹇六四　解九二

損六三　夬九四　震六二

漸上九　歸妹六三　旅上九

巽九五　中孚六四　小過六二六五

既濟九五　需須也　蠱剛上而柔下

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　家人有嚴君焉　君子以飲食宴樂

衍在中也　則不疑其所行也　大衍之數五十

因而重之　上棟下宇　故受之以履

尚書

克明俊德　無若丹朱傲　夔敲笙鏞

而已若其無法去如去有惡疾去多言去藉盜去出妻令其子不廢遠之

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百官總己以聽冢宰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卜稽曰其如台　先王不懷厥攸作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
惟衣裳在笥　右秉白旄以麾　而康而色
是有丕子之責于天　乃卜三龜一習吉　我之弗辟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戕敗人宥王啟監
曰無胥戕　王入太室祼　肆不正
朕不敢有　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　其在祖甲
不克開于民之麗　不克敬于和　越玉五重
賓稱奉圭兼幣　以成三德　惟反
其罰百鍰　獄成而孚輸而孚　咸乂序
武成序
毛詩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平王之孫
方將萬舞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　要我乎上宮
良馬五之　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聊樂我員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充耳以素乎而　展我甥兮
園有桃其實之殽　豈曰無衣六兮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越以鬷邁　將母來諗　喓喓草蟲
卜筮偕止會言近止　南陔　其祁孔有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　謂爾遷于王都　壹醉日富
旅力方剛　自昔何爲　歲取十千
攸介攸止　攘其左右嘗其旨否　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彼都人士　常服黼冔　使不挾四方
無貳爾心　薪之槱之　周王于邁
誕先登于岸　是致是附　行葦忠厚也
永錫爾類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　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
奚斯所作孔曼且碩　帝立子生商
爾雅　與詩同卷
落　幠　艐格
繇　順　蠠沒
翦篲　育　縱縮亂也
潛深測也　室中謂之時　律謂之分

正月爲陬　祭星曰布　郊牧野林坰
茢蘵豕首　猋薦芀葦醜芀葭華　謂櫬采薪
皇黃鳥　騋牝驪牡玄

論語

有酒食先生饌　溫故而知新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書云孝乎惟孝　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回也不改其樂
而有宋朝之美　自行束脩以上　古之賢人也
師摯之始　太宰問於子貢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揖所與立左右手　復其位　享禮
吉月必朝服而朝　杖者出斯出矣　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葉公問政　吾黨有直躬者
奪伯氏駢邑三百　卞莊子之勇　予一以貫之
其斯之謂與　周有八士　異乎吾所聞

孟子

以遏徂莒　一遊一豫　人皆謂我毀明堂
使虞敦匠事　中古棺七寸椁稱之　得侍同朝甚喜

凶年糞其田而不足　不由其道而往者　兄戴蓋祿萬鍾
將以復進也　卒於畢郢　寇退則曰脩我墻屋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　殺三苗于三危　主司城貞子
不達于天子　孔子亦獵較　異於白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非由外鑠我也　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
豈謂一鉤金　被袗衣鼓琴　介然

左傳

楚人坐其北門　子般即位次于黨氏　不殯于廟
文之昭　請隧　成王周公之命祀
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　曰夫已氏　鑄鼎象物
又作武　投袂而起　嘉淑而有加貨
金奏肆夏之三　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請以桑林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唯卿備百邑　亥有二首六身
其敢愛豐氏之祧　楚公子圍設服離衛　徵爲五聲
陳氏三量皆登一焉　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　辰在子卯謂之疾日
用幣必百兩　壬申復旆之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遂賦晉國一鼓鐵　又加范氏焉易之亾也　繁氏

沙

王生張柳朔　嗚呼哀哉尼父

使貳車反祏于西圃

易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　卦辭

鄭君注云自九三至上九有頤象居外是不家食吉而養賢按此則易之互象不唯入純兼重卦亦有之蓋互體有視中四爻者有視上四爻者有視其自初至五五爻者有視其自二至六五爻者率一卦而函卦者五如大畜☶☰下五爻☶☰之成大壯初至三乾也三至五震也上五爻☳☰互之成觀下四爻☶☰之成頤上以震上乾下大壯倣此☶☰互之即成頤也以五日字干剝大壯自初至五互夬故壯于趾之爻與夬初爻同益自初至四互復故中行之爻與復四爻同小畜自經徵之泰自二至五互歸妹故其六五曰帝乙歸妹允自初至五互中孚故其九五曰孚于剝大壯自初至五互夬故壯于趾之爻與夬初爻同益自初至四互復故中行之爻與復四爻同小畜自二至上互中孚故有有孚攣如之義謙自二至上互師故有利用行師之義比之象曰建萬國親諸侯而屯豫並言利建侯屯自二至上互比豫自初至五亦互比也噬嗑之象曰利用獄而旅亦言明慎用刑噬嗑上五爻互體有旅也需之利涉大川自三以上互既濟也訟之不利涉大川自四以下互未濟也漢儒說卦氣以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復臨爲十有二月辟卦泰否備乾坤之體而反復觀之獨函諸辟卦於其中取其上四爻則泰互復否互姤其下四爻則泰互夬否互剝取其上五爻則泰互臨否互遯其下五爻則泰互大壯否互觀是故泰爲寅正揆提之首實自然之數也推而言之上經終於頤大過坎離下經終於中孚小過既濟未濟兩濟者坎離之合也而中孚互爻亦爲頤小過互爻亦爲大過此上下經之所以相配也雜卦不依上下經次序然乾坤以下亦三十卦咸恆以下亦三十四卦乾始焉咸恆中焉姤夬終焉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漸遇也未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遇長小人道勞也次漸仍合咸卦之中有姤夬姤夬之中又皆有純乾純非錯綜相生循環之妙與

今列互卦圖於後

中四爻互　上四爻互　下四爻互

上五爻互　下五爻互

乾	坤	本卦	乾	本卦	坤
姤	乾	本卦	坤	本卦	乾
遯	坤	本卦	乾	本卦	坤
否	乾	本卦	坤	本卦	乾
觀	坤	本卦	乾	本卦	坤
剝	坤	本卦	坤	本卦	坤
坤	坤	本卦	坤	本卦	坤
復	坤	本卦	坤	本卦	坤
臨	坤	本卦	坤	本卦	坤
泰	乾	本卦	坤	本卦	乾
大壯	乾	本卦	坤	本卦	乾
夬	乾	本卦	乾	本卦	乾
乾	乾	本卦	乾	本卦	乾
姤	乾	本卦	乾	本卦	乾
遯	乾	本卦	乾	本卦	乾
否	乾	本卦	乾

䷧	巽	未濟	既濟
䷣	睽	既濟	未濟
䷧	解	既濟	本卦
䷤	家人	未濟	本卦
䷵	歸妹	既濟	解
䷿	漸	未濟	家人
䷶	豐	大過	歸妹
䷺	渙	頤	漸
䷭	旅	大過	頤
䷽	節	頤	塞
䷵	中孚	頤	漸
䷽	小過	大過	歸妹
䷷	離	大過	漸
䷧	坎	頤	家人
䷻	咸	姤	解
䷟	恒	夬	漸
䷸	巽	夬	歸妹
䷐	屯	剝	歸妹
䷂	晉	蹇	益
䷄	需	既濟	夬
䷧	明夷	解	夬
䷃	訟	家人	既濟
䷧	噬嗑	蹇	未濟
䷰	井	既濟	頤
䷧	貢	解	頤
䷧	困	家人	未濟
䷧	震	蹇	解
䷧	艮	解	頤
䷧	蹇	大過	家人

䷜	坎	旅	本卦
䷷	離	節	本卦
䷿	豐	坎	未濟
䷺	渙	離	既濟
䷻	節	渙	既濟
䷧	塞	旅	既濟
䷧	家人	革	既濟
䷧	解	蒙	既濟
䷧	益	革	既濟
䷧	鼎	蒙	既濟
䷧	屯	咸	既濟
䷧	益	損	既濟
䷧	恒	損	既濟
䷧	渙	益	既濟
䷧	旅	鼎	既濟
䷧	革	咸	既濟
䷧	蒙	損	既濟
䷧	咸	恒	既濟
䷧	損	益	既濟
䷧	益	鼎	既濟
䷧	鼎	咸	既濟
䷧	損	恒	既濟
䷧	恒	益	既濟
䷧	咸	鼎	既濟
䷧	損	恒

盤互師右曰互字或作牙金石傳記若此非一 後通卦變有人依牙倉雅
聲近故得相通之知今相傳解子牙者誤

九四田无禽

恆卦自四至初與師卦自五至二其四畫奇偶正相反此曰田无禽彼曰田有禽語亦正相反禽者指謂應爻師六五下應九二之陽陽實故言有恆九四下應初六之陰陰虛故言无也師九二包有禽九四包无魚亦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壺匪寇昏媾往遇雨則吉 睽

後說之壺鄭君及京馬虞翟諸家皆然說讀爲秘虞緐曰說猶置也離爲大腹壺之象也唯今王氏注本與上句同作弧字聲似而誤耳周易以變爲占上九睽之歸妹也上與二相應三至五坎坎爲豕又爲車輿上爻變則成震震爲大塗坎豕在其下若曾之然上爲宗廟故謂之鬼坎車在其下若載之然言一車者就坎數也上體本離離爲戈兵有矢之象先張之弧則弧矢爲寇也後說之壺則壺爲棄也已變而成歸妹匪寇也是昏媾矣且上既變震自三至上互而重之雷雨作解故曰遇雨之吉蹇蹶亡也先儒說也之吉蹇漸之取女歸妹之承筐明夷之垂其翼皆因商易舊文今按歸藏卦名以睽爲體其繇曰有畢有飢宵衆爲酒尊于兩壺見周禮雞彝鳥彝皆有是則說壺之文亦有由於古

六四往蹇來連 蹇

連於文從車古通以爲輦字管子立政曰百工商賈不敢留連乘車周官輦輦載書作連 連乘車周官輦輦載書作連 夏后氏之四連殷之六周六四處進退之位往就外卦則成上體之坎坎險也故其行蹇來就內卦則自三至五互體成離離爲牝牛蹇所駕也乃有乘輦安行之象矣凡見險者宜思退故其垂戒如此爻例以外爲往內爲來九三來反象曰內喜之也上六來碩象曰志在內也是其證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解

黃矢謂五二欲應五三四疑之須解其疑而後得應狐善疑者也故以爲喻自二至四成離體離爲目蓋取諸離離有三爻故曰田獲三狐巽九四田獲三品亦由互離卦得象云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損

被繫辭釋此爻云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盍取損三三從泰三三來乾之上爻與坤之上爻互易其位故有天地合男女交之象焉二人內卦三爻也動而變謂之行內卦本乾一爻變而爲陰是損一人也三與上應以陰從陽是得其友也一則友三則疑夫婦之性也以是推之坤上爻與乾上爻交易而爲咸三三乾初爻與坤初爻交易而爲恆三三故漸亦言女歸妹三三坤上爻與乾初爻交易而爲漸三三故漸亦言女歸吉利貞 漸

取諸此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夬

外卦兌爲羊處兌之初如牽之者此九四之本體也兌爲言下爻變成坎爲耳故曰聞言此九四之變體也九四以陽爻當陰位剛而不純不能堅其志以除去陰邪見一陰之未易決也有改節從陰之意居而自守亦既不動而有行亦復次且當此之時雖與羣陽同行而志或悔矣故戒以當保其臀使膚生則羊隨我而就坎則有聰不明之咎焉占人遇此終亡若變而就坎則有聰不明之咎焉占人遇此能祛其次且之疑聞流言不信以與剛中之君子相牽同

同叔借用 不得相爲副也上九與九三同言陸者漸外卦象鴻之北鄉內卦象鴻之南來艮位東北三爻漸進以上向異有自北而南之象巽位東南三爻漸進以下應艮有自南而北之象鴻得陸而止故一南一北皆以陸爲終也然則三漸陸而四上漸陸而吉何也夏小正傳曰雁以北方爲居南方之陸非安居也故其占爲夫征焉易曰鴻漸于陸夫征不復詩曰鴻飛遵陸公歸不復六鴻之義固如是乎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歸妹

鄭君注云須才知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姊名女須愚按須者長女之稱天文星占織女爲處女須女爲既嫁之女說文解字曰嬃女字也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爲嬃經義言本宜歸妹而乃以其姊年不相當故致反歸更以娣行也以爻位言之初二爲婦三則女長矣四則愆期矣以爻象言之三進就四則成互體之離離爲中女故曰須退就本卦是反歸而成兌之少女故曰娣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漸

旅三三自小過三三上爻變而來小過有飛鳥之象在上又爲巢象已變成離火故曰鳥焚其巢如渙三三自坎三三上爻來則曰渙其血三爲變去坎血也小畜三三自需三三上爻來則曰密雲不雨言變去需上體之坎雨也此亦可備變卦之一義益六位窮而後變故八純卦八爻卦各上行至六而變爻又下行至初而變爻上行至六而變三變之後變則復初每卦皆統三卦共成六十有四自乾變者曰夬曰大過曰姤自坤變者曰剝曰頤曰復自天地之交卦變者曰泰革遯无妄曰否大畜晉升自坎變者曰渙曰中孚曰節自離變者曰豐曰小過曰旅自水火之交卦變者曰既濟家人漸蹇曰未濟解歸妹睽自震變者曰噬嗑曰賁曰豫自巽變者曰井曰需曰小畜自雷風相薄之卦變者曰恆鼎大有大壯曰益屯比觀自艮變者曰謙曰明夷曰賁自兌變者曰履曰損曰困自山澤通氣之卦變者曰咸臨師蒙曰咸遯同人革備矣

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蠱

經於甲庚同有先後三日之文明無他義先甲三日者甲子甲戌甲申後甲三日者甲午甲辰甲寅也先庚後庚亦即謂

六爽耳蠱事也君子敬其事則用日之始故六甲皆吉 此之文辭與個未異卦所以言爽者周易以變爲占蠱三三之異三三此五爻之辭即承蠱象辭而言之自蠱六五至巽九五凡歷六位有甲乙丙丁戊己六日之象是以七索而得庚矣若必牽合五行及取干辛癸字訓之說俱未敢確信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中孚

坎爲月離爲日既濟曰月之望也歸妹自二至四成離自三至五成坎有似既濟故曰月幾望小畜上爻變則自上至三亦互既濟故月幾望之辭同福中孚互體未有坎離而言月幾望者此取明中孚小過兩卦生於坎離爻畫之交易者也蓋上經以坎離終而先之以頤大過大過中滿有坎象焉頤中虛有離象焉下經以坎離相重之卦終而先之以小過中孚此二卦尤似坎離特得其倍體耳且坎之內外卦各以中爻升降相易即成中孚中孚四至二互震震爲馬三四兩陰相爲四類言能絕其類而遯據五陽之上則震體亡離體就而坎互體見所謂月幾望馬匹亡也中孚是離之未純者四與五爻錯乃得无咎三與二易位然後可歟可歌 此古者遇此離九三鼓缶而歌本陽爻也今陽降處二陰升處三鼓者其罷乎歌者其泣乎二得剛中其爲敵乎

六二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小過

小過二五亦皆取坎爻交易之象言之坎二爻本陽祖道也君道也三爻本陰妣道也臣道也陽上升之過而至于二曰過其祖則亢陰下降之過而至于二曰過其妣過其臣也至于初則陽過降而至四陰過升而至五坎爲雨又爲月生於西故稱西郊爲陰伏故稱穴既易坎成震斯雲若不雨矣伏者動而見弋取矣震驚百里公侯象焉故曰公弋取彼在穴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既濟

九五爻辰在申上值實沈之次禮祭以五月薦以仲月夏正孟夏辰會於申禴祭之月也申又酉方故爲西鄰變而之明夷卯則東鄰矣又上體既變成坤坤爲子毋牛故言殺牛東鄰據本卦凡陰面之陽者多吉陽而之陰者多凶是以變爻未如不變者之福矣鄰若注易牧以爻辰爲占蠱三三之巽三三此五爻之辭即承蠱象辭而言之自蠱六五至巽九五歷六位有甲乙丙丁戊己六日之象是以七索而得庚矣若必牽合五行及取干辛癸字訓之說俱未敢確信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中孚

坎爲月離爲日既濟曰月之望也歸妹自二至四成離自三至五成坎有似既濟故曰月幾望小畜上爻變則自上至三亦互既濟故月幾望之辭同福中孚互體未有坎離而言月幾望者此取明中孚小過兩卦生於坎離爻畫之交易者也蓋上經以坎離終而先之以頤大過大過中滿有坎象焉頤中虛有離象焉下經以坎離相重之卦終而先之以小過中孚此二卦尤似坎離特得其倍體耳且坎之內外卦各以中爻升降相易即成中孚中孚四至二互震震爲馬三四兩陰相爲四類言能絕其類而遯據五陽之上則震體亡離體就而坎互體見所謂月幾望馬匹亡也中孚是離之未純者四與五爻錯乃得无咎三與二易位然後可歟可歌 此古者遇此離九三鼓缶而歌本陽爻也今陽降處二陰升處三鼓者其罷乎歌者其泣乎二得剛中其爲敵乎

六二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小過

小過二五亦皆取坎爻交易之象言之坎二爻本陽祖道也君道也三爻本陰妣道也臣道也陽上升之過而至于二曰過其祖則亢陰下降之過而至于二曰過其妣過其臣也至于初則陽過降而至四陰過升而至五坎爲雨又爲月生於西故稱西郊爲陰伏故稱穴既易坎成震斯雲若不雨矣伏者動而見弋取矣震驚百里公侯象焉故曰公弋取彼在穴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既濟

九五爻辰在申上值實沈之次禮祭以五月薦以仲月夏正孟夏辰會於申禴祭之月也申又酉方故爲西鄰變而之明夷卯則東鄰矣又上體既變成坤坤爲子毋牛故言殺牛東鄰據本卦凡陰面之陽者多吉陽而之陰者多凶是以變爻未如不變者之福矣鄰若注易牧以爻辰爲占蠱三三之巽三三此五爻之辭即承蠱象辭而言之自蠱六五至巽九五歷六位有甲乙丙丁戊己六日之象是以七索而得庚矣若必牽合五行及取干辛癸字訓之說俱未敢確信

孔檢討經學卮言

再其辰在卯則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既濟

殺牛東鄰據本卦凡陰面之陽者多吉陽而之陰者多凶是以變爻未如不變者之福矣鄰若注易牧以爻辰爲占蠱三三之巽三三此五爻之辭即承蠱象辭而言之自蠱六五至巽九五歷六位有甲乙丙丁戊己六日之象是以七索而得庚矣若必牽合五行及取干辛癸字訓之說俱未敢確信

需于沙衍在中也

鄭君注云需讀爲秀陽氣秀而不直前者長上坎也按古語遲延有所候曰宿留封禪書宿留海上漢五行志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李尋傳宿留瞽言來歷傳此誡聖恩所宜宿留何氏春秋解詁宿留城之傳元趙氏孟子章句宿留以答之第四章語家並上言秀下言宿東觀漢記和帝詔且復宿留世話訓晉音義相將即六書轉注之學自宋以來其傳晦矣蠱剛上而未下

凡卦有三陰三陽即具乾坤之體此蠱之所以言父母也內卦本居父老退休于代治事之象初六柔伏在內又爲母卦本陽爻也今陽降處二陰升處三鼓者其罷乎歌者其泣乎二得剛中其爲敵乎

六五貞厲終吉 解

貞厲終吉解之爻辭也解之卦辭曰其來復吉來復者來而復反之謂也解之卦變自復來復之義也復之卦辭曰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 復

剝極而復以陽去陰以君子去小人宜乎善矣然猶必以順行乃无疾咎其旨深哉若卦變之說則陽去陰來除新法復舊法未幾而章蔡迭乘其後亦日行之未以順而已

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男女正位專指二五爻母則指九二上九蓋上爻處外卦之最尊母道也母不稱慈而統於嚴者凡母之性恆以姑息爲惠鮮能嚴氣正性率其子婦以成父敎家俗每由以不謹故此卦獨以陽爻爲母象告之以嗃嗃則吉嘽嘽則吝嚴君之義乃取爻辭嗃嗃威如

需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象傳

諸卦言君子以者或取其象或法其義此卦當下卿上陰之位而云飲食宴樂者何也記曰祭禾爲酒非以爲酺也而獄訟益繁君子於飲食宴樂之時恆若有憂在前需而後進故能飲食而不爲宴樂而不淫所以玩占而思戒也本義云享之當需者无所復爲飲食宴樂侯其自至焉非君子立教之旨

需于沙衍在中也

衍益古文愆字之省二爻云災在中二爻云災在外意正相對周易多古文揖象體恣窪徙釋文作愆繫辭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朽爽本作亞並省不著心者則不疑其所行也 文言

古文偏傍多省不疑其所行者言所行不礙也下文言疑於陽亦是陰礙於陽他如小畜象傳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遯象傳嘉遯貞吉以正志也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升象傳升虛邑无所疑也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既濟象傳三年克之憊也終日戒有所疑也不但文義當訓爲凝且其韻可證唯賁卦六四當位疑也則與乾文言或之者疑之也義同乃是疑惑之疑耳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繫辭傳

蓋聞土寄王於四行故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各以五土乘之則水五火十木十五金二十合之是爲大衍五十然而五十之著若盡用之無以成七八九六之變又必四十有九乃能取其用也此天地之至數而周髀亦法於此是故句廣三天數也股修四地數也徑陽五參天兩地之數也三三而九四四而十六五五而二十五兩炬之合亦五十焉句股和而方之合於四十九句股戟而方之合於虛其一聖人以句股測天行以蓍卦象天道理一而已周髀不可通於大衍則句股之數非至數也大衍不可通於周髀則大衍之數亦非至數也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前漢五行志曰虞獄氏謂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

也然則八卦即河所出圖本有其象因而重之乃伏羲所作之易耳宋人名五行生成數爲河圖古未有其說正義云重卦之人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羲鄭君之徒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等以爲文王廣森謂羣言淆亂以近古者折之潛南子曰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禨福矣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是可爲伏羲重卦之證

上棟下宇

上高也下廉也高其棟下其宇則吐水疾而霤遠

物備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屨序卦傳

此下韓康伯注有履者禮也四字當是經文混入注耳王氏略例引雜卦曰履不處也又曰履者禮也釋文云今雜卦無此句韓注有或傳寫者誤爲謂王所引正序卦也

書

克明俊德 堯典

傳云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鄭注亦云俊德賢才兼人者也古人引詩書多斷章取義未可因大學皆自明也一語遂疑漢儒舊說之非大氏堯賢立言之至者皆不相襲而自相合此篇以中庸諸之欽明文思安安允塞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言堯之修身也克明俊德篤賢也以親九族親親也平章百姓百官也此敘大臣協和萬邦則諸侯無弗懷遠人無弗柔而庶民百工之子來不待言矣蟄與九經次序有若合契亡友洪汝登名榜號盤人爲愚說之如此

無若丹朱敖 益稷

丹朱與敖是二人敖即象也帝業曰瞽鯀庸違象虐堯及虞象敖傲之在堯劉昌興云謂書曰瞽見發文論語昆弟相戮未若重華之於象敖亦象字古文作舜解字

畀殷舊命

言克明俊德之士任用之鄭注亦云俊德賢才兼人者也

陰所謂避者其義如此公之所以弗避者武王未受命周室未定成王幼公有盛德設避位而去恐天下之人不若臯人之讒歌啟而若唐人之從辭虞人之從禹是將無以告我先王故曰輔冲子以繫天下之望而已不敢替上帝命若昔之魯公天下之一乎周也亦此意也燕世家曰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後儒以君奭爲復政後作者又在君奭後其序乃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命君陳君陳篇末錯簡脫誤必梅賾次第爲成王親政後再踐奄而作非也今正其序曰君奭又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鎬作君奭召公亦疑周公當避故周公歷言伊尹巫咸諸人以明大臣輔政古有其義而於此復爲二公釋之其後不得已居東二年以靖流言之難居東者避也鄭注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已詩七月正義云周公避居東都史傳更無其事康叔毖管二叔之罪亦不言周公旦非管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蓋人皆謂之在此即避居之事於傳有之距管傳以辟爲法以居東爲東征未必合於古文書說漢儒林傳稱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藏亮亮馬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然則辟之爲避未必非真古文讀也論云金縢天大雷電以風偏者漢之以爲成王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郊祭之間天大雷雨偏風之變以彰聖功古文家以爲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猶疑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親迎之禮公復反國之後大氏楚辭卜居注周公復後大氏史記於魯世家獨有奔楚之說後世牛用古文說作大氏設後牛用今文說作大氏皆是也辟之爲避古文說然也

王若曰歐大誥爾多邦大誥

正義曰歐訓道也鄭王本歐在誥下虞書王莽襍位東都太守翟義叛莽莽依此作大誥其書亦道在誥下廣森謂莽誥字規句擬可以當是篇之訓詁因可以覆今書之誤延洪惟我幼冲人嗣守文祖業之不敢荒寧奉承洪惟我幼冲嗣子云馬融注居東以避流言之難延洪惟從之是也弗造哲迪民康斯弘予未遭其明恕能造民於安遠予殷基命定厥子繩其祖武紹聞衣德言念我先王之勤家不可不極卒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矜予不敢廢棄

按歸獻之奉蓋孟子所謂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者出於此篇梅氏古文但憑拾樂記放牛歸馬二語恐未足以當之漢律厤志引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已武王遹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今逸周書世俘篇具有其語而世俘載虎二十有二貔百二十有二羆二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七百二十有一貙十有六麋五十麂三十五百有八此一節頗與歸獻事相類意武成世俘文多大同但孟子所謂武成有血之流杵世俘乃無之則又未可竟以世俘當武成耳孔壁中真古文尚書五十七篇堯典一舜典二汩作三九共四至十二大禹謨十三皋陶謨十四棄稷十五禹貢十六甘誓十七五子之歌十八胤征十九湯誓二十湯誥二十一咸有一德二十二典寶二十三伊訓二十四肆命二十五原命二十六仲虺之誥二十七至二十九高宗肜日三十西伯戡黎三十一微子三十二大誓三十三牧誓三十四武成三十五洪範三十六旅獒三十七金縢三十八大誥三十九康誥四十酒誥四十一梓材四十二召誥四十三洛誥四十四多士四十五無逸四十六君奭四十七多方四十八立政四十九顧命五十康王之誥五十一畢命五十二冏命五十三呂刑五十四文侯之命五十一秦誓五十六序五十七其九共九篇同卷故數之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鄭康成曰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劉歆三統厤在建武前故友引之師古乃以爲今文尚書之辭今文焉得有武成耶伏南月日見於武成逸篇者固可徵信即世俘亦姬氏之遺文也三統厤推是年閏二月益猷以一月爲周正月正月二日壬辰則四月不得有辛亥乙卯之等故置閏以足之其實古法歸餘於終爲閏三月君子以爲非禮春秋經傳及秦漢本紀書閏月惟在歲末斷無閏二月者般之正月二月者般之二月時猶因商厂隂子以爲一月者般之正月三月者也廣森受說于子竹正義大明王義注禮書謂既事于牧野遂放正朔以殷月故武無三月丑月而往卯月而還司馬法所謂師出不踰時者歟國語曰昔武王伐殷辰在斗柄殷之正月日在析木之津則是諸侯師始發之日月在房日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同在丑位此一月壬辰爲丑月之證彼上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下言師先歸下言師次發武王後發至丙午日與師相及矣世俘紀干支最詳然前後稷亂今校以太誓武成之文若語左方庶有參于覽稽

周四月

庚寅朔

乙未六日　世俘曰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

庚子十一日　世俘曰粤子陳本命伐磨百章命伐宣新荒命伐蜀

乙巳十六日　世俘曰乙巳陳本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俘艾侯侯小臣四十有六禽禦八百有三百兩告以馘俘百韋至告以禽宜方禽禦二十兩告以馘俘百韋命伐厲告以馘俘

武成曰惟四月既旁生霸三統厤曰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

庚戌廿一日　武成曰粤二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

辛亥廿二日　武成曰翌日辛亥祀于天位

世俘曰辛亥薦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王不革服格于廟秉語治庶國籲人九終王烈廓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剥升維告殷罪

壬子廿三日　世俘曰壬子王服袞衣矢玹格廟籲入造主秉黃鉞正邦君

癸丑廿四日　世俘曰癸丑薦俘殷王士百人籲入造王矢琰秉黃鉞執戈王奏庸大享一終王拜手稽首王定奏其大享三終

甲寅廿五日　世俘曰甲寅誥戎殷于牧野誥告也祭肺而告伐殷于牧野也之事王佩赤白旗誓人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

乙卯廿六日　武成曰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

籲人奏崇禹生開三終王定　此十一字據世俘增按樂禹生開創夏后啟也春秋公羊說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己同者倣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焉所以舞夏樂者與開俱文也開以是知武王祀馘周廟所用者夏樂

詩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召南

傳曰委蛇行可從跡也蓋大夫自公門而出正愼之至雖往步亦有常度漢書言鄧侯射鴈識霍光下殿門進止處不失尺寸此行可蹤跡之謂也釋文云沈讀作委委蛇蛇按古書遇重讀者每於各字下疊小二石鼓文君子員獵員獵員舜即書作君子員二員旁宋薈樂志載諸樂府辭皆加是

若秋胡行云願二登二泰二華二山二神二八二共二邀二遊二乃重讀願登泰華山神八共邀遊二句也此詩舊本似亦作委二蛇二故沈重誤讀耳晉人作頌首頌首亦後漢任嘏下首下各疊之後人不知其例遂以一字爲一句非也

光等傳寫委佗還旅佗與蛇形異聲同拘或鄘風委委佗佗一別本又有作委佗委佗者而范史用之歟

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未嫁稱女未娶稱士故士皆與女爲對文鄭風曰維士與女夏小正曰綏多女士易曰老夫得其女妻老婦得其士夫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刻子曰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荀子曰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平王之孫

商世雖無識行優劣制謚之法然已有舉其德號者若頌云武王載旆是也周人謚法亦作於周公攝政之後在武王時尊其考爲文王猶是做湯號武王之意未嘗以文爲定謚故臨沒多隨其德而稱焉或曰孚王或曰平王其以平言者何也周語曰十五王而文始平之

方將萬舞　邶鄘衛

箋萬舞干舞也明監本誤作干羽以本疏校之可見又閩宮箋亦有萬舞干舞也監本彼處不誤鄭君注易亦云王者功成作樂以文得之者作籥舞以武得之者作萬舞夏小正傳曰萬也者干戚舞也春秋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唯左氏初獻六羽傳云將萬焉似羽籥得通言萬者然彼傳又云子元振萬文夫人聞之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仍專以萬爲武舞矣且即此詩證之萬正當爲武舞故以有力如虎言之首二章稱其武舞三章執籥秉翟乃稱其文舞彼美人兮文武厤宜是宜爲西方周之臣矣序原經西方之人意謂可以承事王者云周宅西京圖語稱周書爲西方之書

悠彼泉水亦流于淇

首章泉水末章肥泉是一泉也傳曰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諸姑伯姊各嫁一方所歸異之象也感其厥出之同而訖興焉泉水之在衛者也泉雖異歸乎流而終入于衛女子有行遂與衛訣曾泉水之不若茲之永歎矣

要我乎上宮

孟子章句曰上宮樓也桑中亦楊柳可藏鳥之意此序所謂期於幽遠也然而人或揚其言矣故曰詩可以觀

良馬五之

傳云駽馬五轡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今被詩訓大夫所乘皆通言四驪四牡雖王度記有大夫駕三之文似非周法也四之五之六之又不當以轡爲解乃謂聘賢者用馬爲禮三章轉益見其多燕觀禮日匹馬卓上九馬隨之春秋左傳曰王賜虢公晉侯馬三匹楚公子棄疾見鄭子皮以馬六匹是庭實以馬者不必成乘故或五或六矣

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序曰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時而不反焉箋以爲衛宣公之時蔡衛陳人從王伐鄭之事雖詩之世多有倒亂未可以在芃蘭河廣之後爲疑然鄭在衛西於自伯之東文實未協也諸侯從王伐鄭春秋所見之事以當之王逐惠公朔立公子留齊魯納朔王人救之意此詩之伯其隨子突而東拒齊師者乎

傳云秉象揥瑮華美石士之服也按古者充耳皆有統統下纊以玉象之等合乘與所象瑮則不當復出瑮華素青黃皆謂其就之色尚之者瑱耳毛以素爲士服青爲卿大夫之服黃爲人君之服則得之士喪禮瑱用白纊是士以素也大戴記見而前旒黈纊塞耳玉藻云黈黃色也是國君以黃也　圉語曰纊玄統纊垂瑮之條也此詩三章與服見自君下達皆不親迎而由今考之又可見壻之俟其婦也君不下堂大夫不及門蓋有尊卑之別矣

展我甥兮

言魯莊公工於容藝而不恤政事酷似其舅此爲微辭以兼刺襄公也三章皆侈其善射殆作於舅甥相從狩郜之時歟

園有桃其實之殽

序曰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畜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傳曰園有桃其實之殽國有民得其力是善會不能用其民之意有戔戔國君薄公稅有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是不達序意有也國之有民若桃棘然有園以衛之使狂夫不得攀折我落其實焉德教亦所以衛民也有德教則國雖小無侵削之患民安於畎畝然後君得用其力徒以儉嗇爲愛民而已奢焉大國滅之將亡是猶舍其桃棘弗脩其圃他人是殺我可得食乎

豈曰無衣六兮　唐

傳直言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初無變七言六爲謙之意推序云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則七公所謂天子之卿即天子之使也因使者有六命之衣愧己未受服于王不如其衣安燠耳雖上章子之衣亦斥使者之衣也大車傳曰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正義曰毛意以周禮出封爲出於封畿非封爲諸侯也尊王命而重其使出於封畿即得加命然則此天子之卿來使於晉亦假以七章之服矣故南言子之衣其加服一其本服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傳曰齋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斂枕匣衾庸蠲而藏之毛意以爲角枕錦衾本齋時所用而詩言之者婦人以夫不在矚其常所與共寢之衾以禮自防有若齋然故亦用角枕錦衾

耳箋疏以爲攝大齋祭乃演傳義而失之者

越以嚴遇 陳

傳嚴數正義曰謂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總紀之故嚴爲數按此則承上章績麻而言蓋嚴與緦同西京雜記曰五緦爲繐倍繐爲升倍升爲紱倍紱爲紱然則嚴者八十縷之名禮朝服布七五升十五升者十五嚴也此與儀禮注曰布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今之升登服注曰布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今之升登爲升俗誤已行久矣賈公彥曰今本云八十縷之禮家以訓古之升也廣森謂此說實非古者以登爲升字相承久矣非獨

有王號前此矣舊本紀歷世皆謂之帝其經傳亦有帝乙帝甲盤庚商制天子生時稱王沒時稱帝曲禮所謂指之廟立之主曰帝是也武王雖未有天下以爲沒而稱王猶下帝號一等故得以文王尊其父焉及其既有天下讓不敢自踰於文王於是沒亦無帝號矣春秋之義內無厎國爵以稱其君者況天子至尊又非魯頌魯侯之比

劉厚德思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德越長君曰公劉慈仁矣斯所作孔曼且碩

傳云有大夫公子矣斯者作是詩也珠固南都賦序矣斯頌魯注引薛君章句謂是詩公子矣斯所作按鐸詩說是也上文已有路寢孔碩若又以孔曼且碩爲美宮室詞窘而意複矣此與古南作誦其詩孔碩文義正同曼長也詩之章句未有長如此篇者故以曼言之

帝立子生商

子生商猶言子姓商也帝立其國號之姓曰子而胙之土曰商傳稱子商其子姓商詞義正同古音姓生同讀左傳閔其姓閔其所生也居馬不如我同姓同生也猶同父也春秋蔡公孫歸生公羊經作歸姓是二字可互相假借之證尚書中侯曰堯封稷契咎繇賜姓禹於焉土爻正之後即云錫土姓而此頌亦承禹敷下土方爲言然則帝者謂一帝也前篇百帝命武湯後章帝命不違皆指昊天上帝與此異鄭君說書曰若稽古以稽爲同古禹天爻詩亦云帝命不違王之稱古猶於此爲稽其典禮稽古似當以夏史記之詞爲安鄭於彼亦非創解楚古文師說如是故箋平子西京賦云堅上同天鄭解楚古文師說如是故箋之訓也而鄭箋其賦前疏其義者多矣

深趨漢儒五天帝即上帝之說讀此詩維天其右之益信矣斯所作孔曼且碩

傳云有大夫公子矣斯者作是斷也珠固南都賦序矣斯頌魯注引薛君章句謂是詩公子矣斯所作按鐸詩說是也上文已有路寢孔碩若又以孔曼且碩爲美宮室詞窘而意複矣此與古南作誦其詩孔碩文義正同曼長也詩之章句未有長如此篇者故以曼言之

帝立子生商

子生商猶言子姓商也帝立其國號之姓曰子而胙之土曰商傳稱子商其子姓商詞義正同古音姓生同讀左傳閔其姓閔其所生也居馬不如我同姓同生也猶同父也春秋蔡公孫歸生公羊經作歸姓是二字可互相假借之證尚書中侯曰堯封稷契咎繇賜姓禹於焉土爻正之後即云錫土姓而此頌亦承禹敷下土方爲言然則帝者謂一帝也前篇百帝命武湯後章帝命不違皆指昊天上帝與此異鄭君說書曰若稽古以稽爲同古禹天爻詩亦云帝命不違王之稱古猶於此爲稽其典禮稽古似當以夏史記之詞爲安鄭於彼亦非創解楚古文師說如是故箋平子西京賦云堅上同天鄭解楚古文師說如是故箋之訓也而鄭箋其賦前疏其義者多矣

落釋詁

物終乃落而以爲始何也嘗考落之爲始大氏施於終始相嬗之際如宮室考成謂之落成言營治之終而居處之始也成王踐阼其詩曰訪予落止此先君之終公君之始也雖夕譬秋菊之落英宋人有以菊花不落爲疑而引此落始也訓之者頗爲允當芸秋者百卉之終草木黃落而菊始有華故它華不可以言落英唯菊乃言落英古人用字必有意義類如此

蟊賊害也

小雅民雖靡膴王子壅注讀爲憮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馬謂無既可與憮通則去引此憮有也故詁之毛公設訓雖靡止云靡止言小也正義申之曰憮言彼小無所居止故爲小也以上句倒下句則王注雖得毛意但民雖無大文義不足不若解爲民雖無有正是民少之意與雖無旨酒雖無嘉殽

設辭相類

箴格

注宋曰商此本方言曰幾朱魯也郭璞以幾爲周孫炎云幾古居字司馬相如大人賦踽以幾路徐廣亦音介然幾之與屆形聲弗類當從顧野王音子公反爲是箴格連文即商頌所謂躋假無言者也上一字音同詩下一字同申庸詩釋文格至也

都繇於也

注書曰皐陶曰都繇禹曰俞予乃言語之顓絕技小篆之繇經典原止作繇然郭義殊强鑿都繇皆發語歎辭亦見書大誥多方並有王若曰猷是也凍書作大誥誤爲猷獻邦多古文繇猷通放爾雅亦作繇字即小繇似亦可通作猷小雅我馬既厭不我告猶盍不告我以下之繇也顧未可就以繇辭當都於之訓耳猶即猷字从大左右易耳盂猶書曲告用由漢書用繇

順

儀禮諸言陳者有西順南順盍指彼文

瘝沒

注曰猶匪殄也按詩匪殄勿引作密勿從事彼勿字當讀從鄙勿之勿即與此瘝沒同

敦彝勤也

仁和瀚曰魯頌實始翦商鄭氏箋以翦爲斷後儒多疑其害義今觀此辭則詩言翦商猶書武成篇言王季其勤王家逆書程典解言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子商也廣森按閟宮毛傳曰翦齊也此翦釋文云本又作踐大戴禮禘黃帝幼而齊齊然則翦齊猶踐齊之意

育

廣雅肖子傳云胄長也漆書古文作育子解見說文育義亦爲長禮唯公卿大夫元士之長子乃入於太學故曰教育子

縱縮亂也

注縱放宰縮皆亂法也義非是縱縮皆直也所謂衛縱衛縮者是也亂義如正經流曰亂之亂彼注以正爲直是亂亦有直意故以相詰

潛深測也釋言

考工記漆欲測測當訓深

室中謂之時釋宮

時讀爲跱躅之跱

律謂之分

注云律管可以分氣故連文唐禹郭有律筒賦曰碧籌之竹抽而爲筒定名以律式成厥功厥功伊何所指必捷下彼高鳥紛如墜葉揩此則律亦稱鳥器也集韻有律字云竹管以射鳥乃後人別加竹爲之

正月爲陬釋天

此周正正月也故離騷曰攝提貞于孟陬貞正也攝提星在北斗之首斗杓正北指子也周之孟春故稱孟陬今以陬月爲寅則斗已斜建東北不得言貞矣史記曰太初元年歲名閼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聚與陬同謂甲寅年甲子月甲子朔旦冬至也若畢陬爲甲寅年正月甲子朔旦冬至則甲子夜半不得言貞矣史記曰太初元年以前皆顓頊曆以建亥爲正月也又云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祖宗皆以功德爲稱謂文王受命稱王追尊爲太王王季爲王季文王受命稱王追尊爲王季文王武王受命稱王追尊爲文王

寅冬至安得在寅月乎且甲寅之年安得有甲寅月乎夏厤甲寅年正月也又按四分厤改名太初元年爲丁丑小雅日月方除箋曰四月爲除今厤雅作余爾雅音義二月初吉次章言除君所讀本異

明除者周正四月即夏正二月也越語至于玄月章昭注九月爲玄月之語愚按周正言之但郷於歲亦陽止箋有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之說則與小明日柔析薪也薪析薪也凡析薪謂之柔薪又即可謂之薪

亦陽止箋有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之說則與小明日柔析薪也薪析薪也凡析薪謂之柔薪又即可謂之薪

晏黃鳥釋鳥

篇中釋倉庚者尚有三鴡此注亦以爲黃離留大相視亦且倉庚名皇傳記未見廣森謂皇即周書王會方揚以皇鳥者是

騋牝驪牡玄

郭以牝爲騋牡爲驪而玄別連下駉字爲句疏引檀弓注讀則知此今檢鄘注周官廋人又引作騋牡驪牝玄爾雅音義云孫注改騋牝爲牡驒騵郭異是拟然以周禮注爲正也驪是馬色合與玄音且諧云騋牝三千若騋即是牝何勞兩言爲道布馬于几是即縣者神傍之布與封禪書稱雜有諸布縣布三尺也後鄭說道布者爲神所設巾中霤禮曰以功布拭之布不獨文昌然司巫祭祀共道布杜子春說道布或爲神布或爲鬼布

郭云布散祭于地據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無布散于地之法淮南子氾論訓布以幂席蓋祭司命而以幂席蓋祭司命者以其席爲神或禾必設矣又曹氏之裂布注云楚人名命禦之布布繫者其傍謂之布不獨文昌然司巫祭祀共道布杜子春說縣布三尺也後鄭說道布者爲神所設巾中霤禮曰以功布拭之布不獨文昌然司巫祭祀共道布杜子春說

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釋地

注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也此義非是周官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而詩曰駉駉牧馬顏氏家訓云駉駉牧馬江南本皆作在坰之野然則坰牧皆在遠郊之內此郊外甚近郊外也合以王畿言之遠郊百里半之五十里爲近郊其外十里曰牧又其外十里曰野又其外十里曰林又其外十里曰坰又其外十里達於遠郊之境

菊蘜治首釋草

按莉藝可以染藍故一名蝴蘘藍周官染草鄭注以爲茅蒐蕢蘆茅蔨芍藥芍蔨華

舊說失其讀此當於蕢醜絕之義蕢芍二名皆蕢類也芍者蔨之華也即今蔨花也

櫬栝樸枹者謂槐柔新柔新即新釋木

舊亦失其讀櫬一名栝栝之生而樸屬枹茂者謂之櫬也柔猶蕤也恐人不明故申訓之曰柔蕤者即可單稱蕤也蔓互相訓釋詁多此例柔即蕤是自解上句新字非蕤柔之蕤乃新柔之新釋木傳曰小雅蕤是穫蕤箋曰蕤是穫蕤者析是穫蕤也此柔蕤乃單稱蕤之證愚仍恐人不明更申訓之曰柔析蕤也蕤亦析蕤也凡析蕤謂之柔蕤又即可謂之蕤蕤

晏黃鳥釋鳥

篇中釋倉庚者尚有三鴡此注亦以爲黃離留大相視亦且倉庚名皇傳記未見廣森謂皇即周書王會方揚以皇鳥者是

騋牝驪牡玄

郭以牝爲騋牡爲驪而玄別連下駉字爲句疏引檀弓注讀則知此今檢鄘注周官廋人又引作騋牡驪牝玄爾雅音義云孫注改騋牝爲牡驒騵郭異是拟然以周禮注爲正也驪是馬色合與玄音且諧云騋牝三千若騋即是牝何勞兩言爲道布馬于几是即縣者神傍之布與封禪書稱雜有諸布縣布三尺也後鄭說道布者爲神所設巾中霤禮曰以功布拭之布不獨文昌然司巫祭祀共道布杜子春說

而詩言比物四驪四驪滑則騏必驟之駑者乞乃驟之也若矣

論語

有酒食先生饌 鄭玄曰饌具也

饌鄭本作𩜙注云食飲曰𩜙愚謂今文雖作饌義亦與𩜙同特牲饋食禮注古文饌皆作𩜙今文饌作撰皆誤惟說文饌訓具飲食禮以籩爲𩜙論語以饌爲𩜙其實一耳讀當以食先生饌爲句言有燕飲酒則食長者之餘也有酒有事先生饌也勿勤且柔可以爲弟矣孝則未備也

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凡敎人者皆以其所已知傳之弟子是溫故也然敎學相長故每因而有新得焉若秩其故知自以爲是而不能虛懷以受起予之益者不足以爲人師矣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邢氏正義云異端謂諸子百家之書非也楊慎之屬行於戰國春秋時未有攻之者也東原戴文說端頭也凡事有兩頭謂之異端言異精於專兼攻雖頭則爲害耳愚按相如封禪文然無異端大學他技注異端之技也孟子王之所大欲注復開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以問古人凡用異端字者如此解在訪王文盡集序曰攻乎異端歸之正義亦謂專學反約之意

書云孝乎惟孝

蔡平石經作孝乎惟孝釋文亦云孝乎一本作孝乎按古于乎通用呂氏春秋審應覽曰然則先生聖于高誘注于乎也即作書云孝乎亦可斷句與朱子說仍不相破但梅氏所上古文君陳恐未可爲典要包氏以孝乎惟孝爲美大孝之辭與記言禮乎禮史言時乎時文義相類阮潛岳開居賦序夏侯湛昆弟誥華嶠後漢書序傳並用孝乎惟孝句相承有自似不必改讀也

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八份

栗蔡文作棗从囧古文作鬯从西从二囧徐鍇說木至西方戰栗 段玉裁曰本廣森謂栗者西方所宜木是以古文从西白虎通引逸書曰太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周初宅西故社以栗矣

回也不改其樂 蕙田曰

呂氏愼大贊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此即宋人所謂簞瓢陋巷非可樂蓋回也不改其樂者也

自有其樂者

不有厥詘之後而有宋朝之美

而古文與如適周官旅師而而不之見三朝記在家禮官爲如有其義當與鄉飲酒禮此篇言如如猶或也而本或美乃免於今之世不然則難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之日不倦不求是或一道也然止於是而已則亦何足以臧哉孝貞舊注經不與上衣帳褥被作疏者始以引詩爲悔今從古枝漢書王莽傳自初束脩伐湛傳自行束脩迄無敎誨之也若引傳注疏其行束脩其心鄭均傳束脩安貧傳莊辜其行束脩其心鄭均傳束脩安貧駁玷延篤傳吾自束脩已來蓋並如鄭解是言成童以上皆則誨之也若馬行傳注疏其義不可與權而牢日自爲章故亦三十章唯繹文則云三十一章寫疑蹠所見古本多一章者正分不歧不歧作海自當以十脡脯爲正解

脩以來內省常若不足故所行未嘗無悔也然既定依古文求以下矣

揖所與立左右手 鄉黨

周禮諸侯相爲賓交擯諸侯之臣相爲國客旅擯旅擯者臚陳擯位不傳辭也經言與左右人揖乃交揖之事則兩君相見而非聘使矣此所記其位即夾谷之會揚上相時歟

賓其位

子國曰來時所過位時復字之義此爲是也顏上文過位若是君之空位則與其字之義本協鄭君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當從之曲禮曰下卿位衡雁曰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此君覲燕朝卿大夫所立之位故稱其位矣

享禮

禮與享爲二事禮者謂主人以醴禮賓時也聘儀既聘乃享既享乃禮既禮乃私覿

始者師摯在官之時雅頌亦未失所自初秦以迄終亂合樂關雎洋洋盡美今自師摯適齊此音不可得聞矣故追而歎之

太宰問於子貢曰 子罕

子國曰太宰大夫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也鄭云是吳太宰語也虞翻亦然以爲是宋太宰見孔子自商太宰見孔子曰某聖者與孔子曰聖則某何敢然則某博學多識者也即因此證而說之小異者宋本商後當時通稱爲商故左傳曰孝惠取于商又曰利以佐夷不利子商韓非子商大宰使少庶子之布亦謂宋太宰也

不使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此當別爲一章言子路終身常誦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二言

之曰不忮不求是或一道也然止於是而已則亦何足以臧哉孝貞舊注經不與上衣帳褥被作疏者始以引詩爲美子路又以終身誦之爲閨舉旨足朱子亦承其誤既重誣賢者且夫子先既取詩辭用不臧而後頓抑之謂何足以臧是自異其柄鑒不可通也集註本子罕篇三十章注疏本唐棣之華合於未可與權而牢日自爲章故亦三十章唯繹文則云三十一章寫疑蹠所見古本多一章者正分不歧不求以下矣

吉月必朝服而朝

子國云朝服皮弁服按諸侯之國所稱朝服者皆冠弁服也此注乃據玉藻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謂吉月之朝服必當皮弁耳然觀儀禮禮記皮弁與朝服截然異名不相假借若雜記受皮弁服于中庭自況皮弁爲天子之朝服稱名之際尤所宜謹廣森謂此朝服仍是委貌緇衣非皮弁素積也葢魯既不告朔于太廟則朔與常朝無異君既不服皮弁聖人雖欲存禮豈能獨異亦徵較之意也雖然自季康子以來朝服以縞矣夫子之必朝服必十五升縞布衣也又拜下之意也他日先聖有言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言魯人月朔亦朝服者之非也 王葢此節注義是王肅依僞家語以自實其與新臺之誤不可爲訢慈不充也不必言也吉月而朝服與禮異故記之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子位至大夫於鄉飲酒當爲饌者儀禮記曰大夫後出主人送於門外鄉君以爲不干其賓主之禮然則饌者唯後賓耳賓出斯出矣子特於鄉飲齒敎敬故復俟鄉人之杖者出然後出也

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集註兼存三說愚以爲共訓執三嗅訓雉鳴者近是共與拱同仲子昌言拱揖天人注云拱執也呂氏春秋曰子路揖雉而復煇之正謂此事揆亦執取之意或者雉即揖煇之誤篆文誤魯形相似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先進

言問善人之道則非問何如而可以爲善人所行之道當效前言往行以成道以自處也故子告以善人所行之道當效前言往行以成其德譬諸入室必踐陳除堂戶之迹而後可循循然至也葢有不踐迹而自入於室者唯聖人能之賽莊禪而禹巍唐虞讓而殷周誅是也亦有踐迹而終不入於室者七十子之舉孔子是也若善人上不及聖而又非中賢以下所及故特踐迹斯必入於室若其不踐迹則亦不能入於室耳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 子路



韓非子曰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

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于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貢非以多學爲非也子貢正專事於識者故始而然之但見夫子發問之意似爲不然故有非與之詰此亦質疑常理必以爲積久功深言下頓悟便涉躐解子一以貫之言子之多學乃執一理以貫通所聞惟此而來彼得新而遺故必如是然後學可多也若一一識之則其識既難其忘亦易非所以爲多學之道矣譬之學數者以其比倒貫之斯大小之形可以乘除盡也是故一貫者爲從事於多學之方宋人言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而後能一旦貫通得無與此義相左乎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李氏

此自弟子之言故別爲一章而附繫於前章之下因未綴其斯之謂與一句言如伯夷叔齊者乃所謂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之人歟葢夷齊自行其志耳然後民稱之使君臣之義終古不墜其道固已達矣

周有八士 薇子

鄭君以爲成王時劉向馬融以爲宣王時按逸周書和寤篇曰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武寤篇曰尹氏八士太師三公是八士皆尹氏爲武王時人有明徵也或疑十亂之南宮适即此伯适又克殷篇曰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禮曰有東宮有南宮有北宮葢達适忽尹氏之子別居南宮者猶南宮敬叔本孟氏子而以所居稱之耳國語左師苦成叔之比荀子云齊人與上事亦相似鄒注以爲秦人非也漢書藝文志儒家有尹佚周訓十篇注曰周臣若南宮适然則八士且遂事文王矣殷法字積於仲周法字積於叔獨尹氏兄弟八人均布字之豈以爲禮之變而記之歟

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子張

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氏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禍故訓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

孟子

以遇徂莒 梁惠王

按毛詩雖作徂旅其傳曰旅地名也則亦與莒同義古書音同相借莒多莒字从呂卽音呂可耳未可遽易爲師旅之旅也依鄭君說徂莒皆爲國名遇徂之事古書散軼不可復考遇莒之事見於韓非子云文王侵孟克莒是已

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晏子春秋曰春耕而補不足者謂之遊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故於遊言休謂休息耕者於豫言助所謂助不給也東京賦曰既春遊以發生敔諸農於暮庭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稊薛綜注秋行曰豫是漢人舊說猶以遊豫分春秋也趙氏章句始混爲一爾子云先王之遊也春出而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秋出而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夏變雅言夕古音如逝又如榭詩曰三事大夫莫言夙夜邦君諸侯莫言朝夕是也古讀逝亦如榭故儀禮射禮設則鉤楹內通作宣榭榭謝讀並音序爲諸侯度者言諸侯法之亦以春秋行其境內歲舉不過再

人皆謂我毀明堂

注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按封禪書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然此非如國中明堂爲五室十二堂之制荀子曰桀明堂于塞外而朝諸侯楊倞注明堂壇也謂巡守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壇上益其堂耳方明故以明堂名之而朝事義言方明之下公侯伯子男觀位亦並與明堂位同漢時公玉帶上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近泰山明堂之遺象

使虞敦匠事 公孫丑

敦治也讀如敦商之旅之敦

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

注云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愚謂中古倘指周公以前周公制禮則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等故喪大記曰君大棺八寸屬六寸辟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大夫子制於中都亦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是庶人不得棺槨同七寸矣易繫辭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大氏通言黃帝堯舜墨子偏主節葬之說然已云禹有桐棺三寸則木棺代興不始於殷而檀弓將舉殷人棺槨似殷正始定棺槨尺寸之度者也孟子多言殷法分田則取助不取徹則言三等不言五等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孟子荒於稽古之事見於此見之

秋毋以此見之

吾王庶幾改之

注云改謂改其過也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 萬章

注云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堯典百篇之一爾今見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傲虐無事故不見於堯典今按呂氏春秋曰堯有子十人舜有子九人高誘注云孟子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日十子殆丹朱爲嗣子不在數中若然丹朱之外尚有九庶趙氏旁覽未及不章書也然高氏亦以意推說耳若據莊子堯殺長子老監明則丹朱本以次長宜嗣或當事舜之時長子已死唯有九男丹朱仍得在數中又未可定

殺三苗于三危

今尚書傳三苗漆書古文作叡解見說文蓋殺卽叡字相似而誤流放叡殛皆非死刑故季文子言流四凶族也左傳蔡蔡叔注云蔡放也釋文上蔡字讀爲殺胡氏禹貢錐指引以說二百里蔡而疑孟子古本元作蔡三苗愚謂蔡蔡叔之蔡卽當作殺叡蔡形聲亦相似

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

趙氏云司城貞子宋卿也下又云是時孔子遭阨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爲陳侯周臣也則貞子仍似陳卿蓋順經意明是陳人特屈於司城當爲宋官故依違而說之集註亦以進云爾

卒於畢郢

金氏前編以爲郢與程通按周書史記解曰昔有畢程氏損疢增爵摹臣貌匱比而民民畢程氏以亡畢程本商時國爲周所滅文王遂居之大臣解曰惟周王宅程三年遷天之大荒是也土地名字後人多改从邑旁其實仍當讓程以別於郢楚之郢文王既伐于崇作邑于豐然其卒也還葬畢程故成王葬周公子畢以爲從文王墓孟子不言卒於豐而言卒於畢郢就懋其葬地言之耳

寇退則曰脩我墻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

按兩寇退文複以前十一字皆曾子屬武城人語言無毀傷我蘇不假令寇退則急脩我墻屋我猶反耳此曰字義如曰爲改歲之曰語辭也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 萬章

注云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堯典百篇之一爾今見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傲虐無事故不見於堯典今按呂氏春秋曰堯有子十人舜有子九人高誘注云孟子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日十子殆丹朱爲嗣子不在數中若然丹朱之外尚有九庶趙氏旁覽未及不章書也然高氏亦以意推說耳若據莊子堯殺長子老監明則丹朱本以次長宜嗣或當事舜之時長子已死唯有九男丹朱仍得在數中又未可定

殺三苗于三危

今尚書傳三苗漆書古文作叡解見說文蓋殺卽叡字相似而誤流放叡殛皆非死刑故季文子言流四凶族也左傳蔡蔡叔注云蔡放也釋文上蔡字讀爲殺胡氏禹貢錐指引以說二百里蔡而疑孟子古本元作蔡三苗愚謂蔡蔡叔之蔡卽當作殺叡蔡形聲亦相似

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

趙氏云司城貞子宋卿也下又云是時孔子遭阨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爲陳侯周臣也則貞子仍似陳卿蓋順經意明是陳人特屈於司城當爲宋官故依違而說之集註亦

相沿而不加核愚謂陳之司寇可敎楚官名司敎安見其司空不可效宋官亦名司城耶若以左傳子展入陳司空致地之文爲疑則服注以三司爲陳官者固不若劉炫謂爲鄭官者之說善也且司城亦不定是貞子之官檀弓有司寇惠子司徒敬子鄭注曰司徒官氏也惠子雖官司寇至其子虎則亦以司寇爲氏見於世本宋華向之族奔陳者非一而司城師之後仲佗卽宋人之在陳者安知非有以先世宋官爲其族氏者乎宋大夫皆遵殷之制以字爲謚通左傳世本未有稱子而配謚者別詳後卷今據稱貞子卽決非宋卿愚故獨信史記世家曰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爲讀孟子不誤也又云居陳三歲陳常被寇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蔽其年歲靈公殺已久矣考先聖生平嘗再至陳十二諸侯年表陳湣公六年下云孔子來先聖生平嘗再至陳十二諸侯年表陳湣公六年下云孔子來（魯定公十四年）是初如陳也主司城貞子者再如陳也過蒲要盟則初至陳而去陳時事太史公誤著之於此耳先聖年譜率多附會失實唯當以世家近古爲最可據然頗復錯亂觀其叙錄與之歎主遷伯玉之事及蔡之請遷於吳皆前後兩見非稍爲整比條理芟然讀按世家先聖自三十五歲以前皆居於魯嘗爲委吏昭公二十五年三家攻昭公魯亂始適齊聞韶學之三月是其時事故昭公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于上國而觀弓記先聖在齊嘗觀季札葬子於嬴博之閒此可徵者也顧世家既誤以孟僖子不能相禮之歲就爲其死歲故併南宮敬叔之適周亦舉而置諸適齊之前考左傳孟僖子實卒於昭二十四年將死乃命敬叔來學此敬叔服闋魯已無君矣知所謂言於魯君與之一車兩馬者必定公也定公四年卒元二兩年未沒昭公之喪訪樂葬宏又非攸宜前後推按則適周其在定之三年歟莊子云孔子一商之市見老聃計五十一歲當定公八年時聃未仕於魯容有之矣之事但商華多寓言不必振爲實錄也世家

云定公九年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年會於夾谷攝相事十三年墮三都十四年與聞國政三月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遂行此並與左傳合且定十四年春秋經不書冬公羊師說亦以爲喬入歸女樂之歲也世家又云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居頃之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止孔子去卽過蒲月餘反乎衛按此過蒲之下卽當以後文會公叔氏以蒲畔云至作爲叛據以哀之六百六十四字移置其間蓋過矣而返乃復至衛如晉趨而之趙至河聞趙簡子殺竇鳴犢舜華臨河而嘆

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

日至之時謂仲夏日至集註泛言成熟之期非也管子輕重乙曰九月種麥日至而穫輕重己曰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

豈謂一鉤金

晏子春秋曰大帶重半鈞履倍重按鄭君說東萊稱以大牛兩爲鈞然則帶鉤金半鈞才重三分兩之一

被衾衣鼓琴 書心

衾非晝也義如衾絺綌之衾史記本紀堯賜舜絺衣與琴是也

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

趙注以介然屬上句朱注以介然屬下句愚謂長笛賦曰開介無蹊似古讀有以介字絕句者間介蓋隔絕之意徑路也蹊足跡也言雖有足迹隔絕之處然人苟由之皆可以成路云爾

春秋左氏傳

楚人坐其北門 桓公十二年

注云坐猶守也惠定宇棟注曰兵法有立陳坐陳見尉繚子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傳曰裹糧坐甲又云王使甲坐于道又云士皆坐列及此傳坐其北門皆坐陳也杜訓坐爲守蓋未通於古義廣森按惠氏說是經傳言坐陳者甚多周禮曰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苟子曰庶士介冑坐道晏子曰介胄坐陳不席而大武舞亂皆坐亦所以象軍列也

次喪次也所謂五月居廬者也黨氏喪大夫氏也右者外朝有卿大夫治事之舍及後世世卿逐世其處故曾語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對曰夫習所以朝夕處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爲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後代官署之名實肇於此哀十一年傳曰季孫使從子朝侯于黨氏之溝則黨氏在外朝甚明蓋居廬于門之外田大夫之舊以爲次若子野次于季氏襄三十一年敬王即位館于原氏昭廿二年其事並同顧命逆子劉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亦入就喪次也翼者室在左右之稱其諸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之室 詩遵子之酌其

云鄭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加公之諸侯也 僖公八年

不殯于廟 僖公八年

柀周禮無殯廟之事殯廟者魯禮也魯禮何以殯廟殷禮也柀周禮而殯于祖謂既大斂以柩朝于祖而就殯焉魯殷柀朝而殯于祖周柀天以日至魯以上辛周乘玉路魯乘木車若此之類皆從殷也 魯多殷制故春秋內魯定元年經書之義國語記變文從質之義

日至公之喪至自乾侯辰公卽位公羊傳曰正棺于兩楹之閒卽位也正棺者殯也卽位計祭亥至戊辰六日諸侯五日而殯殯于人壙于西階之上殷人殯于兩楹之閒魯殯楹閒其用殷柀周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殷人殯于兩楹之閒魯殯楹閒其用殷柀周周禮曰其祖亦正棺兩楹之閒則殷殯楹閒者正以其在廟中故耳士喪禮在室柩須臾之間 國語記變文從質之義

史記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次周公次蔡叔次曹叔次成叔次霍叔次康叔次冉季成卽冉聃今以傳文校之蔡叔次霍叔次康叔次冉季成卽冉聃在室柩須臾之間 管蔡郤霍魯衛毛聃郕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 二十四年

叔次周公次蔡叔次曹叔次成叔次霍叔次康叔次冉季成卽冉聃今以傳文校之蔡叔次霍叔次康叔次冉季成卽冉聃在室柩須臾之間 管蔡郤霍魯衛毛聃郕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 二十四年

司寇牽爲司空 文元年

五叔之列杜彼注以五叔爲管蔡郤霍毛是也曹滕皆叔唯聃季而越次居上明前八國因是嫡子故先列之

請隧 二十五年

注關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今按國語襄王距其請隧之辭曰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先王豈有頗焉是並以建國制地爲言與葬昭注隧六遂也其義爲長葬天子六鄉鄉各一軍六遂亦遂各一軍以起徒役大國三軍有鄉而無遂文公欲增軍賦故私請之其後晉作三行又作五軍則雖正九年傳令隧正納郊保弃火所並以隧爲鄉遂字宋晉皆有王遷

辭曰昔我先王之有分公侯伯子男先王豈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以均禮不須草昭注隧六遂也其義爲長葬天子六鄉鄉各一軍以爲戰士六遂亦遂各一軍以起徒役大國三軍有鄉而無遂文公欲增軍賦故私請之其後晉作三行又作五軍則雖正九年傳令隧正納郊保弃火所並以隧爲鄉遂字宋晉皆有王遷

俗篇曰周鼎有窮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 注云窮作跼 恃君篇曰周鼎著鼠今馬廄之爲其不陽也 似取子凡午對酉

又作武其卒章曰奢定御功其三曰通時釋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 十二年

注云此二六之數與公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愚謂未必非周樂之正次也樂記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

成王封衛周公代作誥故後世述其始封之命衛王與公並言之尚書後案以此證康誥脈其弟爲周公語引經斷經義訟可息

特祀於主烝嘗禴於廟 三十三年

注云新主既立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 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似並非傳意王謂新作之主卽禰也廟大廟也烝嘗禴俱時祭之名王制曰天子殖冑於禰諸侯殖冑於祖特祀於主烝嘗於禰士殖冑於禰一殖一祫嘗祫烝祫此特祀卽彼殖冑也言春秋恆特事于禰主夏禴秋嘗冬烝乃祫祀于祖廟也諸侯之禘或特或祫但其特不專於禰廟與就據有祫時通略言之耳 梁傳云一祫者非必一年祫一禘或也若衛正傳云一祫一禘在本一年祫有一禘者云魯一見一否夏小則在本年祫有一禘者或經有吉禘于莊公言吉禘于莊公言吉者以其言吉別之也禘本常事未可以吉而吉故加吉識之此春秋之新義後儒乃以吉禘爲祭之正名謂三年喪畢合有此祭禘卽祫之新名實皆禘卽祫當升合食傳有禘于襄公禘于武宮皆特禘于太廟何得就莊公子也禘祫也王制墨爲正法卽左傳亦通其正例至魯祭則有變

蓋桓之六子商人弟六以甲乙次之而桓爲己杜曰猶言某甲甚得其解僖十七年傳叙鬻公於公子雍之上者以無廟與惠孝昭懿皆當爲君而公子雍未得立又五公子之母皆諸侯女獨雍母爲宋大夫華氏女雖云如夫人者六人傳家叙之自有貴賤故雍倒在末耳非長幼之次

鑄鼎象物 宣公三年

嘗讀呂覽先識篇曰周鼎著饕餮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審分篇曰周鼎著象爲其理之通也蕃應篇曰周鼎著倕而齕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離俗篇曰周鼎有窮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 注云窮作跼 恃君篇曰周鼎著鼠今馬廄之爲其不陽也 似取子凡午對酉

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通時釋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 十二年

注云此二六之數與公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愚謂未必非周樂之正次也樂記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

二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綏以崇毛詩傳箋翻其兩傳曰崇終也以崇猶言以武詩六終也箋注未協陳啟源謂改讀以崇爲崇猶言以武詩六終當與舞者六節相應武始而北出也賁三成而南也祖其六成也般篇曰陟其高山允猶翕河疆南國之事也酌篇曰實維爾公允師美周召之治也六章益今頌存其五焉序曰酌告成大武也則其爲武樂無疑而以酌名篇位推之般亦近是

君注宿夜武曲名皇侃以爲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其卽武之二成象滅商時事者歟

投秩而起 十四年

呂氏惜君覽曰楚莊王使文無畏于宋過于宋不先假道還反華元曰是以宋爲野鄙也 鄙我義如鄙晉之鄙 乃殺文無畏于楊梁之麗莊王方削秩聞之曰嗇投秩而起履及諸庭劒及諸門車及之蒲疏之市然則投秩者投其所倚之秩也 倚義如此傳文未備杜遂以投爲振意若拂袖之義歟矣

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

按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此二句自相偶庭實采章皆所謂加貨也言於彼此嘉好無事之時而薦此加貨者乃所以謀免於誅也既不免而後期之則無及也此二句又相偶劉規杜解似矣然劉讀倘小疎金奏肆夏之三 襄公四年

儀禮燕大射以樂納賓並奏肆夏而此言僭者蓋諸侯唯用肆夏一章天子享元侯乃得備昭夏納夏非謂僭肆夏謂僭肆夏之三耳正義以此爲升歌肆夏與燕射納賓異強說也堂上之樂大慈達蔥有拊磬而無鐘鼓既言金奏非升歌明矣下文工歌文王之三乃升歌也本合奏肆夏今併奏繁遽渠本合升歌鹿鳴今加歌文王皆僭見異強說也蓋堂上之樂大慈達蔥有拊磬而無鐘鼓既言金奏非升歌明矣下文工歌文王之三乃升歌也本合奏肆夏今併奏繁遽

穆子乃從而識之使乎使乎

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九年

日當爲曰其義乃通古人書曰曰字相似唯曰上小缺以別之輔嘉易誤故陸氏釋文每於二字下出音若訪曰爲改歲音越一讀人實反呂刑由慤曰勤人實反一音日且有疑混

兩存者矣

請以桑林 十年

注以桑林爲殷天子之樂名按成湯遭七年之旱禱於桑林而莊子言湯有桑林之舞師而莊子言湯有桑林之舞師而舞師題以旌夏其皇是歟

季武子以公姑姊妹之夫杜云公姑姊妹之夫有二人一卽季氏女也季氏出自桓公至武子四世於左氏說爲公族下文舞師題以旌夏其皇是歟

卽季氏女也季氏出自桓公至武子四世於左氏說爲公族

祖父其女子子則公之族姑其女孫則公之族姊季氏之女而稱公姑姊以嫁者所以寵焉其耳尋下文臧武仲語斥稱姑姊妻之二十一年

姬氏見宣二年

唯卿備百邑二十七年

注云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正義謂杜以一乘名邑書傳無文愚仍以四井之邑言之百邑者四百井也井十爲通十爲成四百井者四成也成出車一乘四成者四乘之地也甚侯國上卿采地如是易邑八三百戶鄭君注曰大夫采地方一成卿四成其定稅三百家論語伯氏今按大夫一成卿四成乘之地者事二世然則大國之卿地三成次國之卿地四成近於卿祿四大夫之文苟子曰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者三代之通稱也

衛本小國之卿地三成歟有地三成商事二世國之卿地四成羊頗詁云商矣之鄉大大比元士二商矣之鄉大同陸氏公士二商矣之鄉大夫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三十年

徵爲五聲

注曰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此五聲所屬相承而稱公姑姊以嫁者所以寵焉其耳尋下文臧武仲語斥

其遺家僖有庚幾八難云請借前者以答之言以著當答時方便而庚幾八難云請借前者以答之言以著當答時方便而衛侯寄附南部著得四著等發一難飄下之故用四著而足著之六丁之丁象文亥爲訓其義一也

其本作亥與豕同意見說文故用豕字

孔檢討經學卮言

所緻逃非出夷吾自爲故得有陳氏新量錯見於篇然亦齊人之書自足證杜氏之誤也

遇鑒伯之忌敬子不入

杜世族譜鑒伯卽惠伯之父仲孫它也此注又云惠伯之叔父緣欲附會檀弓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之語遂不自覺其誤耳它字子服昭伯又以爲子服惠伯之叔父昭穆以鑒伯爲叔父則叔父其誰可知鄭注彼文云敬叔於昭穆以鑒伯爲叔父則叔父之稱乃生於叔弓無所關於惠伯矣按鑒伯爲孟獻子之子獻子爲桓公子慶父之曾孫自桓公至鑒伯六世桓公生莊公莊公生僖公僖公娶齊女聖姜生文公又娶楚女頃熊生宣公及叔肸肸生聲齊襄生叔老生弓是爲敬子自桓公至敬子七世故於昭穆以鑒伯爲叔父疏家疑其誤者偏據左氏而未兼通公羊師說耳叔父之文於左氏世次不合故會此治經無取乎傳記有之傳卽無杜氏乃強爲牽合之法也鑒伯之忌自當以後儒忌日之解爲允因值叔父講日故叔弓體其意而爲之避若期親之忌可勝避耶惠伯自稱其父而乃云叔父之私者對叔弓爲辭正猶成王誥成叔不稱文王爲王考而言乃顯考也吾劉伯莊相與語猶然至記注既不以叔父爲惠伯呼鑒伯之辭則今本亦有叔字者必後人因傳注而妄改耳原注惠伯之叔父無叔字神戚惠後人因傳注而妄改或原注作惠伯之父無叔字神戚惠誤思鄭若亦作惠伯根之父則叔者屈乙更爲有因是敬叔於昭穆云云贅而無當矣

辰在子卯謂之疾已九年

舊說封以甲子喪築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按傳言乙卯見吾總之日也不言亡日呂氏春秋曰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于鄗遂禽桀大濩高誘注桀多力爲則築實以戊子亡又不聞疾戊子日也翼奉以爲疾于卯者爲其相刑似亦有義五子五卯皆相刑獨疾甲乙者以居十幹之首且乙位寄卯日辰相配是爲重刑甲位在子於日辰無比唯遊五子之先者而已詩曰吉日庚午王者忌甲于故嘉其所與庚制甲午破子者也穆天子傳有吉日辛酉亦乙卯之衝吉良午爲上是以名良辰吉午

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十年

注載幣用束百乘似常雖多無庸百乘車載之此當與百兩一布之兩同義小篆雅曰佶文謂之兩佶篇謂之兩韓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百兩二十束也禮卿行以五百人從有幣須多徒衛故倍之而千人矣

壬申復旆之十三年

舒旆曰旆猶旞尊曰尊設席曰席詩云胡不旆旆盡言施其旆也

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二十年

鄭志趙商問族師之義鄭比相坐康誥之時周法本定又新訣三監是錯未達旨趣鄭君答云康誥之時務在倘寬以安天下廣森謂傳稱康叔封於衛啟殷餘民殷既頑難治康叔之教必用商政故無之文王治岐罪人不孥猶未變商舊也荀子曰刑名從商則五刑無則所謂商之刑名歟穆王訓夏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見呂氏孝行覽周官秩罪五百三千之律由簡而繁由輕而重其大略可覩已漢律大辟四百九條

逐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二十九年

杜注合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爲鐵計合一鼓而足服注鼓量米者操量鼓正義云金鐵之物當稱之以權衡數之以鈞石宰用量米之器量之然鼓實兼衡量之名可通言之小爾雅曰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一鼓鐵者四百八十斤也五經異義以四十斤爲斛百八十斤相會

又加范氏鴟易之亡也

中行氏擅作刑器有召亡之道又此蓋法本出范宣子今而用之是併加范氏以世濟先惡之名其亡也不難矣古文多訓語易之易也音難易之易

繁氏定公四年

釋文繁步何反史記有河東守番係索隱番音婆又音潘詩小雅云番維司徒番氏也廣森按番維司徒韓詩作繁則番氏卽繁氏陸於此從婆音得矣於彼音方袁反則失繁與皮通儀禮皮樹或爲繁贅古今文之異故漢書人表作司徒皮

孔檢討經學卮言

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傳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魯國番縣本音方袁反白狃云陳子游爲魯相善于也國人爲諱改曰皮也謂敦音步何反後人遂讀入支韻誤甚愚嘗古韻屑與祭通轉之法大氐東江虞侯魚模相配冬蒸侵覃相配支脂微齊佳皆灰咍相配真文元寒刪山仙桓歌戈麻相配尤幽宵肴豪相配蕭宵爻豪與肴通有與尤幽通侯與魚模通魚模與支脂微齊佳皆灰咍通之如陳風甫方之田可與娑婆大雅時維姜嫄可與何誕寘語言歌如莪陳宋之閒言種如種歌戈詩都傍互見者固不獨繁番兩字矣

齊侯痛侯盟于沙七年

沙傳文作瑣公羊經文作沙澤成十二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瑣澤公羊經亦作沙澤然則瑣卽瑣澤公羊曰沙左氏曰瑣齊魯聲請之異今此左氏經亦作沙與傳不合寫誤也杜於此云地在陽平元城於瑣澤下注云地闕是未考沙瑣沙澤瑣澤同是一地耳

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哀公七年

墨子曰范吉射樂于長柳朔王胜中行桑于輟秦高疆然則生朔亦導范氏于惡者其墓與死皆未足多也長柳卽張柳古複姓漢藝文志有長柳占夢

嗚呼哀哉尼父十六年

儒者相承言周公制謚非周公始制之也特以德行優劣爲謚始自周公耳王子淵洞簫賦曰幸得謚爲洞簫可見古人訓謚字與號同義殷制生有名死則以其字爲號若湯名履沒號帝乙帝乙湯之文王之父名歷沒號公季凡商之諸王以甲乙丙丁稱者皆其字也揩之廟立之主而配帝言之卽其謚殷本紀必云某甲立是爲帝某甲周人始有大名細名之制然此亦彰殫之大柄唯天子得而司之若侯國之卿大夫既卑不得請謚於王其君又未敢自爲論定則仍殷之舊以字易名而已故隱八年傳衆仲曰諸侯以字爲謚謂諸侯賜其臣謚之禮然也春秋以來列國踰制大夫亦以行制謚其始猶記字爲號若魯成季共仲齊高敬仲鄭穆仲之類又降而率以謚冠子矣唯宋大夫孔父穀梁襲字謚也而稱弓載哀公之誄先聖鄭康成亦云尼父因旦字以爲之謚於此而見哀公之尊先聖至也一則以先聖動不越禮不敢以未世非禮之謚謚之一則以先聖每自稱殷人故仍以宋謚孔父之法謚之嘗考列國之臣見於左傳者唯宋卿無謚表見而世本叙大夫世系皆云某子某生某子某生某子某生某父督生世子家家生秀老秀老生司徒鄭生司徒喜於襄氏曰樂父衛生碩父澤澤生夷父須須生大司寇呂以及魚氏滿孔仲氏向氏等皆然凡言某父者悉以字謚者也足徵宋君雖請謚于周而於其國中自秉殷禮穀梁後鄭之言益可信矣他謚法書亦鮮有又按少牢饋食解曰禹湯事于皇祖伯某甘大夫尸爲謚者又按士冠禮贊者字伯某甫仲某父伯某父孟某父注仲子決知爲伯仲子而非謚也聘禮記賓卿于皇祖某甫某子某其文者某甫卽字謚也宗廟稱謚而皇考子某子某非必謚士禮稱伯子仲子矣非必謚稱而考謚如之故士喪禮稱某甫以哀告卜筮稱某子以哀告蓋卿大夫士通用之

使武車反陋于西國

鄭君駁異義曰大夫無主孔悝之反陋所出公之主耳愚按管子有言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爲十兄弟五人分國爲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陋所出公之祖謂此也諸侯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乃有氏族故曰孔氏姞姓悝之鼎銘稱曰叔舅穆同祖廟陋毀乃別爲陋祀其所自出也

殺梁後鄭之言益可信矣他謚法書亦鮮有又按少牢饋食解曰禹湯事于皇祖伯某甘大夫尸爲謚者又按士冠禮贊者字伯某甫仲某父伯某父孟某父注仲子決知爲伯仲子而非謚也聘禮記賓卿于皇祖某甫某子某其文者某甫卽字謚也宗廟稱謚而皇考子某子某非必謚士禮稱伯子仲子矣非必謚稱而考謚如之故士喪禮稱某甫以哀告卜筮稱某子以哀告蓋卿大夫士通用之

乎斯未之敢自信

工部部水司郎中臨川李兼殺刊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十九

嘉定錢大昕著

卦位論

八卦之位由五行定震爲雷東宮蒼龍也離爲烏南官朱鳥也兌爲澤西官咸池也坎爲溝瀆北官元武也四者木火金水也即各正其方坤以爲土而居西南乾以爲金而居西北艮之居東北也以爲碩果巽之居東南也以爲木其序皆自然而不可亂也以八卦爲五行則金有二而木有三雖然八卦者歲氣也歲氣爲木故曰帝出乎震又曰萬物出乎震而卦之變木者且有六乾之爲木果實也坎於木爲堅多心關在中也艮於木爲堅多節關在外也離於木爲折上稿焚也震之爲竹爲稼稭爲木也巽爲木果木核于乾而繙于離故坤兌不爲木是皆歲氣之遷變也歲氣之變有八故厥有八風樂有八音卽八卦也有難乎五行者豈非五行則無以爲八者之序矣此其說通乎明堂陰陽禮曰其日甲乙其日丙丁其日戊己其日庚辛其日壬癸是也而引其端于鼓鼙巽之象又雜糅之先用後甲以有震也巽之先庚後庚以有兌也易無戴木兌金之象故于二卦特言其日爲水爲火爲土象固有之則其日不著于易以爲可推而知也明堂之制考工記曰五室大戴禮曰九室五五行也九六卦與中央也分之爲九合之爲五而已淳于登言水木交於東北木火交於東南火土交於中央金土交於西南金水交於西北合之易艮九明良爲山水得山而止木得山而生故山爲水木之交巽爲風木得風而撓火得風而熾故風爲木火之交中央爲火土之交者地爲媒其色黃其氣溫黃土而性火者地也故爲交西南爲金土之交者金備五色黃爲長含于土故曰金金不得土色不黃矣金氣閉藏察之故爲金乾又爲冰者水之凝也故西北爲金水之交自北而南者有乾坎艮震皆陽卦也自南而西者有巽離坤兌皆陰卦也此五行之分爲陰陽也部奠夫以是圖爲文王所作不知三易皆繇我于左氏之文驗之皆之隨于酈陵也晉侯之史曰古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日此其連山歸藏之辭耳然復固無是象也于圖南國爲離離爲目爲矢蹙爲弓坎乘離故曰蹙矢集于目故中目復爲至日而在坎故遇復而得坎乘離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十九

嘉定錢大昕著

卦位論

八卦之位由五行定震爲雷東宮蒼龍也離爲烏南官朱鳥也兌爲澤西官咸池也坎爲溝瀆北官元武也四者木火金水也即各正其方坤以爲土而居西南乾以爲金而居西北艮之居東北也以爲碩果巽之居東南也以爲木其序皆自然而不可亂也以八卦爲五行則金有二而木有三雖然八卦者歲氣也歲氣爲木故曰帝出乎震又曰萬物出乎震而卦之變木者且有六乾之爲木果實也坎於木爲堅多心關在中也艮於木爲堅多節關在外也離於木爲折上稿焚也震之爲竹爲稼稭爲木也巽爲木果木核于乾而繙于離故坤兌不爲木是皆歲氣之遷變也歲氣之變有八故厥有八風樂有八音卽八卦也有難乎五行者豈非五行則無以爲八者之序矣此其說通乎明堂陰陽禮曰其日甲乙其日丙丁其日戊己其日庚辛其日壬癸是也而引其端于鼓鼙巽之象又雜糅之先用後甲以有震也巽之先庚後庚以有兌也易無戴木兌金之象故于二卦特言其日爲水爲火爲土象固有之則其日不著于易以爲可推而知也明堂之制考工記曰五室大戴禮曰九室五五行也九六卦與中央也分之爲九合之爲五而已淳于登言水木交於東北木火交於東南火土交於中央金土交於西南金水交於西北合之易艮九明良爲山水得山而止木得山而生故山爲水木之交巽爲風木得風而撓火得風而熾故風爲木火之交中央爲火土之交者地爲媒其色黃其氣溫黃土而性火者地也故爲交西南爲金土之交者金備五色黃爲長含于土故曰金金不得土色不黃矣金氣閉藏察之故爲金乾又爲冰者水之凝也故西北爲金水之交自北而南者有乾坎艮震皆陽卦也自南而西者有巽離坤兌皆陰卦也此五行之分爲陰陽也部奠夫以是圖爲文王所作不知三易皆繇我于左氏之文驗之皆之隨于酈陵也晉侯之史曰古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日此其連山歸藏之辭耳然復固無是象也于圖南國爲離離爲目爲矢蹙爲弓坎乘離故曰蹙矢集于目故中目復爲至日而在坎故遇復而得坎乘離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十九

嘉定錢大昕著

之策卦位更矣以見知爲三易皆然也且大傳之文更有其明切者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蓋取諸離聖人豈止謂文王耶如曰文王以前聖人之德天下未嘗南也月律六陰聲即日律六陽聲之衝辰于是三律之在東北者也七均旋宮爲六十四聲則子二宮相承爲月律日有十二也月律六陰聲即日律六陽聲之衝辰于是三律之在東北者選而居西南爲三律之在西南者進而居東北焉其退者即坤面耶即南面而不取諸離耶良也若所謂季冬之月躬于玄月躬于次月躬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歲終歲且更始者也其夏正則無以合之古者秋建正作于孟春卒於冬分時是謂成始成終王度謂而始起冬至冬至其良則不得謂之成始成終三代異建而秋衡起于孟春者唯夏正夏正爲古脈故亟興用之于冬日使在伏物非即坎爲隱伏于此足以明大傳之義而在文王前千餘年則固豈必俟文王而始作之與堅剖判作之曰畫卦之始先有象有象即有位至卦具而象顯則從乎萬位而已厖犧氏觀象以畫卦圖必庶幾之所作也文王乃重之衍之爲六十四卦之序卦位之定更非文王以前所有也

文辰論

京君明鄭康成繼周易皆言文辰文辰者以乾坤十二爻當十二辰也乾坤陰陽也並如而交錯行陰時六以順成其歲歲終從先蒙此六十四卦主歲之術卦各有文辰惟言乾坤者爲陰陽之主故也乾身于子坤貞于未皆謂初爻乾左行陽時六故始于子而終於戌坤右行陰時六則始未而終酉者京氏說也始未而終巳者鄭氏說也其不同何與曰此同出於律辰也十二律皆隔八相生謂之隨月律鄭月令十二月所中之律也有月律則有合聲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合聲仍月律之辰而易其始終之序甚太法天之合辰故月律之六陰律始大呂而終夾鍾也鄭氏之文辰本乎月律月律之行順逆故文辰亦乎合聲合聲之行逆故文辰本乎月律蓋應京

星矣唐世造大衍曆以爲歲差之證謂冬將冬至日在箕一度則春分昏弧一度中秋分虛九度中分至晨二度中昴距星直午正之東十二度秋分牽牛距星十一度中心後星正午正之西十二度通則其星之正中不先後十二日平雖其先後末盈十五日實在一月之中第所謂日中宵中者必限在二分則日永日短亦必以二至前限固不容有先後于其間矣烏火虛昴言星者二言宿者亦二火晡昏火中昴有十二度過其中也已非日躔之極矣即是十一度者雖不必以夏至之日正中而入于桥水之次謂之天火可乎從鄭氏漏刻則冬至日在虛五度昏中星去日九十一度易初度中夏至昏中星去日百九度星三度中星去日九十一度後漏初度中夏至昏中星去日百九度星三度中星去日九十一度後漏初度中夏至昏中星去日百九度星三度中星去日九十一度後漏

驗矣然則壞經以改二厥周則皆合殷則皆違是非月日有誤而積季之誤也夫以殷厥惟周初日月誰不謂然且伐紂之季邊當辛未合於歲在鶉火之說益可謂信而有徵矣然而果真殷厥乎歲星有超辰則太歲隨而倶超謂之超度天門是術也作於上古掌於周官太初用之三統用之東京人不知此理僞以六十季周命歲而緯候出於是時見建武改元歲在乙酉用以駕擬上推魯隱元年謂之己未又上三百四十八季而得辛未甚指爲武王伐紂之季不知甚年非辛未而辛未倘在其前五十二季也名雖不改而貫數已非矣周厥以隱元爲己未伐紂之季爲己卯亦東京人之說而積季未滅故月日無違三統則以隱元爲甲寅愚四百歲而超三次得周初辛未之歲攷諸內外傳之言而皆合則可信明矣其可疑者所引魯世家之文不合於史記也然安知非史記之外別自有魯世家乎抑史記太文如此而今之所傳已誤乎要之不從三統積季則月日俱乖故知其決非三百四十有八年也然則谷殷厥入部之季以從周厥可乎曰日月合矣而季數益非益又減周家之五季也夫厥各有元元異則入部之季亦異甲寅在丁巳後五十七年故減周厥入部之五季又減春秋以前之五十二年而上則元起焉遙遙提格中則伐紂之季爲辛未下則魯隱之初在己未此學士信向以爲得正者也然以之推周初月日僅天正一朔爲稍近其季之閏否不問也其後數十季之月日不問也焉術如此尚得謂之可信矣乎是不若用三統積季猶爲得所依據非偶據三統以周家歷季要不當有異驗耳康成不能無疑于三統而手注易緯故即據以注尚書益一家之學如此亦疑則傳惑之意也據固課信康成者特推之以厥而不合故猶不能無疑焉先生於泰誓之序既引康成之語注之復引三統所推歲星以爲證此若書之體宜然也然二者實不可合故舉據所疏者以質諸先生

周初歲朔譜

文王二十祀

三統入孟統四百九十一算外積月六千七十二積日十七萬九千三百十一正月大餘三十一小餘三十三乙卯朔二月無大餘小餘七十六甲申朔鄧休解言維王二十三祀庚子朔當爲二十祀二月庚子朔知甲申朔非按三統以文王四十二年爲孟統二會首即加二十二算十八統年滿五百十三歲也其年天正月丁丑朔旦冬至盤此年既不合則彼亦非文王之年矣在以文王止四十六年又去武王之九年也移前十三年則月日悉合

易緯甲寅元僅去武王九年元餘四百五十五入巳卯部七年也移前十三年則月日悉合

十五歲後正月大餘十五小餘九十三甲午朔二月大餘四十四小餘五百九十二癸亥朔亦不合此以文王受命入戊午部二十八歲後而說也移前五十三算入巳卯部二十二年

午部二十八歲後而說也移前五十三算入巳卯部二十二歲後正月大餘五十二小餘三百六十辛未朔二月大餘二十一小餘八百六十七庚子朔此爲甲寅元本數

周歷元餘四百五十九入戊午部三十四歲後正月大餘四十二小餘六百三庚午朔二月大餘四十一小餘三百九十一己巳朔四月大餘三十九小餘一百六十二庚子朔適合移前十三歲故也其後三十年爲武王元年

文王受命年

三統上元以來十四萬二千九十九算外起辰九百八十六併之六十去之餘四十二從丙子起得太歲戊午不用起辰從庚戌起六十去之餘十六得太歲丙寅爲文王之三十七年實五十年也明年爲文王受命元年實是武王元年

易緯甲寅元餘四百八十四從甲寅起餘四年亦值戊午以術法去之得六部部餘二十八算外起辰九百八十六算外起巳卯部二十九歲按易緯用三統日法又用殷厥上元見三統歲在戊午遠謂殷厥必周不知一用起辰一自不用即歲名必不能合當從庚戌元而值戊午歲者方合也何者凡庚戌甲寅干已等元皆定于東漢時其前不然也甲寅元本數元餘四百二十四入己卯部四十四歲後未至戊午部

周厥丁巳元元餘四百八十一入戊午部四十一歲後閏餘十一小餘八百六十七庚子朔此爲甲寅元本數

周歷元餘四百五十九入戊午部三十四歲後正月大餘四十二小餘六百三庚午朔二月大餘四十一小餘三百九十一己巳朔四月大餘三十九小餘一百六十二庚子朔適合移前十三歲故也其後三十年爲武王元年

武王元年

三統易緯皆承文王已未改元無武王元年

周厥元餘四百九十八戊午部三十四歲後即是三統受命元年甲寅元本數少五十七歲入己卯部五十三歲後

武王十三年克殷

三統上元以來十四萬二千一百九入孟統五百二十一歲後積月六千四百四十三閏餘十八閏二月積日十九萬二百六十七大餘七小餘二十九辛卯朔二日壬辰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霸三日癸巳武成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二月庚申朔四日癸亥外傳王以二月癸亥夜陳五日甲子武成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閏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甲辰望二十二日庚戌二十三日辛亥二十七日乙卯武成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祓于周廟皆合

周厥元餘五百二入戊午部四十六歲後閏餘十八大餘三十三小餘四百九十四閏朔俱與三統同

易緯甲寅元元餘四百九十七入戊午部四十一歲後閏餘二無閏月正月大餘三十二小餘一百三十三庚寅朔二月己未朔三月己丑朔四月戊子朔校一月甲寅元本數元餘四百四十五入己卯部六十五歲後亦閏餘十八閏二月大餘十三小餘二百五十七朔後周厥一日

自文王受命至此凡二十一歲劉歆以武王承文王之年故去九歲然誤在文王受命年非誤在武王克殷年也易緯徇三統超辰歲名移受命于六十歲後加改元一歲而去武王九歲少周家著紀五十二歲鄭康成謂文王受命改元至魯惠公三百六十歲今據三統周厥推之距此年已四百歲矣又加六十七歲得僖公五年辛亥朔旦冬至即周厥壬子部之五十七歲後也甲寅元本數少五十七歲則壬子朔旦冬至

周公攝政五年

三統入孟統五百三十二歲後乃一會一章歲也故曰正月

丁巳朔旦冬至周厥遇滿一會歲入戊午部五十七歲後殷厥戊午部首劉歆謂殷厥以爲二日戊午者也易緯言文王受命入甲寅元二十九歲據此可證其誤

周公攝政七年

三統入孟統五百三十四歲後積月六千六百四閏餘十四閏九月積日十九萬五千二十一大餘二十一小餘六十七正月乙巳朔二月乙亥朔十六日庚寅望二十一日乙未召誥惟二月既望粵六月乙未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惟三月丙午朏十二月庚子朔戊辰晦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其明年己巳朔

周厥入戊午部五十九歲後大餘四十七閏朔與三統同

易緯甲寅元元餘五百十歲入戊午部五十四歲後閏餘十七閏三月大餘十七正月乙亥朔二月甲辰朔故鄭康成言二月三月當云二月二月但展攝前益居東二年以此爲五年并非易緯殺矣以洛誥作于後一年則其年閏餘十二十二月丁巳朔閏月丙戌朔後三年正月丙辰朔戊辰十二月十一日以爲烝祭日而別歲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事中隔一閏月則不可通矣若甲寅元本數攝政七年入戊午部二歲後大餘四十八僅從周厥一日烝祭歲亦只一事也

通計成王元年周公攝政七年而致政凡享國三十七年三統不數攝政年故成王有三十年鄭康成再去周公居東二年止二十八年也

成王八年

周厥入戊午部六十歲後正月大餘十一己巳朔五月戊辰朔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二十日也三統同依易緯入甲寅元戊午部五十五歲後正月大餘四十五月丁酉朔依康成又後二年正月大餘五十九五月乙卯朔皆無閏矣

成王三十七年

三統積年入孟統五百六十四歲後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

周厥元餘五百四十五入丁酉部十二歲後與三統同甲子朔旦冬至周厥遇滿一會歲入戊午部五十七歲後殷厥戊午部首劉歆謂殷厥以爲二日戊午者也易緯言文王受命入甲寅元二十九歲據此可證其誤

周公攝政七年

三統入孟統五百三十四歲後積月六千六百四閏餘十四閏九月積日十九萬五千二十一大餘二十一小餘六十七正月乙巳朔二月乙亥朔十六日庚寅望二十一日乙未召誥惟二月既望粵六月乙未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惟三月丙午朏十二月庚子朔戊辰晦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其明年己巳朔

周厥入戊午部五十九歲後大餘四十七閏朔與三統同

易緯甲寅元元餘五百十歲入戊午部五十四歲後閏餘十七閏三月大餘十七正月乙亥朔二月甲辰朔故鄭康成言二月三月當云二月二月但展攝前益居東二年以此爲五年并非易緯殺矣以洛誥作于後一年則其年閏餘十二十二月丁巳朔閏月丙戌朔後三年正月丙辰朔戊辰十二月十一日以爲烝祭日而別歲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事中隔一閏月則不可通矣若甲寅元本數攝政七年入戊午部二歲後大餘四十八僅從周厥一日烝祭歲亦只一事也

通計成王元年周公攝政七年而致政凡享國三十七年三統不數攝政年故成王有三十年鄭康成再去周公居東二年止二十八年也

成王八年

周厥入戊午部六十歲後正月大餘十一己巳朔五月戊辰朔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二十日也三統同依易緯入甲寅元戊午部五十五歲後正月大餘四十五月丁酉朔依康成又後二年正月大餘五十九五月乙卯朔皆無閏矣

成王三十七年

三統積年入孟統五百六十四歲後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

周厥元餘五百四十五入丁酉部十二歲後與三統同甲子朔旦冬至盤厥遇滿一會歲入戊午部五十七歲後殷厥戊午部首劉歆謂殷厥以爲二日戊午者也易緯言文王受命入甲寅元二十九歲據此可證其誤

周公攝政七年

三統入孟統五百三十四歲後積月六千六百四閏餘十四閏九月積日十九萬五千二十一大餘二十一小餘六十七正月乙巳朔二月乙亥朔十六日庚寅望二十一日乙未召誥惟二月既望粵六月乙未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惟三月丙午朏十二月庚子朔戊辰晦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其明年己巳朔

周厥入戊午部五十九歲後大餘四十七閏朔與三統同

易緯甲寅元元餘五百十歲入戊午部五十四歲後閏餘十七閏三月大餘十七正月乙亥朔二月甲辰朔故鄭康成言二月三月當云二月二月但展攝前益居東二年以此爲五年并非易緯殺矣以洛誥作于後一年則其年閏餘十二十二月丁巳朔閏月丙戌朔後三年正月丙辰朔戊辰十二月十一日以爲烝祭日而別歲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事中隔一閏月則不可通矣若甲寅元本數攝政七年入戊午部二歲後大餘四十八僅從周厥一日烝祭歲亦只一事也

通計成王元年周公攝政七年而致政凡享國三十七年三統不數攝政年故成王有三十年鄭康成再去周公居東二年止二十八年也

成王八年

周厥入戊午部六十歲後正月大餘十一己巳朔五月戊辰朔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二十日也三統同依易緯入甲寅元戊午部五十五歲後正月大餘四十五月丁酉朔依康成又後二年正月大餘五十九五月乙卯朔皆無閏矣

成王三十七年

三統積年入孟統五百六十四歲後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

周厥元餘五百四十五入丁酉部十二歲後與三統同甲子朔旦冬至周

周書大誥篇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鄙康侯曰王謂
猷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稱代王也王肅曰稱成王命故稱王
二者竟是曰康叔絕是也大誥作于東征時不稱王無以令諸
侯故權代之也然則安知非即成王曰以誥言肆朕誕以爾東
征之必爲周公知之且夫康誥之篇既言周公成勤乃崇大誥
治矣顧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又曰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
茲東土是皆成王之言耶或謂篇首之文乃洛誥簡冊則洛誥
以誥成王名非所謂洪大誥治也即謂康叔以武王時封寡兄
武王之自稱亦不愚衆本版牧誓武庚未詠尙爲三監地何綏
預稷之康叔祇詒言命以康叔謂非即此康誥耶作洛時蓋侯
暴王因封康叔而總誥諸侯爲湖之訓代見於酒誥洪與鴻一
耳康成曰洪代也言周公代成王誥治之所以爲洪也然則兄弟之義明矣即孟侯小子之義亦無不明何者叔爲叔
猶則孟之誥稱文王則小子之爲爲不稱武王以方伯命叔豈
以天子義然而公之攝政亦也攝王非亦也出政之謂攝政稱
王之謂攝王若有大事則攝平時固攝政之冢宰也特以子
親成王爲大事攝王故會明堂則天子負斧依南鄉子視成王
故致政之言曰朕復子明辟其作洛之年猶攝王也命大事則
稱王康誥酒誥梓材之王若曰是已將致政則稱周公召誥之
去依先周公相宅洛誥之周公拜手稽首是已多士之多方皆致
政明年在洛之誥也王則皆成王也多士王在洛依云王若曰
多方王若曰稱公在洛則云周公曰王若曰成王即政始稱王周
公致政始稱公命大事然也其前則父子而已矣成王所以能
承師保傳之誨教而爲天下合辟者此也凡攝政七年稱王
者三而已皆係天下之安危征武庚命徽子封康叔是也三者
皆殷遺稱王亦殷法也殷弟繼兄則逆爲王公假以踐阼遭之
變殷遭喪天下莫敢動矣故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不然史豈繆以誨詞諛也哉然則攝必稱王耶非也辟禹不稱
帝堯舜在也伊尹其祖不稱王臣攝君也皆愚儒宗穆則稱公兄
攝弟也周公之于成王以父子始以君臣終爲父子則有時而
稱王爲君臣并不復攝矣此公于攝位中處其變而獨得其正
也即康成之所謂權也若然薪莽之篡漢公獻之矣日豈獨周
公貞臣節敢之世不能以莽罪堯舜獨罪周公哉周公攝政亦
而以其餘着之夫六十四成之外無澮至成而後有洫故一里爲治洫
方一成之田澮與溝廣方一井之田溝與遂爲方一夫之田遂
與畎爲方畝伐也不爲大田限故大三爲居遂與溝遂也至溝
與洫遇則爲通矣洫與澮遇則爲終矣居者三分夫之一通者
十分成之一終者十分同之一皆不爲方水道有縱橫故也禹
自治滑畎澮距川明畎澮距川則橫周制本乎夏制矣使周
異于殷殷異于夏必盡更夏后氏之制更其畝遂固易也溝洫
則難矣川澮洫之不能更而知周用夏制而知殷與周之未嘗各異也然則畝數之
不同何嫌日所謂異其名何以異曰以度法之各異也
稽古謂夏以十寸爲尺殷以八寸爲尺夫殷之
尺非近得夏之九寸也蓋九寸則不足周之尺非止得夏之八
寸也蓋八寸而有餘何則夏之百分散以爲百一十二分周以
百爲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居一同
方一成之田澮與溝廣方一尋洫廣二尋深二尋遂廣二尺深二尺
與畎爲方畝伐也不爲大田限故大三爲居遂與溝遂也至溝
與洫遇則爲通矣洫與澮遇則爲終矣居者三分夫之一通者
十分成之一終者十分同之一皆不爲方水道有縱橫故也禹
自治滑畎澮距川明畎澮距川則橫周制本乎夏制矣使周
異于殷殷異于夏必盡更夏后氏之制更其畝遂固易也溝洫
則難矣川澮洫之不能更而知周用夏制而知殷與周之未嘗各異也然則畝數之
不同何嫌日所謂異其名何以異曰以度法之各異也
稽古謂夏以十寸爲尺殷以八寸爲尺夫殷之
尺非近得夏之九寸也蓋九寸則不足周之尺非止得夏之八
寸也蓋八寸而有餘何則夏之百分散以爲百一十二分周以
百爲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居一同
方一成之田澮與溝廣方一尋洫廣二尋深二尋遂廣二尺深二尺
與畎爲方畝伐也不爲大田限故大三爲居遂與溝遂也至溝
與洫遇則爲通矣洫與澮遇則爲終矣居者三分夫之一通者
十分成之一終者十分同之一皆不爲方水道有縱橫故也禹
自治滑畎澮距川明畎澮距川則橫周制本乎夏制矣使周
異于殷殷異于夏必盡更夏后氏之制更其畝遂固易也溝洫
則難矣川澮洫之不能更而知周用夏制而知殷與周之未嘗各異也然則畝數之
不同何嫌日所謂異其名何以異曰以度法之各異也
稽古謂夏以十寸爲尺殷以八寸爲尺夫殷之
尺非近得夏之九寸也蓋九寸則不足周之尺非止得夏之八
寸也蓋八寸而有餘何則夏之百分散以爲百一十二分周以
百爲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居一同

三代田制解

三代田制名以異曰無異也無異則孟子何以言五十畝七十
與百畝曰名異而實不異非不欲異其制固不能異也其不能
異奈何曰井田始于黃帝洪水之後禹修而復之孔子所謂堯
力平溝洫也溝洫既定不可復變殷周遵而用之耳攷工記匠
人爲溝洫始于廣尺深尺之畎田首倍之爲遂倍其遂爲井間
之澮倍其澮爲成閒之溝置之彥倍之一成之圖謂畎遂澮洫縱橫溝檢自然川澮然則見畎知畝見
遂知井見澮知井成見澮知同也一同之田川與澮爲

分者也依經折方二寸深十分得積二百寸今以二百寸為法以方尺積一千七百二十八寸為實實如法而一得八寸六分即方尺積一千七百二十八寸之內容有六十八分之數也又以方尺積一千七百二十八寸為實以方一寸積一百寸為法實如法而一得一十七寸六分即方一寸積一百寸之內容有一十七寸六分之數也又以方一寸積一百寸為實以方一寸積一十寸為法實如法而一得一寸即方一寸積一十寸之內容有一寸之數也又以方一寸積一十寸為實以方一寸積一寸為法實如法而一得一分即方一寸積一寸之內容有一分之數也又以方一寸積一寸為實以方一寸積一分為法實如法而一得一釐即方一寸積一分之內容有一釐之數也又以方一寸積一分為實以方一寸積一釐為法實如法而一得一毫即方一寸積一釐之內容有一毫之數也又以方一寸積一釐為實以方一寸積一毫為法實如法而一得一絲即方一寸積一毫之內容有一絲之數也又以方一寸積一毫為實以方一寸積一絲為法實如法而一得一忽即方一寸積一絲之內容有一忽之數也又以方一寸積一絲為實以方一寸積一忽為法實如法而一得一微即方一寸積一忽之內容有一微之數也又以方一寸積一忽為實以方一寸積一微為法實如法而一得一纖即方一寸積一微之內容有一纖之數也又以方一寸積一微為實以方一寸積一纖為法實如法而一得一沙即方一寸積一纖之內容有一沙之數也又以方一寸積一纖為實以方一寸積一沙為法實如法而一得一塵即方一寸積一沙之內容有一塵之數也又以方一寸積一沙為實以方一寸積一塵為法實如法而一得一埃即方一寸積一塵之內容有一埃之數也又以方一寸積一塵為實以方一寸積一埃為法實如法而一得一渺即方一寸積一埃之內容有一渺之數也又以方一寸積一埃為實以方一寸積一渺為法實如法而一得一漠即方一寸積一渺之內容有一漠之數也又以方一寸積一渺為實以方一寸積一漠為法實如法而一得一模即方一寸積一漠之內容有一模之數也又以方一寸積一漠為實以方一寸積一模為法實如法而一得一逡即方一寸積一模之內容有一逡之數也又以方一寸積一模為實以方一寸積一逡為法實如法而一得一巡即方一寸積一逡之內容有一巡之數也又以方一寸積一逡為實以方一寸積一巡為法實如法而一得一須即方一寸積一巡之內容有一須之數也又以方一寸積一巡為實以方一寸積一須為法實如法而一得一忽即方一寸積一須之內容有一忽之數也又以方一寸積一須為實以方一寸積一忽為法實如法而一得一忽即方一寸積一忽之內容有一忽之數也又以方一寸積一忽

黍從尺得于手驗而今之營造尺即明之營造尺今世所傳建初六年廬俄銅尺即漢錢尺又子之所手驗者也載瑣律尺得營造之八寸一分今之營造尺微有短長長者廬俄尺得七寸四分短者七寸五分以短者之八寸一分爲律尺則廬俄尺之百八分即百分也得此二尺即古今之律其在矣

聖祖仁皇帝累尺定律秬黍橫累百分即從累之八十一分以橫者爲律尺從者爲營造尺廬俄尺較之即七寸五分也制管一準窗銜合乎漢志所傳豈黍累劉歆之言始俗儒后夔之舊術而三代以爲樂經者歟

律呂論二

古今尺度不同則律必有短長而聲亦有高下累黍是兵非即日皆是也一朝有一朝之黍尺即自成一朝之律呂不必同也漢晉皆以黍尺劉宋始用大黍準志明言中黍不言大黍豈可謂中者非即準用黍尺則制律必依正法周黍尺而不依正法斯蹈隋人之覆轍矣且古尺之短于今者有故焉古制律非徒施於聲樂也度量權衡莫不本于是焉黃鍾之一龠之所容量之本也黃鍾之一龠所容之重權之本也黃鍾之積八百十分又全諸度而不容損益者也是八百十分者外皆立體即其尺之再自乘以成一算者也尺公一分止百分之一耳而再自乘之復八百十之所容者豈特百分之一哉依此律而爲權量衡則二千律也鈞則三千八百四十律也是止十斗百二十斤已耳而固已如是上以取乎下下以應乎上所係豈不鞏甚哉是故掌使其聲之稍抗而毋取權量之逾制此古人之微意也隋唐以後廢量權衡制自焉法而特制一尺以爲造律之用不惟其聲之和而奚取焉若乾聲蔑之則與其高也毋寧下是故漢律高蔡邕制銅龠遲銅禽以均之晉以後之律高焉實常作水尺律以凝雅樂君子聽之可以平心也哉故曰號鼓瑟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夫詩以節而管則成曲者也至平惟磬管依乎磬平之義矣聖矣哉聖王之樂也今之律非即邕之舊與實常之律而聲則矣之何者以漢尺推其中積而數不其遠也（隋唐尺之九百八十七分強分強律積漢尺之一千二十四分強分強律積得之今律積漢尺之一千二十餘分皆以三尺再自乘以黍積得之今律積

用八百十分與二律用六百分與其間徑立積若漢律之千今律則實鍾倭焉始洗而已矣試以古今四倍其容受必等夫四倍之黃鍾即漢律之始洗乎雖有殷歟所較無多矣然則今律之黃鍾非即五倍之始洗乎雖有殷歟無多矣然則今律之黃鍾其所較亦無多耳（四倍黃鍾二千二百四十分五倍始洗二千八百分）今以古今二尺即古今之律其在矣

聖顧仁皇帝累尺定律秬黍橫累百分即從累之八十一分以橫者爲律尺從者爲營造尺廬俄尺較之即七寸五分也制管一準窗銜合乎漢志所傳豈黍累劉歆之言始俗儒后夔之舊術而三代以爲樂經者歟

律呂論三

古今尺度不同則律必有短長而聲亦有高下累黍是兵非即日皆是也一朝有一朝之黍尺即自成一朝之律呂不必同也漢晉皆以黍尺劉宋始用大黍準志明言中黍不言大黍豈可謂中者非即準用黍尺則制律必依正法周黍尺而不依正法斯蹈隋人之覆轍矣且古尺之短于今者有故焉古制律非徒施於聲樂也度量權衡莫不本于是焉黃鍾之一龠之所容量之本也黃鍾之積八百十分又全諸度而不容損益者也是八百十分者外皆立體即其尺之再自乘以成一算者也尺公一分止百分之一耳而再自乘之復八百十之所容者豈特百分之一哉依此律而爲權量衡則二千律也鈞則三千八百四十律也是止十斗百二十斤已耳而固已如是上以取乎下下以應乎上所係豈不鞏甚哉是故掌使其聲之稍抗而毋取權量之逾制此古人之微意也隋唐以後廢量權衡制自焉法而特制一尺以爲造律之用不惟其聲之和而奚取焉若乾聲蔑之則與其高也毋寧下是故漢律高蔡邕制銅龠遲銅禽以均之晉以後之律高焉實常作水尺律以凝雅樂君子聽之可以平心也哉故曰號鼓瑟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夫詩以節而管則成曲者也至平惟磬管依乎磬平之義矣聖矣哉聖王之樂也今之律非即邕之舊與實常之律而聲則矣之何者以漢尺推其中積而數不其遠也（隋唐尺之九百八十七分強分強律積漢尺之一千二十四分強分強律積得之今律積

聲今倍半不相應則用表兩射應用表兩射應四倍律面連有八聲必爽前後應用倍律面連有八聲必爽前後應用倍律面連有八聲必爽前後應用

之故乎顏氏尺不知所本然八倍之而適與中人舒肘同度則周尺法也以是知爲八寸尺益而至十寸得三司尺之八寸一分即胡安定中黍尺也夫度起於黃鍾之長故數必以十升以八而升者曰廋曰尋由中人之度僅及乎此也顏氏尺按指則盈寸布手則盈尺舒肘則盈尋四分加一而又與租黍尺會黍者自然之物不以古今異吾于是知尺爲眞周尺且可得三代律尺而聖王作樂所以極優柔平中之盛也然則八尺曰尋僅六尺四寸乎哉爲而不盈一尺六寸也曰夜於步法而知之王制言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司馬法則言六尺爲步夫步止六尺何遽增爲八尺由步與尋之相似而增也周之八尺即夏之六尺四寸尋從周尺步從夏尺彙校四寸井牧廢而增之爲步則步即是尋矣後世以爲八尺非步故減之王制以爲六尺四寸非步宜增之夫減之是也八尺豈即步也增之亦是也六尺四寸又奚以成步也然而增減皆以周尺故減之不成步而增之適得尋益自步法說而夏尺亦暬僅存周尺不復知爲八寸矣若在周初則二尺並用各成度法故步自步而尋自尋也攷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庫成謂縫外六尺有六寸弦內六尺非步用夏尺之驗與人長八尺又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非尋用周尺之驗與夫夏之六尺步也非尋也周之八尺尋也非步也二者之校僅十六分之一耳而用各有宜以人身爲度者用尋所謂張臂八尺也以人行爲度者用步所謂張足六尺也攷工一爲尺車乘文矛者周尺故曰尋曰常凡未耜弓矢皆夏尺故曰尺曰丈兼用之者唯匠人故夏五室三四步殷重屋室七尋周明堂廷九尺溝洫多夏尺故溝廣八尺深八尺不言尋浴廣二尋深二仞則變文耦遂溝洫遞相倍至澮而五分去一以爲倍過尋惟周尺也許慎曰周制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髀相見耳尋可名丈猶爾可名尺人爲賈長十尺故八尺之爲六尺四寸也猶八卦之爲六十四卦也人之長止矣故易有生人法於乎制尺之理微矣哉蔡邕謂商尺九寸杜佑則云十二寸朱載堉又益半寸果誠是與日古尺惟有二等三代同用經師別以夏周黍王制說耳安得復有商尺殷尺重屋以尋豈九寸之尺與佑所言即唐之大小尺也其先則始於隋名江淮吳越間之八寸小尺爲夏家古尺也小尺豈獨夏尺以黍尺爲夏尺耳後周爲纖尺加二寸爲隋開皇官所用三司尺爲商尺倘以粟尺爲夏尺以得八寸者爲此尺之六寸四分八釐其八寸一分者爲胡氏尺即古之八寸十寸尺也胡氏本樽黍尺則三司當用古之從黍尺李照累黍而古雖樽黍尺爲最長過此者非用曾驗之蓄宋世猶然矣然而古雖樽黍尺爲最長過此者非用故有虞逈方岳必同律度量衡豈非知有不同而黍之眞以此有上下生之不同曰宮從上發從下雖黃鍾太族姑洗亦然倍半使之正律上生爲倍半律上生爲半正者倍之半半者正之半也正從正生倍半不從正生大呂夾鍾中呂倍爲宮林鍾南呂應鍾正爲宮生之者角與變徵也則有正有半古律惟有十二名京房益以四十八然黃鍾半律非數始也古中呂生黃鍾揚子雲云中則蕤始應則陰生中與應皆元首也曰中曰應非即中呂應鍾乎奚以四十八爲

青蓁氏律呂新書後

宋世言律呂者數家至蔡元定出後人莫無異議子胥取其書讀之舛駁非一而尤甚者則以圜田術求實徑也按是術本于徑一圍三以周自乘十二而一與半周半徑相乘正等故用以求積非以十二開方得徑也以十二開方則徑不止于三分復以徑一圍三率之而周亦不止于九分（徑三分四釐六毫周十分三釐八毫皆見本書）因改古人律周九分之說爲內容九分方豈知其大不然乎何則算術圜內容方以徑爲弦以方爲勾股弦積者勾股之合積也今以其徑自乘而半之方積不得有九分即以九分方倍之弦長亦不止三分有奇進退皆避何蔡氏之不悟也（徑自乘爲千七百一十六新半開方得二分四釐四毫不盡十一萬九千三百二十二倍九分開方則有四分不盡二且夫十二者圜法也算圖必割圓而百無其術則以律容黍率之十二爲律黍百分之一圍與長之自乘亦百分之一故以十二爲率而得圜冪之積數實則以千二百黍分律之積才而得其一千黍之積才也益於數皆相近矣圖自乘爲八十一如法得六分七釐五十五分有奇百分乘一故毫長自乘爲一百加法得六分七釐五十一分有奇百分乘六千二百加法得六分八毫七十一分有奇皆十以千二百黍之得六千七十分八十一分自乘爲十之一此本非方圓冪積法故律徑三古未有以圜積開方得徑者況圜法開方而可得圜徑則圜田皆同徑矣又何以御多寡不均之圜積也其先易明者律徑三分

自乘則十二爲方則九分方之圓豈方圓又當開方耶誠不知爲何理矣所用變律五圍京房之就始時息王滅若射遲再也不盡用其四十八律猶爲有說至六十調圖黃鍾之後徧以無射我則諸律何徵夫以相生爲次則黃鍾宮之變徵實生大呂宮無射宮之變徵實生應鍾宮今也不從相生而爲五音閏辰左行之法只無射承黃鍾宮則爲商只夷則承無射商則爲角雖然無射者夷則之商也夷則者姑洗之角也豈黃鍾之商蕤賓角千夫六十律各自爲宮不復謂之商角變羽可也以宮爲商角變羽出于優伶之匯誠而又不在其本宮將命爲何宮之商角變羽耶子蓋反覆求之而不得其解故辭之如此且告世之善讀書者無寫古人所憑也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兼綬刊

羣經識小目錄

易

周易篇次　師三爻五爻　輻輿　隨二爻三爻　離三爻　大壯五爻　卦變　衍文　脫字　澤中有火　太極　圖書　設訓爲大　直其敬也　先天後天　易逆數也

書

舜典　教胄子　戛擊搏拊　笙頌　梁岐　恆衛　沮睢　濕水　淆誤爲河　三江　雲土夢　梁州貢道　漆沮　六卿　河南夏都　五邦　羨文　頗義爲韻　子孫其逢　顧命宮室　孔傳

詩

刪詩　關雎　車字古音　城隅　錯文　河廣　月出之光　敝笱　展我甥兮　變文協韻　伐檀　無知　公子　笙詩　巷伯　濯溉　替引爲韻　阮共　執競　半句爲韻

三禮

鄉老鄉大夫　諸侯封地　九數　潁湛　嘔夷　前疾　贊者盥升　筥笙廬　豫樹序　出妻之子爲母　禫或爲導　脫文譌字　請入爲席　飯不從卞　乘邱之戰　期而猶哭　味當作沫　悼公之喪　舞斯愠　九原　樂正子春　明堂月令　決獄訟　錫齒　錯

文　相近　大學中庸　耽　宗廟之禮節　方策　蒲盧　華嶽　鄭氏誤讀　集說錯誤

三傳

手文　五始　及其大夫　紀譌爲杞　失地稱名　紀當爲己　送媵結盟　虛邱之戍

風馬牛　縮酒　高粱　虢射　二注互異　城父父城　沈尹　五叔無官　戊爲疾甥

韈不久衣　凡例　三傳

附錄

論語　孔子生卒　北辰　孝乎惟孝　八佾　繪事後素　使民戰栗　反坫　木鐸　南

容　瑚璉　甯武子　夷齊　怨乎　葉公　泰伯　太宰　縕袍　入公門章　圭　帷裳

一食不厭精　膾不厭細　必與瓜近　君祭先飯　行行　吾與點也　司馬牛　有若對

日節　盪舟　諒陰　卷懷　竊位　五世四世　齊人歸女樂　耰　虞仲　亞飯三飯四

飯　權量　孟子　河內河東　西喪南辱　轉附朝儛琅邪　萬鎰　齊人伐燕　置郵

夫里之布　持戟之士　季孫子叔疑　之楚過宋　諸侯耕助節　六律五音　事君無義

二句　諸馮負夏鳴條　禮爲舊君有服　詩亡　公行子有子之喪　進右司　樲棘　淇

華周杞梁之妻　南陽　軔　王子有其母死者

補遺

愻譌爲遜　金縢大誥康誥　康叔受封　劓刵　臬司　軌牡爲韻　蕑　家伯維宰

誤文　鞞琫有珌　姜嫄　明堂　軫　軹　萬之以眡其匡也　衣裳　兄弟　喪服

喪服大功章爛簡　一溢　醋酢　周尺　占筮　豫章　唐誥伯禽之命　小別大別　論

語論樂　一魚二名　葭菼蒹葭萑葦

原八卷

羣經識小

高郵李進士惇著

周易篇次

古有三易今所傳者周易也周易有王注有程傳今人所讀者朱子之本義也而其篇次皆非朱子之舊謹案本義云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凡十二篇中間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夫朱子於既亂之後訂而正之可謂精矣明永樂時諸臣無識復就程傳篇次以朱子之義附之合讀者茫然不解何其陋乎

本朝周易折中既正其誤而坊間讀本尙仍其故竊謂亦宜改正以示晝一或曰今本義雖不合而經傳相從使讀者尋省易了與春秋三傳之例亦合不知通經之士經有未明求之大傳大傳未明求之注疏反覆研究以知其意豈謂裂集一處遂可開卷了然也近世學者鹵莽滅裂皆此因陋就簡之說啟之失莫大焉即不得已欲便學者亦當倣春秋傳之例經文頂格系彖文言傳低一格俱用大書本義小字雙行削去系曰彖曰文言曰等字猶爲彼善於此也

師三爻五爻

三爻師或輿尸王注云宜獲輿尸之凶本義因之謹案程傳云輿衆也尸主也自是不易訓詁若解作輿尸而歸則與或字文義不愜且五爻輿尸與帥師對舉如王注則添出一層於義爲迂曲矣程傳似勝

輻輿

小畜三爻曰輿脫輻輻字從車從畐大畜二爻曰輿脫輹輹大壯四爻曰壯于大輿之輹輹字皆從車從复謹案輻車橑也輹一名輹一名伏兔二物判然不同伏兔上承車箱下扼車軸車駕則縛之不駕則脫故可云脫若輻則在輞中取其堅緻輪不敗壞則不相離非可脫之物也釋文於輻字下云本一作輹車下縛也鄭云伏兔於大畜輹字下云作富者音福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是也釋名云輹似人腹又曰伏兔在軸上似之又曰輹伏於軸上觀此則小畜之輻與此一物也其字亦當作輹無疑且以古音求之輻爲支脂之入輹爲蕭尤之入輹與目韻若作輻則不諧矣

隨二爻三爻

二爻係小子失丈夫注以小子爲初丈夫指五三爻係丈夫失小子注以丈夫爲四小子爲初謹案此卦以相隨爲義與他卦義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凡十二篇中間頗乘應略別二之係小子係三也失丈夫指初也三之係丈夫係四也失小子指二也易以陽爲大陰爲小則丈夫當指陽爻小子當爲陰爻且二爻皆以下隨上故皆言係初有陽剛之德故不言係而言交上反係于五者以五居尊位故也

離三爻

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注云若不委之於人養志無爲則至於耆老而有嗟程傳本義因之謹案日昃之離時之爵也然君子於天命雖無可如何而處之亦自有道若任情而不知制則凶矣非謂值此之時必當鼓缶而歌也梁氏寅曰其歌也樂之失常也其嗟也哀之失常也哀樂失常能無凶乎此說得之五爻曰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三以失節而凶五以恐懼而吉一剛一柔一中一不中也

大壯五爻

喪羊于易注云能喪壯于易不于險難是以易爲平易本義亦以爲和易之易又云或作疆場之場亦通漢食貨志場作易謹案疆場之場古文本作易其從土旁者後人之所增也漢書傳習者少故其字比諸經爲古此爻及旅上爻喪牛于易易字卽疆場之場若作平易和易則二于字解不通矣

卦變

卦變之說支離破碎朱子豈不知之而仍其說者蓋爲象傳中有往來上下等語故以此釋之也但細繹彖傳並非指卦變而言本義中言卦變者凡十九卦可逐條釋之泰否二卦大小往來明指內外二體咸恒二卦曰剛來下柔上柔下本義於蠱卦既以卦二體言隨蠱二卦曰剛來下柔獨不可以兌震之二體言乎蹇解二卦體言則隨之剛來下柔獨不可以坎艮之二體言乎本義於賽明言西南平易東北險阻於解明言利於平易安舒柔來文剛分剛上文柔亦猶損下益上損上益下之義也訟之剛來而得中无咎之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大畜之剛上而尙賢皆言所以成卦之體不必曰自何卦來自何卦上也且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是明言下卦本坤而得乾之初畫爲主於內也若云自訟來訟之九二獨不爲主於內乎噬嗑之柔得中而上行晉晉鼎三卦皆曰柔進而上行四卦外卦皆離皆以柔居尊位故曰中曰進曰上行不必言其自何爻進自何爻上也升之柔以時升則下巽上順風自地升可指全體言不必指四一爻也漸之進得位上明言漸進也則亦猶之曰漸得位云爾進字不必泥則往字益不必泥矣易之言往可悉數與涣之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上巽下坎剛柔原可以二體言曰得位乎外而上同明指四之得正位而上同乎五也若云六往居三則不得曰得位亦不得曰外矣總之八卦重爲六十四卦所謂卦變或自乾坤或自六子猶有可說豈有六十四卦皆成而猶曰某卦自某卦來者哉

衍文

彖傳釋經雖有定例然其中亦有錯綜變化處如同人卦旣釋卦名又加同人曰三字孔疏謂猶言同人卦曰者是也賁卦賁亨二字先述其文柔來二句後釋其義漸卦漸之進也加一之字所以別於晉卦旣濟卦釋曰小者亨也則經文亨小小字可不必覆述矣先儒繫疑爲衍文脫文似非惟比卦先曰比吉也後曰比輔也下順從也此實錯誤然本義疑比吉也三字爲衍文孔疏謂比輔也者釋比所以得吉語類謂當云比吉比輔也下順從也於義例皆未愜當讀彖傳者先釋卦名後釋卦辭此吉也三字止衍也字比吉二字當在原筮一節之上其文云比輔也下順從也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以剛中也四字正言其吉需彖傳云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訟彖傳云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正與此文法相類竊疑傳錄者誤置比吉二字於比輔也之上後人更誤加也字耳

脫字

需卦彖傳行與當爲韻中與終爲韻外與敗爲韻聽與正爲韻末云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無韻謹案敬之終吉下當有也字而以吉與失爲韻案傳有先述爻詞而後

釋其義者若此卦及歸妹卦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祓良也其位在中以貫行也之類是也有直述文辭而不釋其義者若比卦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大有卦大有上吉自天祐也之類是也又聚傳多以吉與失爲韻若訟卦之從上吉也與不失也爲韻比卦之有它吉也與不自失也爲韻小畜卦之其義吉也與亦不自失也爲韻隨卦之從正吉也與不失也爲韻皆是且象傳無不用韻者亦無連三句不用也字者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也也字頓住然後可承之曰雖不當位未大失也困象傳云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未濟彖傳云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皆其證

澤中有火

大象隨文變化所謂化工之文其所取雖曰虛象然皆實有其理惟澤中有火未見其象先儒有陰火潛然之說廣而推之如雷起澤中龍起澤中皆有火隨之亦其象然猶未甚明晝陳洏舟日日出海中較諸說尤爲可據自昏而明亦與革義相近

太極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所謂由一而生二也兩儀生四象所謂由二而生四也四象生八卦所謂由四而生八也八卦之上復加八卦所謂因而重之爻在其中也易之太極所謂以一畫開天而其下變動皆自此生未嘗以爲渾渾沌沌莫可名狀之物也周子於太極上更添出無極則大費解說邵子云道爲太極又云心爲太極則將曰易有道易有心乎是知易之太極與宋儒所言太極自不相蒙也

圖書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謂聖人因河圖而作易可也然伏羲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已不專恃河圖至文王周公孔子繫辭盡言其微言與義又豈圖之所能該耶即謂易從圖出而既有易則圖不足言所謂得魚忘筌也因鳥跡蟲書而作文字謂文字皆在鳥跡蟲書中可乎後之說易者謂易學全在圖中失之矣

設訓爲大

益長裕而不設韓氏注云因物興務不虛設也程傳本義皆訓爲造作亦未愜當謹案考工記梳氏云中其莖設其後注云從中以卻稍大之也賈釋云鄭意設訓爲大故易繫辭云益長裕而不設鄭注云設大也周禮考工日中其莖設其後蓋日進無疆其義也

直其敬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頗疑與下敬義不合考戴記深衣篇日負繩不縈鉤進之意其說爲允

直其敬也

敷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邵子曰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旋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謹案畫卦之次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因八卦重之而得六十四一齊都育無所謂已生之卦未生之卦也且如其說則六十四卦當有一半順數一半逆數下云是故易逆數也不遺却一半耶且云此一節直解圖意豈是圖在孔子之前已有乎竊謂數往者順以既成之卦而言八卦成列因而重之不假人力安排所謂順也知來者逆以占筮之事而言兆事知器占事知來預知吉凶悔吝所謂逆也是故易逆數也明易爲知來之用也必欲强以圖說牽之雖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矣

舜典

堯典及皐陶謨雖記唐虞之事而其書成於夏史之手故春秋傳引虞書之詞凡十而皆謂之夏書孔疏謂馬鄭王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夏時之人記唐虞之事故於帝典則曰稽古帝堯於臣謨則曰稽古皐陶也古文尚書復有稽古大禹之文則似印板文字況而效之復有曰若稽古帝舜之文耶堯典自慎徽下皆爲一篇觀孟子引二十有八載五句亦曰堯典可見而曰若稽古二十八字其出尤後初出時梁武帝爲齊博士尚能直指其謬後世儒者何又出其下也孔壁古文安國所傳之本本有舜典其書至晉始亡而西京則藏於秘府諸儒多不得見東京傳習者不過數家又無傳注故永嘉之亂其本遂絕今案論語堯曰咨爾舜五句之文可謂精純當爲古舜典之言而何晏集解孔鄭皆無之何歟觀予小子履下孔注反引墨子爲證則知孔注之僞矣豈何氏失采歟

教胄子

堯典云命汝典樂教胄子注疏監本皆同案周禮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鄭注云若舜命夔典樂教育子是也（俗本作育作說文育字注亦引虞書曰教育子然則許鄭所傳之本皆作育也）

夏擊楫柷

今孔傳云夏擊柷敔所以作止樂正義曰夏敔擊柷鳴球玉之磬擊楫柷鼓琴瑟以謌詠詩章又云以柷敔是樂之始終故先言夏擊其球與楫柷琴瑟皆當擊故使鳴冠於球上使下共衆之也鄭氏以夏擊鳴球三者皆總下樂操擊此四器也樂器惟敔當樂耳四器不樂鄭言非也謹案正義斥鄭以阿傳說又以己意間之若可據矣而其說多不可通節節皆直指樂器未有空言夏擊便可以爲柷敔者且柷以合樂敔以止樂既首言及之下文不當複衍柷敔二者亦非樂之所重且此處方言堂上之樂琴瑟與歌聲不掩玉磬聲清與堂下之笙磬頌磬不同故尊之堂上楫柷中實以糠則其聲不喧雜故亦在堂上此時堂下之樂未奏合止之樂不當遽及傳以夏擊爲柷敔誤矣疏以鳴字冒下球楫柷瑟亦不辭不若鄭以夏擊二字總下數者之爲長也但樂琴瑟蕃難言夏擊蕃止貫下鳴球楫柷二者若讀至柷字句絕琴瑟連下以詠二字爲句則文義自明且與下笙鏞以間句法正相類也周禮春官太師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柷注云擊柷聲乃歌也柷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糠小師亦云大祭祀登歌擊柷戴記明堂位之柷楊樂記之會守柷敔皆謂是也尚書大傳云以韋爲鼓謂之楫柷白虎通云柷韋著以縻其說並同也蔡氏以楫柷與夏擊相對則琴瑟固非可楫柷之物矣

笙頌

笙鏞以間今孔傳云鏞大鐘間迭也吹笙擊鐘蔡傳因之又引蔡氏之說謂鐘與笙相應者日笙鐘與歌相應者日頌鐘頌或謂之鏞頌鐘即鐘鏞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間相對而言益與詠歌迭奏也又引鄉飲酒禮歌鹿鳴笙南陔間歌魚麗笙由庚爲證益以笙與鏞對言而以堂上堂下間歌釋間字殊欠分明謹案周禮眡瞭擊笙磬頌磬鄭注云磬在東方日笙在西方曰頌儀禮大射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告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業氏與笙相應與歌相應之說非也其以鏞爲頌鐘亦未是下管以下皆言堂下之樂堂下間厠東方鐘磬謂之笙鏞笙磬西方薄暮謂之頌鏞頌磬二者迭奏故云間若禮器云縣鼓在西鏞鼓在東又云樂交應乎下是也頌字古音容詩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是也益笙頌二字以音近而誤爲鐘則鏞字即當作頌字不得以大鐘當之亦不得專指擊楫柷鼓琴瑟以謌詠詩章又云以柷敔是樂之始終故先言夏擊其球與楫柷琴瑟皆當擊故使鳴冠於球上使下共衆之也鄭氏以夏擊鳴球三者皆總下樂操擊此四器也樂器惟敔當樂耳四器不樂鄭言非也謹案正義斥鄭以阿傳說又以己意間之若可據矣而其說多不可通節節皆直指樂器未有空言夏擊便可以爲柷敔者且柷以合樂敔以止樂既首言及之下文不當複衍柷敔二者亦非樂之所重且此處方言堂上之樂琴瑟與歌聲不掩玉磬聲清與堂下之笙磬頌磬不同故尊之堂上楫柷中實以糠則其聲不喧雜故亦在堂上此時堂下之樂未奏合止之樂不當遽及傳以夏擊爲柷敔誤矣疏以鳴字冒下球楫柷瑟亦不辭不若鄭以夏擊二字總下數者之爲長也但樂琴瑟蕃難言夏擊蕃止貫下鳴球楫柷二者若讀至柷字句絕琴瑟連下以詠二字爲句則文義自明且與下笙鏞以間句法正相類也周禮春官太師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柷注云擊柷聲乃歌也柷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糠小師亦云大祭祀登歌擊柷戴記明堂位之柷楊樂記之會守柷敔皆謂是也尚書大傳云以韋爲鼓謂之楫柷白虎通云柷韋著以縻其說並同也蔡氏以楫柷與夏擊相對則琴瑟固非可楫柷之物矣

笙頌

笙鏞以間今孔傳云鏞大鐘間迭也吹笙擊鐘蔡傳因之又引蔡氏之說謂鐘與笙相應者日笙鐘與歌相應者日頌鐘頌或謂之鏞頌鐘即鐘鏞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間相對而言益與詠歌迭奏也又引鄉飲酒禮歌鹿鳴笙南陔間歌魚麗笙由庚爲證益以笙與鏞對言而以堂上堂下間歌釋間字殊欠分明謹案周禮眡瞭擊笙磬頌磬鄭注云磬在東方日笙在西方曰頌儀禮大射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告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業氏與笙相應與歌相應之說非也其以鏞爲頌鐘亦未是下管以下皆言堂下之樂堂下間厠東方鐘磬謂之笙鏞笙磬西方薄暮謂之頌鏞頌磬二者迭奏故云間若禮器云縣鼓在西鏞鼓在東又云樂交應乎下是也頌字古音容詩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是也益笙頌二字以音近而誤爲鐘則鏞字即當作頌字不得以大鐘當之亦不得專指

梁岐

治梁及岐蔡傳云皆冀州山梁山呂梁山也岐山狐岐之山謹案蔡氏不從傳說益謂雍州山不當言於冀州耳不知梁山壺口雖有雍黍之分而其地相接壺口山漢志在北屈縣西今吉州西南是梁山漢志在夏陽縣西北今韓城縣是二山東西相望中間止隔一河則其爲一役無疑蔡氏又據禹貢及左傳二傳以證梁山爲晉地業春秋傳又十年晉伐秦取少梁梁山正在少梁其爲晉地明況自禹穴以北以及上郡河西之地屬晉者多矣蔡氏豈謂晉地止於河東耶

恒衛

正義曰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滱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水經注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入滾自下滾山泉及平地而出也桂大昌言此乃漢河東至文安入大河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州川代郡廣城縣注云滾水源短滾滹沱源長以大水會小水之例言之當云會不當云入集傳若改云恒水出滾定府曲陽縣恒山東流合滾水至瀛州高陽縣會易水東北至文安縣入河衛水出正定府靈壽縣東北東流合滹沱河至信安軍會易水亦至文安縣入河方確

泲雍

濟泲會同祭傳據自河出睢水酌而出之泲以釋睢水誤矣詳下睢字條睢水與泲南北縣隔禹時水未有睢水其謂已甚即以字音之睢字從目隹聲讀若雖泲字從水且聲讀若

李進士賡經識小

李進士賡經識小

李進士賡經識小

李進士賡經識小

浮于淮泗達于河攷記漢書竝同而淮泗無入河之道蔡傳因引許氏之說謂由灉由沛皆可達河謹案許氏所言汴水灉水乃鴻溝既開後事不可以釋禹貢其言泗受沛水即湖陵入泗之菏泗水南流合菏亦不西注大野蔡氏之說終不可通檢說文菏字注云禹貢浮於淮泗達於菏從水苛聲案此則字本作菏隸書譌寫作菏後人以貢道多言達河遂去草作河經文既改并史記漢書諸本皆改惟說文傳習者少尚仍其舊且本解菏字亦不能改耳更案漢志山陽郡湖陵縣注云禹貢浮於淮泗達於河水在南漢時湖陵不得有黃河而水經沛水篇言菏水過湖陵縣南酈注泗水引地理志亦曰菏水在南則漢志引書其本是菏字明甚今漢書作河後人所改也菏水上通沛下通泗青州言達沛此言達菏揚州言達淮泗脈絡貫通確然無疑

三江

禹貢荊州云江漢朝宗於海揚州云三江既入周禮職方荊州云其川江漢揚州云其川三江蓋荊州止有江漢二水至揚州合彭蠡之後乃有三江之目二書所云若合符節今孔傳以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爲一事謂江自彭蠡分爲三入震澤從震澤復分爲三乃入海是三江有二矣蔡傳據庾仲初之說指松江婁江東江當之此三水者震澤之下三支流也禹貢舍三江之大川不志而獨志此三支流有是理乎謹案徐堅初學記引鄭氏書注云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案鄭此注融會全勢曰左曰右曰中較如列眉與後北江中江前後經文一貫又恐人疑漢口彭蠡相距甚遠而釋其義蓋北江中江經文所有而豫章水之爲南江彰彰甚明故江水雖至漢口會漢必至彭蠡之匯對南江而始有北江之名既有南江北江而後有中江之名也蔡傳謂自漢陽合流數百里而後與豫章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可復指爲三則後導漾導江二節一則曰東爲北江一則曰東爲中江何以復指爲二乎不思甚矣

荊州言朝宗於海則并言其歸宿揚州言三江既入則并數其上流血脈貫通源委互見漢之入江在大別而復云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江至彭蠡去漢口七百里而曰北會於匯東爲中江蓋漢與江相較江流爲長故曰入江而其源遠流洪凡行四千里幾與江有勢均力敵之意非渭洛入河可比故渭洛入河其次在四瀆之後漢水入江其次當更在渭洛後而居導江之前知漢與江共爲一瀆而既志其入江必更志其入海也知此則知鄭漁仲謂東匯澤爲彭蠡十三字爲衍文之謬矣其餘若班氏之地志韋氏之國語注以及酈注引郭景純之說紛紛錯出與禹貢三江無涉故可存而不論也

雲土夢

雲土夢作乂古本原作雲夢土作乂故傳云雲夢之澤其中有平土邱水去可爲東作畎畝之治自唐太宗改置土字於上解者遂多支離唐宋諸儒因謂雲在江北夢在江南不知雲夢一澤或稱雲或稱夢皆可春秋傳宣四年邱夫人棄子文於夢中杜注云江夏安陸縣有雲夢城昭三年楚子以鄭伯田江南之夢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定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注云所謂江南之夢漢志華容編縣西陵皆有雲夢華容今監利石首二縣地編縣今荊門州西陵今蘄州蓋所謂方八九百里者其說不盡浮夸固不得強分爲二地也

梁州貢道

夾右碣石入於河言島夷之貢道也與梁州之貢道無與西傾因桓是來言織皮之貢道也亦與梁州之貢道無與厥貢鏐鐵銀鏤砮磬梁州之貢也與雍州之球琳琅玕一也能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與雍州之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一也但文有詳略耳浮於潛逾於沔入於渭亂於河乃梁州之貢道與雍州之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一也或曰經文於梁州則西戎之貢物在先於雍州則西戎之貢物在後何也曰宋蘇氏嘗言之矣雍州織皮以下十二字當在球琳琅玕之下浮於積石之上方與諸州先言貢物後言貢道之例相合蔡傳亦以爲然則其說可從也

漆沮

漆沮之水在雍州者不一詩所云自土沮漆猗與漆沮其水皆在扶風考扶風有二漆水其一則漢志扶風漆縣注云水在縣西說文所謂出杜陽岐山者是也其一則水經注謂漆水出杜陽之漆谿謂之漆渠即隋志所謂普潤縣有漆水者也此二漆皆在澧涇之西與又東過漆沮不合林氏引詩以證漆沮非也沮則扶風無聞漢志北地直路縣注云沮水出西東八洛水經又詳其源委云沮水自直路縣東南流西南逕宜君川東南逕祋祤縣故城西又南合銅官水逕懷德城南東注鄭渠濁水亦注焉自是分爲二水沮水出東合澤泉東北入洛濁水東南絕白渠東逕萬年縣故城北爲櫟陽渠又南屈更名石川水又西南與白渠枝渠合南入渭又云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水是酈以濁水爲漆水也寰宇記云華原縣漆水自東北銅官縣界來合沮水是以銅官水爲漆水也程大昌雍錄謂禹貢漆沮惟富平石川河正當其地胡朏明取之然石川河水即濁水程氏之說仍以濁水爲漆水蓋亦據酈注爲說而酈云俗謂之漆水則是後世土俗之稱以釋禹貢終無確據謹案今孔傳於漆沮既從下云漆沮之水已從入渭並不言其出入於導渭下云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掖北夫既云二水名又云亦曰洛水騎牆甚矣但漆沮亦曰洛水之說則固有所受之今案水經注云渭水東過華陰縣北洛水入焉闞駰以爲漆沮之水顏師古漢書注亦云漆沮即馮掖之洛水詩瞻彼洛矣正義亦引此漆沮云洛水則漆沮是也與東都伊洛別矣夫洛水爲雍州之大浸職方與渭並列周三川震與涇渭並列禹貢不應舍此大水不志而志漆沮之二小水而禹主名山川又不應雍豫二大水同名爲洛豈職方之洛在禹時自名漆沮而商周之際始名洛水與漆沮既改爲洛而雍州之水有漆有沮又復相亂遂難反其本矣

六卿

甘誓乃召六卿蔡傳云六卿六鄉之卿也案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司馬所謂軍將皆命卿者是也謹案蔡氏所據者周禮而不知周禮之鄉大夫非分職之六卿也其說依倣鄭康成而不知康成之解鄉大夫亦未嘗以爲六卿也周禮鄉大夫之職曰受教法於司徒以歲時上其書小司徒之職曰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其爲司徒屬官明甚不得以其有卿之名而遂以爲六官也賈疏曰鄭大司馬注云軍吏遷於六官六鄉之吏爲之既六官六鄉並言故知別置不得以鄭氏誤解鄉老遂以爲鄉大夫亦當循例也又案孔疏云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官文也鄭氏云夏亦然則三代同也然則此所召之六卿即六軍之將也下云六事之人盡呼六軍之士也經義瞭然何必強傳鄭氏之說自尋無限葛藤耶

河南夏都

仲康之立注疏謂羿廢太康而立之金仁山謂羿代夏政必不奉仲康而爲之臣仲康之立蓋僑國河南而未能返於安邑其說良是但不知距河之後太康仲康及相立國何地考地志今陳州府太康縣爲夏太康所築城縣以此得名又案春秋傳衛遷於帝邱成公夢康叔曰相奪子享則相之都帝邱亦可知矣蓋羿浞雄據西北仲康轉徙而東畏其逼也且五觀之地在今觀城縣斟灌斟尋二國一在今壽光縣一在今濰縣有鬲氏在今德平縣附近相依理當然也浞使澆滅斟灌斟尋及夏后相而處澆於過處穢於戈過在今掖縣戈在宋鄭之間蓋亦制夏之遺蘖使不得逞也而少康之光復舊物其事爲甚難而其績爲甚偉矣

五邦

五邦之說今孔傳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並盤庚遷殷爲五邦蔡氏謂以文勢考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因疑祖乙兩遷而不能堅持其說謹案序文祖乙圮於耿則未圮之先已遷都於耿矣史記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蓋因圮而遷也索隱曰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則邢耿爲一矣其所以混爲一者不過以書序言耿不言邢史記言邢不言耿耳不知邢之與耿字形聲音皆不相合不得混爲一地也如謂一人之身不當再遷則蕩析離居將聽之乎閻百詩云邢國故城在邢州外城內西南角即祖乙所遷其地與耿東西相距約八百里判然兩地且以殷時河道言之邢亦大河所經之地然則盤庚之遷蓋自邢而遷也分耿與邢爲二而五邦之數可符矣正義云據文圮於耿謂遷來於耿爲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於耿耳非既毀乃遷耿也盤庚云於今五邦及數之惟有亳相鬻耿四處知此既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鄭云祖乙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脩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改政而不徒如鄭所言稍爲文便但未可依信也案疏說甚當而不取遷邢之說者疑史記不足據耳然太史公去古猶近歷遊名山大川遷邢之說必有所受故杜佑謂遷邢即邢州也且仲丁河亶甲盤庚諸篇皆爲遷都而作則祖乙亦即言遷都之事康成謂善其不徙者誤也且曰脩德以禦之亦是意爲之說盤庚當日何不脩德以禦之乎釋文馬云五邦謂商邱亳囂相耿也正義引鄭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

美文

洪範於其無好德蔡傳云於其無好德之人謹案史記微子世家載此書無德字集解引鄭康成注無好於女家之人雖賜之以爵祿其動作爲汝用惡觀此則知鄭所傳古文元無德字與史記同也蓋是節昌字與上明字爲韻穀字與家辜字爲韻好字與咎字爲韻音義兩合理無可疑後人誤衍德字者蓋因上節予攸好德之文而誤耳

頗義爲韻

無偏無陂陂字古本作頗唐明皇以其韻不諧遂改頗作陂不知義字從羊我聲古音本讀若俄凡儀議等字從義得聲者皆在歌麻一部明皇不知古音輕改經文正猶宋胡氏不知儀之音俄而改易漸上爻陸字作逵以爲叶韻也

顧亭林曰義字古讀若我易象傳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禮記表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皆其證宋王伯厚曰宣和六年詔洪範復舊文爲頗而監本猶仍其故然史記及呂氏春秋引此書至今皆仍作頗也案陂字古音亦讀若婆

子孫其逢

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先儒逢吉二字連讀謹案此節通體用韻當讀至逢字句絕與上文五從字一同字音韻正叶吉字另作一句與下文五吉字二凶字體例更合逢訓爲大釋文引馬融云逢大也猶言其後必大耳禮記儒行衣逢掖之衣鄭注逢猶大也又訓爲豐豐亦大也禮記玉藻縫齊倍要鄭注云縫或爲逢或爲豐是古逢豐聲義皆同也體例訓詁聲音三者皆合理無可疑

顧命宮室

讀顧命一篇古人宮寢之制瞭然在目其曰南門應門也其曰畢門路門也曰牖間南嚮爾雅戶牖之間謂之扆是也曰西序東序爾雅東西牆謂之序是也曰西夾西序序外西夾室之前堂也西房東房即儀禮左房右房是也賓階阼階與左塾右塾南北相對東堂西堂即東西夾室之前堂也東垂西垂東堂西堂之階上也側階北堂之階上也以其邊遠故名曰垂以其無偶故名曰側也惟房夾制度則注疏糾纏之至孔傳云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孔疏因云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又云上云西序東鄉東序西鄉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復云在西序東序者明於東西序坐北也又云西序即是西夾西夾之前已有南嚮坐矣西序所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知此在西房者在西夾坐東也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廂夾室陳於夾室之前也謹案經文既曰西夾又曰西房則西夾與西房判然爲二不得云實同名異也夾字從大從从凡在兩旁者皆可稱夾不必以夾大室爲名也其言所陳之寶在西序東序明於東西序坐北者不知孔氏以爲在序內與在序外與抑序即爲東西之兩墉而序外無復東西廂與其謂西夾之前既有南嚮坐西序所陳之寶在此坐西西房所陳之寶在西夾坐東則此數寶在空虛之地無復西房之可言矣且如其言在西序東序者即在房中則東序西序東房西房東夾西夾皆混而爲一矣有是理乎今據儀禮宮室之制正之西序東序之坐在序內東西嚮西序東序之寶當在坐北西夾之位在夾室前西房東房在室之西旁半在堂之後半在兩夾室之後則堂室房夾皆歷歷可指矣公食禮大夫立於東夾南注云取節於夾明東於堂疏云序以西爲正堂序東有夾室又云宰東夾北疏云謂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房之制南北短而東西長東房之東則東夾之北也謹案公食大夫禮大夫立於東夾南又云宰東夾北西面南上似夾室當在房外鄭注謂東房在夾北者以籩豆出自東房宰當立於房中也如此則東夾室在東房之前東序之外西夾在西房之前西序之外

東序在東序前略居其中而別之中其東爲夾室序之西則屬於室也房與夾室一在北堂之南一在其北房與夾室之間必有牆以隔之不得混而爲一也

孔傳

今所傳孔傳人莫不知其僞而究不知其出於何人之手予友劉焌陽曰益王書所托今案是書既非漢以前人所作漢以後非子雍之明敏博洽亦不能作則其說是也釋文曰梅承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七篇時以王肅注頗孔氏故取王氏從容徵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不知其本出一手也子雍曠代之才使其平心靜氣研精覃思何難與康成並駕惜其克伐之心太甚以康成壓其前輩欲爲異說以勝之作聖證論未已也又出孔氏家語出家語未已也又爲孔傳是書雖成而未遽出又數十年後乃出於博賾其所爭者在後世之名固不必及其身而出之也後人妄意古人雖曰出於逸德要亦十得八九矣

刪詩

史記謂古詩三千孔子刪爲三百篇矣師刪詩之說亦非孔子攷訂詩篇使之得所則有之刪則未也觀經傳所引詩逸者不及十之一且其辭多雅正亦不在可刪之列其所以逸者或亡於夫子之前非夫子刪之也衛鄭齊陳皆有淫詩夫子不刪所刪者何等詩耶騶虞狸首采蘩采蘋以爲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射節夫子獨刪去狸首何也論語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詩不止於三百而三百是其大數夫子豈取既刪之後以爲言而曰人誦我所刪之三百乎必不然矣

正考父校商頌十二篇至孔子時止存其五所亡者多矣倘盼唐棣二詩見於論語孔子時尚未亡而不在三百篇者或亡於夫子之後與若謂夫子刪之則素絢之旨嘗與子夏發明之宰是遠而亦與遠莫致之同耳獨刪此篇何耶觀南陔六詩則此二篇亦不足怪矣

關雎

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志在進賢窈宛思賢才以爲君子之善匹是其德也思得賢女以共承君子正與不妒忌之德相合以義實之其爲后記所自作與詔以爲詩人所作亦是代寫其意二章曠博反側云云皆從后妃意中寫出也集傳謂宮中之人所作不知所謂宮人者何人孝所謂寤寐思服輾轉反側者墨之文王孝抑宮人自謂乎以宮人爲妾媵則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姪娣與夫人皆來或有幼而待年於國者不應夫人未得先有妾媵也以憂思屬之文王則親迎于渭正在文王初載不必有廂寐反側之憂也若屬之宮人則文王是時方爲世子世子之宮不過師保賓友師陽渭渙天作之合亦不必勞左右瞽御之憂思也反覆思之不得其說若謂好逑非后妃不能當則

古者日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日車音尺奢反云舍也章昭曰古皆音尺舍反後漢以來始有居音蓋案韋昭之說非也古無今麻馬一部聲音車字皆讀若居此章王姬之車與華古者爲顯來薇四章同北風三章與狐烏爲韻有女同車與華都爲韻何草不黃末章與狐爲韻卷阿末章與馬古音爲韻韓奕三章與屠蘇魚鼈盱爲韻且皆爲頭江漢首章與釐舒鋪爲韻易豫卦上爻與孤塗狐嫗故音雨爲韻困卦四爻與徐

皆不可以得歸寧人若能以讀絕之則可矣而文義方且棘大國之勢多其慮從如南如水魯人觀其出入而終不能制此詩之所以作也舉作歸寧似與載驅章無別

展我甥兮

序云莊公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集傳亦曰此詩人之微辭也謹案此說與公羊傳合而以春秋經斷之則公羊之說非也文姜歸魯在桓公三年莊公之生在六年公與夫人如齊在十八年莊公非喜侯之子明甚同非吾子之謂何自而求本無嫌疑詩人亦何所用其微辭哉案爾雅釋親云謂吾舅者吾謂之甥孟子曰帝館甥於貳室是也莊公忘父之讎結婚於齊於內則丹楹刻桷於外則觀社納幣盛飾威儀修逆技纂喬人見之慝實其罪以爲信足爲我之甥而剌識之意自在言外此立言之妙也然則是詩之作或當在納幣時矣

變文協韻

陟岵三章其第三句皆讀至役字句絕讀案首章子字與已止爲韻次章季字與寐棄爲韻三章弟字與偕死爲韻當讀至子字季字弟字句絕而以行役二字屬下句句來讀者皆誤集傳云尤愛憐少子者婦人之情也其說雖妙然看來只是變文以協韻也

伐檀

伐檀三章首三句言所用之不當其材也次四句繼在位者之無功而受祿也末二句以君子規在位之貪鄙也義本直捷集傳似太費力

無知

檜風羔裘子之無知集傳云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是以知爲知識之知謹案爾雅釋詁云知匹也毛傳訓與之同郭注爾雅亦引詩爲證蓋古之訓詁如此且此章作無匹解與二章三章無家無室正同即作愛亂之詩於義亦合

公子

七月次章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傳云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陶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箋云悲則如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謹案毛鄭解傷悲同言公子亦同皆以公子爲豳公之女公子但傳以歸爲采蘩而歸鄭更訓歸爲嫁

奧上傷悲更爲轇轕正義云費既難異感氣則同是也若以公子同歸爲嫁於公子則采蘩之女亦不勝其多矣思歸公子已屬妄想更計及於遠離父母不太蚩乎箋謂嫁春傷春皆女子自有之情但能發乎情止乎義禮則如玉之女可不爲强暴所陵采蘩之女不害其爲俗之厚也其曰殆及公子同歸則與豳公之女同勤蠶桑殆又可知案公之女亦稱公子正義引公羊傳於羣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

嗜嗜蓁與醓爲韻蓁與嗜爲韻乃場乃疆乃積乃倉場與積爲韻疆與倉爲韻易歸妹上爻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筐與羊爲韻實與血爲韻禮記郊特牲左之右之坐之起之左與坐爲韻右與起爲韻音以亦其類也

鄉老鄉大夫

地官序官云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鄭注云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其要爲民是以屬之鄉焉謚矣鄭氏以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自此而外無別有所謂公者三公之數又與六鄉相符且鄉老有其名而無其職或三公兼掌其教也而其說多不可通六官分職此既隸於司徒則皆司徒之屬官也三公尊爲帝師無爲司徒屬官之理且三公亦無定員即六卿兼之依尚書周官篇則三公且不必備矣此六鄉如何能合耶竊謂此鄉老鄉大夫蓋鄉中之賢者或致仕之官爲之曰公曰卿尊其名耳非朝廷之公卿也豈獨公卿即下文州長等之爲中大夫下大夫亦厚其祿秩如大夫耳不然六鄉當有中大夫三十人下大夫百五十人安得如此之多耶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亦然不然豈天子止六卿而后乃十二卿乎且如周召分陝三公二伯即在六卿中成王傳顧命時召公以冢宰爲太保畢公以司馬爲太師毛公以司空爲太傅召公畢公又分司二陝又主各方諸侯職尊任重恐無暇兼與六鄉之教也鄭氏泥公字字面爲是解釋誤矣然鄭氏雖以鄉老爲三公而未嘗以鄉大夫爲六鄉故賈疏云六鄉則卿六人各主一鄉之事然總屬司徒非六官典兼鄉大夫知者以鄭注大司馬云軍吏選於六官六鄉之吏爲之既六官六鄉並言故知別置其說諄哉後偽乃因鄭說循例以六卿即鄉大夫蔡氏九峯氏且據以釋甘誓之六卿展轉牽合失之愈遠矣

注云老尊稱也其說甚當即公之稱三達尊皆得稱焉史記新城三老董公漢書項籍傳有南公服虔注云南方之老人也畦宏傳有嚴公師古注云長老之號方言凡尊老周泰晉曰職謂之公此鄉老或致仕尊官或鄉黨重望故尊之曰公既無職掌則其人亦不必備也

州長職云凡州之大祭祀大表皆涖其事注云大表鄉老鄉大夫於是幸者案此話知非在朝之三公六卿也若三公六卿則不當幸於州長矣

夏官序官云王六軍軍將皆命卿注云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遂於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賈疏云六官者謂王朝六卿此六軍之將還選六卿中及夕榮夕榮亦是尊衛之名與鄭異今監本三者並載蓋後人因馬注而攙入耳

頴湛

職方荊州其浸潁湛鄭注云湛未聞謹案襄十六年傳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於湛阪杜解云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水經注云湛水出犨縣北東南流歷父城東南水北山有長阪故有湛阪之目又東南逕浦城北又東入汝水名地境皆與經符而鄭不之及者豈謂是水不足以當之與抑如道元所謂偶有不照與

嘔夷

幷州其川滹沱嘔夷鄭注云嘔夷所鬲與出平衍謹案嘔夷非所鬲曰與者疑而未定之辭也胡氏渭曰漢志代郡平衍縣注所夷水北至桑乾入沿沿水即灤水一名桑乾河漢桑乾故城在蔚州西北平衍則大同之廣靈縣南有瘟流河即古所夷水源出縣西東北至蔚州入桑乾河其水源甚短今案山海經曰高是之山滱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漢志代郡靈邱縣注云滱河東至文安入大河邊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幷州川水經注曰滱水出代郡靈邱縣西北高氏山山海經謂作嘔夷之水也盛滱音相近而二名嘔夷即滱河也幷州之川惟此與滹沱相將鄭氏以所夷當之疑誤

前疾

大行人云諸侯之禮立當前疾鄭注云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疾子男立當衛王立當軫與謹案前疾字今本經注並譌鄭司農云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柱也杳盛謂疾爲胡以其在軹前故曰前胡詩駉駉牡馬在坰其音烝烝章孔疏引大行人作前侯侯侯

　　錫齡

文王世子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瑪說者皆知其妄矣今案武王九十三而終之說亦妄也成王踐祚書曰沖人邵晉應禮皆成王之弟豈武王諸子皆生於八十後子邑姜爲武王元妃其年亦當相並成王叔虞皆邑姜子於理更不可通中庸言武王末受命蓋武王克商後六年而崩言其以暮年受命非謂老耋之年也注家因此致誤遂有文王十三生伯邑考之說愈失之矣

史記周本紀武王既克商告周公曰告汝雅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如其說武王克商年尚未六十亦一證也

　　錯文

樂記云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謹案以敬四海之內句文義不協天子如此則禮行矣亦與上下文俱不合蓋錯文也集說引應氏鏞之言謂四海之內四字恐在合字上其說甚佳愚謂四海之內四字或當在以敬上其文曰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四海之內以敬天子如此則禮行矣似更明晰

　　相近

祭法相近於坎壇鄭注云相近當爲禳蓋相音與禳近近古音記與祈近故鄭氏以爲禳祈蓋以音之近而誤也陳澔不知古音疑相近禳祈四字音義皆不合故以已意改爲祖迎謂是字畫之誤案祭義文相作祖祖作祖迎作劬字何嘗相近乎

相禳皆在陽韻詩林杜近與僧邁韻檜鬻王近元鼂鄭亦云近音記陳氏誤以相近二字猶不如衛遂同音而改學記術有序作州有序也

集說又引周禮仲春晝迎暑仲秋夜迎寒謂送之亦必有其禮亦是意爲之說四孟之月迎春迎夏迎秋迎冬皆導迎其氣也豈必有迎即有送乎

　　大學中庸

大學中庸二篇程朱自戴記取出以配孔孟之書大學改正九多如錯簡准入汾陽單一說今之學者變數百年欺遵而從之

人喜則斯陶陶斯詠斯猶猶斯舞舞斯愷愷斯厥厥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正義云愠怒之生由於舞蹈此以意爲之說釋文云此喜怒哀樂相對本或有舞斯愷句并注皆衍文說較勝

　　孔疏

　　九原

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故曰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猶漢晉都洛陽而稱北邙也此二字自晉稱之方確後人用已屬假借至九原原字監本作九京京郎古原字故注亦讀爲原釋文云依注音原今人讀京作京音而用者更作九京尤爲錯矣

樂正子春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曰吾悔之悔其過禮也自吾母二句自言其情也先儒解情字泥作情實之情於義似短有過而能自悔蓋能自暴其爲固不害其爲賢然當哀痛迫切之時猶有作僞之心則或中人以下者有然子春受教曾子下堂傷足深以忘孝之道爲憂當不至作僞如此

　　明堂月令

月令鴻雁來鄭注云今月令鴻雁作候正義曰今月令者呂氏春秋是也謹案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鄭注云今月令無于時而呂氏春秋有于時字毋或作爲作爲然則孔說非也考之漢時有明堂月令鄭注於孟雨雷命漁師伐蛟下注云今月令漁師曰榜人說文舫字注引明堂月令曰榜人舫與方下注云今月令疆或爲畺蔡邕獨斷引月令曰固封疆則鄭注所謂今月令即明堂月令非呂氏春秋也蔡邕有明堂月令章句

　　決獄訟

命理聽傷察劑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鄭有罪旅斷刑釋文作審斷決獄訟必端平爲句審斷決三字同義且與下皆二字句下四句皆三字句截然整齊今本脫決字下屬讀案傷創折斷四者皆謂獄訟上云決字則端平二字亦無所屬矣蓋宜改

無可議矣但戴記中猶當載其元文使學者知二書本來面目並知程朱改訂之苦心今惟注疏本俱散元文而不能案有其書坊刻讀本止存其目學者有老死而不見元文者竊謂急宜補刊庶得先河後海之義

　　耽

詩釋文湛敬南反又作耽韓詩云樂之甚也

　　宗廟之禮節

鄭注云文王世子曰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旅酬下爲上者謂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也燕謂既祭而燕也燕以髮色爲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謹案天子諸侯之祭禮已亡以儀禮特牲少牢饋食參之大抵祭必立尸必燁賓賓長一人衆賓無數衆賓賓之當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同姓則爲兄弟祭則子姓兄弟皆會其長者爲長兄弟餘爲衆兄弟皆主人之黨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次立之禮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各爲一班不相混亂也集注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言室中祖考之位也子孫亦以爲序者言此次立之禮也所謂序爵者兼同姓異姓而言其異姓以貴賤爲序固不必言同姓之有爵者亦以爵之貴賤爲序鄭引文王世子所謂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是也惟無爵者及爵同者則依昭穆爲次耳若如蒙引以序爵爲異姓則同姓之中獨無公侯卿大夫乎若有之而不以爲序不與文王世子之說背乎序事亦以其官別之鄭注引周禮若司徒奉牛宗伯共雞牲是也蓋周人貴爵所能即於位別之所謂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也旅酬者祭之事主於神然神必降福故主人獻食酳尸之後有尸嘏主人主人受嘏之事主人必行神惠故曰爵既止主人主婦致爵主人獻賓及衆賓之後有主人堂下設尊酬賓及兄弟之事又欲神惠之均於在庭故嗣與樹字關合邪但古相酬衆賓及兄弟相酬交錯以徧之禮所謂旅酬之後賓弟子及兄弟子各舉觶於其長所謂下爲上也賓取觶酬兄弟之數謂之無算爵所謂逮賤也逮賤有二義弟子以有事爲榮一也無算爵時弟子亦在相酬之列得分神惠二也祭畢而

　　華嶽

華山太華山也嶽山吳嶽山即禹貢之岍山也孔疏引地理志云吳嶽在扶風岍縣西古文以爲岍山在雍州案周禮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爾雅河南華河西嶽華嶽自是二山此處所稱乃與河海對文也

　　鄭氏讀讀

鄉飲酒義云尊讓絜敬云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元酒貴其質也鄭氏讀故聖人制之以道爲一句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爲一句案鄉飲酒禮有賓有主有介有僎有衆賓而酒看主人所設則當言主人尊於房戶之間不當混言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且鄉飲酒大夫爲主人則又當言大夫尊於房戶之間不當言鄉人士尊於房戶之間自冠義至聘義六篇皆列儀禮經文於上而釋之於下尊於房戶之間儀禮經文也賓主共之記者釋經也然則尊於房戶之間之上不得有鄉人士君子五字明矣竊謂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十三字當作一句讀故字結上非起下道猶道之以德之道謂聖人制此禮以道鄉人士君子耳再連上文讀云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則其義自明下文云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元酒貴其質也別爲一義與上無涉

　　集說錯誤

元陳可大潛集說好以己意改注疏其中有斷不可通者約舉數條如曲禮奉席如橫衡鄭注云橫奉之令左昌右低如有首尾然橘井上檫檀衡上低昌疏云所奉席頭令左昌右低如橘之衡衡橫也左尊故昌右卑故昌也釋文云橘居庸反集說分橘衡爲二而爲之說曰如橘之高如衡之平乃奉席之儀也夫橘衡爲一而爲之說曰如橘之高如衡之平兩端俱高中高而左右下奉席者若如此狀則不得如衡之平矣況秦漢以前名梁不名橘邪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周面文注云謂講問之客也頗容也

講問宮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疏云所布兩席中間相去使容一丈之地文王世子云侍坐於大司成遠近聞三席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三席是一丈也集說云兩席並中間空地其一丈則於兩字不合矣且兩席之間止空三尺三寸有奇古尺當今尺十之七則爲二尺三寸有奇矣如此迫狹或可接膝客談何足以指畫乎

前有士師則載虎皮注云士師謂兵衆士之爲兵師之爲衆有何可疑集說乃云士師非所當警衛者而亦舉類以示衆或者禁止暴橫之意然則以士師爲刑官矣不特士師之來無庸警備且自遠見之何以遽辨其爲士師乎

席蓋不入公門注云席蓋載喪車也疏云喪車蓋也與下重素爲類惡其不祥也集說分而爲二曰席所以坐臥外九室九卿朝焉獨不坐乎曰蓋所以敝日與雨庫門即郭門去公宮尚遠雨與日能不敝乎是有意與古人爲難矣

文王世子文王之爲世子也注云題上事下有教世子句注云亦題上事下又有周公踐阼句注云亦題上事蓋古書有此例爾雅釋天等篇如此者甚多集說既引石梁王氏之說以爲衍文下又自爲曲說殊爲無謂

王奠登席不由前爲蹐席疏云失節而踐爲蹐席應從下升若由前升是蹐席也集說云此八字當作一句而爲字平聲蓋行禮之時人各一席而相離稍遠固可從下而升若布席稍落或數人共一席則必由前乃可得已之坐若不由前則是蹐席矣如此說是登席當由前也鄉飲諸禮及鄉注皆誤矣抑思布席雖落豈無容足之地若數人共一席獨不可由後升乎隊氏此條尤謬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疏以讀書食則齊爲句蓋空坐則不盡席之前畔有餘一尺讀書及食則坐近前與席畔齊也豆去席尺則書去席尺可知集說以讀書食爲句引石梁王氏曰食則豆去席尺讀書則與豆齊亦去席尺是謂齊豆去席尺真是費解

少儀凡羞有涪者不以齊疏云涪汁也羞有汁則有醯醬齊和若食者更調和之則嫌主人味薄即曲禮所謂無羹羹也集說以涪爲大羹此言凡羞非祭祀之羹也集說不知大羹何來且大羹不敍此又何待說耶

紀當爲己

桓十三年公會紀侯鄧伯己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胡傳云左氏以爲鄧與宋戰公羊以爲宋與魯戰戰梁以爲紀與齊戰越匡考壞經文獨取穀梁之說蓋齊紀者世讎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鄧拔紀而與戰戰而不地於紀也謹案胡氏據穀梁傳而不知穀梁之說不如是也今考穀梁傳云其不地於紀也范甯解云春秋戰無不地即於紀戰無爲不地也鄧君曰紀當爲己謂在魯也字之誤耳得在龍門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楊士勛疏云傳其不地於紀也哲春秋考異郵云時戰在魯之龍門故何休難云在紀無爲不地康成云紀當爲己在龍門城下故不地何休注公羊亦云戰魯龍門兵攻城池恥之故不地是皆以紀爲己非紀國也不知字誤而錯解穀梁趙匡已然胡氏又躉其失亦固荐矣

此戰內以公主之外以齊宋主之魯與鄧爲一黨紀則來庇於魯者爲與宋爲一黨衛燕則從其後者宋之所怨者鄧而前年魯葬宋與鄧十二月及鄧人伐宋則更怨魯齊之所欲取者紀而魯常庇紀則又怨魯故四國伐魯魯侯紀鄑兵至而始與之戰故曠日持久兵遂深入也紀先於鄑者侯爵也書雖侯爵而屢先於宋者國大兵强也

送謄結盟

莊公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鄧遂及齊侯宋公盟此條說者有三失誤貶公子結一失也誤解陳人之婦二失也誤解於鄧三失也杜氏預曰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伐胡傳曰譏其輕以失人也孫氏復曰結矯命專盟故書遂以惡之又云秋盟而冬加兵非所以利國家是皆誤貶結也案諸儒矯制之說雖正而結之志安國家非擅專命之比齊之伐魯自因魯納鄑叛非因鄑之盟也宋與陳奉齊之命亦非因結失媵陳之好也鄑之盟即無濟於事豈反因此招戎乎聖人褒事直書結稱公子固非嘉之盟柳遂及亦非惡之也劉氏以陳人爲陳大夫胡傳以陳人爲徵者皆誤解陳人也案媵雖淺事而非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魯不必往媵況遣卿致之乎其不言陳侯夫人者蔡所謂略之者是也因媵而盟書之意在盟不在媵也程子謂鄑之巨室嫁女於陳人吳氏徵謂媵乃

結之私事皆誤會於鄑也案孔疏云爲人媵者皆送至嫁女之國使之從物而行鄑爲衛地陳取衛女結送媵向衛至鄑停女會盟蓋自魯至衛都鄑乃必由之路適至於鄑聞齊宋之謀而遂及之也此節句讀當以公子結媵陳人之婦爲句於鄑另作一句不當混作一句讀

處邱之戊

僖元年公敗邢師於偪陽是公敗邢師於偪陽之處邱也公敗邢師之戍兵而不詳其所以敗之之由杜解云邢人既送妾姜還魯而魯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於邢邢人乘之亂取處邱而戍之至是知其不可守舍之歸國然則左氏不足據乎案左氏文簡服虔注本以處邱爲魯地或是邢人乘魯之亂取處邱而戍之故公敗邢師於偪陽而處邱之戍兵不戰自潰也或過魯而爲魯所敗耳去古久遠難以臆說要之何氏杜氏之說則均見其非也

屬馬牛

僖四年傳云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杜解云馬牛風逸乃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謙辭正義亦引此爲證買逵云風放也風馬牛不相及言其相去之遠也杜氏舍常解立說於文義終不分明

縮酒

僖四年傳無以縮酒杜解云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譙案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供其上酒漸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沒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杜解蓋本於此然案後鄭云茅以共祭之苴亦以藉祭縮酒沛酒也醴齊縮酌如後鄭說則茅有

兩用縮酒亦必兼二義乃備一取其歆神特姓曰縮酒昭茅則沛酒之用尤大杜專用鄭大夫說遠郊沛酒一層於義未備

高梁

高梁一地而杜解三處互異僖九年傳齊伐晉及高梁而還注在平陽縣西南十五年傳明年其死於高梁之墟注在平陽楊氏縣西南十四年傳使穀滑公於高梁注在平陽楊縣西南案平陽縣爲平陽郡治今臨汾縣也楊縣今洪洞縣也在臨汾東北五十里注皆云西南方向已屬不合至楊氏縣則漢志晉志皆無之此注氏字蓋羨文也案昭二十八年傳像安爲楊氏大夫注亦曰平陽楊氏縣蓋因傳文有楊氏字後人遂誤衍氏字遂并十五年注亦衍氏字也若僖九年注則陽字下脫一楊字耳其實四處注皆當作平陽楊縣西南也

虢射

虢射見僖十四年傳杜解云虢射惠公舅也案莊二十八年傳云小戎子生夷吾則虢射非惠公舅也杜氏蓋本國語公曰弱所病也之語然彼處章注云諸侯謂異姓大夫曰舅則固不以惠公爲虢射之舅矣詳說似勝杜解

二注互異

僖二十年傳公子士渾堵寇入滑杜解渾堵鄭大夫二十四年傳公子士渾堵俞彌伐潛杜解云堵俞彌鄭大夫案杜意以前代滑爲公子士及渾堵寇二人後代潛爲公子士渾及堵俞彌二人各不相蒙也鄭有渾氏隱五年渾伯僖三十二年渾罃又有堵氏僖七年堵叔寔十年堵女父襄十五年堵狗故杜分渾堵寇及堵俞彌爲二族然案前後二役似皆此二人渾堵寇即渾堵俞彌蓋一人而二名或渾堵其氏而俞彌及寇爲其名若字也鄭公子多不可考杜於前則以渾字屬下於後則以渾字屬上似非再案宣三年傳文公子有公子士則渾字屬下無疑

城父父城

僖二十三年傳遂取焉夷杜解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父縣二十四年傳晉應韓杜解應國在襄陽城父縣昭十九年傳大城城父而置太子杜解城父今襄城城父縣今檢漢晉地志漢

沛郡有城父縣晉分沛郡置譙國城父遂屬譙國杜云夷在譙郡城父縣者是也至後二處城父並當作父城漢父城縣本屬潁川郡晉分潁川置襄城郡父城遂屬襄城漢志父城縣注云應劭故國周成王弟所封杜解蓋本於此其當為襄城父城縣無疑曰襄陽者亦傳寫之誤也楚滇太子之處亦在此地杜解亦當云父城蓋此地春秋本名城父而漢晉志並作父城者蓋漢時因沛郡有城父縣而改作父城耳

沈尹

宣十二年邲之戰孫叔敖令尹也而將中軍吾為沈尹案沈尹前此未見後惟成七年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再見而已其他事迹無考注云沈或作寢寢縣也是說作縣尹案正義云楚官多名曰尹是以為連尹工尹之類如其說其官亦遠在司馬右尹下不當將中軍也今案韓詩外傳所載楚樊姬事與淮南子劉向新序正同但淮南新序並曰虞邱子莊王同惟外傳則曰沈令尹乃知沈尹即虞邱子本為令尹故外傳曰沈令尹令尹者其官沈者其氏或食邑也既而以孫叔為賢為之於王使為令尹而己讓之故是時但曰沈尹也因其本為令尹王所親任故職掌在子重子反之上耳又案宣四年楚椒既誅而孫叔至宣十一年始為令尹前此八年為令尹者其沈尹歟

五叔無官

定四年傳五叔無官杜云皆叔鮮蔡叔度郕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蓋據僖二十四年文昭之名以為此皆大姒子也然案書顧命有毛公周以太傅兼司空者非無官也故王肅謂畢毛皆文王庶子史記載毛叔鄭杜云聃亦諫或傳寫之誤史記管蔡世家有曹叔無毛叔以無官之說案之則史記為長蓋無官者未為王朝之官也杜謂皆與周公異毋者以上言五叔無官下又獨提曹說也不知上言五叔乃有官無官之異下言伯禽乃封爵尊卑之異豈相妨乎

戊為疾矧

哀十一年傳晉悼公子慭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脾之生悼子則悼子慭之外孫也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注云夏戊悼子之矧以二十五年傳云瀹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矧也夏戊子為疾從孫矧則戊當為疾矧也然上文止言懿子納公子慭之女下云故夏戊為大夫意不相貫當是懿子之女又妻夏戊之父也以親屬言之夏戊當是公子慭皆孫杜氏未嘗注明疏亦當為補出

縗不从衣

哀二十五年傳稽顙聲子譚而登注云古者見君解縗案此亦隨文解之耳古人禮服本聞者縗皆用行縢詩所謂邪幅內則所謂偏桓五年傳所謂帶爰幅舄是也禮但著說縢解絻納足疾為辭而猶不解也其曰君解殺今監本或作弭或作散皆非讖字從殺聲今監本或作弭或作散皆非讖字從殺聲

凡例

春秋一書義歸文簡其義理事迹有詳經文而自明者有必依其事而後通者左氏乘各國之史廣記備言令學者原始要終以知其義其有功於聖經甚大若其創立體例以己意為說時或不無錯謬此其所短也注釋之家於其是者曲而圖之於其疑者闕之可也杜氏以絕倫之才癖嗜左傳於天文麻數地理世族詳者博證燦然成一家之書自鄭康成外其餘注家莫之先也然其中有一大障礙蓋其初意欲專信此書以正公穀之妄遂以為必當如是妄逆於其不可通者亦強為之說說之院久遂以為必當如是足疾為辭而猶不解也其曰君解殺今監本或作弭或作散皆非讖字從殺聲

序曰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今案五十凡中如宣四年傳初孔子之新意乎五例中如稱族尊君命貶損大夫名氏而仁三族人名為欲蓋而章聖人之意果如此乎其言曰預今所以為異專修邱明以經變例以正褒貶間二傳而去異端杜氏之自以為度越諸家者其失病亦即在此矣

三傳

三傳以左傳為長與二傳相傳陋說迥殊魏王肅注家數間不誣也南漢儒者多信公羊直是為疾矧也然上文止言懿子納公子慭之女下云故夏戊為大夫意不相貫當是懿子之女又妻夏戊之父也以親屬言之夏戊當是公子慭皆孫杜氏未嘗注明疏亦當為補出

縗不从衣

哀二十五年傳稽顙聲子譚而登注云古者見君解縗案此亦隨文解之耳古人禮服本聞者縗皆用行縢詩所謂邪幅內則所謂偏桓五年傳所謂帶爰幅舄是也禮但著說縢解絻納足疾為辭而猶不解也其曰君解殺今監本或作弭或作散皆非讖字從殺聲

凡例

春秋一書義歸文簡其義理事迹有詳經文而自明者有必依其事而後通者左氏乘各國之史廣記備言令學者原始要終以知其義其有功於聖經甚大若其創立體例以己意為說時或不無錯謬此其所短也注釋之家於其是者曲而圖之於其疑者闕之可也杜氏以絕倫之才癖嗜左傳於天文麻數地理世族詳者博證燦然成一家之書自鄭康成外其餘注家莫之先也然其中有一大障礙蓋其初意欲專信此書以正公穀之妄遂以為必當如是足疾為辭而猶不解也其曰君解殺今監本或作弭或作散皆非讖字從殺聲

序曰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今案五十凡中如宣四年傳初孔子之新意乎五例中如稱族尊君命貶損大夫名氏而仁三族人名為欲蓋而章聖人之意果如此乎其言曰預今所以為異專修邱明以經變例以正褒貶間二傳而去異端杜氏之自以為度越諸家者其失病亦即在此矣

三傳

三傳以左傳為長與二傳相傳陋說迥殊魏王肅注家數間不誣也南漢儒者多信公羊直是為疾矧也然上文止言懿子納公子慭之女下云故夏戊為大夫意不相貫當是懿子之女又妻夏戊之父也以親屬言之夏戊當是公子慭皆孫杜氏未嘗注明疏亦當為補出

縗不从衣

哀二十五年傳稽顙聲子譚而登注云古者見君解縗案此亦隨文解之耳古人禮服本聞者縗皆用行縢詩所謂邪幅內則所謂偏桓五年傳所謂帶爰幅舄是也禮但著說縢解絻納足疾為辭而猶不解也其曰君解殺今監本或作弭或作散皆非讖字從殺聲

凡例

春秋一書義歸文簡其義理事迹有詳經文而自明者有必依其事而後通者左氏乘各國之史廣記備言令學者原始要終以知其義其有功於聖經甚大若其創立體例以己意為說時或不無錯謬此其所短也注釋之家於其是者曲而圖之於其疑者闕之可也杜氏以絕倫之才癖嗜左傳於天文麻數地理世族詳者博證燦然成一家之書自鄭康成外其餘注家莫之先也然其中有一大障礙蓋其初意欲專信此書以正公穀之妄遂以為必當如是

也

李進士孝經識小

孝乎惟孝

古本以孝乎惟孝句白虎通後漢紀以及潘岳閑居賦夏侯湛昆弟誥皇甫謐三都賦序皆用其語自古文尚書出並改論語句讀以就之不知書云為句自是引書常法若單拈一字以唱歎之則古未有是也

蔡邕石經作孝於惟孝乎字可讀斷於字亦可讀斷乎

八佾

隱五年傳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疏引服虔云每佾八人杜解云八人如佾數二說以服為長如士止四人豈復成樂邪顧亭林引女樂二八以駁之是也

繪事後素

案考工記所謂素功謂白采也青赤黃白黑謂之五采故白亦采也鄭注後布之逐其漬汚也謂先布青赤黃黑四采而後以白采加之所以云後素功也今以素為粉地與考工之文風馬牛矣

使民戰栗

案陸氏釋文及爾雅疏古本原作哀公問主於宰我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復立其主故問其宜木也宰我之對本自切當但不當附會使民一句耳魯以桓忍為國哀公孺弱尤甚不能制其強臣而徒望其威民何為夫子所以責之也

反坫

堂上有東西兩楹楹柱也兩楹之間當堂之中而外近廉也主酌酒以進賓謂之獻賓飲畢酌酒以進主人謂之酢主人飲畢復自飲而後酌以勸賓謂之酬國君相見之禮賓主飲畢皆反此虞爵於坫上然後拜大夫則無坫案古注圖說坫以木為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

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坫在尊之外故曰出尊又云崇坫康圭朝聘時冀主於此其制亦相仿也案坫字從土乃築土為之爾雅塔謂之坫內則士于坫一凡士臺可庋物者皆謂之坫也

木鐸

鐸如今之鈴中有舌以遒擊之振之而出聲其金口而金舌者謂之金鐸金口而木舌者謂之木鐸春用木秋用金文用木武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

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坫在尊之外故曰出尊又云崇坫康圭朝聘時冀主於此其制亦相仿也案坫字從土乃築土為之爾雅塔謂之坫內則士于坫一凡士臺可庋物者皆謂之坫也

木鐸

鐸如今之鈴中有舌以遒擊之振之而出聲其金口而金舌者謂之金鐸金口而木舌者謂之木鐸春用木秋用金文用木武

用金時與事之不同也

南容

南宮紹字子容又名适此一人也南宮敬叔即仲孫閱又一人也敬叔與無忌同稱敬叔杜氏誤以為二人耳

卿承氏敬叔為弟故不襲卿承氏而氏南宮也

瑚璉

明堂位云夏后氏之四連盤之六瑚周之八簋是商曰瑚夏曰連也

璉也

宣武子

武子保身濟君事見僖公二十八年及三十年傳蓋哀公之世去高宗而殷道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乙祖甲二十八祀而生文王其時商未衰也安得有翦商之志哉況太王方弁國於狄人侵幽之時而乃欲取天下於商家未亂之日決無是理

僖五年傳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顧亭林曰不從者謂太伯不在太王之側爾史記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為不從其義甚明與曾頌諸張之說實屬風馬集注誤合為一者杜解誤之也

大宰

閟百詩曰大宰鄭康成以為吳大宰嚭蓋哀七年夏吳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十二年夏吳子使大宰嚭請尊盟公使子貢對秋子服景伯謂子貢盍見大宰大宰嚭侻故以大宰屬吳然陳亦有大宰檀弓吳去差侵陳大宰嚭使於師孔疏謂此陳大宰嚭與吳大宰嚭差近同人異者是也集注不當遵之

縕袍

玉藻纊為絮縕為袍鄭注云衣有著之稱纊今之新綿縕今之纊及舊絮疏云好者為綿惡者為絮案雜襍袍也蓋有表有裏又有著之衣若今人之綿袍也但古無木棉著皆以絮為之絮絲鑛也蓋緎之亂者如今之絲綿是也鄭謂纊為今之新綿縕為今之纊及舊絮者指漢末而言古以新綿為纊舊綿為縕漢則以精者為綿而粗者為纊古今語異也疏說未明盍集注以縕為枲蓋本漢鄭通傳東縕請火之說然以枲為著恐其太寒不如仍從許鄭諸儒之說以為舊絮也

入公門章

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也諸侯無皐應二門其庫門即郭門也路門以內即路寢雉門居其中縣象魏於此奇服怪民不得入此云入公門謂雉門也

門有兩扉在西者為左扉常閾不啟惟大賓至乃啟其餘君臣出入皆由右兩扉之中有闑其兩旁皆有板君由門中行臣則偏於門之西傍中闑而行也

門屏之間謂之宁君日視朝處也視朝不過俄頃過此則爲虛位堂路寢室也君視朝後退適路寢聽玟大夫有事入告則由路門入退位升室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正謂此也出者入告畢而趨出路門也復其位復過君之虛位也若泥定其字以爲己之位又何必跋踏乎

圭

周禮典瑞琮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注云璋以聘后夫人琥云此遣臣行聘問之所執者若本君親自朝所執者相圭以下也若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垣信躬親聘穀之文直琢之而已案此所執之圭即琢圭也琢圭亦頫自典瑞不得以桓信等當之且聘禮以還圭璋爲重禮若是封國之主何得不還而乃以還爲重禮乎朱子集注雖治包咸之誤然晚年修儀禮經傳通解引典瑞玉人文入聘禮篇則主固有辨矣何不追改集注耶

褫裘

禮服取其方正故裘用正幅而人身之要爲小故旁爲褎積即今衣摺也縫在摺中玉藻衣之類則斜裁之三分之一在上三分之二在下則腰半而齊倍所謂省所當省也

食不厭精

繫通作糦說文云糲米一斛舂米九斗糲名云糲米一斛舂米八斗精米也則精繫皆有定名然此處與細字對文即作活字亦可包精繫也

膾不厭細

少儀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注云聶之爲言牒也先薄葉切之復輒切之則成膾其制與今之肉絲相似蓋煮飪鮮興凡肉皆從火化惟膾則用生肉切憩若蔬菜之醯以柔之必切之極細乃易熟若粗則不能急熟故害人也案不厭二字祇作以是爲善解便足不必又周旋必欲如是二層也

必與瓜近

必字從八弋篆文作㔾與瓜相近而誤

君祭先飯

玉藻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謂嘗羞飲而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惟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此謂君但賜之食而非客路門入退位升室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正謂此也出者入告畢而趨出路門也復其位復過君之虛位也若泥定其字以爲己之位又何必跋踏乎

主

周禮典瑞琮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注云璋以聘后夫人琥云此遣臣行聘問之所執者若本君親自朝所執者相圭以下也若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垣信躬親聘穀之文直琢之而已案此所執之圭即琢圭也琢圭亦頫自典瑞不得以桓信等當之且聘禮以還圭璋爲重禮若是封國之主何得不還而乃以還爲重禮乎朱子集注雖治包咸之誤然晚年修儀禮經傳通解引典瑞玉人文入聘禮篇則圭固有辨矣何不追改集注耶

褫裘

禮服取其方正故裘用正幅而人身之要爲小故旁爲褎積即今衣摺也縫在摺中玉藻衣之類則斜裁之三分之一在上三分之二在下則腰半而齊倍所謂省所當省也

食不厭精

鑿通作糦說文云糲米一斛舂米九斗糲名云糲米一斛舂米八斗精米也則精鑿皆有定名然此處與細字對文即作活字亦可包精鑿也

膾不厭細

少儀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注云聶之爲言牒也先薄葉切之復輒切之則成膾其制與今之肉絲相似蓋煮飪鮮興凡肉皆從火化惟膾則用生肉切憩若蔬菜之醯以柔之必切之極細乃易熟若粗則不能急熟故害人也案不厭二字祇作以是爲善解便足不必又周旋必欲如是二層也

必與瓜近

必字從八弋篆文作㔾與瓜相近而誤

君祭先飯

玉藻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謂嘗羞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惟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此謂君但賜之食而非客路門入退位升室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正謂此也出者入告畢而趨出路門也復其位復過君之虛位也若泥定其字以爲己之位又何必跋踏乎

主

周禮典瑞琮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注云璋以聘后夫人琥云此遣臣行聘問之所執者若本君親自朝所執者相圭以下也若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垣信躬親聘穀之文直琢之而已案此所執之圭即琢圭也琢圭亦頫自典瑞不得以桓信等當之且聘禮以還圭璋爲重禮若是封國之主何得不還而乃以還爲重禮乎朱子集注雖治包咸之誤然晚年修儀禮經傳通解引典瑞玉人文入聘禮篇則圭固有辨矣何不追改集注耶

褫裘

禮服取其方正故裘用正幅而人身之要爲小故旁爲褎積即今衣摺也縫在摺中玉藻衣之類則斜裁之三分之一在上三分之二在下則腰半而齊倍所謂省所當省也

食不厭精

鑿通作糦說文云糲米一斛舂米九斗糲名云糲米一斛舂米八斗精米也則精鑿皆有定名然此處與細字對文即作活字亦可包精鑿也

膾不厭細

少儀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注云聶之爲言牒也先薄葉切之復輒切之則成膾其制與今之肉絲相似蓋煮飪鮮興凡肉皆從火化惟膾則用生肉切憩若蔬菜之醯以柔之必切之極細乃易熟若粗則不能急熟故害人也案不厭二字祇作以是爲善解便足不必又周旋必欲如是二層也

必與瓜近

必字從八弋篆文作㔾與瓜相近而誤

君祭先飯

玉藻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謂嘗羞

為還子不用而使為卿之事亦可考矣叔詣之時季孫為季平子平子逐昭公叔詣竇心乎公室者殺梁傳叔倪之卒季平子曰叔倪無病而死是天命也其不滿於倪可知無此飾語亦合季孫其殆平子與不可恭知也要之三人皆為魯人無疑之楚過宋

自滕至楚皆由東北而西南宋亦在滕之西南其為迂道無幾但不見孟子即由彭城南下不必至宋之國都即以為迂道見賢可也

諸侯耕助師

說統曰諸侯耕助四句是禮文見祭義下四句是孟子解禮惟十一無田一句是禮文下又是孟子解禮

六律五音

史記曰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如黃鐘之數八十一倍之為一百六十二是倍其實也以三除之得五十四是三其法也林鐘之數五十四四之為二百一十六是四其實也亦以三除之得七十二是三其法也餘皆仿此所謂三分損益也律呂相問為圜圜自黃鐘左旋至林鐘林鐘左旋至太簇皆隔八位以下仿此所謂隔八相生也黃鐘宮八十一生林鐘徵五十四林鐘上生太簇商七十二太簇下生南呂羽四十八南呂上生姑洗角六十四姑洗下生應鐘則為變四十二又三分之二不成聲數此音所以止於五也以角之六十四九之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宮變徵二聲變宮得三百八十四變徵得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盡二聲此聲音所以止於二也

全律之聲為正聲半律之聲為子聲以還相為宮之說通之十二律皆可為宮可作圜圖照相生之序衍之但黃鐘大呂太簇三律為宮則一均之內商角徵羽四聲皆短於本律故可不用子聲若餘律為宮則商角徵羽或長於本律則不得不用子聲所謂半律以濟其窮也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

進退無禮禦則有二說一謂其去就之間不以禮一謂其動靜之間不以禮困勉經謂前說可該後說不若兼主前說為是蓋臣事君無義本說以道事君也進退無禮未能不可則止也時解事主乘引後說大非

諸馮負夏鳴條

諸馮負夏鳴條

諸馮金仁山謂在河中府河東縣其地有姚墟今蒲州府永濟縣是負夏衛地史記五帝紀云舜販於頓丘就時於負夏鳴條為潛與堯戰鳴條在今解州戴記竹書史記皆云舜崩於蒼梧之野與孟子異

禮為舊君有服

檀弓正義喪服齊衰三月章為舊君凡有三條其一云為舊君君之母妻傳云仕焉而已者也注云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兼服其母妻其二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注云在外得自出古者傳云妻與民同也長子主可以無服此則大夫身不為服惟妻與長子為舊君耳其三為舊君法云大夫待放未去者傳曰大夫去君歸其宅廟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注云以道去君為三諫不從待放於外未絕者言之出入有詔於國若已絕則不服也以此言之凡舊君若年老致仕退歸在國不仕者身為之服齊衰三月並為甘薦者地漢河西五郡是也其自河南朝方折而南流者河西為今陝西地河東為晉地魏嘗獻河西之地於秦是也其自大伾折而北流者為今衛輝府地此河西是也

華周杞梁之妻

杞梁華周戰事見襄二十三年傳又說苑云杞梁與晉戰關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為之隤而隅為之崩案左傳戴記說苑皆無華周妻哭之事不過連類而及如禹穆過門不入耳

南陽

南陽謂齊地與晉接者僖二十五年傳晉於是始啟南陽杜解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謂在太行山之南河之陽也又襄二十三年傳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杜解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謂在太行山之東河之陽也此云南陽謂在秦山之南汶水之陽即汶陽之地也公羊閔二年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曾注云南陽魯下邑疑即謂此也

朝阿側

公行子有子之喪

公行子有子之喪當是其長子也古者長子承祖父爵之服斬

曰仞則用偽孔傳之說非是益古八尺度皆取則於身說文切者伸臂一尋八尺漢書注程易田謂余曰人兩手橫度之則有八尺豎度之減七尺故度廣曰尋高深曰仞其說精當之至

王子有其母死者

儀禮喪服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注云諸侯之妾子厭於父為母不得伸私為制此服不奪其恩也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無厭於嫡母之說集注誤矣

遯為遯

遯遁也懋順也古字並作孫後有懋遯二字一從走則為遁一從心則為順字形文義皆截然不可混說文心部懋字下云順也唐書五品不懋世古文也後人並改作遯而經典中遂罕見懋字矣

金縢大誥康誥三篇

流言之後周公避位居東風雷之後周公奉命征東金縢大誥次序顯然詩鴟鴞之篇周公居東時作也東山征東後作也書言我之弗辟周公有不得不避之嫌也然流言之起莫能得其主名及居東二年審其出於管蔡故作詩貽王不忍直斥管蔡而歸罪於殷曰既取我子且逆知大義滅親不能曲護故傷心於骨肉之恩勤懇之閒憂也二子為輕王室為重故曰無毀我室且恐孺子無輔嗣繆未至不能奠其室家而已之曉曉不能已也及成王迎公輔政三監辛叛乃奉王命誅之前此公固未得而誅之也公既東征破斧之詩乃作鄭氏以成王誅周公請命籍書及詩書序皆無之詩言周公之東官屬鴟梟之詩言周公之感於管蔡以詩貽王貶感當風之變欲迎公而後而作九罭之詩所作其時周公居東王未悟故陳周公之德以親之觀風次序及其辭義皆與尚書相符則周公之居東征東益鑿然可據矣

武庚既誅命微子繼殷後故作微子之命以殷僭民封康叔故作康誥三篇此亦一定次序益懲武庚之亂而知河北之地不可復畀殷後故封微子於宋使居東都下游商邱亦殷故都也武王三監以周公輔相王室康叔尚幼故依次用此三人敗壞之後以親以賢周公之外無踰康叔故以殷之故都封之使主北方諸侯鄭氏以大國方五百里不當以殷之畿禍亂初平任大責重天下之安危係焉故三篇語戒甚詳康誥篇首言曷洛誥諸侯之事益作洛者武王之本志克商後未暇及此使管叔居殷今上蔡蔡仲之封蓋霍叔之故國霍叔之封亦在河東蒲坂之閒故管霍叔居霍叔之封亦在河東蒲坂之閒故管霍叔居霍

罪輕故其身以監制武而不滅其國叔居衛以管蔡與殷並為事自不可綴大傳云四年云初基鄒氏引釋詁以基為謀確指其事與封康叔事正相首尾蘇氏以為洛誥簡非也誥命諸侯及多士多方諸篇皆周公述成王之命而此云朕其弟者家人骨肉之語非他篇可比觀篇中云不廢在王命乃公之辭若王自誥之不當也詩云刑于寡妻兄弟以御于家邦傳云刑法也寡妻適妻也御治也言法正適妻以治家邦馬融王肅皆以刑為相法也康誥一篇多言刑罰衛邦斬造非刑朕心朕德惟乃知尤見同母兄弟公忠體國之意故春秋傳曰周公其尤之也康誥曰非汝封刑人殺人惟曰未有慎罰文王作罰明德以恫瘝乃身敬哉又曰非汝封刑人殺人惟曰未有遜事恐其任意濫刑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祥材篇告以作室稽諸舊章之說備矣今王惟曰以下乃言先王造國艱難先王之意以任王家後王當在和懋先後之責而康叔為監當體先王之意以任王子子孫孫萬年之基是三篇相為首尾前四十八字序嘗洛建侯之事後八十六字告以治國輔王之責首尾相銜詞完義備後儒不得其說槩以歸之亂無紀即如此讀書亦不免毋柰矣

康叔受封

武庚既誅乃封康叔考之傳記其說皆同不獨書序為然也周公與康叔至親雖泰成王小子以致其懇至之意其德解也詩曰刑于寡妻順且玩篇中不廢在王命乃德惟乃知等語尤與周公語氣相合

雖元歟懿戚亦止食采畿內而已況宋衛之封在黜殷後尤彰明較著者乎武王伐商誅其君而不滅其國武庚之紹封自若也時解專主乘引後說大非

諸馮負夏鳴條

諸馮金仁山謂在河中府河東縣其地有姚墟今蒲州府永濟縣是負夏衛地史記五帝紀云舜販於頓丘就時於負夏鳴條為潛與堯戰鳴條在今解州戴記竹書史記皆云舜崩於蒼梧之野與孟子異

禮為舊君有服

檀弓正義喪服齊衰三月章為舊君凡有三條其一云為舊君君之母妻傳云仕焉而已者也注云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兼服其母妻其二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注云在外得自出古者傳云妻與民同也長子主可以無服此則大夫身不為服惟妻與長子為舊君耳其三為舊君法云大夫待放未去者傳曰大夫去君歸其宅廟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注云以道去君為三諫不從待放於外未絕者言之出入有詔於國若已絕則不服也以此言之凡舊君若年老致仕退歸在國不仕者身為之服齊衰三月並為甘薦者地漢河西五郡是也其自河南朝方折而南流者河西為今陝西地河東為晉地魏嘗獻河西之地於秦是也其自大伾折而北流者為今衛輝府地此河西是也

華周杞梁之妻

杞梁華周戰事見襄二十三年傳又說苑云杞梁與晉戰關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為之隤而隅為之崩案左傳戴記說苑皆無華周妻哭之事不過連類而及如禹穆過門不入耳

南陽

南陽謂齊地與晉接者僖二十五年傳晉於是始啟南陽杜解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謂在太行山之南河之陽也又襄二十三年傳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杜解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謂在太行山之東河之陽也此云南陽謂在秦山之南汶水之陽即汶陽之地也公羊閔二年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曾注云南陽魯下邑疑即謂此也

朝阿側

公行子有子之喪

公行子有子之喪當是其長子也古者長子承祖父爵之服斬

也若其不仮殷命可無燕矣既有三監之又變其地以封康叔何為者邢儒者釋經須參以時勢不當執經文一語以斷之也

稱康叔曰孟侯孟長也蓋方伯之任東土初年民心未宜故三篇語戒甚詳酒誥王若曰釋文云馬本作成王曰亦一證云

劓則

康誥劓則則截鼻則截耳刑之輕者疏云則者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亦曰劓則則鄭以為臣從君坐之刑案呂刑劓則乃有苗之法未可為據鄭以為臣從君坐之刑蓋本僖二十八年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坐衛侯不勝刖鍼莊子則鄭本疑當作刖傳寫之為說非也

泉司

汝陳時臬司疏云臬為準限之義故為法也案疏言準限皆說文木部云臬射準的也周禮以土圭表日影虞八尺之臬亦準意也鄭雅釋宮云樴謂之杙在地者謂之臬郭注云臬門橜也與門限之閾相連是限意也今按祭司名臬司蓋本於此

軌牡為韻

釋文云軏舊驅美反謂車轅頭也依傳意宜音伀案說文云軌車轍也出從車九聲讀美反軏車軾前也从車凡聲音伀車轅頭所謂軏也相亂故具論之其說未明不知軌字自有二義說文訓為轍迹者中庸車同軌是也若少儀左執轡右執策祭左右軌范乃飲軌范蓋言軌牡兩物矣天官注云軌謂轅頭也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軏乃飲軌與軹同謂轡頭也合兩處觀之蓋記之左右軌與大馭之兩軹皆謂車轅頭也轅頭在軌之下車之濟盈必儒其轅頭不必作軌也且以古音言之軌居酉反牡莫九反此飾鴈溝盈鳴軌牡用韻甚密若軌字从軌則走矣無是理也此處訓詁當用鄭車轅頭之說為確集傳讀軌作九音最是但訓軌為轍軏是無形之迹非車上可指之物則不可以言濡矣

萌

陳風有浦與萌傳云萌蘭也箋云萌當為蓮以蓮與荷蕑音一

類也但簡與蓮不相近簡字韓詩本訓作蓮鄭亦不當復破經字葚鄭意謂毛傳簡字訓當作蓮耳

家伯維宰

皇父卿士集傳云卿士六卿之外更爲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即卿之士周禮太宰之屬有上士中士公羊所謂宰士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爲己卿士是也葚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謹案朱子因下有司徒冢宰而皇父之權又在二人之上求其官而不得遂不得不以意爲之說然謂六卿之外更爲都官則於經傳實無所據若士士中士兼總六官則古今皆無其事也公羊所謂宰士葚以春秋之例上士中士書名宰咺書名則非冢宰未嘗言其兼總六官也周公以蔡仲爲己卿士周禮畿內之國得有孟仲二卿特爲己之私屬亦不能執王朝之政也今葚卿士者執政之通稱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皆卿也諸侯亦得入王朝爲卿士詩序云緜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春秋隱公三年傳曰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杜解云周人於此遂畀之政即是觀之則司徒即卿士也下云番維司徒而皇父在其上此卿士即冢宰也若家伯冢宰古本本作家伯維宰其所謂宰或小宰或宰夫耳非上士中士也自傳經者以維宰誤爲冢宰而次序紊亂即朱子亦不得不爲所惑可知經文譌字貽誤學不小

誤文

小雅四月先祖匪人胡寧忍予與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同也然如鄭箋言先祖非人乎則太悖矣正義言出悖慢之辭明怨痛之甚亦不得已而爲之說也竊謂人字當是仁字之誤

韓奉有瑕

戴東原云瞻彼洛矣二章韓琫有瑕傳韓容刀鞞也琫上飾瑕下飾瑕下飾者天子王琫而珧瑕諸侯盪琫而璗瑕大夫鞞琫而鏤瑕士瑒琫而瑵琫有瑕亦猶上章云鞗革有瑕耳輿亦貌瑕文飾貌許氏說文云瑕佩刀下飾葚其所見毛詩與今本同遂取之以解字有疵有瑕自說會毛傳韓容刀鞞也之語劉煕釋名云刀室曰削室口之飾曰琫下末之飾曰璏可據以正說文又篤公劉篇韓琫容刀傳云下曰韓上曰琫以毛詩證毛詩此傳瑕乃轉寫致譌無疑謹案左傳瀜率韓韐樠文云韓韐刀削之飾亦言韓不言瑕也

家伯維宰

姜嫄

履武之義諸說紛紜毛傳云帝高辛氏之帝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齋敬也鄭箋云帝嚳之妃姜嫄不踰其何也曰絕之也邵子女不絕伯比而有郃氏絕之何也曰父母情性不同古今風尚亦異子文之棄一閭虎乳之異而卽收之姜嫄之至再至三必欲寘之死地其情亦異也姜嫄諱之而履稷終不有父何也曰不可得知也其不可得知何也曰或早卒也或不容於有郃氏而不知其所終也漢霍去病既爲驃騎大將軍而不知爲仲孺遺體其事亦類是矣周公作詩亦託於荒誕之說何也曰立言之體當然也帝王之興每稱符瑞既求其祖而不知神靈之說相傳已久非周公之造爲詭異也然則周人之諦帝嚳何也曰其父或高辛氏之胄也姜嫄雖諱之而履稷或知其爲高辛氏之子孫故周人遂以爲祖也至謂姜嫄爲帝嚳之妃后稷爲帝嚳之子則斷不可通矣

明堂

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逸周書明堂篇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逸周書云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太廟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太廟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天子居太廟太室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太廟季秋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玉藻天子元端聽朝於南門之外閩門月則閩門左塾左於

其中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養記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詩序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五經異義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西已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以上明堂正文）大戴禮盛德篇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蠻北狄東夷西戎明堂月令赤綏戶也白綏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室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朱子曰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周時德澤洽和薔茂大以爲宮柱名蕾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屋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　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也（以上明堂制度）

明堂之禮有三一曰會同戴記明堂位遜周書明堂篇所載是也一曰聽朔玉藻月令所記是也一曰宗祀孝經樂記祭義詩序所言是也明堂之設所從來遠會同聽朔前代所同宗祀之制則周公以義起之也三者之外無餘事矣（以上明堂義）

明堂之制著於考工記記文簡貴詳畧見三代損益名有世室重屋明堂之異度有以步以尋以筵之異崇有三尺一筵之異脩有二七七尋七筵之異廣有四分益一七分益二之異室有三四步二筵之異而其爲五室九階二十四牖則皆同也室有五何也桑五行之位也階有九何也三面各二南面三其中一階王出入所由也且三公之位之所取飾也室有四戶何也取其洞達也四窮有窗無壁堂之四面又無垣牆明之至也其堂之脩廣並室之差言之何也曰倣也九宸廣之制皆前堂後室明堂則方閏達凡堂止一面明堂則四面如此制與凡宮室皆異堂有五室其無室處皆室也堂之爲地居全數四分之三合五室所占之地不過四分之一（以夏制計之脩廣千八百二十五室所占僅二十一百八十四尺周制脩廣之數得橫尺五十一百零三室廣二筵脩當二九計五室所占之地僅千八百六十尺二故合而言之一室居中取中央之義也其四室居四隅而不居四正何也曰不可也無所用廣也會同皆當四正則有室而無堂矣且朝會之時四門之外皆有列位若當四正則其遮隔甚矣故必刻在四隅令其與中室判不相屬以周制言之四室之東西各修二七尺其南北各修二七尺其四室之內南北各修二七尺其四室之內南北各修二七尺其四室之內

李進士聲經識小

廣下之本爲一四以左右前三面當之注云任正者謂與下三面材持車正者也夫既以廣下之本爲任正者則廣後木亦考任正者乃獨以後者爲輢三面之木爲任正者此何說耶且如鄭說獨指車後之木爲輢則其木當大於三面之材今輢圍止尺一寸而三面材乃有尺四寸五分寸之二更屬不合不知記所謂任正者乃指輢非指三面之材也戴氏考工補注曰鄉飲所謂任正者輢前所謂衡任者其說是也蓋所謂十分其軫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兌之圍也下云參分其兌圍去一以爲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與踵爲地無幾則其修皆如軫兌之圍也曰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者前下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也軸之長丈二尺有奇而取軫間爲度者主乎所任而言也任正者云十分其軫之長必指輢之全輢乃得其度衡任者云五分其長則但就所任而已得其度也記中言以其一爲之某圍者凡十數處未有空言以其一爲之圍者此一句皆空言知其即指下數句也任正者既有所屬不必以輿下之材強分作兩橫名目矣

輈人輈前十尺而策半之此輢謂大駕祭軌之軌禮記少儀祭左右軌范之范及詩陰靷鋈續之陰並同先鄭謂輢前者是也毛詩傳云陰揜軌也鄭氏箋詩亦云揜軌在軜前垂轅上荅神之長通十四尺四寸其四尺四寸在車箱下軌前隆曲而上者長十尺也鄭大駕及少儀注亦無異說此處注云軌是軌法也謂踝下三面之材轅式之所持車正也蓋亦因誤分輢與三面材爲二又見故書作範故誤爲此解耳

軹

車上之軹一名而三物其一爲車較下之植木橫木與人云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是也其一爲車轂之末出轂外者輪人云參分其六寸之輪軹掌三尺有三寸又云弓長六尺謂之庇軹及冥官大駕云右祭左右軹秋官大行人云公立當軹是也其一爲轂內之小穿輪人云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是也車謂之軹及轂穿之軹注無異說惟軸木之軹後鄭頗有異說軹竺尺有三寸先鄭云軹車也謂車轂末也此參軹井七寸杜子春云謂覆斡也案斡即轂也軸

子之服婦人之服連衣裳故鄭上斬章注云婦人之服如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是也記又云衣二尺有二寸注云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衣自領至要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加開中八寸而又倍之凡衣用布一丈四寸釋曰袂所以連衣爲之衣即身也兩旁袂與中央身總三事下與畔皆等故變袂言衣欲見袂與衣三齊也此尺寸惟計身不計袂與袪記又云袪尺二寸注云袪袖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也案以上注疏皆不以吉服喪服制而也

玉藻云深衣三袪注云三袪者謂要中之數也袪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又云縫齊倍要注云齊丈四尺四寸又云衽當旁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者謂深衣與喪服相對爲小要兩旁皆有此衽能氏說同惟或殺而下謂朝祭之服耳如熊說則朝祭服之制與喪服同也云衽屬衣則垂而放之者謂喪服及熊氏朝祭之衽云屬裳則縫之以合則後者謂深衣之衽孔沖遠謂深衣之上獨得衽名衣下屬幅而下裳下屬幅而上相對爲衽鄭注深衣約邊今之曲裾則宜兩邊而有也

又云長中繼揜尺注云其爲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若今袖矣深衣則緣而已正義云幅廣二尺二寸以半幅繼續袂口揜餘一尺長衣揜必用素中衣裼或布或素裏中著之則曰中衣若謂若今之則曰長衣裕二寸注云曲領也袪尺二寸注云袪口也緣廣半寸注云飾邊也深衣云續袪約邊注云續猶屬也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約邊若今曲裾也正義云衽爲深衣之裳裳以下闊上狹謂之爲衽接續此衽而衽其旁邊卽今之朝服有曲裾而在旁者是也衽當旁者凡深衣之裳十二幅皆寬頭在下狹頭在上皆似小要之衽是前左右皆有衽也今云衽當旁者謂所續之衽當身之一旁非謂餘衽悉當旁也云屬裳則縫之以合前

之儛不與常服同衣之制祛之廣二尺二寸大帶四尺帶下尺衣之長其三尺六寸與衽在領之下去閒中四寸當爲三尺二寸今爲二尺五寸者下空七寸以帶下有廣尺之韠故不嫌露裳與玉藻言深衣之制曰衽當旁知朝祭之服衽宜當中也喪服記衰長六寸博四寸實釋云緣於外衿之上故得廣長當心實著喪服之爲外衿知朝祭之服衽當在內也當爲對襟衽則在衣之內以掩蔽裏衣若襜皆在外質不必贅言之矣裳之制前三幅後四幅益衣裳二者皆在中衣之上前後裳幅當爲二事先緊後之四幅下齊八尺身之兩旁已當包過後繫前之三幅更包兩旁而後也喪服之裳幅三袧祭服朝服則辟積無數文質異也其裳幅之長無文以衣帶記之帶之下有衣一尺裳繫其下裳要當去四寸裳之幅其亦長三尺六寸與婦人之服則衣裳相連喪服斬衰條鄭注云婦人不殊衰裳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實氏釋曰案周禮內司服王后六服皆單言衣不言裳以連衣裳故不別見裳其說是也深衣爲士大夫在私朝及家居之服猶在元端之下故其用取不貴可以爲擯相軍旅之用故其制應規矩連裳於衣故止名衣其長竟體故獨名深深衣之衣既與裳連則上牢藏與朝祭之服同惟裳屬於衣而無要則兩旁不能互相周抱故必屬衽鉤邊鄭注以屬衽爲連屬裳之前後以鉤邊爲曲裾其說皆不分明王藻言深衣之制鄭以衽爲裳幅交裂其說更遠蓋古制之失傳自康成時已然矣孔疏附會錯謬益甚今取記文釋之喪服及朝祭之服衽在身中而深衣之衽則必在旁王藻言衽當旁者即貴所謂外衿交於身旁也在內之掩裡廣約一尺長止二尺五寸深衣則如今曲裾交於袂下長則竟體裳用正幅六斜裁爲十二幅則前後各六幅上畔並屬於衣此六幅左右各三其中縫前後皆直下所謂負繩及踝以應直也左右各三幅斜齊向外其一邊縫合前後無煩細繹惟一邊不合處則有衽以鉤之所謂衽當旁者專言此一邊也其日續衽若裳之後六幅及前左畔之三幅皆連於衣身惟前右畔之三幅則上連於衣之外衿下至於足續或爲裙謂寬裕其衽裳之前右三幅接續此衣之衽至於裳之盡處也問喪篇云雖斯達疏極上衽鄭以爲深衣之裳前公羊傳昭公受齊之唁禮以衽受注亦以爲下裳當前者是此三幅

齊衰不杖期 服二十二條 祖父母正服也 世父母叔父母加服也 大夫之適子爲妻服降也 昆弟正服也 眾子亦正服也 昆弟之子報服也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同 昆弟之子適人者爲其父母降服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降服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降服也 爲昆弟之爲父後者 同昆弟姊妹 繼父同居者 舊服也 爲夫之君從服也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本服也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服父母從服也 婦爲舅姑從服也 夫之昆弟之子報服也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本服也 女子子爲祖父母本服也 大夫之子爲世叔父母子昆弟從己之子爲大夫者 姑姊妹女子子爲命婦而無主者皆本服也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同 公妾以及士妾爲父母亦本服

周禮酇吏及畿內之臣爲王后注疏有適曾孫適元孫服制大夫適子爲君夫人太子小記女未嫁而反又世子爲妻與大夫之適子同服問公子之妻爲其皇姑

齊衰三月 條十一條 奇公爲所寓義服也 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加服也 爲舊君之母妻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 舊君義服也 庶人爲國君正義服也 繼父不同居者義服也 曾祖父母正服也 大夫不降 女子子嫁不降 大夫爲宗子同上條 注疏畿內之民爲天子同上條 內宗五屬之女嫁於庶人從爲國君

殤大功九月七月 條九條

大功九月 條十六條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女子子適人者爲祖昆弟姪 大夫爲世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 爲大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叔父母姑姊妹昔降服也 從父昆弟 庶孫正服也 適婦加服也 大夫之祖父母世叔父母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從服也 爲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大夫大夫妻子公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 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則以尊同而不降也

喪服小記大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 條 謂養之大夫爲天子義服也 正服也 昆弟之子報服也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同 昆弟之適子爲妻服也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同 昆弟之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降服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降服也 爲昆弟之爲父後者 同昆弟姊妹 繼父同居者義服也 爲夫之君從服也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本服也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服父母從服也 婦爲舅姑從服也 夫之昆弟之子報服也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本服也 女子子爲祖父母本服也 大夫之子爲世叔父母子昆弟從己之子爲大夫者 姑姊妹女子子爲命婦而無主者皆本服也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同 公妾以及士妾爲父母亦本服

周禮酇吏及畿內之臣爲王后注疏有適曾孫適元孫服制大夫適子爲君夫人太子小記女未嫁而反又世子爲妻與大夫之適子同服問公子之妻爲其皇姑

齊衰三月 條十一條 奇公爲所寓義服也 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加服也 爲舊君之母妻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 舊君義服也 庶人爲國君正義服也 繼父不同居者義服也 曾祖父母正服也 大夫不降 女子子嫁不降 大夫爲宗子同上條 注疏畿內之民爲天子同上條 內宗五屬之女嫁於庶人從爲國君

殤大功九月七月 條九條

大功九月 條十六條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女子子適人者爲祖昆弟姪 大夫爲世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 爲大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叔父母姑姊妹昔降服也 從父昆弟 庶孫正服也 適婦加服也 大夫之祖父母世叔父母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從服也 爲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大夫大夫妻子公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 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則以尊同而不降也

三

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注云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正義云古者八寸爲尺今以周尺八寸爲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則與經文皆不相應謹案以六尺四寸相乘當得積四十尺零九寸六分非五十二寸也每步剩出二十三寸零四分非十二寸也此處算法不必細問尺之大小但以步積實算之即得古今多少之數梅氏曰當用三率互觀法益即同乘異除之法也其法以今步積爲一率古步積爲二率今田爲三率今田爲四率二率與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即得四率今田之數下算歐數里數絲毫不爽足見其精但以古今尺折成十寸立法較迂至疏所算歐數里數并誤已甚陳氏皓正之而其算亦不合更可哂也

占筮

襄九年傳穆姜薰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杜云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云遇艮之八晉語公子筮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卦遷之象八卦遷變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爲也重因又對文公元臣筮之得泰之八韋云遇泰無動爻筮爲侯泰三至五震爲侯陰爻不動其數皆八故得泰之八與貞屯悔豫皆八義同謹案二易以七八爲占此三條皆言八不言七者以所占爻遷變陰也二代占法雖殊而揲蓍之數九六七八皆同左傳言民之隨則五爻皆九與六獨二爻遇八其當占此爻無可疑者惟貞屯悔豫筮云得屯豫兩卦則是初筮得屯再筮得豫而非一筮得屯之豫也其云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則是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儒十五年傳晉侯使郤犨聘于楚楚子使觀之對曰其代晉有亂乎其將在公族乎郤氏其先亡乎郤犨其當之乎晉侯將以郤氏與胥童而殺三郤胥童以寵信而驕郤氏三郤將殺胥童而立厲公胥童聞之遂以其甲劫公公遂囚之三郤以公命召伯宗而殺之胥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於朝遂殺胥童而立悼公此其事之顯然可見者也其曰八卦遷變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者謂屯之三爻變之上爻也其獨以此二爻占者震爲侯故皆以震言爲斷也然三畫之卦皆至永一畫而卦始成故不以屯初筮四二陽爻爲占而以二陰爻爲占此所以不

云七而云八也司空季子以周易占法揲之則或二卦六爻皆不變或一爻皆當以卦辭爲占而二卦卦辭皆有利建侯故占之亦非如朱子明蓍策所云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筮辭之說也至董因得秦之八亦以互體意卦爲占其曰得泰之八當依貞屯悔豫皆八之例以泰卦五爻爲言也韋云遇泰無動爻者因下有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亦以周易爲占也其謂陰爻不動其數皆八則泛指泰卦三陰爻言之不如直指五爻之爲確也

僖十五年秦伐晉筮之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成十六年晉救鄭筮之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此或二易之辭也至閔二年成季將生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於父敬如君所注以爲筮者之辭甚確蓋既曰遇六有之乾則用周易矣且蠱復二卦遞卦解之後皆有斷語而此獨無之知筮者自論變占非易解也程氏迴以爲此二易之辭非

豫章

春秋昭六年傳楚使薳泄師於豫章而次於乾谿注乾谿在譙縣南是師近楚地十三年傳楚囚伍舉於豫章吳人侵楚師於豫章吳人舍舟於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注豫章漢東楚西地名是豫章在江北淮水南三十一年傳秋吳師圍弦左司馬戌石司馬稺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定二年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誘楚人注桐舒鳩楚人見舟於豫章吳人見舟於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注豫章漢東楚西地名是豫章在江北淮水南定四年傳楚使薳洩囚吳人於鍾離而豫章是吳楚分界吳人敗諸豫章而還定二年傳秋吳師圍弦左司馬戌石司馬稺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定二年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誘楚人注舒鳩楚人見舟於豫章吳人見舟於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注豫章漢東楚西地名是豫章在江北淮水南定四年傳楚囚吳人於鍾離而豫章是吳楚分界吳人敗諸豫章而還定四年傳楚使薳洩徐吳人敗諸豫章而還定二

易

乾九三夕惕若厲无咎

㑹案近讀皆以夕惕若爲句厲一讀无咎一讀玫漢唐舊讀並連夕惕若厲爲句淮南子人間訓夕惕若厲以竭息也漢書王莽傳引易曰夕惕若厲說文朁字註引易曰夕惕若厲（說文又作夕惕）若風俗通義引易夕惕若厲後漢謝夷吾傳夕惕若厲注易曰夕惕若厲言君子終日乾乾至于夕猶怵惕戒慎若危懼苟爽云立誠謂夕惕若厲干寶曰外爲丈夫之從王事則夕惕若厲書洪範命正義引易稱夕惕若厲褒文類聚引亦作夕惕若厲又書怵惕惟厲與易句並同古讀似可依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㑹案李氏易傳引何妥曰天體不健故能行之德健也猶如地體不順承弱之勢順也所以乾卦獨變名爲健宋衷曰晝夜不懈以健詳其名餘卦當名不假于詳矣正義天行健者行者運動之稱健者强壯之名乾是象健之訓今大象不取餘健爲釋傷說天者萬物壯健皆有衰息惟天運動日過一度蓋運轉混混未曾休息故曰天行健玫此諸說並以天行健連讀爲義愚謂乾古字作朁見古今韻會傳易者因轉寫作健是健即乾字之轉聖人釋象皆以卦本名言之不宜自變其例是天行爲一讀健爲一讀天行與坤象地勢語正相比而注家因文牽附皆鑿說也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㑹案舊讀並作利牝馬之貞利字連下爲義玫程傳坤乾之對也四德同而貞體則異乾以剛固爲貞坤則柔順而貞牝馬柔順而健行故取其象曰牝馬之貞是以利爲一讀牝馬之貞另爲句與乾四德相媲義較密

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㑹案舊讀並以利字屬上主字爲句（盧氏注先迷陰以陽爲主君後而順之則利正義引莊氏云先迷後得主玫此宜以後得主絕句利字屬下西南讀文言曰後得主而有常則主字絕句又塞利西南則利字屬下又叶樂証屯初九盤桓利居貞

㑹案近讀以利居貞爲句玫魏明帝微管寧詔盤桓利居又以居字爲讀貞字另爲義不與居連文

六三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㑹案近讀以幾字爲句（朱子云君子見幾不如舍去）玫准南子繆稱訓易曰君子幾不如舍往吝注卽兢也鹿以喻民虞欺也幾終也乾民欺之卽入林中幾終不如舍之使之不終如其吝也高氏又以幾不如舍連讀爲句

需九二衣需于沙衍在中也

㑹案近讀從沙字絕句據九經古義穆天子傳云天子東征南絕沙衍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求飲未至（郭璞云沙衍水中有沙者）水少沙見故衆需于沙衍或以衍屬下句讀非也愚謂虞翻云衍流也似當作流沙之義則虞氏亦以衍字絕句爲訓此又可舉証

需九二衣需于沙衍在中小有言以吉終也

㑹案此凡兩讀釋文有小字一句小有言一句玫魏明帝微管寧詔盤桓利居又以居字爲讀貞字另爲義不與居連文

六三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㑹案近讀以幾字爲句（朱子云君子見幾不如舍去）玫准南子繆稱訓易曰君子幾不如舍往吝注卽兢也鹿以喻民虞欺也幾終也乾民欺之卽入林中幾終不如舍之使之不終如其吝也高氏又以幾不如舍連讀爲句

需九二衣需于沙衍在中也

㑹案近讀從沙字絕句據九經古義穆天子傳云天子東征南絕沙衍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求飲未至（郭璞云沙衍水中有沙者）水少沙見故衆需于沙衍或以衍屬下句讀非也愚謂虞翻云衍流也似當作流沙之義則虞氏亦以衍字絕句爲訓此又可舉証

需九二衣需于沙衍在中小有言以吉終也

㑹案此凡兩讀釋文有小字一句小有言一句又荀爽曰陽來居二而得中故曰訟有孚則以孚字爲句虞翻云窒塞止也陽權也則窒一字爲句陽一字爲句孔氏正義同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㑹案此凡兩讀正義曰若能以懼歸竄其邑乃可免災眚如此注意則經稱其邑二字連上爲句人三百戶合下爲句朱子本義邑人三百戶絕句其邑人三百戶絕句者則以連字絕句其邑人三百戶絕句无眚又另爲句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

㑹案此凡兩讀朱子本義守舊居正則雖危而終吉如此注意以貞字絕句厲下屬終吉爲句虞氏翻云貞厲得位故終吉也王輔嗣云處兩剛之間而皆近不相得故曰貞厲如此注意則以食舊德爲句貞厲爲句愚謂象詞明言食舊德是貞厲連文下屬從王事爲正

師貞丈人吉

㑹案此凡兩讀朱子本義用師之道利于得正則爲句近多從之玫周禮天府注鄭司農云貞問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問于丈人爲句太卜注鄭康成謂貞之言正也後得主而有常則主字絕句又塞利西南則利字屬下西南讀文言曰後得主而有常則主字絕句又塞利西南則利字屬下又叶樂証

蠱初六有子考无咎

㑹案此凡兩讀釋文云周依馬王肅以考絕句王輔嗣注以至巽之質幹父之事能承先軌堪其任者也故曰有子也任爲事爲間問于正吾必先正之乃從問焉易曰師貞丈人吉亦與先

屯初九盤桓利居貞

㑹案近讀以利居貞爲句玫魏明帝微管寧詔盤桓利居又以居字爲讀貞字另爲義不與居連文

六三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㑹案近讀以幾字爲句（朱子云君子見幾不如舍去）玫准南子繆稱訓易曰君子幾不如舍往吝注卽兢也鹿以喻民虞欺也幾終也乾民欺之卽入林中幾終不如舍之使之不終如其吝也高氏又以幾不如舍連讀爲句

需九二衣需于沙衍在中也

㑹案近讀從沙字絕句據九經古義穆天子傳云天子東征南絕沙衍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求飲未至（郭璞云沙衍水中有沙者）水少沙見故衆需于沙衍或以衍屬下句讀非也愚謂虞翻云衍流也似當作流沙之義則虞氏亦以衍字絕句爲訓此又可舉証

需九二衣需于沙衍在中小有言以吉終也

㑹案此凡兩讀釋文有小字一句小有言一句又荀爽曰陽來居二而得中故曰訟有孚則以孚字爲句虞翻云窒塞止也陽權也則窒一字爲句陽一字爲句孔氏正義同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㑹案此凡兩讀正義曰若能以懼歸竄其邑乃可免災眚如此注意則經稱其邑二字連上爲句人三百戶合下爲句朱子本義邑人三百戶絕句其邑人三百戶絕句者則以連字絕句其邑人三百戶絕句无眚又另爲句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

㑹案此凡兩讀朱子本義守舊居正則雖危而終吉如此注意以貞字絕句厲下屬終吉爲句虞氏翻云貞厲得位故終吉也王輔嗣云處兩剛之間而皆近不相得故曰貞厲如此注意則以食舊德爲句貞厲爲句愚謂象詞明言食舊德是貞厲連文下屬從王事爲正

師貞丈人吉

㑹案此凡兩讀朱子本義用師之道利于得正則爲句近多從之玫周禮天府注鄭司農云貞問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問于丈人爲句太卜注鄭康成謂貞之言正也後得主而有常則主字絕句又塞利西南則利字屬下西南讀文言曰後得主而有常則主字絕句又塞利西南則利字屬下又叶樂証

蠱初六有子考无咎

㑹案此凡兩讀釋文云周依馬王肅以考絕句王輔嗣注以至巽之質幹父之事能承先軌堪其任者也故曰有子也任爲事爲間問于正吾必先正之乃從問焉易曰師貞丈人吉亦與先

嘉同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

㑹案九家易曰雖當爲王尚在師中爲天所寵事克功成故吉无咎王輔嗣注在師而得其中正義曰觀注之意以在師中爲句其吉字屬下又云觀象之文在師中吉承天寵者則似吉字屬上此吉之一字上下義該故註文屬下象文屬上此孔氏已從兩讀愚謂在師亦可爲句中吉當連爲句訟有孚窒惕中吉亦以中吉屬讀是其義也

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㑹案血去惕出舊讀並連文玫血去當屬上有孚爲義血陰屬羣小也四以一陰畜衆陽而羣小棄之惟賴誠結主知則三不見侵邪害亦消阻矣故云有孚血去與下九五有孚攣如句正相比

上九尚德載婦貞厲

㑹案舊讀並以載字絕句玫此宜以尚德載婦屬讀如履九五夬履貞厲噬嗑六五貞厲无咎大壯九三貞厲晉九四貞厲革九三征凶貞厲旅九三貞厲並可舉証

上九案詞注夫處下可以征而無咎者惟泰也則然

㑹案近讀從然字絕句據釋文云則然一本作然則讀卽以也字絕句是然則又當屬下爲義

謙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㑹案荀爽曰君子有終故吉也是以君子有終爲句吳氏據初六謙謙君子則此文當勞謙君子爲句

六四无不利撝謙

㑹案此凡兩讀荀爽曰四得位處正家性爲謙故无不利陰欲撝三使居五上故曰撝謙此以无不利撝謙分屬二句孔氏正義朱子本義同程傳動作施爲无所不利于撝讓也此又以无不利撝謙爲一句（案此二句似倒亂之說荀六謙謙六二鳴謙利於用侵伐爲協案此凡二句似倒亂之說荀六謙謙六二鳴謙九三勞謙上六鳴謙以此例之六四下亦宜緊接撝謙无不）

豐初六有子考无咎

㑹案此凡兩讀釋文云周依馬王肅以考絕句王輔嗣注以至巽之質幹父之事能承先軌堪其任者也故曰有子也任爲事爲間問于正吾必先正之乃從問焉易曰師貞丈人吉亦與先

首能堪其事考乃无咎也是王氏以有子爲句考字屬下爲句

困學紀聞云呂文靖爲相非無一疏可議子爲名相而揚其父之善史直翁爲相非無一善可稱子爲權臣而掩其父之美易曰有子考无咎從輔嗣讀也

觀六三觀我生進退

億案此讀多連五字爲一句証以下九五觀我生上九觀其生則此觀我生亦宜爲句進退另爲句

剝初六剝床以足滅貞凶

億案虞氏翻曰失位无應故蔑貞凶孔氏正義蔑貞凶者蔑削也朱子本義滅正則凶程傳蔑無也謂消亡于正道也並以蔑貞爲讀愚謂象文剝床以足以滅下也則剝床以足爲句蔑滅也另爲句貞凶亦另爲句不宜以滅貞連文

六三剝之无咎

億案此凡兩讀剝之爲句无咎爲句又剝之无咎亦可連讀爲句

无妄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

億案此凡兩讀九家易天下雷行陽氣普徧無物不與故曰物與也是以物與絕句又云物受之以生无有災妄故曰物與无妄也是又以物與无妄連讀虞翻曰與謂舉妄亡也謂雷以動之震爲反生萬物出震无妄者也故曰物與无妄王輔嗣注天下雷行物皆不可以妄也皆從九家易後一讀愚謂以易例推之凡象釋卦名則卦名皆另讀不宜此獨連爲句從九家易前一讀爲是

大畜剛健爲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

億案此凡三讀近讀從剛健爲實輝光爲句日新其德爲句鄭氏周易輝光日新爲句其德剛上而尚賢爲句虞氏翻才太並同王輔嗣注夫唯輝光日新其德者唯剛健篤實也又以輝光連日新其德爲句

頤六二顚頤拂經于邱頤征凶

億案此凡兩讀王肅云二宜應五反下養初豈非顚頤違常于五也故曰拂經于邱順頤拂經于邱此以顚頤爲句拂經于邱爲句本義云求養于初則顚倒而違于常理求養于上則往而得凶此又以拂經爲句于邱頤爲句

坎六四樽酒簋貳用缶

億案釋文云樽酒絕句簋貳絕句用缶絕句舊讀樽酒簋絕句故貳用缶王輔嗣云「樽之酒二簋之貪孔氏正義並以樽酒貳爲句此舊讀也禮器疏案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鄭云六四上承九五又互體在震上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尊于簋副設元酒是從舊讀之證朱子本義是氏云先儒讀樽酒簋爲一句今從之又唐韻正簋古音同九則以簋缶貳爲句可依也近九經古義坎六四樽酒簋貳此讀愚謂經文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更有貳字此句依舊讀爲正

納約自牖終无咎

億案舊讀以納約自牖爲句朱子本義程傳並同攷崔憬曰於重險之時居多懼之地近三而得位比五而承陽修其潔誠進其忠信則雖祭祀省薄明德惟馨故曰尊酒簋貳用缶內約文據此注意是內約絕句自牖又連下爲義

離象曰明兩作離

億案此凡兩讀虞翻曰兩謂日與月也乾五之坤成坎坤二之乾成離兩坎日月之象故明兩作离也此連卦名讀又云或以日與火爲明兩作也則又以明兩作絕句愚謂此讀宜以後說爲據

乾成離离坎日月之象故明兩作离也此連卦名讀又云或以日與火爲明兩作也則又以明兩作絕句愚謂此讀宜以後說爲據

孔氏疏案八純之卦論象不同各因卦體事義隨文而發乾坤不論上下二體也雷是流續之至水爲流不已義皆取連續相因故震云洊雷坎云水洊至也風是搖動相隨之物故云隨風巽也山澤各自爲體非相入之物故云兼山艮麗澤兌是兩物各行也今明之爲體前後各照故云明兩作離是積聚兩明乃作于離若一明暫絕其離未久必取兩明前後相續乃得作離卦之義愚謂疏訓義惟以明兩作離連文因特發八純卦皆當如是其實祭以訓體凡六十四卦俱不當以卦名連文而疏過爲曲說非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億案釋文云樽酒絕句簋貳用缶絕句舊讀樽酒簋絕句故貳用缶王輔嗣云「樽之酒二簋之貪孔氏正義並以樽酒簋貳爲句此舊讀也禮器疏案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鄭云六四上承九五又互體在震上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尊于簋副設元酒是從舊讀之證朱子本義是氏云先儒讀樽酒簋爲一句今從之又唐韻正簋古音同九則以簋缶貳爲句可依也近九經古義坎六四樽酒簋貳此讀愚謂經文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更有貳字此句依舊讀爲正

履錯然敬之无咎

億案舊讀以履錯然敬之无咎爲句孔氏正義履其所處之首應得正其處類乃得无咎也恐不是釋讀小象多有韻此句亦有韻依王氏易本音與此同

恆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億案王輔嗣注意以恆其德貞爲句孔氏正義朱子本義程傳並同攷虞氏翻曰動正成乾故恆其德貞婦人謂初巽爲婦終變成益震四復初婦得歸陽從一而終故貞婦人吉也此又以德字絕句貞字屬下爲句據案詞婦人貞吉則貞字宜連婦人取義虞氏讀爲是

遯初六遯尾厲

億案此凡兩讀遯尾厲三字連文爲句遯尾一讀厲一讀義並通

晉初六罔孚裕无咎

億案此凡兩讀虞氏翻應离爲罔四坎稱孚坤弱爲裕王氏安石云孔子曰我待價者也此罔孚而裕于進也孟子久于齊此罔孚而裕于退也胡氏炳文云罔字在人而吾不可以不裕是並以罔字裕連文爲義王輔嗣注及孔氏正義程傳朱子本義悉以罔字爲句裕連下无咎爲句據案詞裕无咎本受命也則裕字連下讀爲是

明夷九三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億案舊讀皆以不可疾貞四字爲句攷此宜從不可疾爲句貞爲句得其大首所謂殲厥渠魁也不可疾則所謂爵從罔治也故宜貞罔自得得其徐化而已義爲近之

周易稽疑引吳幼清曰大謂三之陽與上應上者三之首故曰大首謂能得上六也不可疾貞先儒俱連讀項氏玩詞貞字自爲句得之與億縣同

解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億案舊讀皆以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九字爲句獲之二字爲句攷舊讀並從然字絕句攷案詞明言履錯之敬則履錯然敬之五字連讀亦可爲義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

億案周易稽疑云舊傳以有嘉折首爲句孔氏正義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者以出征罪人事必克諧故有嘉美之功所誅罪人恐不是釋讀小象多有韻此句亦有韻依王氏易本音與此同

井上六井收勿幕有孚

億案此凡兩讀虞氏翻曰幕蓋也收謂以轆轤收繘也坎爲車應巽繩爲繘故井收勿幕此以井收勿幕連讀爲義王輔嗣注幕猶覆也不擾其有不私其利則物歸之往无窮矣故曰勿幕有孚元吉也此以勿幕連讀爲句

革上六君豹文

億案近讀多云居貞則吉是以居貞爲讀言另一讀據王輔嗣注居則得正而吉征則躁擾而凶也是以居屬讀與上征字爲對義較常成其辨凶居吉正與此同

漸初六小子厲有言

億案舊讀皆以小子屬下屬連讀取義言則以厲下屬連讀取義本言云兎裘詩上下各自爲讀言無實義句士刲羊無血爲句據詩歸妹上六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爲句古人用字多如是者

六二孚乃利用禴

億案舊讀孚乃利用禴五字連讀爲義據程傳云孚乃者謂有其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交于上也是孚乃作一讀利用禴爲一讀升九二孚乃利用禴程傳同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

億案此凡兩讀虞氏翻云先咎匪孚謂四也王輔嗣注四宜而據己德不行自守而已故曰无咎匪孚是以四字連讀爲句孔氏正義同朱子本義云九五剛陽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固无咎矣若有未信則亦修其元永貞之德而悔亡矣此又以无咎屬上爲義則无咎爲句匪孚屬下另作一句近讀多從之

旅九三喪其童僕貞厲

億案舊讀喪其童僕貞厲虞氏翻曰喪其童僕謂變動而失正故貞厲者同據孔氏正義言喪其童僕之正而身危又程傳上離則焚象過剛則基下故下離而喪其童僕之貞信是皆以貞字屬上童僕爲句誌之經文六二得童僕貞此正與上相對從孔程讀爲正

句攷象詞明言公用射隼則宜四字爲句于高墉之上獲之連文爲句義較長周禮司弓矢鄭注或讀爲公用射隼之集禦引此以隼字句絕又可參証

損上九弗損益之

億案周易稽疑弗損益之先儒皆連讀惟晁氏客語弗損絕句蓋損處上九物極則反是以弗損也

夬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億案此凡兩讀王輔嗣注雖有惕懼號呼莫夜有戎不憂不惑故勿恤也據此注意是以惕號莫夜有戎爲句勿恤爲句孔氏正義云雖復有人德懼號呼語之云莫夜必有戎卒來害己據此疏意是以惕號爲句莫夜有戎爲句後儒多同此攷象詞明言有戎勿恤則宜以惕號莫夜絕句爲正

萃初六若號一握爲笑

億案此凡兩讀孔氏正義云已爲正配二以近巽若自號比爲一握之小號其謙退之容不與物爭權號此意若號一握爲笑六字爲句終儒解作呼號則以若號爲句一握爲笑另爲句古易簡部多如是者

六二孚乃利用禴

億案舊讀孚乃利用禴五字連讀爲義據程傳云孚乃者謂有其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交于上也是孚乃作一讀利用禴爲一讀升九二孚乃利用禴程傳同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

億案此凡兩讀虞氏翻云先咎匪孚謂四也王輔嗣注四宜而據己德不行自守而已故曰无咎匪孚是以四字連讀爲句孔氏正義同朱子本義云九五剛陽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固无咎矣若有未信則亦修其元永貞之德而悔亡矣此又以无咎屬上爲義則无咎爲句匪孚屬下另作一句近讀多從之

困卦史言

億案史文多言

巽九二巽用史巫紛若吉

億案荀爽云巫以書敷並以告願紛變若順也又云征伐既畢誠意者多則吉而无咎據經文明言紛若吉无咎程傳云史巫紛若之人也則以明明斷句揚側陋又一讀攷史記五帝紀與今義與文同惟明明斷句揚側陋句史記作義象書戚及夙遠隱匿者益以堪言戚句言明明之文疏遠隱匿者句言揚側陋之文然則明明與下句揚側陋相對側之部氏爾雅注引書曰揚側陋不以明明相屬更可參証

巽卦

億案卦名

巽卦以申命

億案卦名

旅卦

億案卦名

旅九三喪其童僕貞厲

億案朱子本義云喪其童僕貞厲句旅卦之義言旅而喪其童僕雖貞而厲也

旅卦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億案卦名

雜卦說夬決也

億案此凡兩讀王輔嗣注說夬故曰決也是並以說其血去逖出連讀爲句攷氏音義曰逖遠也去逖出也本作剔出王氏申子曰以說決之文法律之況其血句則宜以血字絕句

雜卦說夬決也

億案說夬文明言說其血去逖出則說夬決也是並以說其血爲句去逖出爲句

雜卦說夬決也

億案說夬文明言說其血去逖出則說夬決也是並以說其血爲句去逖出爲句去卽有遠意逖訓爲遠亦有害意故象詞以遠害釋之出无咎爲句與往无咎句法同

未濟象曰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億案舊讀多從鳥字連辨物爲句惟王輔嗣注云辨物居方各物各當其所也則以愼字絕句辨物居方又自爲句孔氏正義君子見未濟之時剛柔失正故用愼爲德申王氏所讀之義更明晰

繫詞上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

億案舊讀皆以小子屬下屬連讀取義言則以屬下屬連讀取義本言云兎裘詩上下各自爲讀言無實義句士刲羊無血爲句據詩歸妹上六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爲句古人用字多如是者

繫詞上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

億案舊讀多以出其言善爲句攷此當以出其言爲句善字連下讀爲句下文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同

繫辭上子曰以陳天之文法律之況其血句

億案繫辭云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繫辭上子曰以陳天之文法律之況其血句

億案繫辭云

重華協于帝

案近讀從重華連協于帝爲一句四書羣地云朱子祇緣僞古文重華協于帝文命敷于四海不將重華文命二字各斷爲句與今文放勳字面爲一例而晉連下文自不得解作號并解非堯之號矣是謂以僞亂眞據此重華文命眞各斷句爲讀是也

玉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

案此凡兩讀白虎通引尚書曰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羣書曰至于岱宗柴祀泰山也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諸侯也朱子注家孔傳以至于岱宗柴爲句羣讀當以柴望秩于山川爲句如柴望大告武成燔柴祭天告成柴望秩于山川正日同律度量衡

案此凡兩讀孔傳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則以同字爲律度量衡爲一句與上文時月言協日言正厥詞相比鄭康成周禮典同注云同陰律也下引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疏云正日同律度量衡者謂正定日之甲乙陰同陽律之長短及正度之丈尺量之斗斛衡之斤兩云若皆定正之使依法正制同律法同陰律也疏鄭以同爲當同此律故辨七之同陰律也此又以正日連下同律度量衡爲一句

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案此凡兩讀孔傳四表總言三年是以三載爲下四海遏密八音此可舉証又楊用修以楊守疏引尚書云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此可舉証又楊用修以三載屬上如喪考妣讀者見之子章內

讓于殳斨暨伯與

案孔傳殳斨伯與二臣名則殳斨連文爲讀猶吳斗南漢刊誤補遺云堂遜于殳斨伯與益遜于朱虎熊羆若均爲二臣史無異辭可也今于殳斨伯與加暨字于其間而朱虎熊羆則不然者益有謂也殳斨伯與爲二人故加暨字以別之如遜于稷契暨皐陶也皆殳斨爲二人則殳爲一人讀讓于朱虎熊羆

雲土夢作乂

案此凡兩讀一讀以雲夢土爲句作乂爲句孔傳雲夢之澤其中有平土邱水去可爲耕作獻貢之治史記夏本紀漢書地里志同此一讀以雲土爲句夢作乂另爲句蔡傳云雲土者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作乂者夢之地已可耕治也今讀從此沈括筆談云石經倒土夢字唐太宗得古本尚書乃雲土夢作乂部改從古本攷漢書地里志江夏郡有雲杜杜與土通盖以雲土爲義水經沔水又東南過江夏雲杜縣東鄰氏注禹貢所謂雲土夢作乂故縣取名焉此又可爲証是則班氏所見本亦作雲土古本信可據也禹貢雖指謂大宗此一改殊多事不若仍舊之爲得恐未盡然

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

案舊讀三邦底貢厥名爲句夏本紀三國致貢其名馬融曰言苞匭縮結三國所致貢其名善也據孔疏云鄭元以厥名下屬包匭菁茅是以貢字絕句厥名連下句爲讀吳幼清云菁茅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三邦底貢其有名者舊以三邦底貢厥名屬上文固嘗揩非是據此吳說亦本鄭讀

包匭菁茅

案此凡兩讀據孔傳云包橘柚正義菁茅既以匭盛非所包之物明包必有裹也此州所出與揚州同揚州厥包橘柚知此包是插細也是以包一讀匭菁茅一讀鄭元以菁茅爲一物匭循纏結也菁茅之有毛刺者車之故以包裹而又纏結也是以包匭菁茅連文爲讀蔡氏集傳云既包而又匭之所以示敬也同鄭氏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

案孔傳云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是以因桓是來爲下文爲讀禹貢錐指引吳氏云西傾山在西南

占用爲一句二矽民爲一句則義理明矣

曰時五者來備

案讀從一句孔氏以曰時屬上句則五者來備又爲一讀九經古義案經文曰時五者來備時是也言是五者皆備至也孔氏以曰時二字屬上句與漢儒所受尚書異讀後人遂以五是爲傳習之誤非也

金縢

史乃策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

案孔傳史爲册書祝辭也是以策祝連讀案傳同攷鄭康成氏云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是以史乃策爲讀祝屬下曰字讀

公命我勿敢言

案此凡兩讀孔傳云周公使我勿道讀從一句蔡傳言此實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爾孔氏謂周公使之勿言吾非是蔡氏以命字絕句我勿敢言另爲句義並得通

大誥

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

案此凡兩讀釋文云馬讀弗少延爲句正義云鄭王皆以延上屬爲句言害不少乃延長之今蔡傳同此孔傳言周道不至故天下凶害于我家不少是以少字爲句又云凶害延大惟累我幼童人是以延洪屬下讀正義亦云王肅又以惟爲念向下爲義大念我幼童子與繼文武無異之據多方洪惟圖天之命經文多以洪惟屬句首則延字宜絕句從馬鄭諸讀爲正

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

案蔡傳以哉字絕句云肆放也欲其舒放而不畏縮也攷孔傳云故以告諸侯及臣下御治事者訓肆爲故則以肆哉爾庶邦爲句書用肆字多在句首又哉與哉同伊訓厥哉自亳孟子引作厥載自亳猶言始自商庶邦君及爾御事於義爲直而蔡氏屬讀非也

康誥

我西土 惟時怙冒聞于上帝

案讀從怙冒爲句聞于上帝爲一句見蔡傳據趙臺卿注孟子引書聞于上帝則古讀以怙字屬句証之孔傳我西土歧周

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上聞于天爲孔傳解義斷句亦與趙氏同

酒誥

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

案此凡兩讀孔傳繼汝股肱之教爲純一之行則以純字屬上讀爲義蔡傳以純爲大云大修農功服勞田畝則以純字屬下讀爲義

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

案舊讀以死字絕句攷此當以死辜連文爲句在商邑越殷國屬詞相比謂言自郡城至庶邦坐任其亡而不恤孔傳言紂聚罪人在都邑而任之過爲駢曲於義非也

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

案此凡兩讀釋文謔保文武受民絕句馬同今蔡傳本此孔傳云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爲我四維之輔玩注意以民屬上讀爲義蔡傳以純爲大云大修農功服勞田畝則以純字屬下讀爲義

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

案舊讀以死字絕句攷此當以死辜連文爲句在商邑越殷國屬詞相比謂言自郡城至庶邦坐任其亡而不恤孔傳言紂聚罪人在都邑而任之過爲駢曲於義非也

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

案此凡兩讀孔傳云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者用賢是以三亳爲一讀阪尹爲一讀蔡傳同鄭康成以三亳阪尹者共爲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地言阪尹則三亳阪尹連讀

顧命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

案此凡兩讀正義曰孔讀殆上屬爲句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也蔡傳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必死弗與弗悟是又以殆字屬下讀

茲既受命還出綏于庭

案舊讀多從一句攷此當以茲既受命爲一讀還另爲一讀儀禮多用還字爲句又詩緇衣屬還予受子之餐今還亦以一字爲句

君牙

夏曰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案讀從怨咨斷句據緇衣引君牙曰夏曰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釋文出資音咨注資當爲至譬之誤也祁之言是也齊西傷之語也夏曰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言怨天此以小民惟曰怨咨句資冬祁寒以資字屬下冬祁寒爲句較尚書以怨咨作讀與下句小民亦惟曰怨多一咨字古人屬詞當不如是從鄭讀義爲得之

呂刑

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

案此凡兩讀孔傳以耄荒爲句蔡傳同蘇氏軾曰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荒當屬下句亦通朱子亦稱之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案舊讀并以民字絕句攷此當以皇帝清問爲句下民鰥寡爲句下民指平民鰥寡指窮民二者並憫苗罪無可逭矣

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案舊讀以罰字絕句攷此當以苗民無辭爲句于罰下屬乃絕厥世爲句義亦可通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

案此凡兩讀釋文云天齊于民絕句馬云齊中也俾我絕句孔傳同陳氏云天以刑齊民天不能自爲之故以俾我亦同釋文蔡傳云天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爲一日之用而已則又以俾我一日連讀

書序

帝釐下土方

案此凡兩讀釋文云下土絕句一讀至方字絕句據困學紀聞云商頌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朱文公亦以方字絕句云楚詞天問禹降省下土方蓋用此語然書序已有此讀矣案書序魏晉人僞託正襲天問語深疑序與傳非也是依下土方斷句又劉歆以方設居方爲讀朱子亦云方設居方逐方各設其居方之道與劉氏同是朱子又以土字絕句蓋亦兩從與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

案此凡兩讀釋文云攷此當以苗民無辭爲句于罰下屬乃絕厥世爲句義亦可通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

案此凡兩讀釋文云天齊于民絕句馬云齊中也俾我絕句孔傳同陳氏云天以刑齊民天不能自爲之故以俾我亦同釋文蔡傳云天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爲一日之用而已則又以俾我一日連讀

書序

帝釐下土方

案此凡兩讀釋文云下土絕句一讀至方字絕句據困學紀聞云商頌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朱文公亦以方字絕句云楚詞天問禹降省下土方蓋用此語然書序已有此讀矣案書序魏晉人僞託正襲天問語深疑序與傳非也是依下土方斷句又劉歆以方設居方爲讀朱子亦云方設居方逐方各設其居方之道與劉氏同是朱子又以土字絕句蓋亦兩從與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

案舊讀從怨字絕句史記夏本紀殷民咨胥皆怨不欲走下文又云乃遂涉河南治亳據此則將治亳爲句攷字連下爲句

詩

周南

螽斯羽螽斯羽說說兮

案近讀並以螽斯羽爲句攷此宜從螽斯絕句羽屬下說說兮連文爲句下二章羽薨薨兮羽揖揖兮並同

麟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案東陽許氏云以麟之趾一句先在于上却以振振公子一句屬下文讀則義自見

句屬下文讀則意自見

召南

甘棠勿翦勿伐

案勿翦勿伐當各爲一句下二章同舊作章三句則以勿翦勿伐讀從一句

邶

匏有苦葉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案戴侗曰此章上半句瀰與鷕協下半句盈與鳴協則有濁有鷕皆至行從爲句而子季弟少頵爲讀

鄭

緇衣敝予又改爲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案讀從敝予下連爲句還予下連爲句攷二章據顧亭林詩本音云舊作三章章四句今詳敝字當作一句還字當作一句作三章章六句又案一字爲句詩多有之而關雎葛覃皆以爲言則一字不制也以詩考古一字則言寒泉之思兩

德案詩集傳名物鈔云若螽斯不妒忌一語鄭氏逸釋云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妒忌雖蚣蝑不嫺自後說詩者多爲此所惑今但以言若螽斯絶句屬上文以不妒忌歸之后妃而屬之下文意自可通但詩拙耳

何彼襛矣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

德案讀皆從王姬絶句據朱子辨說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說者多笑其隨然但讀爲南句之失耳若讀此十字合爲一句而對下文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爲義則序者之義亦自明白此又連十字爲句愚請詩正義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者早已連文爲讀矣

絲衣羔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德案此宜以僭字絶句近讀有誤屬下作上僭夫人者非也

谷風衞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

德案孔氏正義衞人由化效其上故淫於新昏是以上字絶句愚請當以化其上淫爲句上如衞宣公是也於新昏而棄其舊室爲句義亦可通

伯兮鄭箋祭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爲王前驅久

德案釋文云從王伐鄭讀者或連下伯也爲句者非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德案釋文云始大絶句或連下句非

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德案釋文云始命絶句

采苓鄭箋諸侯將朝于王

德案釋文一本無于字皆以王字絶句一讀諸侯將朝絶句以王字下屬

周禮

小宰乃退以官刑憲禁于王宮

德案近讀自乃退連下讀愚謂乃退爲一讀屬上謂冶樂之法爲義治樂縣于樂魏在堆門外閽入疏天子五門堆門亦爲中門有兩觀若縣宮禁則在內矣故云乃退是言自堆門外退以別之下以宮刑憲禁于王宮屬下讀爲解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凡邦之事釋

德案注鄭司農讀火絶之云禁凡邦之事釋疏先鄭讀火絶之則火字向上爲句也其禁自與凡邦之事釋共爲一句司宮正既不掌庫事若如先鄭所讀則似宮正爲王釋非也愚謂先鄭所陰陽情慾者無不妒忌雖蚣蝑不嫺自後說詩者多爲此所惑今但以言若螽斯絶句屬上文以不妒忌歸之后妃而屬之下文意自可通但詩拙耳

何彼襛矣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

德案讀皆從王姬絶句據朱子辨說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說者多笑其隨然但讀爲南句之失耳若讀此十字合爲一句而對下文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爲義則序者之義亦自明白此又連十字爲句愚請詩正義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者早已連文爲讀矣

絲衣羔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德案此宜以僭字絶句近讀有誤屬下作上僭夫人者非也

谷風衞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

德案孔氏正義衞人由化效其上故淫於新昏是以上字絶句愚請當以化其上淫爲句上如衞宣公是也於新昏而棄其舊室爲句義亦可通

伯兮鄭箋祭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爲王前驅久

德案釋文云從王伐鄭讀者或連下伯也爲句者非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德案釋文云始大絶句或連下句非

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德案釋文云始命絶句

采苓鄭箋諸侯將朝于王

德案釋文一本無于字皆以王字絶句一讀諸侯將朝絶句以王字下屬

周禮

小宰乃退以官刑憲禁于王宮

德案近讀自乃退連下讀愚謂乃退爲一讀屬上謂冶樂之法爲義治樂縣于樂魏在堆門外閽入疏天子五門堆門亦爲中門有兩觀若縣宮禁則在內矣故云乃退是言自堆門外退以別之下以宮刑憲禁于王宮屬下讀爲解

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凡邦之事釋

德案注鄭司農讀火絶之云禁凡邦之事釋疏先鄭讀火絶之則火字向上爲句也其禁自與凡邦之事釋共爲一句司宮正既不掌庫事若如先鄭所讀則似宮正爲王釋非也愚謂先鄭所讀以賈氏證之良是秋官司垣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此即火禁連文之徵若亦從修火絶句過爲鑿說矣

內饔凡王之好賜肉修則饗人供之

德案賈氏疏云言好賜者謂羣臣王所愛好則賜之肉修故舊請從肉修絶句凡王及冢宰之好賜子則共之玉府凡王之好賜其貨賄內府致此宜以好賜爲讀言王之好賜非一物唯肉修則饗人共之於義較密又凡王之好謂王所善也賜肉修連下爲句亦可通

外饔則掌共其獻賜腊肉之事

德案賈氏疏掌共其獻者獻其將帥并賜酒肉之事

竝掌之酒當作腊是以獻字絶句賜腊肉之事另讀王氏應電曰勞將帥曰獻犒兵衆曰賜獻賜皆有腊肉則以共其獻賜腊肉之事連文爲句

歌人掌呂田獵辨其名物

德案鄭注云呂猶囿也以囿摶所當田之獸是以掌呂田獵爲句近讀從之攷此宜以掌呂爲句如下文字呂之例田獵連下辨其名物爲義證之下文凡田獻者掌其政令明田獵不與呂爲句始也月開禮以建寅之月爲上正歲

酒正共后之致飲於賓客之禮醫醯糟皆使其士奉之

德案讀自共后至醯糟爲句攷此宜以禮字絶句醫醯糟連下爲義與凡邦之飲酒之禮文義相類故酒正云醫醯使其士奉之此可爲證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合斬冰

德案此凡兩讀鄭司農云掌冰政士藏冰之政故酒正云醫醯使其士奉之此可爲證是秋官司垣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此即火禁連文之徵若亦從修火絶句過爲鑿說矣

內饔凡王之好賜肉修則饗人供之

德案賈氏疏云言好賜者謂羣臣王所愛好則賜之肉修故舊請從肉修絶句凡王及冢宰之好賜子則共之玉府凡王之好賜其貨賄內府致此宜以好賜爲讀言王之好賜非一物唯肉修則饗人共之於義較密又凡王之好謂王所善也賜肉修連下爲句亦可通

外饔則掌共其獻賜腊肉之事

德案賈氏疏掌共其獻者獻其將帥并賜酒肉之事

竝掌之酒當作腊是以獻字絶句賜腊肉之事另讀王氏應電曰勞將帥曰獻犒兵衆曰賜獻賜皆有腊肉則以共其獻賜腊肉之事連文爲句

歌人掌呂田獵辨其名物

德案鄭注云呂猶囿也以囿摶所當田之獸是以掌呂田獵爲句近讀從之攷此宜以掌呂爲句如下文字呂之例田獵連下辨其名物爲義證之下文凡田獻者掌其政令明田獵不與呂爲句始也月開禮以建寅之月爲上正歲

酒正共后之致飲於賓客之禮醫醯糟皆使其士奉之

德案讀自共后至醯糟爲句攷此宜以禮字絶句醫醯糟連下爲義與凡邦之飲酒之禮文義相類故酒正云醫醯使其士奉之此可爲證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合斬冰

德案此凡兩讀鄭司農云掌冰政士藏冰之政故酒正云醫醯使其士奉之此可爲證是秋官司垣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此即火禁連文之徵若亦從修火絶句過爲鑿說矣

內饔凡王之好賜肉修則饗人供之

德案賈氏疏云言好賜者謂羣臣王所愛好則賜之肉修故舊請從肉修絶句凡王及冢宰之好賜子則共之玉府凡王之好賜其貨賄內府致此宜以好賜爲讀言王之好賜非一物唯肉修則饗人共之於義較密又凡王之好謂王所善也賜肉修連下爲句亦可通

外饔則掌共其獻賜腊肉之事

德案賈氏疏掌共其獻者獻其將帥并賜酒肉之事

竝掌之酒當作腊是以獻字絶句賜腊肉之事另讀王氏應電曰勞將帥曰獻犒兵衆曰賜獻賜皆有腊肉則以共其獻賜腊肉之事連文爲句

歌人掌呂田獵辨其名物

德案鄭注云呂猶囿也以囿摶所當田之獸是以掌呂田獵爲句近讀從之攷此宜以掌呂爲句如下文字呂之例田獵連下辨其名物爲義證之下文凡田獻者掌其政令明田獵不與呂爲句始也月開禮以建寅之月爲上正歲

酒正共后之致飲於賓客之禮醫醯糟皆使其士奉之

德案讀自共后至醯糟爲句攷此宜以禮字絶句醫醯糟連下爲義與凡邦之飲酒之禮文義相類故酒正云醫醯使其士奉之此可爲證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合斬冰

德案此凡兩讀鄭司農云掌冰政士藏冰之政故酒正云醫醯使其士奉之此可爲證是秋官司垣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此

小宰伯若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

德案此凡兩讀鄭司農云則與祭謂軍祭表禡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事蓋以則與祭爲句有司屬下讀鄭氏誤曰小宗伯已與祭于軍中則四望之祭進其所屬之有司往行事焉宜也故先鄭讀與祭絶句康成連有司讀之恐不成文理此從先鄭爲讀也疏鄭康成謂與祭有司謂太祝之屬又以與祭有司爲句疏先鄭以與祭以上絶讀之若然則與祭者與祭何神乎其有司將事則何義也於義不然故鄭合爲一事解之也此從後鄭爲讀

冢人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

德案此凡兩讀鄭康成云甫始也請量度所始竁之處疏請度甫竁者謂冢人請于冢宰量度始穿地之處也此以請度甫竁爲一句鄭司農云始竁時祭以告后土冢人爲之尸以甫義遂爲之尸連文爲句據此則請度宜另句不與甫竁連王氏所云穿土有淺深廣狹爲封有高卑大小隧道有寬窄遠近冢人先期請度量蓋指此也

太僕連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

德案近讀以待屬下達窮者爲句攷此宜以待屬上掌其政爲句與宮正爲之版以待同義

達窮者與遽令閭鼓聲

德案此凡兩讀鄭司農云遽傳也若今時驛馬軍書當急聞者亦擊此鼓令聞此鼓聲是以遽字句絶令字屬下讀鄭康成云遽令郵驛上下程品此又以遽令連文爲句王氏安石先鄭者遽令連文甚通令廋人注爾雅曰騋牝驪牡元駒裘騅

德案此注鄭所授讀與爾雅異詳見爾雅經讀考異內又釋文云牡茂後反牡驪絶句牝頻忍反牝元絶句攷此與注文引爾雅牝驪牡元互異証以今爾雅本與鄭注同未審陸氏何據

行人居于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德案近讀從焉字絶句九經古義以焉使連文爲句詳見敘述條內

儀禮

士冠禮

厥明夕爲期于廟門之外

德案賈氏疏云厥明夕爲期者謂宿賓與贊冠明日何事爲加冠之期此以厥明夕爲期五字連讀近讀以厥明夕絶句爲期屬下讀

士相見禮

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

德案舊讀皆以階字屬上升見無方爲句考此宜就方字斷句階字屬下讀經上文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君之面位邪立衛之是燕見在室猶于君之方向不宜預度況在堂自下堅之安得知君所向故云升見無方惟至階乃可辯君所在義爲得也

始讀北面坐遷而東遷所

德案此凡兩讀疏云東遷所者謂以西爲上君設當席中故東遷之辟君設處側近也近其故處是以而東遷所爲句桑氏云當于東字句遷所二字爲句所者公設之處也遷所者言遷醬之法但易其故處以示不敢當公親設之意恐太東則失其正位也

喪服傳

父卒繼母嫁從爲己之服報

德案此凡兩讀馬李長云繼母爲己父三年喪畢嫁後夫重成母道故隨爲之服玩此注以從爲隨是從爲之服連文爲一句王子雍云從乎繼母嫁而己從爲之服連文爲一句爲之服另爲句從爲之服報

德案此凡兩讀賈氏疏云感恩者皆稱報若此子念繼母恩終從而爲報是以爲之服報連文爲句雷次宗云凡言報者繼母報亦如此是又以爲之服絶句報另爲句

士喪禮

祝後闔戶先

德案儀禮易讀云桑氏以祝後闔戶先先字當一讀先者先執事者也祝于執事者爲尊其後出也以闔戶故耳既闔而行則祝仍在先也

士虞禮記

何氏讀酒醴有升歌與此文闕歌正可比附

鄉射禮記

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

德案復釋獲復用樂行之疏家皆以復字連下爲句儀禮易讀云復讀如請復之復謂第二番射也當以此字爲句下同謂第三番射也愚謂故亦未敢氏繼公前言復謂第二番射時後言復謂第三番射時

公食大夫禮

坐奠于鼎西南順出自鼎西

德案儀禮易讀云張氏于南字句攷云當于西字句南字衍文也順出以次而出也或以南順二字另爲句亦可

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

德案此凡兩讀疏云東遷所者謂以西爲上君設當席中故東遷之辟君設處側近也近其故處是以而東遷所爲句桑氏云當于東字句遷所二字爲句所者公設之處也遷所者言遷醬之法但易其故處以示不敢當公親設之意恐太東則失其正位也

喪服傳

父卒繼母嫁從爲己之服報

德案此凡兩讀馬李長云繼母爲己父三年喪畢嫁後夫重成母道故隨爲之服玩此注以從爲隨是從爲之服連文爲一句王子雍云從乎繼母嫁而己從爲之服連文爲一句爲之服另爲句從爲之服報

德案此凡兩讀賈氏疏云感恩者皆稱報若此子念繼母恩終從而爲報是以爲之服報連文爲句雷次宗云凡言報者繼母報亦如此是又以爲之服絶句報另爲句

士喪禮

祝後闔戶先

德案儀禮易讀云桑氏以祝後闔戶先先字當一讀先者先執事者也祝于執事者爲尊其後出也以闔戶故耳既闔而行則祝仍在先也

士虞禮記

三虞卒哭

億案儀禮章句云鄭氏三虞卒哭作句謂其皆用剛又以他爲不及時而葬者其說支離故正之此以三虞爲句卒哭另爲句

禮記

曲禮

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

億案俗以作字連下爲禮讀陳氏集說不從云朱子以作爲句絶愚謂朱子謂隆農師點聖人作是一句爲禮以教人是一句朱子亦有所本而陳氏卽指爲朱子蓋失詳也又准南子氾論訓聖人乃作爲之讀從一句案文義古者民濕處復穴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居重聖人乃作爲之築土構木以爲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據此則聖人乃作爲一句爲之亦連下讀與此文勢正合

人生十年曰幼

億案此人生當一讀近連作人生十年者非

人生十年曰幼學

億案俗讀以幼學爲句據朱子謂隆農師點人生十年曰幼作一句學作一句下倣此又塩鐵論崇禮篇萬章抄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兩句讀論年則幼在禮則當學矣與農師讀同質之鄭氏康成云名曰幼時始可學也是漢儒傳讀已以幼字絶句農師亦有所本云然

二十曰弱冠

億案俗讀以弱冠爲句據秦觀漫抄云閒人之年若二十則曰弱冠蓋不習句讀將兩句作一句讀了禮曰二十曰弱冠年雖弱在禮則當冠矣愚謂劉熙釋名二十曰弱言柔弱也是漢人引記亦作二十曰弱又在趙氏之先從兩句讀與下文數句爲例此正讀也

拾級聚足連步以上

億案讀從拾級聚足爲句孔穎達疏級聚足者此上階法也故此又云連步以上者上上堂也此例凡累階不過二等注其始升猶聚足連步此可躡正

侍坐于所尊敬毋餘席

億案此凡兩讀陳氏集說曰所尊敬謂先生長者及有德有位之人也方氏慤曰所尊敬以道稱之也並以敬字絶句吳氏澄曰呂氏以所尊敬三字相屬不若從舊所尊句斷爲是也吳氏又以尊字絶句敬字屬下讀

君命大夫與士肆

億案釋文君命絶句近讀連下爲一句者非

檀弓

喪三年以爲極亡

億案此凡兩讀鄭康成以亡字絶句釋文云王以極字絶句亡作忘孫依鄭作亡而如王分句陳氏集說從王讀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爲句鄉黨圖考云近世有孫逢人著檀弓論文謂不知其墓殤于五父之衢十字當連讀爲句蓋殤也問于耶曼父之母兩句爲倒句其有理蓋古人埋棺于坎爲殤殯于耶曼父之母兩句爲倒句其有理蓋古人埋棺于坎爲殤殯逐而葬檀孔子父墓實淺葬于五父之衢因少孤不得其詳不卒欲從周人合葬之禮卜兆于防惟以父墓淺深爲疑如其殤而凌也則可啓而遷之若其葬而深也則疑體魄已安不可輕動其慎也蓋謂夫子再三審慎不敢輕啓父墓也後乃知其吳爲殯而爲葬由問于耶曼父之母而知之蓋殯于防蓋殯也當在問于道其殯之詳是以信其言啓殯而合葬于防蓋殯也當在問于耶曼父之母句下因屬文欲作倒句取曲折故置在上如此讀戊寅聖人釋疑有稗禮經者不淺

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于禮者之禮也

億案此凡兩讀孔氏正義言文氏之子庶幾進行乎無于禮文之處也是以其庶幾乎連下文爲句陳氏集說文氏之子其近于禮子雖無此禮而爲之禮其舉動皆中節矣是又以乎字絶句

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

億案近讀以降字絶句據鄭氏注云上不降遠下不降卑則上下連不降爲義是當以古者不降上下爲句各以其親另爲句

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

億案此凡兩讀鄭氏注與及也是以葬人絶句與字屬下讀疏引王肅云聖人葬人與屬上句以言若聖人葬人與則人庶有異聞得來觀者若人之葬聖人與凡人何異而子何觀之是以與字屬上句陳氏集說從王讀

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嘗巧者乎

億案此凡三讀廣成氏注云以與己字本同是從以字絶句陳氏謝讀如本字又通爲一句吳氏澄曰得字絶句

子手弓而可手弓

億案此凡兩讀疏云子是手弓之人謂是能弓之手而可手弓者謂其堪可稱此能弓之手是以子手弓爲句而可手弓爲句陳氏集說云子手弓而可爲句使之手弓也手弓商陽之弓在手也是以子手弓而可爲句手弓又另爲句

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

億案此凡兩讀釋文云暴人之疾子一讀以子字向下今陳氏集說以子字絶句虐另爲句從陸氏前一讀孔氏春秋疏禮記既言暴虐又別言暴巫巫虐非一物記言暴人之疾則虐是病人案孔氏既以疾字絶句則子虐當連讀與陸氏後一讀同

月令

審斷決獄訟必端平

億案此凡兩讀釋文云審斷決又云斷一讀絶句決字下屬呂氏春秋注理獄官也使觀傷創毀折者可斷之故曰審斷此以斷字絶陸氏後一讀卽指此

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爲蛤

億案此凡兩讀鄭氏注案賓爵言其賓客止未去也是定讀從賓爲客字絶

句淮南子時則訓同此呂氏春秋季秋紀高氏注以候雁來賓許叔重引同高氏注以來字斷可又張叔皮讀賓爵下華亦從高氏讀及論作反論

季秋之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

億案此凡兩讀鄭注云合諸侯制者定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也呂氏春秋注合會諸侯之制度車服之級各如其命數亦與鄭同是以制爲一讀百縣下屬爲來歲受朔日一讀釋文亦云合諸侯制絶句陳氏集說引梁玉氏曰合諸侯制絶句不可從是以合諸侯爲句制字下屬百縣爲句爲來歲受朔日又自爲句誤氏澄曰合諸侯是一句制百縣是一句舊法非也

班馬政

億案呂氏春秋作獲馬無政字據此則班馬爲句政與正通連下命僕讀是正爲馬正故以命僕及七騶咸駕者蓋帥其屬而督之于義亦可通

其祀行注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載壤厚二寸廣五尺

億案齊次風云壝字當作壇壝上句讀周禮大馭賈疏引此注作爲載壇是也又本節疏可證各本因壇壝字形相近而誤耳愚謂祭伯喈斷亦作載壝又云厚二尺亦與鄭氏所指厚二寸者異或載以積土爲之故云壝義亦可通與

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

億案吉凶屬審卦爲義則審卦吉凶是一句陸農師云吉凶是察是以卦字絶句吉凶屬下是察讀據呂氏春秋作於是察阿上亂法者則罪之玩於是字當以是察阿黨連句爲正

荔挺出

億案三字連文爲句據高氏云荔馬荔挺生出也則以荔爲一讀挺出爲一讀鄭氏云荔挺馬蠶也則荔挺爲一讀出又爲一讀

水澤腹堅

億案近讀從堅字絶句呂氏春秋季冬紀作水澤復注云復亦盛也或作複重累也是以復字斷句堅字屬下句又鄭注引今月令亦無堅字明古以復字爲讀

命宰歷卿大夫

億案讀從命宰爲句歷卿大夫爲句呂氏春秋命宰歷卿大夫高氏注宰歷于周禮爲大宰則又以命宰屬爲句

會于問

周公曰豈不可法言豈于禮不可不許也

億案釋文周公曰豈絶句言豈于禮不可不許也

豈者怪拒之詞先怪拒之又云不可不可是不許之詞

陳氏集說云豈不可首謂何爲不可也舊注以豈爲句看非

玉藻

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

億案舊從斯字爲句據釋文云王肅本亦作二爵而言注云飲二爵可以語也又云言斯禮注云語必以禮也是子雅以二爵而言爲讀言斯禮又爲一讀

樂記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

億案此凡數讀釋文治世之音絶句安以樂音洛絶句又云舊讀上至安絶句樂音岳以樂二字爲句崔讀上句依當下以樂其政和總爲一句下亂世亡國各倣此今陳氏集說從釋文安以樂斷句爲解

雜記

唯輔爲脆于廟門外注輔取名于襯與倩

億案此凡兩讀釋文與倩絶句孔氏疏云輔取名于襯與倩者言此車所以名輔凡有二義一者取名于襯襯近戶也二取名于倩倩草也故云取名于襯與倩又云倩一本作輔讀以與字絶句

祭統

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泲水

億案釋文云從夫人絶句一讀以從字絶句孔氏正義云宗婦執盎從者謂同宗之婦執盎以從也與釋文以從字絶句者同若云從夫人絶句攷上文卿大夫從士執罍以此讀例之則卿大夫從士更取何義又執罍亦無所繫着古人屬詞相比必不如是從下一讀爲正

哀公問

宗族卽安其居節醜其衣服

億案孔氏疏云以序宗族爲句卽安其居爲句節醜其衣服爲句隆氏佃曰宗族卽安句言如上所謂而後宗族卽安也其居

武進士 經讀考異

節句言君子所以自安養之節

案八固不固焉得閒此言也

案此凡兩讀鄭注固不固言吾由鄙固故也以固不固連句疏云上固是鄙固下固故也言寡人由鄙固之故所以得聞此言由其固陋般重問之故得聞此言此申鄭意疏又云皇氏用王肅之義二固皆為固陋上固言已之固陋下固言吾不鄙固則不問不聞焉得聞此言哉今陳氏集說本此

仲尼燕居

子曰師乎前吾語汝乎

案釋文子曰師乎絕句陳氏集說本此據戰國策王曰蠋前蠋亦曰王前則師乎前屬讀猶言爾來前也陳氏解前吾語汝謂昔者已嘗告汝以前作昔字解於義非也

儒行

推賢而進達之

案此凡兩讀釋文云推賢而進達之舊至此絕句皇以達之連下為句今陳氏集說以達之絕句同陸氏前一讀

鄉飲酒義

鄉飲酒義

案此凡兩讀釋文云漢制郡有太守國有相此以相字絕句孔氏正義同又云相或息羊反則以相連下當讀相臨之禮也為句

射義

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

案釋文俟死絕句昔不此二字一句下及注皆同陳氏集說修身以俟死昔為句不又為一句

稱道不亂

案釋文不亂絕句陳氏集說不亂昔為句

揖讓而升下而飲

案釋文云揖讓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鄭氏注下隆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弓不勝者襲說決拾郤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朱子解論語不從此讀陳氏集說云揖讓而升下五字當依鄭注為句

春秋左氏傳

隱八年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

案諸侯以字舊讀絕句為謚下屬為句據檀弓嗚呼哀哉尼父注尼父蓋其字以為之謚是以字為謚亦可為句因以為族又另為句哀十六年孔氏疏云鄭元錯讀左傳云以字為謚愚有辨詳在三禮補正內

桓六年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

案釋文云周人以諱事神名絕句眾家多以名字屬下句據程大昌演繁露左氏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言周人當時固嘗避其君上之名不敢斥言矣至事神之際則雖他時嘗避者亦正讀無避蓋不敢申其尊于所尊也此之謂以諱事神名也及嗣君立則前君之名亦必諱之是謂終將諱之也此一讀

莊十一年言懼而名禮絕句或以名絕句者非

案釋文云言懼而名禮絕句或以名絕句皇以達之連下為句今陳氏集說以達之絕句同陸氏前一讀

十二年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

案正義曰斷以賂絕句言用賂請于陳也釋文同愚謂初請于陳繼之以賂故云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云云南宮萬多力不如猛獲之易制也是以以賂下屬陳人為句

二十年樂祝也夫

案近讀以也字絕句夫字下屬司寇行戮為句愚謂夫字宜上屬為句

三十二年而以夫人言許之

案杜註許以為夫人此以夫人言許之連文為句顧亭林杜解補正云以夫人言為句公語以立之為夫人也許之孟任許名也及嗣君立則前君之名亦必諱之是謂終將諱之也此解補正云以夫人言為句公語以立之為夫人也許之孟任許公也

僖公七年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之

案舊讀以辭字絕句李生虔云當以訓字絕辭下屬而帥諸侯以討之為句愚檢元年傳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同

二十三年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案杜解補正引邵氏曰此倒語也若曰其有幾人能靖者與其人能靖者與絕句則有幾男為句

案釋文聞其駢脅絕句欲觀如字絕句一讀至稟字絕句孔晁云聞公子脅鈐是一骨故欲觀之此以聞其駢脅連欲觀為句之証然攷外傳晉語重耳過曹聞其駢脅惟南人間謂曹君欲見其駢脅呂氏春秋上德篇曹共公視其駢脅並以駢脅絕句從陸氏前一讀為正

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

案杜氏註若遂以為傳相是以相字絕句陸氏說當讀至夫子為句夫子卽公子杜解補正云玩文勢仍當從杜以相句絕朱少白云若以相國語作以相一人必得晉國據此當以若以相夫子為句一人卽夫子也蓋內傳實取外傳之文而損益之其字句皆相因故以不從舊讀為正少白與陸氏斷句同較陸氏更有據

二十四年享宋公有加禮也

案釋文享宋公有加絕句又云一本無也字讀則總為一句今杜氏註云禮物事事加厚此以加禮連文為讀

二十五年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餱而弗食

案此凡兩讀杜氏註徑猶行也是以徑字絕句正義曰杜以徑猶行者以傳文為徑故釋為行上屬為義劉炫改徑為經讀經歷饑餒下屬為句輒改其字以規杜氏非也又釋文云一讀以壺餐從絕句讀徑為經連下句乘於杜意是劉氏以從字絕句而孔陸皆糾其非今從杜氏讀

文公十三年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

案疏引服虔云謂能處賤且又知恥言不汙辱是以能字屬下讀卻氏曰能字句絕能言才也如孟子能者在職之能正義屬下文以為能處賤非是又以能字屬上讀杜解補正案能字仍當屬下句能賤猶云為貴當可使復賤也愚謂更以傳上文證之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歟疏亦云能知外意之事兩能字並相比從正義讀為是

十四年將免我乎爾為之

案近讀以乎字絕句劉炫云爾將免我為之事乎此亦用倒句當讀從一句

宣公十年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

案讀從公出為句自其廐射而殺之為句朱少白云史記正

義引出自其廐為句蓋徵舒伏弩于廐中知公徵行必由之處靈公果自廐出觸弩而自殺耳若以公出為句自其廐射而殺之為句則為徵舒親執弓矢射殺靈公矣於義亦通但案之情事前說較密耳

十二年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

案讀從菆為句愚謂此宜每射抽矢為句菆連下納諸廚子之房為句義兩通

掎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

案釋文云以務烈所絕句正義云以務武王烈業之所同釋文攷此宜以烈字絕句所可也所助語猶言所當許可與下文堯子曰不可語勢相對

十五年下臣獲考死又何求

案杜注考成也近讀倨之以考字絕句攷此宜以下臣獲攷死為句如書洪範所云攷終命首又何求另讀義為近之

成公二年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

案釋文以病絕句據書微子若之何其卿注其語助也是此傳亦宜其字絕句以病連下讀於義可通見陸氏釋文今本作若之何其以病絕句杜註非

十年懼傷我焉逃之

案釋文懼傷我絕句焉徐于虔反一讀如字屬上句逃之絕句

十三年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

案此凡兩讀一讀以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為句相好連下戮力同心讀一讀以相好屬上穆公為句戮力同心另為句

十六年敢告不寧君命之辱

案劉炫以為楚王云無乃傷乎恐其傷也答云敢告不寧告其傷耳是以敢告不寧為句孔沖遠按檢杜注敢告不寧君命之辱宜連讀之若敢告不寧別自為句則君命之辱猶他傳所云拜命之辱耳無所依附此從連讀為義愚謂君命之辱猶他傳所云拜命之辱耳前文既以介者不拜故此單言君命之辱與上敢告不寧句正相比

襄二十年楚君以鄧故親集矢于其目

案此凡兩讀一讀至鄧字句絕一讀至鄧字句絕故字屬下讀

非異人任募人也

案釋文非異人任絕句一讀至人字絕句愚謂注言楚子任此患不為他人蓋在己是從任字為讀疏言楚君被射目者非是為異人也仁此患者為寡人也是從人字屬讀註與疏斷句雖別義俱可通

三年能舉善也夫

案釋文夫絕句一讀以好字向下

十年耶人紇抉之以出門者

案此凡兩讀杜氏注言紇多力抉舉懸門出在內者是以以出門者下屬為句服氏謂以木橛抉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

門者下屬為句

十三年晉國以平丘之役討魯之不共也

案讀從夫字絕句攷此以刑善也作讀夫字屬下句首義亦兩通

成公十六年楚子囚于虞反一讀如字屬上句逃之絕句

十三年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

案此凡兩讀釋文云不習則增絕句一本無增字則連下為句愚謂有增字亦宜連下為句

二十三年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

案讀從在字絕句正義引服虔以下從上讀言敝廬在下是以下為句

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

案釋文云齊侯絕句一讀以見字絕句齊侯向下讀

二十五年男女以班以恐懼服罪非以為賂也叉傳下文虞守者皆有賂正義云杜意男女分別示晉侯以宗器樂器無所屬又傳文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官之正長師旅及虞守者皆有賂明為賂晉侯以所重及故自賂晉侯以下至皆有賂語勢連貫而杜氏解處守者句猶讀皆以男女為賂其曲為穿鑿不可訓也從劉氏讀為正又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傳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又云使其衆男女別而衆以待于朝案此男女別卽與男女以班同賂以宗器亦與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同蓋古戰敗而復求存禮率如是益徵賂字不與男女以班為讀

二十九年君侯而多畏

案疏讀多以侈人為畏而善之是舊讀以畏字絕句攷此宜以多字屬讀周禮司勳戰功曰多注克敵出奇証之成十七年傳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與此文君侯而多義正同畏字屬下大夫皆當讀蓋季札所云畏大夫卽上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三族皆晉之畏也故斷以畏字屬下為正案外傳晉語下邑之役三十年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

案釋文一本作與子上盟絕句用兩珪質于河別為句

不信也夫

案釋文一讀以夫為下句首

昭公元年是委君脫于卓莽也

案正義曰言我若受野賜之禮則是委頓我君之命得脫于卓莽之中是以委君一讀脫于卓莽一讀攷此宜君脫連文蒙上君辱脫寡大夫圖為義

三年實不忘我好

案釋文實不忘我好絕句一讀以好字向下

七年孟懿之足不良翦行

案正義曰當斷不良為句翦向下行讀之知者按二十年杜注云懿足不良故以官約是也

弱足者居

案杜解補正也初九爻詞曰盤桓利居貞昔人以居字為句魏明帝之徵管寧曰盤桓利居是顧氏所証又以居字為讀

十二年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

案此凡兩讀杜氏以從字屬句劉光伯以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見于王為下與革語張本以規杜則從字連下讀為一句又孔氏疏云若僕析父與子革二人同時見王與之語則二人並在子革獨對傳應云子革對曰不得直云對故杜以為右

尹子革將夕故下卽云對事理分明劉妄規杜非也愚謂下文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讐國其若之何據此析父必同時在旁見其對王之詞聲應俱現故與王言如讐始盡其狀則實從子革同見而子革獨屬對也劉氏讀似可依

十三年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

㑹案讀從城字爲句杜解補正云竊意固城息舟皆二字地名城按傳書克邑未有書克某邑之城者固城息舟皆二字地名城而居之別爲一句言築城而字之也是顧氏以舟字爲讀城字連下而居之爲讀

十五年而在下位辱必求之

㑹案舊讀以在下位辱爲句正義曰言在下位可恥辱也服度以辱從下讀訓之爲欲欲必求之吾助子請妄也

十六年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

㑹案舊讀以九字連文爲句正義引服虔斷字小之難以下爲義解云字養也言事大國易養小國難然則鄭人豈憂養小國乎尙未能雖經辨句復何須註述大典且字爲愛不爲養也

二十一年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

㑹案此凡兩讀正義引服度以君上屬是讀至送亡君爲句釋文同此又言孫毓以君下屬是讀至亡字爲句杜解補正同此

二十四年陽不克莫絕句攻此宜以克字絕句傳上文曰過分而陽猶不克正可舉証莫屬下將字讀亦可通

㑹案舊讀從如是爲句杜解補正云傳氏讀至大字絕句亦人以有名爲貴又有所謂有名不如無名者愚謂冀三年傳能與善也夫三十年傳不信也夫三十一年傳訓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釋文并云讀者以夫爲下句首蓋兩讀皆通陸氏亦兩存之傳氏讀至夫字絕句亦有例諸此也

定公五年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

㑹案正義曰王肅斷小大何知爲句註云如是小大何所知也張奐古今人論云子西問城之高厚小大而弗知也子西怒曰不能則知解城之而不知又何知乎張奐引傳爲文小大上屬杜雖無註蓋與張同

哀元年傳孰食者分而後敢食

㑹案杜註云必須軍士皆分熟食是以分字上屬爲讀釋文云一讀以分字連下句

二年傳謀協以故兆詢可也

㑹案釋文謀協以故兆絕句愚謂上承詩言爰始爰謀則謀協以故兆詢又一讀蓋指衛太子先卜已得吉兆此直用故辭之例未必皆讀案此亦曲徇杜氏非定訓也

㑹案舊讀以遂字絕句愚謂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可也人臣何所逃而免此乖于訓矣

一讀以故兆詢又一讀蓋指衛太子先卜已得吉兆此直用故辭之例未必皆讀案此亦曲徇杜氏非定訓也

春秋公羊傳

桓公十一年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

㑹案此凡兩讀何氏以焉字絕句而野留另爲句周禮大司徒注引遷鄭焉而鄙留又以遷鄭焉屬下讀爲句大宰疏引此文與鄭氏同

二十五年赤歸于曹郭公

㑹案釋文云此連爲句郭音虢亦如字左傳正義公羊殺梁並以赤歸于曹郭公連文爲句言郭公名赤失國而歸于曹是爲說不了故不采用如左氏義則赤歸于曹爲句郭公另爲句與公羊稍異此當就經爲讀不可强同

僖二年請以屈產之乘

㑹案此凡兩讀何氏注云屈產地名是以屈產連文爲讀呂氏春秋權勳篇注屈產之乘屈邑所生馬當請以屈作一小讀

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往必可得也

㑹案舊讀從璧字絕句攷此當以往字屬上爲句必可得也又爲一讀服傳下文請終以往又於是終以往並從往字屬句知此亦當依往字讀爲正

春秋穀梁傳

桓十四無冰時煖也

㑹案近讀以冰字絕句據疏云舊解時字上讀此又以無冰時爲句煖也另爲句

又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

㑹案讀從嘗字爲句可也另爲句據疏引徐邈云而嘗可也言可以嘗可上屬與范注違

爾雅

釋詁剋攻鞏弗維也

㑹案此凡兩讀注云孫叔然字別爲義則剋一讀第一讀第一讀以維也總釋上三字郭景純注弗維卽彌維蓋古又以剋攻訓之羊羔跪乳之羔羊脈蟬蜎孫叔然此方言之文以訂正郭注之誤郭氏不從孫說而以剋攻訓之羔羊脈蟬蜎蜎卽蠕蠕之假借字蠕蠕動貌故以況羔羊跪乳之容

老或謂之耄或謂之耋羊脈蟬蜎孫叔然此方言之文以訂正郭注之誤郭氏不從孫說而以剋攻訓之羔羊脈蟬蜎蜎卽蠕蠕之假借字蠕蠕動貌故以況羔羊跪乳之容

上屬則當斷至蜎蜎爲句又方言郭景純注于或謂之耄下云爾雅云蠕蜎蜎蜎卽蠕蠕之假借字蠕蠕動貌故以況羔羊跪乳之容

釋鳥鳧鷖

釋獸豹文貔貍文彪虎注文彲如豹文

釋魚鱣鮪

釋蟲蠰螣

釋草蘢葱

釋木槐小葉槐大葉

釋畜騋牝三尺爲駒

釋獸鼫鼠注文彲如

吾黨之小子狂簡

㩳案近讀作一句從孔氏讀也釋文引鄭氏注以吾黨之小子句截是以小子絕句狂簡另爲句朱子集註本此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㩳案近讀從共字爲句敝之屬下讀據白虎通引論語與朋友共敝之斷句而無憾另讀一切經音義引此作共敝之而無憾是又以共字連敝之而無憾爲句

朱少白云白虎通作願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之爲句無衣字與皇侃疏同今書始因乘肥馬衣輕裘而傳寫之誤至其語意直捷尤得先賢氣象蓋未敝之時已有共敝之意不待既敝而後無憾也

必有忠信如邱者焉不如邱之好學也

㩳案近讀從焉字絕句據疏引衛瓘讀焉於虔切爲下句首焉猶安也楊子引論語衛瓘斯焉取爾焉取此焉字與新序引論語斯焉取爾同已耳三年問安不復作焉史丹傳安所受此語師古曰安焉也論語云焉用佞王嘉傳引論語師古曰安焉也言十室之邑雖小必有忠信如我者也安不如我之好學也言亦不如我之好學也義竝得通是又以焉字連下讀王荊公容王景山書引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邱者即從衛瓘讀可以舉證又漢書李尋傳引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此漢人引書以便文成句不可爲斷

子曰毋以與爾隣里鄉黨乎

㩳案近讀從毋字絕句攷毋字通作無以通作已是毋以亦可連下讀如孟子無以則王乎句亦通原思非辭祿乃辭其多耳夫子不須告以祿不當辭直用推與之義示之語自徑捷不煩以毋字作頓另解也

曰亡之命矣夫

㩳案何氏集解孔曰亡喪也疾甚故特其手曰喪之是以亡之絕句近讀本此孔傳宣五王傳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師古注引論語云蔑無也亦命之所遭無有善惡是又以亡作無蔑同用此又可舉證

曰有澹臺滅明者

㩳案近讀多以有字連下爲句攷此宜以有字爲讀澹臺對師問而應曰有也與孟子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亦以有字句絕北宮黝爲下語勢正同是澹臺滅明者連下讀義亦得通

周之生也幸而免

㩳案近讀以幸而免爲句據論衡引作罔之生也幸與上人之作一句相對據何氏集解孔曰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邢氏疏今也謂當孔子時純絲也絲易成故云純儉後漢書陳元傳引孔子曰純儉吾從衆又以純儉字連讀

如有所立卓爾

㩳案近讀連六字爲句本朱子集註云卓立貌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據何氏集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蹝其夫子更有所創立則又卓然絕異以立梧夫子是立字斷句卓爾又爲句

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㩳案舊讀多從一句攷此以也字斷句已矣另爲句已止也言止于斯而不可復進更端言之痛惜義亦得通屬爲不至章吾已矣未之思也夫何遑之有

㩳案近讀以未之思也絕句釋文云一讀以夫字屬上句據此始與聖人釋詩有咏嘆淫佚之趣襄三年傳能舉善也夫釋文夫字絕句一讀以夫爲下句首又不信也夫釋文一讀以夫爲夫爲下句首三十一年傳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釋文讀者亦以夫爲下句首攷論語此文讀以夫字爲下句首者亦此例然斷夫字屬上句者爲勝

古人釋詩之詞多以夫字屬句未左傳僖二十四年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宣十二年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辭之怙亂者也夫成八年詩曰憯憐君子遲不作人求善也夫襄二十四年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憮也夫上帝臨女無貳心有令名也夫中庸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法言普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子召伯造騷被芾甘棠其思矣夫

雖豌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㩳案此凡兩讀儒論瓜作必則以羹字絕句必祭爲句何氏集解孔曰三物雖薄祭之必敬則以瓜字上屬爲三物絕句祭字連下讀爲句又案玉藻瓜祭上環則瓜祭亦可斷句必齊如也爲句是又一讀

傷人乎不問馬

㩳案近讀今也純一句儉一句與下文今弊乎上作一句泰也作一句相對據何氏集解孔曰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邢氏疏今也謂當孔子時純絲也絲易成故云純儉後漢書陳元傳引孔子曰純儉吾從衆又以純儉字連讀

如有所立卓爾

㩳案近讀連六字爲句本朱子集註云卓立貌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據何氏集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蹝其夫子更有所創立則又卓然絕異以立梧夫子是立字斷句卓爾又爲句

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㩳案舊讀多從一句攷此以也字斷句已矣另爲句已止也言止于斯而不可復進更端言之痛惜義亦得通屬爲不至章吾已矣未之思也夫何遑之有

㩳案近讀以未之思也絕句釋文云一讀以夫字屬上句據此始與聖人釋詩有咏嘆淫佚之趣襄三年傳能舉善也夫釋文夫字絕句一讀以夫爲下句首又不信也夫釋文一讀以夫爲夫爲下句首三十一年傳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釋文讀者亦以夫爲下句首攷論語此文讀以夫字爲下句首者亦此例然斷夫字屬上句者爲勝

古人釋詩之詞多以夫字屬句未左傳僖二十四年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宣十二年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辭之怙亂者也夫成八年詩曰憯憐君子遲不作人求善也夫襄二十四年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憮也夫上帝臨女無貳心有令名也夫中庸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法言普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子召伯造騷被芾甘棠其思矣夫

雖豌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㩳案近讀從瓜字絕句據何氏集解孔曰瓜祭先祭瓜也論語集解以夫子固有惑志辭之一句史記言其有疑于尊之證

之不尊敬于王莫大乎此者則以云爾與下連讀爲一句又可爲証

朝將視朝

僞案此凡兩讀舊讀朝字如字以四字爲一句據趙氏注倘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四書釋地云此上朝字當讀住齊王以孟子肯來朝方視朝不然仍以疾罷語頗婉切孟子則不悅其來召以疾辭託語頗直切一時情事可想是閻氏以上朝字從趙氏讀則朝爲一頓將視朝又另爲一讀

其尊德樂道不如是

僞案近讀從一句愚謂以道字絕句不如是連下讀語意自順季孫曰異哉子叔疑

僞案此凡兩讀趙氏注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爲可就之矣是以異哉爲讀子叔作一讀疑又作一讀宋子云子叔疑者是以疑爲子叔氏名則連子叔疑爲讀今從朱子

使喪敖匠事嚴虞不敢請

僞案此凡兩讀趙氏注敖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是以敖匠爲句事嚴又爲一句朱子集註嘗敖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則以敖匠事爲讀嚴又爲一讀今從朱子爲正

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

僞案此凡兩讀一讀至冶字絕句今率從此一讀以舍字屬上句朱子集註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

僞案近讀從自葛載爲句攷趙氏注載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征而言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是又以載屬下句讀文選謝元暉辭隨王牋注引孟子曰湯始征自葛亦以爲字絕句若用孟子證之于齊人伐燕章引書作自葛始則此載字爲句不可易也

獨如宋王何

僞案此凡兩讀一讀獨如連下爲一句孟子明言一薛居州則己念有獨意故宜用獨如連文若無如未如之例一讀獨字爲一頓如宋王何又爲一句則獨亦非指居州一人蓋言宋王爲獨如前子君道隔無輔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正與此合義更密

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僞案此凡兩讀一讀至是皆已甚迫絕句趙臺卿注二人距之大甚迫窄則可以見之孫氏疏又言文侯縢公而就見已甚迫切取義與趙氏異斷句亦與趙氏同一讀至已甚絕句迫又作一頓見朱子集註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

僞案近讀從甚字絕句攷此當以暴其民爲句甚字屬下讀以甚與不甚相對成文

故沛然德敎溢乎四海

僞案此兩讀一讀至敎字絕句一讀至沛然一頓德敎屬下讀此亦妄人也已矣

僞案舊讀從一句攷此宜以也字絕句已矣另作句其民人出則必饋酒肉而後反

僞案此宜兩讀一讀至出字絕句一讀以出字屬下讀義並通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齊于敢敖之中

僞案近讀從備字絕句攷趙氏注百官致牛羊倉廩備具犓禮以事齊于敢敖之中則以備字屬下讀又百官牛羊讀從百官爲句案趙氏注百官致牛羊則義取百官連牛羊爲讀百官皆具也

僞案時讀從學字絕句攷此當以雖與之俱爲句學弗若之矣爲句漢書李廣傳請霸陵尉與俱灌夫傳夫以千人與俱蘇武傳常惠召其守者與俱楚孝王傳詔與子男一人俱趙廣漢傳發長安吏自將與俱韓王信傳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韓信傳道張耳與俱稍少孫補太史公滑稽傳有文學奉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下文恐不可與俱又遂與俱又白虎通與婦人俱並可舉証昌案集韻元夫慕詰第一音得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

僞案近讀從長字絕句愚謂古人舉數皆舉其成數言之每以參差啃岑不齊者曹交延文王十尺湯九尺遙及己身唯當作九尺四寸爲句以長宜連下讀自噢以長食粟而已義爲得之

獨如宋王何

僞案此凡兩讀一讀至何字絕句一讀獨如連下爲一句孟子明言一薛居州則己念有獨意故宜用獨如連文若無如未如之例一讀獨字爲一頓如宋王何又爲一句則獨亦非指居州一人蓋言宋王爲獨如前子君道隔無輔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正與此合義更密

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僞案此凡兩讀一讀至是皆已甚迫絕句趙臺卿注二人距之大甚迫窄則可以見之孫氏疏又言文侯縢公而就見已甚迫切取義與趙氏異斷句亦與趙氏同一讀至已甚絕句迫又作一頓見朱子集註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

僞案近讀從甚字絕句攷此當以暴其民爲句甚字屬下讀

故沛然德敎溢乎四海

僞案此兩讀一讀至敎字絕句一讀至沛然一頓德敎屬下讀此亦妄人也已矣

僞案舊讀從一句攷此宜以也字絕句已矣另作句其民人出則必饋酒肉而後反

僞案此宜兩讀一讀至出字絕句一讀以出字屬下讀義並通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齊于敢敖之中

僞案近讀從備字絕句攷趙氏注百官致牛羊倉廩備具犓禮以事齊于敢敖之中則以備字屬下讀又百官牛羊讀從百官爲句案趙氏注百官致牛羊則義取百官連牛羊爲讀百官皆具也

讀馬章曰士之不說諸侯同此文說亦並同

蒙陶思君爾過悔

僞案衛雅鄂氏注引孟子曰鬱陶思君爾當連悒悔讀言衆之詞畢而色不免于慚也讀亦可通然此自魏晉人引書載去助語仍未可以爲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

僞案趙氏注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庫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衆既不得有爲于其國而叛圍其來朝句以政屬下連文攷此宜以不及貢以政爲句以與也韓文考異亦有嘆息知其爲賢以否下云以與通用之例闕伯詩引之以解攷忠以勤云宜補注曰以與也此以字亦作如是解是政謂諸侯朝于天子述職之謂崑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傳諸侯四朝各使陳述治理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是也然則政謂報政之期不及貢以政不由納貢期不侯報政皆可直達京師下逮言接于有庫義爲得之如趙氏言以政事接于有庫之君衆既不得有爲于其國而叛圍其來朝以政事接見之是困以所不知非愛弟之道矣案注意謂若以戰爭趙氏增謂而爲之辭益曲就也

如喪考妣三年

僞案舊讀皆以三年連下四海遏密八音讀白虎通引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舜典之文說三年四海之拔四書釋地云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指百官蓋有爵士者爲天子服斬衰三年禮也孟子已明下注脚曰舜即諸侯爲堯三年喪下章齊三年之喪墨衰絰三年之喪墨衰絰三年也喪並平聲持服曰喪如喪考妣三年即檀弓方喪三年耳是又以三年屬上如喪考妣爲讀

楊用修曰舜典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百姓有爵命者也爲君斬衰三年禮也四海遏密八音禮不下庶人且有農畝服賈方役之事豈能皆服斬衰但遏密八音而已閻氏本此

殺越人于貨

僞案此凡兩讀趙氏注越于者於殺于人取於貨則以殺越人三字爲句書康誥孔傳殺人顚越人則殺一讀爲義越人一讀爲義朱子集註本此

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

僞案時讀從學字絕句攷此當以雖與之俱爲句學弗若之矣爲句漢書李廣傳請霸陵尉與俱灌夫傳夫以千人與俱蘇武傳常惠召其守者與俱楚孝王傳詔與子男一人俱趙廣漢傳發長安吏自將與俱韓王信傳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韓信傳道張耳與俱稍少孫補太史公滑稽傳有文學奉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下文恐不可與俱又遂與俱又白虎通與婦人俱並可舉証昌案集韻元夫慕詰第一音得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

僞案近讀從長字絕句愚謂古人舉數皆舉其成數言之每以參差啃岑不齊者曹交延文王十尺湯九尺遙及己身唯當作九尺四寸爲句以長宜連下讀自噢以長食粟而已義爲得之

案趙臺卿注云文間文王與湯皆長而實不一交亦長獨但食粟而已疏言文王身長十尺湯亦長九尺今交身長九尺四寸並以以長句總上二句而言之亦以九尺四寸爲讀此又可舉証

若涊江河沛然

僞案近讀從河字絕句沛然屬下莫之能禦讀據趙氏注沛然不疑若江河之流是以沛然屬江河爲義則沛然就江河連讀

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

僞案此凡數讀趙氏注山徑山之嶺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爲路是以介然屬上爲句疏言其間之微小介然而已朱子集註介然倏然之頃也又以間字絕句介然連下讀文

案長笛賦問介無蹊人蹟罕到注引孟子此二句爲証亦引杜預注左氏傳介猶間也間介一也據此當以山徑之蹊間介爲句亦通然宇屬下讀更有致若以山徑之蹊爲句間作一讀與下文爲間對間少間也少間介然用之則成路少間不用則茅塞之義亦得通

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

僞案舊讀從卒爲善士絕句則之野絕句宋周密明楊慎斷士則之爲句則以卒爲善爲句明李濬幸補遺語云卒爲善爲句士則之又爲句不當以卒爲善屬下不成文字四書釋地云古人文字序事未有無根者惟馮婦之野然後衆得望見馮婦若如宋周密明楊慎斷士則之爲句以與末其爲士者笑之相照應而野字遂屬下野但有衆耳何由有馮婦來此爲無根或固已恐未見則之野此句法余曰周書則至于豐愚謂呂氏春秋長利篇則耕在野亦同此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注疏本作小子今本作士案當爲士字因論語文轉說此本獻康成論語注

僞案此凡數讀一讀至小子絕句狂簡一頓進取連下讀一讀吾黨之小子狂簡爲句一讀狂簡進取爲句不忘其初爲句義並得通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尚書今古文注疏序　賜進士及第加授通奉大夫山東督糧道孫星衍謹撰

書有孔氏穎達正義復又作疏者以孔氏用梅賾書稧于廿九篇析亂書序以冠各篇之首又作僞傳而舍古說欽奉

高宗純皇帝鑒定四庫書採梅鷟閻若璩之議以梅氏書爲非眞古文則書疏之不能已于復作也兼疏今古文者放詩疏之例毛鄭異義各如其說以疏之史遷所說則孔安國故書大傳則夏侯歐陽說馬鄭注則本衞宏賈逵孔壁古文說皆有師法不可遺也今古文說之不能合一猶三家詩及三傳難以折衷卽鄭注三禮亦引今古文異字及鄭司農杜子春說至晉已後乃用李斯別黑白而定一尊之學獨申已見自杜預之注左傳王弼之注易郭璞之注爾雅濫觴也經廿九篇并序爲卅卷者伏生出自壁藏授之鼂錯欹于齊魯立于學官大小夏侯歐陽爲之句解傳述有本後人疑爲口授經文說爲畧以其意屬讀者誤也孔壁所出古文獻自安國漢人謂之逸十六篇後漢衞宏杜林賈逵許愼等皆爲其學未有注釋而經文并亾于晉永嘉之代不可復見也書大傳孔子謂顏淵曰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謨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凡此七觀之書皆在廿九篇中故漢儒以尚書爲備又以爲法斗七宿四七二十八宿其一斗也又云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尋此諸說卽非正論可證漢儒之篤守廿九篇無異辭也廿九篇析爲三十四篇者伏鄭本分合之不同大誓後得然見于史記書大傳似止上下二篇至唐已後并失之其詞見于傳記猶可徵也書大傳存本亦爲後人刪節馬鄭注至

宋散佚王應麟及近代諸儒或從書傳輯存之故可附經而爲之疏也文有今古之分者孔壁書科斗文字安國以今文讀之蓋秦已來改篆爲隸或以今文寫書安國據以讀古文其字則異其辭不異也司馬氏用安國故夏侯歐陽用伏生說馬鄭用衞賈說其說與文字雖異而經文不異也古文篆籀之學絶于秦漢聲音訓詁之學絶于魏晉典章制度之學絶于隋唐尚書爲唐虞三代之文字蹟奇古詁訓與後世方言不同制度或在禮經之先後人不考時代率爲之注解致訓故乖違句讀舛誤謂之佶屈聱牙殊可歎也孔氏之爲書正義序云據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又云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是孔氏之疏不專出于已今依其例編採古人傳記之涉書義者自漢魏迄于隋唐不取宋已來諸人注者以其時文籍散亾較今代無異聞又無師傳恐滋臆說也又採近代王光祿用鄭注兼存僞傳不載史記大傳異說江氏篆寫經書證據而王氏念孫父子尤精訓詁但王光祿鳴盛江徵君聲段大令玉裁諸君書說皆有古文又依說文改字所注禹貢僅有古地名不便學者循誦段氏撰異一書亦僅分別今古文字及惠氏棟宋氏鑒唐氏煥俱能辨證僞傳莊進士述祖畢孝廉以田解經又多有心得合其所長亦孔氏云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削煩增簡者也爲書始自乾隆五十九年迄于嘉慶廿年既有厭逆之疾不能夕食恐壽命之不長亟以數十年中條記書義編纂成書必多疏漏謬誤之處然人之精神自有止境經學淵深亦非一人所能究極聊存梗概以俟後賢或炳燭餘光更有所得尚當改授梓人不至詒譏來哲也嘉慶二十年太歲乙亥二月中旬序于金陵冶城山館

尚書今古文注疏凡例

一此書之作意在網羅放失舊聞故錄漢魏人佚說爲多其前哲編纂書義具有成書或列在學官或爲時循誦不敢勦說雷同

一尚書古注散佚今刺取書傳升爲注者五家三科之說一司馬氏遷從孔氏安國問故是古文說一書大傳伏生所傳歐陽高太夏侯勝小夏侯建是今文說一馬氏融鄭氏康成雖有異同多本衞氏宏賈氏逵是孔壁古文說皆疏明出典其先秦諸子所引古書說及緯書白虎通等漢魏諸儒今文說許氏說文所載孔壁古文注中存其異文異字其說則附疏中大傳于章句之外別撰大義故擇取其文不能全錄

一經文相傳既久謹依孔氏穎達正義本參用唐開成石經即今世列學官循誦之本若改從古文便恐驚俗止注明文字同異疏其出處惟堯典分出舜典皐陶謨分益稷書序一篇分列各篇之首前人俱以爲非不得不改從舊本以符廿九篇之數盤庚等三篇爲一依漢石經每篇空格及泰誓用史記參以書大傳不敢湊集佚文說俱見疏中

一尚書佚文見于先秦經傳諸子及漢人所引有篇名可考者各附書序竝存原注其僅稱書曰書云者或不必盡是尚書或是逸周書及周書六弢不便採入惟孟子所引似是舜典趙注不爲注明亦不敢據增

一同時諸君之說有已刻行世之書亦有未經授梓者有雜載經義札記者故須採附經本以諗來

倘書今古文注疏　　陽湖孫觀察星衍著

虞夏書一

堯典第一上

注大傳說堯者高也僥也馬融曰堯嚚也翼善傳聖曰堯疏大傳說見尚書大傳卷二略云堯之為言高也僥也堯高者白虎通號篇云堯者何也堯猶僥也僥猶高也從卑上高遠也古文作兟說文云堯高也从垚在兀上高遠也古文作兟說文垚高土也从三土讀若饒釋詁云堯多也又云堯高也郭璞注云堯猶饒也饒亦多也義相近廣雅釋詁云堯多也堯嚚也翼善傳聖日堯者土疑禮云死而謚今馬注見釋文云堯嚚也翼善傳聖日堯者土疑禮云死而謚今也者生無爵死無謚注云古謂聖賢為天子則以此禮也白虎通謚篇云帝者天號王者天子則以為謚也大夫士言不謚篇云帝者天號王者天子則以為謚

唯是三族之不能保久今二族未有不危度之事而迴避也如此所云三族不曾有其姓其服皆鄉禮所下鄉無小記而不禁祭服其姓不在

讖緯不自安鄭玄注云讖之言纖也精微之言也緯之言横也經緯相成
召誥書已之事也郊康成日殷瑞玉禽潭天儀也七政日月五
星也勳還爲機捋正爲衡皆以玉爲之觀其行度觀受釋是非
也瑞璣一作旋機在者釋詁云察也郭璞注云謂渾天儀可轉運者
安國說書古文有七政一曰日二曰月三曰火四曰水五曰金六曰木
七曰土皆日月所行之道以齊七政馬融王肅皆同鄭玄以北斗第一
星名天樞第二名旋第三名璣第四名衡第五名開陽第六名搖光
第七名玉衡合而爲北斗以運轉所指加臨十二辰以建十二月
十二次以正二十四氣以齊七政之變動也玉衡者王者正天文之
器所以視星辰之運行也故以名焉尚書大傳云北斗七星第一至
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魁方杓曲所指天下皆正是也春秋
運斗樞云北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
第七搖光合而爲北斗以運轉所指加臨十二辰以建十二月十二
次以正二十四氣以齊七政之變動也玉衡者王者正天文之器所
以視星辰之運行也故以名焉尚書大傳云北斗七星第一至第四
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魁方杓曲所指天下皆正是也春秋運斗樞
云北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
光合而爲北斗以運轉所指加臨十二辰以建十二月十二次以正
二十四氣以齊七政之變動也玉衡者王者正天文之器所以視星
辰之運行也故以名焉尚書大傳云北斗七星第一至第四爲魁第
五至第七爲杓魁方杓曲所指天下皆正是也春秋運斗樞云北斗
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合而
爲北斗以運轉所指加臨十二辰以建十二月十二次以正二十四
氣以齊七政之變動也玉衡者王者正天文之器所以視星辰之運
行也故以名焉尚書大傳云北斗七星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
七爲杓魁方杓曲所指天下皆正是也春秋運斗樞云北斗第一天
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合而爲北斗
以運轉所指加臨十二辰以建十二月十二次以正二十四氣以齊
七政之變動也玉衡者王者正天文之器所以視星辰之運行也故
以名焉尚書大傳云北斗七星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
魁方杓曲所指天下皆正是也春秋運斗樞云北斗第一天樞第二
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合而爲北斗以運轉
所指加臨十二辰以建十二月十二次以正二十四氣以齊七政之
變動也玉衡者王者正天文之器所以視星辰之運行也故以名焉
尚書大傳云北斗七星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魁方杓
曲所指天下皆正是也春秋運斗樞云北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
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合而爲北斗以運轉所指加
臨十二辰以建十二月十二次以正二十四氣以齊七政之變動也
玉衡者王者正天文之器所以視星辰之運行也故以名焉尚書大
傳云北斗七星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魁方杓曲所指
天下皆正是也春秋運斗樞云北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
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合而爲北斗以運轉所指加臨十二
辰以建十二月十二次以正二十四氣以齊七政之變動也玉衡者
王者正天文之器所以視星辰之運行也故以名焉尚書大傳云北
斗七星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魁方杓曲所指天下皆
正是也春秋運斗樞云北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
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合而爲北斗以運轉所指加臨十二辰以建
十二月十二次以正二十四氣以齊七政之變動也玉衡者王者正
天文之器所以視星辰之運行也故以名焉尚書大傳云北斗七星
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魁方杓曲所指天下皆正是也
春秋運斗樞云北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
開陽第七搖光合而爲北斗以運轉所指加臨十二辰以建十二月
十二次以正二十四氣以齊七政之變動也玉衡者王者正天文之
器所以視星辰之運行也故以名焉尚書大傳云北斗七星第一至
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魁方杓曲所指天下皆正是也春秋運
斗樞云北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
七搖光合而爲北斗以運轉所指加臨十二辰以建十二月十二次
以正二十四氣以齊七政之變動也玉衡者王者正天文之器所以
視星辰之運行也故以名焉尚書大傳云北斗七星第一至第四爲
魁第五至第七爲杓魁方杓曲所指天下皆正是也春秋運斗樞云
北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
合而爲北斗以運轉所指加臨十二辰以建十二月十二次以正二
十四氣以齊七政之變動也玉衡者王者正天文之器所以視星辰
之運行也故以名焉尚書大傳云北斗七星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
至第七爲杓魁方杓曲所指天下皆正是也春秋運斗樞云北斗第
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合而爲
北斗以運轉所指加臨十二辰以建十二月十二次以正二十四氣
以齊七政之變動也玉衡者王者正天文之器所以視星辰之運行
也故以名焉尚書大傳云北斗七星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
爲杓魁方杓曲所指天下皆正是也春秋運斗樞云北斗第一天樞
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合而爲北斗以
運轉所指加臨十二辰以建十二月十二次以正二十四氣以齊七
政之變動也玉衡者王者正天文之器所以視星辰之運行也故以
名焉尚書大傳云北斗七星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魁
方杓曲所指天下皆正是也春秋運斗樞云北斗第一天樞第二璇
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合而爲北斗以運轉所
指加臨十二辰以建十二月十二次以正二十四氣以齊七政之變
動也玉衡者王者正天文之器所以視星辰之運行也故以名焉尚
書大傳云北斗七星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魁方杓曲
所指天下皆正是也春秋運斗樞云北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
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合而爲北斗以運轉所指加臨
十二辰以建十二月十二次以正二十四氣以齊七政之變動也玉
衡者王者正天文之器所以視星辰之運行也故以名焉尚書大傳
云北斗七星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魁方杓曲所指天
下皆正是也春秋運斗樞云北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
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合而爲北斗以運轉所指加臨十二辰
以建十二月十二次以正二十四氣以齊七政之變動也玉衡者王
者正天文之器所以視星辰之運行也故以名焉尚書大傳云北斗
七星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魁方杓曲所指天下皆正
是也春秋運斗樞云北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
第六開陽第七搖光合而爲北斗以運轉所指加臨十二辰以建十
二月十二次以正二十四氣以齊七政之變動也玉衡者王者正天
文之器所以視星辰之運行也故以名焉尚書大傳云北斗七星第
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魁方杓曲所指天下皆正是也春
秋運斗樞云北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
陽第七搖光合而爲北斗以運轉所指加臨十二辰以建十二月十
二次以正二十四氣以齊七政之變動也玉衡者王者正天文之器
所以視星辰之運行也故以名焉尚書大傳云北斗七星第一至第
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魁方杓曲所指天下皆正是也春秋運斗
樞云北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
搖光合而爲北斗以運轉所指加臨十二辰以建十二月十二次以
正二十四氣以齊七政之變動也玉衡者王者正天文之器所以視
星辰之運行也故以名焉尚書大傳云北斗七星第一至第四爲魁
第五至第七爲杓魁方杓曲所指天下皆正是也春秋運斗樞云北
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合
而爲北斗以運轉所指加臨十二辰以建十二月十二次以正二十
四氣以齊七政之變動也玉衡者王者正天文之器所以視星辰之
運行也故以名焉尚書大傳云北斗七星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
第七爲杓魁方杓曲所指天下皆正是也春秋運斗樞云北斗第一
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合而爲北
斗以運轉所指加臨十二辰以建十二月十二次以正二十四氣以
齊七政之變動也玉衡者王者正天文之器所以視星辰之運行也
故以名焉尚書大傳云北斗七星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
杓魁方杓曲所指天下皆正是也春秋運斗樞云北斗第一天樞第
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合而爲北斗以運
轉所指加臨十二辰以建十二月十二次以正二十四氣以齊七政
之變動也玉衡者王者正天文之器所以視星辰之運行也故以名
焉尚書大傳云北斗七星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魁方
杓曲所指天下皆正是也春秋運斗樞云北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
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合而爲北斗以運轉所指
加臨十二辰以建十二月十二次以正二十四氣以齊七政之變動
也玉衡者王者正天文之器所以視星辰之運行也故以名焉尚書
大傳云北斗七星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魁方杓曲所
指天下皆正是也春秋運斗樞云北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
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合而爲北斗以運轉所指加臨十
二辰以建十二月十二次以正二十四氣以齊七政之變動也玉衡
者王者正天文之器所以視星辰之運行也故以名焉尚書大傳云
北斗七星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魁方杓曲所指天下
皆正是也春秋運斗樞云北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
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合而爲北斗以運轉所指加臨十二辰以
建十二月十二次以正二十四氣以齊七政之變動也玉衡者王者
正天文之器所以視星辰之運行也故以名焉尚書大傳云北斗七
星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魁方杓曲所指天下皆正是
也春秋運斗樞云北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
六開陽第七搖光合而爲北斗以運轉所指加臨十二辰以建十二
月十二次以正二十四氣以齊七政之變動也玉衡者王者正天文
之器所以視星辰之運行也故以名焉尚書大傳云北斗七星第一
至

一嶽即儲者王德遥守一嶽即歸又王年事逸一嶽也云侯者有一月北遥守之文不一岳之後乃遥守至十有一月北遥守之文亦以歸格于嶽嶽而論之五載一遥守巡行五嶽一遥守巡行四朝汪史遥載作歲馬融曰四面朝于方岳之下鄭康成曰四朝四年朝京師也遥守之年諸侯見于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康成猶是也虞夏史公載禹之日虞遥行編云所以不滅逆行何為為政優入泥塗遥日載行編云所以不滅逆行何為為政優入泥塗遥日載行編云所以不滅逆行何為為政優入泥塗遥日載

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注
史遷咸作皆時作是皆作智安民作能安民疏言皆右是堯頌
十八年傳曰太史克言十六族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舜
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注古言舜之德如此堯猶病之言堯
百官使安民則不民思歸之也史公說咸若時為是皆釋訓文
釋言文能告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長乎巧言令色
孔壬注史遷皆作智而作能令作善壬作佞鄭康成曰禹為父
隱故言不及鯀疏鯀能治水而不仁者遷虞舜殛鯀則作
治水者是禹也鯀不仁且惡則經文作而可證知水字孔者據
也孔壬訓佞工史公訓皆為令色則亦訓佞為令色與孔異
能者呂覽士容篇文能與善同義能善皆釋詁文善能也
菊云父為子隱何法法水之滿大也子為父隱何法法水之
也皐陶曰都注史遷都作然然疏段氏玉裁史公作奚曰曰
俞則今文尚書亦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注史
遷有德上無人字載作事疏亦行德於物故行王道云
載事也鄭注考工記匠人引書云亦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
乃言曰載采采注史遷有德上無人字載作事疏亦行德於物故行王道云
載事也鄭注考工記匠人引書云亦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注史

蔬是蔬與穀俱稷所植爾雅釋天疏不熟爲饉郭氏云凡草菜爲食者通名爲蔬是菜蔬亦穀草也云饉尼之食者周禮遺人
[illegible]
鮮食懋遷有無化居注史遷說爲
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懋一作貿又作楙疏鮮者與寡轉訓
有尠字云是少也釋史公說此鮮食與上不同懋遷者貿易遷
徙漢書食貨志作楙注應劭曰楙勉也蓋非漢書敘傳作茂懋
茂楙俱貿假音字文選永明策秀才文注引此作貿疑今文也
釋言云貿賣也說文云貿易財也遷者孟子離婁篇遷於貧夏
史記說遷爲就時也化即古貨字古布以化爲貨
貨居者積貯之名晉語叔向曰假貨居賄韋昭注云居貨也史
記呂不韋傳云此奇貨可居漢書食貨志賤居邑注姚淳曰
居賤物于邑中以待貴也史公說懋爲調者廣雅釋詁云調貨
也調爲鬻義同貿也云有餘不足者據此文有爲有餘無爲不
足也遷爲徙者釋詁文居史公讀爲著食貨志子贛廢著鬻財
於曹魯之間集解徐廣曰著讀如貯
著字漢書作居如此亦當讀爲著也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注史
遷說眾民乃定萬國爲治又說爲稻粉以均諸侯鄭康成曰粒
米也又養也眾民乃復粒米萬國作相養之禮又一作艾疏王
引之說立定也周頌思文作立眾民粒食萬國始治作之言作
作者始也作與乃相對成文言懋遷有無萬國足食也史公說
蒸爲眾者釋詁文立爲定者詩思文作立說文立侳也住即定
高誘注呂覽孝行篇云定安也作乂云爲治者作爲釋言文乂
治釋詁文史公夏本紀說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諸侯謂萬邦
也周禮大司徒之職大荒則令邦國移民通財廩人若食不能
[illegible]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注史遷都
作於無下帝曰俞禹曰五字汝作爾鄭康成曰安汝之所止無
妄動動則擾民疏慎者釋詁云靜也大學篇云靜而後能安故
[illegible]
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注史遷弼直作輔惠說惟
動丕應爲天下大應疏釋詁云惟思也幾始也康安也弼輔也
[illegible]
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注史遷說爲清意以昭待上帝命申作
重鄭康成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疏[illegible]
[illegible]
帝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注史
遷帝曰下有吁字二句作臣哉臣哉鄭康成曰臣哉汝當爲我
鄰哉鄰哉汝當爲我臣哉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禹疏臣謂禹
[illegible]
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注
史遷無禹曰俞帝曰鄭康成曰動作視聽皆由臣也疏鄭注見
[illegible]
予欲左右有民汝翼注史遷翼作輔馬融曰我
欲左右助我民汝當翼成我也疏左右者釋詁云導也又與助
[illegible]
予欲宣力四方汝爲注史遷省此文疏
[illegible]
予欲觀古人之象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注大傳說
山龍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璪火赤也又說自天
子至士皆有山龍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
服一史遷說爲日月星辰文繡又說絺如本字馬融曰上句日
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
黻尊於粉火粉米尊於藻火故從上以尊卑次之士服藻火大
夫加以粉米并藻火爲四章宗彝虎也鄭康成曰會讀爲繪宗
彝謂宗廟之鬱鬯樽也故虞夏以上蓋取虎彝蜼彝而已粉米
白米也絺讀爲黹黹紩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
祭服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
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云彝爲毳或損益上下
更其等差疏古人謂黃帝象者易象也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
[illegible]
日月星辰爲十二[illegible]
[illegible]

芸二作县疏(疏)者程說云凡也大誥云長篇曰疏(疏)者程說云凡也大誥云長篇曰疏(疏)者程說云凡也大誥云長篇曰

皇清經解卷一百二

孫觀察高書今古文注疏

禹貢錐指 卷十二上

清 胡渭 撰

冀州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壺口山在今平陽府吉州西南大河中流兩山夾峙河水湍急自下而上有似於壺口之形故名其上口小下口大又名天門口

梁山在今韓城縣西北岐山在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

太原今太原府治晉陽縣

岳陽在今太原府樂平縣東南

覃懷今懷慶府河內縣西北

衡漳今名清漳在今直隸廣平府境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

孔傳壺口山在梁山北岐山南

正義曰地理志壺口山在西河北屈縣東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扶風美陽縣東北

蔡傳壺口梁山岐山皆在今陝西鳳翔府境內

胡渭曰壺口梁山岐山皆在大河之東而岐山又在梁山之南

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孔傳太原太岳之南地理志太原今以爲郡名太岳在河東故曰岳陽覃懷東名衡漳在河北

正義曰釋詁云平治也釋言云績功也孫炎曰績成也

地理志太原郡在河東故曰太岳之南地理志河東郡太陽縣下云霍太山在西南

又河東郡平陽縣下云堯都在東南

又東垣縣下云故垣在東北

又上黨郡壺關縣下云壺口山在東南

又屯留縣下云綿諸山在東南

又沁水縣下云沁水出東北

又涅縣下云涅水出東南

又上黨郡長子縣下云發鳩山在西南

又東武陽縣下云侯甸山在東南

又沁水縣下云少山在東南

又上黨郡羊頭山在西南

又郡下云羊頭山在西北

又屯留縣下云羊頭山在東南

又上黨郡武鄉縣下云羊頭山在西南

又郡下云羊腸坂在東南

又壺關縣下云羊腸坂在東南

又郡下云羊腸阪在西南

又長子縣下云羊腸阪在東南

又郡下云羊腸阪在西北

又涅縣下云羊腸阪

作布鄭康成曰精新縛大竹也疏一作紘今文無紘古文紘作綖今文無綖古文綖作紘今文古文各有所傳不可偏廢

楛已有善者矣故不復言之○正義曰此一節論貢道之次第也○傳楛荊也○正義曰釋木文郭璞注云楛荊屬也生山中高丈餘木堅實可以為矢幹○傳砮石可以為矢鏃○正義曰釋器文郭璞注云砮矢鏃也可以厲礪○傳三邦底貢厥名○正義曰三邦謂荊揚梁也底致也致貢物之名○傳砮丹惟穴○正義曰砮丹出於穴中故惟穴言之○傳篠竹箭○正義曰釋草文郭璞注云竹箭篠屬○傳簜大竹也○正義曰釋草文郭璞注云簜竹大者○傳織皮毛羽之飾○正義曰織皮謂毛羽為飾之物○傳西傾因桓是來○正義曰西傾因桓二山名是來者言貢道從此二山而來也○傳浮于潛逾于沱○正義曰浮于潛逾于沱者言舟行水中從潛水而入沱水也○傳潛水出漢中○正義曰潛水出漢中地理志文○傳沱江水別○正義曰沱江水別者謂從大江別流而出也○傳自蜀旁至于岷山之陽○正義曰自蜀旁至于岷山之陽者言貢道從蜀旁而至岷山之南也○傳沂于江○正義曰沂于江者言貢道從岷山順大江而下也○傳過九江至于東陵○正義曰過九江至于東陵者言貢道從江而過九江至東陵也○傳東迤北會于匯○正義曰東迤北會于匯者言貢道從東陵東迤北而會于匯澤也○傳東為中江入于海○正義曰東為中江入于海者言貢道從匯澤東為中江而入于海也○傳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正義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者言三江之水既入震澤而震澤之水底定也○傳三江孔傅從吳松東南入海○正義曰孔傅從吳松東南入海者言孔傅以為三江從吳松江東南入海也○傳中江入北江東北入海○正義曰中江入北江東北入海者言中江從北江東北入海也○傳震澤吳南太湖○正義曰震澤吳南太湖者言震澤在吳國南太湖

和東城名也鄭康成曰和東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地
志曰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又云東南至
注云桓讀為和者如淳注漢書云陳留之俗言桓盤如桓是也
引地志者漢地理志蜀郡嚴道邛僰道有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
海郭云今桓水闕小篆注史遷祭鴟馬日祭鴟也
河疏云入蜀地南海者詩傳云絕江入漢地南海
江入蜀地南海疏云江水發源岷山小篆注禹貢山名在蜀郡
嚴道西南今名大相嶺水東北流經青衣縣南又東北流經蜀郡
成都縣南又東流經廣都縣北又東北流經新都縣南又東北流
與郫縣西來之水合又東流經犍為武陽縣南又東南流經江
陽縣北又東南流經符縣南又東南流經南安縣東又東過僰道
縣北又東南流經高縣南又東南流經安道縣南又東南流經
江安縣北又東南流經漢安縣南又東南流經資中縣北又東南
流經牛鞞縣南又東南流經武陽縣北又東南流經平夷縣南又
東南流經南廣縣北又東南流經僰道縣南又東南流經合江
縣北又東南流經江陽縣南又東南流經漢安縣北又東南流
經江安縣南又東南流經南廣縣東又東南流經宜賓縣南又
東南流經高縣北又東南流經南溪縣東又東南流經僰道縣
南又東南流經南廣縣南又東南流經江安縣南又東南流經
漢安縣北又東南流經資中縣南又東南流經牛鞞縣北又東
南流經武陽縣南又東南流經平夷縣北又東南流經南廣縣
北又東南流經僰道縣北又東南流經合江縣南又東南流經
江陽縣南又東南流經漢安縣南又東南流經江安縣北又東
南流經南廣縣東又東南流經宜賓縣南又東南流經高縣北
又東南流經南溪縣東又東南流經僰道

昆侖之山北行河所出者也壞山地理志河
蠡支後漢書西南夷傳作昭支音皆相近壞
支水出昆侖山北入河水經注壞支水出昆
侖山北入河水經注云壞支水出昆侖山北
東流注于河南地理志昆侖山北入河水經
書云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
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東北播為九河同為
逆河入于海此禹治河之大略也河水出崑
崙山其高處出天上非人所能至也禹貢山
川之書不及天上故不言崑崙山出河而言
昆侖山者以其地在中國故言之耳昆侖山
在今四川打箭爐外番界中志謂之大雪山
其山最高出雲霄之上冬夏積雪望之如銀
山水源所出即此山也其山有三層一名大
昆侖二名小昆侖三名葱嶺大昆侖即禹貢
所導小昆侖即漢書所謂積石山葱嶺即今
回部境內之山也河水出崑崙山分為兩大
支一支東流為黃河一支西流為阿母河阿
母河即古之縛芻水也縛芻水合數小水北
流入于鹹海此河源之大略也
導河第三下
導岍及岐　史公敘作道有九山汧及岐都康成曰地理志汧在右
扶風岍疏　史公敘作道者楊子法言淵騫篇曰或問
人有三條之說馬融本或無條字蓋從史公文也汧條
注見史記集解引地理志音義皆同漢志右扶風汧縣
水出西北入渭水也鄭注見史記集解引地理志音義
同漢志右扶風汧縣吳山古文以為汧山是也鄭
注見漢書地理志汧縣吳山古文以為汧山至于
荊山注馬融曰三條導汧北條西條中條灞氾南條鄭康成曰
四列導汧為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
列疏　司州之西南以汧為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
列也　通于河注史遷通作騰壺口雷首疏　地理志汾陰縣
雷首山在南北條列疏　地理志汾陰縣
雷首山在南條列疏　地理志汾陰縣
雷首山在南條列疏　地理志汾陰縣
雷首山在南

也楚詞作汶地理志汶江縣都江堰在今四川灌縣西北岷山下大江自此分流東南行灌縣以下謂之外江郫縣以下謂之內江郫縣以下至新都縣北合流謂之沱江水出岷山之陽東南流至犍為南安縣入於大江又東至于南疏水經注云青衣水東北流與沫水合又東北流與蒙溪水合又東北流與平羌水合又東北流與越巂安上水合又東北流與越巂定莋縣南水合又東北流與越巂會無縣若水合又東北流與越巂邛都縣南水合又東北流與越巂卑水縣合又東北流與越巂大渡水合又東北流與越巂姑復縣合又東北流與越巂三絛水合又東北流與越巂三縧水合又東北流與越巂三絛水合又東北流與越巂三縧水合又東北流與越巂三絛水合又東北流與越巂三縧水

者言軍吏已下及士卒也疏護命為僕此者文稱詰云嗟咨
更下及士卒者周禮司馬職官之屬小子二十有五百人為師師帥
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二十有五人為卒卒長皆上士
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一人此周制或夏殷已然也予誓告
汝注史遷汝作女馬融曰軍旅曰誓會同曰誥鄭康成曰誓戒
要之以刑重失體也疏之師云誓者用衆以威之辭會同謂王與諸侯
若以時聘王及王巡守殷同大會同時王親誥命之事也覲禮曰侯氏升
堂北面奠圭於上再拜稽首王撫之再拜侯氏降出是見禮文有大小
小司徒云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
五師為軍五軍為王六軍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大司馬云王六軍
諸侯一軍萬二千五百人一軍二師二千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也
是王六軍諸侯一軍同也周禮大誓每也大誓每也云會同曰
作大誓者告於衆庶不言誓者不期而會非武王誓師侯以伐商
也鄭注云大誓告於衆庶不言誓者不期而會非武王誓師侯以伐商
與夏同姓疏知同姓者以經云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
也鄭注云扈氏國名夏后同姓所封駭于甘誓在
鄠縣西南有扈谷谷口有扈亭是也左傳云夏后相時夏
后氏之方正也相即位之年有窮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
立十四年寒浞殺羿代羿政立四十年浞子澆殺斟灌氏
及斟尋氏滅夏后相后相妃有仍氏女曰緡方娠后相
歸自斟尋氏收二國之餘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
於過滅豷於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是少康
滅澆之後夏后氏復興故云夏后同姓也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天用剿絕其命故啓伐之威侮暴逆之稱怠棄謂簡忽之也五行
三正天地人之正道疏威者老子民不畏則威至云威侮暴逆之
行者尚書傳文彼傳云威侮五行謂貴五星而賤北辰是逆天也
水木火金土五行之次相生相尅是也威侮三正謂建子建丑建寅
三正之次相承是也威侮五行即威侮三正是也威侮三正即威侮
五行互言之耳威侮五行起於貴五星而賤北辰是逆天也威侮三正
起於建丑建寅是怠棄也威侮五行即是怠棄三正也威侮五行
怠棄三正是暴殄天物也暴殄天物即是威侮五行也威侮五行
即是暴殄天物也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是暴殄天物也暴殄天物
即是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也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即是暴殄天物
也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即是暴殄天物也暴殄天物即是威侮五行
怠棄三正也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即是暴殄天物也暴殄天物
即是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也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即是暴殄天物
也暴殄天物即是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也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即是暴殄天物也暴殄天物即是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也威侮

王播告之(注)播一作譒(疏)播者唐釋經註云本也說文作譒云
修不匱厥指(疏)也修者王逆也匱者竭也前書曰王播告之脩烈當謂創
業之君(注)厥指者釋言云指也說文云指手指也(疏)厥指者釋言云
同旨言王爲敬告之言行王用不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疏)敬者
說文云肅也禮記祭統云齊之爲言齊也齊以致精明也(注)丕大也變
化二字同義(疏)馬融曰丕語助也(注)馬融曰丕語助也(疏)正義曰
成曰厥謀如酷耳之酷厥酷雖告之貌(疏)酷說文作酷云酒
厚味也(注)酷厚味也(疏)正義曰酷厚味者釋詁文酷訓爲厚
味故爲酒

商書四

西伯戡黎第八

疏 此篇孔安國古文有之今文無也史公用今文故不載

西伯既戡黎(注)黎國在上黨東北今潞州黎亭是也戡克也

一作勘又作堪

祭(疏)是西伯周本紀云公羊傳云祭伯來祭伯也而此云祭國在河東祭縣東北與公羊傳異未知孰是

祖伊恐(疏)是西伯周本紀云西伯既勝殷而還作西伯戡黎祖伊恐奔告紂曰天既棄我殷命有耆老而知天威今王其如之何

今我民罔弗(疏)是西伯周本紀云今我民無不欲反者

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摩今王其如台(注)史遷案作奈康成云台我也

擊作謀不至如台作奈何擊一作撃(疏)擊者釋言云開也舍人云擊謀開通之道也郭璞云謂謀慮開達也

徵子若曰父師少師(注)史遷父師作太師說微子欲就封不聽

徵子去之(疏)史記父師少師皆作太師之名也

若曰(疏)史記若曰作乃誓

王子出矣(疏)史記王子出矣作王子出乎

我其發出狂吾其發出狂(疏)史記我其發出狂吾其發出狂作我其發出往吾其發出往

自靖(疏)史記自靖作自謀

自獻(疏)史記自獻作自決

于先王(疏)史記于先王作於先王

我用沈酗于酒(疏)史記我用沈酗于酒作我用湛湎淫泆於酒

用乃祖乃父(疏)史記用乃祖乃父作用汝父

我不顧行遯(疏)史記我不顧行遯作我不顧行去

商其淪喪我祖我父(疏)史記商其淪喪我祖我父作今殷其淪喪我先祖我父

我罔知所救(疏)史記我罔知所救作我無如之何

今我既知帝不蠲(疏)史記今我既知帝不蠲作今我既知帝不救

降我以饑饉(疏)史記降我以饑饉作降我以饑饉饑饉

民罔攸(疏)史記民罔攸作民無攸

今我民罔弗(疏)是西伯周本紀云今我民無不欲反者

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摩今王其如台(注)史遷案作奈康成云台我也

擊作謀不至如台作奈何擊一作撃(疏)擊者釋言云開也舍人云擊謀開通之道也郭璞云謂謀慮開達也

徵子若曰父師少師(注)史遷父師作太師說微子欲就封不聽

徵子去之(疏)史記父師少師皆作太師之名也

若曰(疏)史記若曰作乃誓

王子出矣(疏)史記王子出矣作王子出乎

我其發出狂吾其發出狂(疏)史記我其發出狂吾其發出狂作我其發出往吾其發出往

自靖(疏)史記自靖作自謀

自獻(疏)史記自獻作自決

于先王(疏)史記于先王作於先王

我用沈酗于酒(疏)史記我用沈酗于酒作我用湛湎淫泆於酒

用乃祖乃父(疏)史記用乃祖乃父作用汝父

我不顧行遯(疏)史記我不顧行遯作我不顧行去

商其淪喪我祖我父(疏)史記商其淪喪我祖我父作今殷其淪喪我先祖我父

我罔知所救(疏)史記我罔知所救作我無如之何

今我既知帝不蠲(疏)史記今我既知帝不蠲作今我既知帝不救

降我以饑饉(疏)史記降我以饑饉作降我以饑饉饑饉

民罔攸(疏)史記民罔攸作民無攸

周書一

泰誓第十

疏 泰誓篇名也泰是大也此篇是大會諸侯之事故以泰誓為名也據史記周本紀武王九年春東觀兵至於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皆曰紂可伐矣王乃還歸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聞之曰可矣乃興師東伐十一年武王伐紂三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十二年春王正月武王至於鎬觀兵於周之郊而還歸二年而後伐紂此篇是伐紂之前一年事也故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是也此篇之文見於禮記緇衣表記坊記中庸大學孟子荀子墨子國語諸書引之或稱泰誓或稱周書或稱書曰或稱尚書曰或稱傳曰或稱記曰或稱詩曰或稱詩云或稱書云或稱武王曰或稱武王之誓或稱武王之戒或稱武王之告或稱武王之言或稱武王之語或稱武王之志或稱武王之書或稱武王之詩或稱武王之傳或稱武王之記或稱武王之說或稱武王之辭或稱武王之謀或稱武王之典或稱武王之法或稱武王之道或稱武王之德或稱武王之事或稱武王之功或稱武王之烈或稱武王之業或稱武王之志事或稱武王之言語或稱武王之誓言或稱武王之誓語或稱武王之誓辭或稱武王之誓命或稱武王之誓師或稱武王之誓詞或稱武王之誓書或稱武王之誓戒或稱武王之誓告或稱武王之誓說或稱武王之誓傳或稱武王之誓記或稱武王之誓志或稱武王之誓事或稱武王之誓功或稱武王之誓德或稱武王之誓烈或稱武王之誓業或稱武王之誓法或稱武王之誓典或稱武王之誓道或稱武王之誓謀

重有兕一作雉疏自鄭以文王受命稱王注云三仁其子得在比干之前則以年次言之也箕子囚奴而陳洪範周公繼文王之業制禮作樂箕子不與焉則以德次言之也微子見周既滅殷乃持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銜璧牽羊以降周公釋其縛受璧焚之而微子開為宋公奉其先祀與周並列為三恪故以德次言之也此三仁之說也

休疏此說本於大傳大傳曰武王勝殷殺紂繼公位也履天子之籍南面而治天下之政履天子之籍謂受其圖籍也南面而治天下之政謂即位布政也此即位布政之事也大傳又曰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畢服追本先祖之所自出乃遂祖文王而宗祀之此即位之後追王之事也大傳又曰武王既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之業乃作大武此即位之後制樂之事也大傳又曰武王既定天下於是為天子崩制禮作樂此即位之後改正朔之事也大傳又曰改正朔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革車而不用此即位之後變革前代之事也大傳又曰一戎衣而有天下此即位之後一統天下之事也大傳又曰牧之野乘勝而進遂入商此即位之後入商都之事也大傳又曰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此即位之後發財賑貧之事也大傳又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此即位之後建官任賢之事也大傳又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此即位之後重民食喪祭之事也大傳又曰信讓以說禮樂以發仁此即位之後興禮樂之事也大傳又曰廣魯於東土此即位之後廣封建之事也大傳又曰升商以祀先王此即位之後祀先王之事也大傳又曰升祀先祖以配上帝此即位之後祀先祖配上帝之事也大傳又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此即位之後郊社之事也大傳又曰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此即位之後治國之事也大傳又曰王者不窮亡不困乏此即位之後不窮不困之事也大傳又曰立權度量考文章此即位之後立權度量考文章之事也大傳又曰行之以禮則上下和同此即位之後行禮之事也大傳又曰治親以統尊尊以等序此即位之後治親尊尊之事也大傳又曰序以昭穆此即位之後序昭穆之事也大傳又曰別之以禮義此即位之後別禮義之事也大傳又曰人道竝而親竭此即位之後人道竝而親竭之事也大傳又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此即位之後親親尊祖敬宗收族之事也大傳又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之政此即位之後南面而治天下之政之事也大傳又曰治天下之大法此即位之後治天下之大法之事也大傳又曰治天下之大分此即位之後治天下之大分之事也大傳又曰治天下之大節此即位之後治天下之大節之事也大傳又曰治天下之大倫此即位之後治天下之大倫之事也大傳又曰治天下之大教此即位之後治天下之大教之事也大傳又曰治天下之大事此即位之後治天下之大事之事也大傳又曰治天下之大本此即位之後治天下之大本之事也大傳又曰治天下之大經此即位之後治天下之大經之事也大傳又曰治天下之大理此即位之後治天下之大理之事也大傳又曰治天下之大順此即位之後治天下之大順之事也大傳又曰治天下之大紀此即位之後治天下之大紀之事也大傳又曰治天下之大法此即位之後治天下之大法

又十五年傳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耦賦鶉賁趙衰賦六月公賦嘉樂穆叔曰武子之後必有福於晉矣夫子其庶幾乎夫嘉樂福祿之所同也詩曰樂只君子福祿攸同君能樂其福以同其樂樂以安民又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樂只君子遐不作人樂只君子萬福攸壓樂只君子保艾爾後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夫樂其福以同其樂以安民其能作人以殿天子之邦其能保艾爾後其能介爾景福乎武子之祖桓叔樂武公之定晉國而為之正卿以佐文侯以和王室其樂多矣其福大矣其能樂乎夫樂胡帥師於衛而樂其福以同其樂以安民其能定衛國以佐武公而為之正卿以和王室其樂多矣其福大矣其能樂乎夫樂胡帥師於晉而樂其福以同其樂以安民其能定晉國以佐文侯而為之正卿

正從行而天下治矣別作哲哲者知也知王有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遠而天下知善而治之矣惡而亂之矣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堯舜其猶病諸此事也王者總攬萬幾而親裁庶政其可一日不明哲乎故曰

寒曰風(注)史遷譌作陽燠作奧燠庶故曰雨木氣也春布德生故木氣勝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勝暘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疏)史公曉馬融注云陽讀爲曰雨暘燠寒風皆五行之氣非風無也故王肅注云雨暘等風五行者大傳五行傳云皆以風興暘燠寒風雨

當死也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注)史遷珪俱作圭(疏)卽者釋詁文也釋言云珪信也舍人曰珪瑞信之玉故以爲信也(疏)卽命謂命龜已下至屏璧與珪皆命龜同也馬注偽孔皆同(疏)正義曰周禮大卜云凡國大貞卜立君大封則卜遷國大災則卜禜祭祀則卜有司貞卜問吉凶是卜有大事皆卜之故知卜命龜也馬注偽孔皆同也

王功孫疑於燕周公之攝天大當而酌怨言境以彰聖功曰
開誠得言優桓位遇決以天下疆事治以天下人道知上命
禾盡起郊史及張侯位引前脩德出引前脩德出求賢所急
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居冢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
有王功公攝而天下治今公薨而天下亂此諸侯所以不服
見於詩書皆公薨以後之事也詩書言周公薨以後之德特
書序時日是宏都大也

周書五

大誥第十四

(注)史遷述初曾蔡叛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又

說曾蔡武庚等是本淮夷而反周公奉成王命東伐作大誥又

(疏)史公說經多以意推之故與本紀及魯周公世家異若以經文說之則管蔡武庚等是本淮夷而反周公奉成王命東伐作大誥又

(注)史遷述初曾蔡叛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又

(疏)史公說經多以意推之故與本紀及魯周公世家異若以經文說之則管蔡武庚等是本淮夷而反周公奉成王命東伐作大誥又

王若曰(注)鄭康成曰王謂攝也周公居攝稱命大事則權代王也

(疏)之言偽也王者天子之貴稱故言偽以代王也周公攝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法天子之明堂位又云周公踐阼而治天下之圖又云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位又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之圖又云周公抗世子法伯禽之所以報也是周公攝位天子之事也若周公不攝位天子則不得稱王若周公攝位天子則不得稱王是周公攝位天子之事也若周公不攝位天子則不得稱王是周公攝位天子之事也

(注)鄭康成曰王謂攝也周公居攝稱命大事則權代王也

(疏)之言偽也王者天子之貴稱故言偽以代王也周公攝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法天子之明堂位又云周公踐阼而治天下之圖又云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位又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之圖又云周公抗世子法伯禽之所以報也是周公攝位天子之事也若周公不攝位天子則不得稱王若周公攝位天子則不得稱王是周公攝位天子之事也

(注)鄭康成曰王謂攝也周公居攝稱命大事則權代王也

(疏)之言偽也王者天子之貴稱故言偽以代王也周公攝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法天子之明堂位又云周公踐阼而治天下之圖又云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位又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之圖又云周公抗世子法伯禽之所以報也是周公攝位天子之事也若周公不攝位天子則不得稱王若周公攝位天子則不得稱王是周公攝位天子之事也

(注)史遷述初曾蔡叛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又

說曾蔡武庚等是本淮夷而反周公奉成王命東伐作大誥又

(疏)史公說經多以意推之故與本紀及魯周公世家異若以經文說之則管蔡武庚等是本淮夷而反周公奉成王命東伐作大誥又

(注)史遷述初曾蔡叛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又

(疏)史公說經多以意推之故與本紀及魯周公世家異若以經文說之則管蔡武庚等是本淮夷而反周公奉成王命東伐作大誥又

王若曰(注)鄭康成曰王謂攝也周公居攝稱命大事則權代王也

(疏)之言偽也王者天子之貴稱故言偽以代王也周公攝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法天子之明堂位又云周公踐阼而治天下之圖又云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位又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之圖又云周公抗世子法伯禽之所以報也是周公攝位天子之事也若周公不攝位天子則不得稱王若周公攝位天子則不得稱王是周公攝位天子之事也若周公不攝位天子則不得稱王是周公攝位天子之事也

(注)鄭康成曰王謂攝也周公居攝稱命大事則權代王也

(疏)之言偽也王者天子之貴稱故言偽以代王也周公攝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法天子之明堂位又云周公踐阼而治天下之圖又云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位又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之圖又云周公抗世子法伯禽之所以報也是周公攝位天子之事也若周公不攝位天子則不得稱王若周公攝位天子則不得稱王是周公攝位天子之事也

(注)史遷述初曾蔡叛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又

說曾蔡武庚等是本淮夷而反周公奉成王命東伐作大誥又

(疏)史公說經多以意推之故與本紀及魯周公世家異若以經文說之則管蔡武庚等是本淮夷而反周公奉成王命東伐作大誥又

(注)史遷述初曾蔡叛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又

(疏)史公說經多以意推之故與本紀及魯周公世家異若以經文說之則管蔡武庚等是本淮夷而反周公奉成王命東伐作大誥又

王若曰(注)鄭康成曰王謂攝也周公居攝稱命大事則權代王也

(疏)之言偽也王者天子之貴稱故言偽以代王也周公攝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法天子之明堂位又云周公踐阼而治天下之圖又云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位又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之圖又云周公抗世子法伯禽之所以報也是周公攝位天子之事也若周公不攝位天子則不得稱王若周公攝位天子則不得稱王是周公攝位天子之事也若周公不攝位天子則不得稱王是周公攝位天子之事也

(注)鄭康成曰王謂攝也周公居攝稱命大事則權代王也

(疏)之言偽也王者天子之貴稱故言偽以代王也周公攝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法天子之明堂位又云周公踐阼而治天下之圖又云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位又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之圖又云周公抗世子法伯禽之所以報也是周公攝位天子之事也若周公不攝位天子則不得稱王若周公攝位天子則不得稱王是周公攝位天子之事也若周公不

予其勸曰惟余一人皆居於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
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禹西土(疏)傳者箋云
予其勸曰惟余一人皆居於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
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禹西土(疏)傳者箋云
侯甸男邦采衛(注)鄭康成曰不見要服者以遠于政事而恒
闕焉(疏)侯甸男邦采衛也服九服之五也甸男邦采衛也
荒服也釋詁文孫炎曰侯甸男邦采衛皆服事天子之國也
郭璞曰侯甸男邦采衛皆天子所以為蕃衛也(疏)釋詁云
侯甸男邦采衛皆君也舍人曰侯甸男邦采衛皆天子所以
為蕃衛也郭璞曰侯甸男邦采衛皆天子所以為蕃衛也
(疏)釋曰侯甸男邦采衛皆是也舍人曰侯甸男邦采衛
皆天子所以為蕃衛也郭璞曰侯甸男邦采衛皆天子所以
為蕃衛也(疏)釋曰侯甸男邦采衛皆是也舍人曰侯甸
男邦采衛皆天子所以為蕃衛也郭璞曰侯甸男邦采衛皆
天子所以為蕃衛也(疏)釋曰侯甸男邦采衛皆是也舍
人曰侯甸男邦采衛皆天子所以為蕃衛也郭璞曰侯甸男
邦采衛皆天子所以為蕃衛也(疏)釋曰侯甸男邦采衛
皆是也舍人曰侯甸男邦采衛皆天子所以為蕃衛也郭璞
曰侯甸男邦采衛皆天子所以為蕃衛也(疏)釋曰侯甸
男邦采衛皆是也舍人曰侯甸男邦采衛皆天子所以為蕃
衛也郭璞曰侯甸男邦采衛皆天子所以為蕃衛也(疏)
釋曰侯甸男邦采衛皆是也舍人曰侯甸男邦采衛皆天子
所以為蕃衛也郭璞曰侯甸男邦采衛皆天子所以為蕃衛
也(疏)釋曰侯甸男邦采衛皆是也舍人曰侯甸男邦采
衛皆天子所以為蕃衛也郭璞曰侯甸男邦采衛皆天子所
以為蕃衛也(疏)釋曰侯甸男邦采衛皆是也舍人曰侯
甸男邦采衛皆天子所以為蕃衛也郭璞曰侯甸男邦采衛
皆天子所以為蕃衛也(疏)釋曰侯甸男邦采衛皆是也
舍人曰侯甸男邦采衛皆天子所以為蕃衛也郭璞曰侯甸
男邦采衛皆天子所以為蕃衛也(疏)釋曰侯甸男邦采
衛皆是也舍人曰侯甸男邦采衛皆天子所以為蕃衛也郭
璞曰侯甸男邦采衛皆天子所以為蕃衛也(疏)釋曰侯
甸男邦采衛皆是也舍人曰侯甸男邦采衛皆天子所以為
蕃

云汝與與聽訴悉正與此同話今作古從魏石經作繩

周書七

酒誥第十六

（注）史遷說周公旦懼康叔棄商少告以紂之所以亡若以淫於酒

酒之失箸人是用紂紂之亂自我始故誡之酒誥以命之（疏）史

說見衛世家云紂既亡周公旦懼康叔棄商少告以紂之所以亡若以淫於酒

云妹邦者紂之都所處也其民尤化紂惰酒是紂之所以亡故以命康叔使

在東任之後周本紀云周公討之三年而三監及淮夷皆叛周公遂相成王

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誥康叔次酒誥次梓材次召誥次洛誥次多士

其事在周公之篇

王若曰（注）王一作成王二家云王年長骨飾成立馬融曰言成

王若未聞也但俗儒以爲成王骨即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

爲少成二種之功生襲旦成王爰馬融爲說襲實以爲戒成康叔

以嗇酒成殺人之道也故曰成王爰馬融爲說襲實以爲戒成康叔

書者加之之末歟馬云小臣謂侯甸男衛也（疏）三家者馬融王肅

皇清經解　卷二百二

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二伯此伯與周召共和行政事通謂天子之老二人爲二伯故書傳云周公相成王二伯分陝而治是也（疏）

周公旦者武王之弟姬姓名旦食采於周謚法聖人備知天地之道

能盡人之理曰周公是周爲王官之號故書傳云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

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

服是周公攝政之事也周公攝政之時管蔡流言於國云周公將不利於

孺子王乃誅管叔而放蔡叔是周公誅管蔡也周公攝政三年而致太平

成王既長而反政於王是周公攝政三年而反政也周公攝政七年而還

政是周公攝政七年也周公攝政之事見於書傳者如此其餘則闕焉

（疏）馬融注尚書云成王年十三周公攝政七年而還政是周公攝政

七年成王年二十也鄭玄注禮記文王世子云武王崩成王幼不能涖阼

周公踐阼以治天下七年而致太平與馬融說異鄭玄又注禮記明堂位

云周公攝政七年而致太平與馬融說同鄭玄注禮記文王世子云武王

崩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踐阼以治天下七年而致太平與馬融說異鄭

玄又注禮記明堂位云周公攝政七年而致太平與馬融說同鄭玄注禮

記文王世子云武王崩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踐阼以治天下七年而致

太平與馬融說異鄭玄又注禮記明堂位云周公攝政七年而致太平與

馬融說同鄭玄注禮記文王世子云武王崩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踐阼

以治天下七年而致太平與馬融說異鄭玄又注禮記明堂位云周公攝

政七年而致太平與馬融說同鄭玄注禮記文王世子云武王崩成王幼

不能涖阼周公踐阼以治天下七年而致太平與馬融說異鄭玄又注禮

記明堂位云周公攝政七年而致太平與馬融說同鄭玄注禮記文王世

子云武王崩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踐阼以治天下七年而致太平與馬

融說異鄭玄又注禮記明堂位云周公攝政七年而致太平與馬融說同

鄭玄注禮記文王世子云武王崩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踐阼以治天下

七年而致太平與馬融說異鄭玄又注禮記明堂位云周公攝政七年而

致太平與馬融說同

事厥命為以引養引佔自古若茲監閱敬辟(疏)敬者謂慎
者詳德云用德心弔伐商云弔心也
云法也言王之謀那者謀云長也佔者謂文
安民也謂文之人其勿有殛罪長養民民
其國無所在刑誅也殛誅也言勿有誅長養民民
殛誅欲(疏)誅者謂王田也欲田謂之誅故書誅為欲
召誥欲誤為誅今文作欲是也欲者謂文
陵文句若是陳本治也謂若治文云若治
二武(疏)武者謂文之武陳氏云武人為誰之武
佑誥曰誥告也誥之言告也周公將致政
修治誥其國若作書亦既誥于庶殷(疏)
殷故書殷作衣今文作殷
殷亦衣聲字通
殷亦衣聲字通
嗣歆(疏)嗣者謂文王之嗣歆者謂文王之
歆饗也
若作書亦既誥于庶殷(疏)若作書者謂
周公將致政作書誥于庶殷
嘉孔安(疏)嘉者謂文王之德孔安者謂
殷皮日殖(疏)皮日殖者謂文王之德
殷皮日殖(疏)皮日殖者謂文王之德
殷皮日殖(疏)皮日殖者謂文王之德

皇清經解卷二百二

孫觀察尚書今古文注疏

周書十二

無逸第廿一

注史遷載周公恐成王壯沿有所淫決乃作多士毋逸作無一

作亡逸一作佚一作勿疏據史公說見魯世家云周公恐其壯沿有所淫決乃作多士毋逸作無一作亡今文尚書作毋逸作亡逸古注漢書翼奉傳引書曰毋逸毋逸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劉向傳引書曰毋逸毋逸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皆今文尚書說文

日臣閎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其事天地保文武之功周公攝而居攝則道成成王不能其事天地保文武之功周公攝而居攝則道成成王安不居攝則道不成攝而不去則嫌於篡故七年致政而退此聖人之心也○疏○正義曰此經述周公之言以戒成王故言我聞古之人有言曰君子所其無逸言君子所以其無逸之道上下遍失前人光于天下言前人光于天下之道上下遍失前人光于天下之道言君子所以其無逸之道上下遍失前人光于天下之道言君子所以其無逸之道上下遍失前人光于天下之道言君子所以其無逸

皆惟暴虐于民王于所爲百事以不能開理之詞也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利用勸疏簡同開釋詁代也麗數也勸勉也言開代夏之事以勉其民使之利用勸勉其民也

酈曰酯賣也以陟馬之逆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同有不服以親文王之敢光注歌一作鴟以揚武王之大烈鳴呼懿自今立政其惟克用常人蔽詩序周頌三頌也斯者釋詁云廢也方言云斯離也郭注云斯猶析也廣雅釋詁云斯離也釋名云斯賜也賜與之使離己也玉藻云凡賜爵於尊者必俯而受注云賜猶予也釋詁云明也昭也顯也以揚武王之大業繼

也美楼字俗从玉爾雅釋文云楼字又作樓云敔不可以鬬罟名是楼者既
云今之敔蓋金敔也則敔之名本施於樂器凡周禮作樓者皆當作敔
又云周制傳世數敔之名此敔傳世數敔之名此敔傳世數敔之名此敔
于何帝王聖者之所受者邃遠既引中候握河紀云堯時受河圖龍衔
長大文緑色出河中長八尺廣三尺赤文緑字言堯時受河圖龍衔
王聖者之所受者邃遠既引中候握河紀云堯時受河圖龍衔
長大文緑色出河中長八尺廣三尺赤文緑字言堯時受河圖龍衔
受人魚出河中長八尺廣三尺赤文緑字言堯時受河圖龍衔
河沈璧禮器曰龍非水物而謂之龍以水名之也河圖龍衔
龍賢以況其古堯舜相傳有此瑞應故謂之龍衔

髹謂疏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頒度量而天下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是鄭氏所本也云至此積三十年者成王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伐此東夷之國三年而後服故三年大行人職云王巡守殷同四方再遇宇終六年朝覲六服盡至故十有二年王在豐命伯禽宅曲阜以蕃周公之後以此推之則伯禽之受封在成王即位之後十有二年周公薨後也

作酈一作鄜一作柒疏管蔡等國名也管在今河南鄭州東北蔡在今河南上蔡縣西北

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時作酈一作鄜一作柒疏管蔡等國名也管在今河南鄭州東北蔡在今河南上蔡縣西北

注史遷說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偽孔則有異

作酈一作鄜一作柒疏管蔡等國名也管在今河南鄭州東北蔡在今河南上蔡縣西北

周公相成王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作誥疏周公相成王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作誥

何敬非刑何度并及注史遷序居及作宦馬融曰度造謀也

爾雅云作司非一作不作人上一有大字疏云有國者威外諸侯有承上而言之罪于有國之君刑書先王之書已刑而言之罪于有國之君刑書先王之書已刑而言之罪于有國之君刑書先王之書已刑

作路疏引世本謂羿下世羿請羿世射河伯馮夷三國志魏王朗與諸葛亮書曰羿恃其射以滅夏周書稱其善射而不得其死是也羿之善射古今稱之然其死亦以此羿本諸侯因夏民以代夏政其事與堯舜禹湯異不得以堯舜禹湯之事例之羿之代夏政也因夏民之利以代夏政也因夏民之利以代夏政則不得不因夏民之習因夏民之習則不得不因夏民之所尚羿因夏民之所尚以代夏政則夏民之所尚羿皆能之羿之代夏政也因夏民之利以代夏政則夏民之所利羿皆能之羿之代夏政也因夏民之習以代夏政則夏民之所習羿皆能之羿因夏民之所尚以代夏政夏民尚射羿因夏民之所尚以代夏政羿因夏民之利以代夏政夏民利射羿因夏民之利以代夏政羿因夏民之習以代夏政夏民習射羿因夏民之習以代夏政羿因夏民之所習以代夏政夏民習射羿因夏民之所習以代夏政

同此多有之及上尚有之王氏念孫云有之謂親之也春秋左氏昭二十年傳云是不有亹君也杜注云有亦親也梅賾人心惟危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注斷一作貺斷一作貽他注他一作它其心休休焉注斷康成曰休休寬容也其如有容疏昧雅釋訓云豬豬容貌者何氏注公羊云豬豬容貌者也郭注云豬豬容貌也舍人曰豬豬容貌也李巡曰豬豬容貌也孫炎曰豬豬容貌也樊光曰豬豬容貌也郭璞曰豬豬容貌也舍人李巡孫炎樊光郭璞所說皆同是豬豬容貌古今之通訓也豬豬與休休義同故傳以休休訓之

楚辭離騷云夜飽飽之難久休汪云耿光也小大也是耿小為光休休為容貌者何氏注公羊云休休美大貌杜預注左傳云休休大度容衆貌是休休為容貌之義又以休休為光大貌者猶以豬豬為容貌又以休休為容貌也

彥一作盤其心好之疏彥者釋訓云美士為彥孫炎注云國有美士為人所言道也樊光注云彥美士之稱也郭璞注云彥士大夫之美稱者皆通訓也

書洪範云嘉謀嘉猷則入于汝心汝則有大喜注云嘉善也猷道也汝謂箕子言人君有善謀善道則入于我心我則有大喜樂之意也

以保我子孫疏正義曰釋詁云保安也我子孫謂我君之子孫也

有美譽通明者其心好之論語子貢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是衆好之論明者其心好之也

之以能安我子孫疏正義曰釋詁云安也能安我子孫謂能為我子孫之善謀也

尚書大傳云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作多士周公以前王不忘慎乃有位作周官君奭作立政

清廟祭民德諄諄疏正義曰書傳略說云祭之為言察也謂察其德行而祭之也

祭民德諄諄者謂祭祀之禮所以察民德之厚薄而教之使歸厚也

達注目一作媚達一作通疏爾雅釋詁文孫炎注云媚愛也

人所悅也郭璞注云媚愛也

巧言令色孔壬疏正義曰巧言令色謂善為言語以悅人之顏色也

巧言令色足恭疏正義曰巧言令色謂善為言語以悅人之顏色也

論語述而云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論語云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論語述而云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論語述而云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論語述而云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已遠疏)釋曰此史公作論通
(經)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曰不有功於民勤力通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漢西爲河南爲淮四濱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注)立一作土昔堯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日不道帝之(注)之一作政在國女毋我怨(疏)緯攷本祀云湯既湯始即桀位以令諸侯尚忽忽似是全文即從孔安國開故得之作者不以令諸侯自恣忽忽不修德以治人案殷本紀載此文於桀入夏郊有九鬲中以爲證文湯入家法如此案殷本紀載此文於桀入夏郊有九鬲中以爲證文湯入家法如此有功於民又作于蓋傳爲誤作然也尚書皆作于立之解引孫炎曰

伊尹作咸有一德(注)鄭康成曰伊陟巫咸日下闕咸有一德已逸(疏)奚斯云孔以咸有一德次大甲後第四十篇以爲在湯誥也鄭注第三十二篇殷本紀亦謂湯誥後僞傳系之太甲時誤甚矣說見

(經)注尹躬及湯咸有壹德(疏)緯攷引尹吉曰注云吉當爲告古字之誤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疏)緯攷引尹吉曰注云尹吉亦尹諸也天當爲先先湘見夏之先君桀也言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自作孽于是鄰近於亳殷時號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爲陝是今之陝西是也鄰近於亳殷時號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爲陝是今之陝西是也是篇本文即今之湯誥云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是篇本文即今之湯誥云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建武之際士然馬融鄭玄王肅皆以湯誥爲太甲篇成時之文故孔注云湯既勝夏歸于亳作湯誥今文無此篇疑亡於東晉之初或合入伊訓太甲中篇而今文太甲三篇皆無此文也

(經)注尹躬及湯咸有壹德(疏)緯攷引尹吉曰注云吉當爲告古字之誤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皆當爲告古字之誤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疏)緯攷引尹吉曰注云尹吉亦尹諸也天當爲先先湘見夏之先君桀也言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自作孽于是鄰近於亳殷時號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爲陝是今之陝西是也

書序第三十下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注)史遷說九年東觀兵至于孟津乃還師鰥居二年乃遘文王以冕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武王乃作大誓鄭康成曰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八月午薨明年正月上日(疏)史公說九年東觀兵至于孟津作大誓明年又伐紂十一年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作泰誓序一月壬辰旁死魄(注)史遷說九年東觀兵至于孟津作大誓明年又伐紂十一年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作泰誓序一月壬辰旁死魄(疏)史公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注鄭康成曰居攝七年天下大平而此已歲乃名曰成周也疏鄭注見公羊宣十六年傳文云天皇致大平之時世文作在周公攝政七年而天下大平者詩序周頌清廟維天之命烈文天作皆周公攝政致大平之所為也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注鄭康成曰此言士也周謂之民民無知之稱疏頃有聚訟專期韓詩云殷頑謂殷民諸侯謂應侯順德之君頑謂頑鈍無識之稱解云殷民遷洛邑時頑民亦不二頑民鄭注見詩邶柏舟疏云皆士也以其多士猶殷士稱殷多士也以其頑鈍無識猶殷民稱殷頑民也二年傳云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地理志云洛邑故殷地周公攻而遷之有遷殷民以封衛尚書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是也又云周公相成王興禮樂制度以治天下故殷民皆安其業而遂周道於是四方之民大和會於洛邑而作洛誥是也書傳略說云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七年營成周遷殷民於洛邑使各得其所安其田里殷民大悅鄭注禮器引此書傳略說文與今異疑鄭所見古文尚書傳如此今亡

周公作無逸注史遷述作也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注馬融曰師氏保氏皆大夫官鄭康成曰師氏保氏中大夫一人保氏下大夫一人是也周公若三公之位非中下大夫之所敢為又云聖賢兼此官周公為聖賢也馬注見釋文云馬融以周公為三公保氏為師氏注見釋文云保氏師氏皆三公之官也鄭注見禮器疏引此書傳略說文與今異疏引此書傳略說文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氏保氏皆三公之官也周公為太師太傅太保之官也鄭注見書疏意同馬氏中論引此篇文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氏保氏皆三公之官也周公為太師太傅太保之官也周公為冢宰之官也鄭注見禮記文王世子疏引此書傳略說文與今異疏引此書傳略說

問字堂集　陽湖孫觀察星衍著

河圖洛書考

漢人以八卦爲河圖九疇爲洛書其說見孔安國注論語河不出圖及馬融注書九疇又漢五行志引劉歆說亦同以初一日五行已下六十五字爲雒書本文禮記疏引中候握河紀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遂法之作八卦又龜書洛出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孔安國注繫辭班固漢書敘傳及李奇注悉用其說惟鄭康成注易始用春秋緯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也鄭所稱河圖洛書今多見開元占經未必太古時文此則鄭氏信讖緯之過按易乾卦言龍坤卦言馬是稱龍馬負圖即八卦爲河圖之證洪範五行一曰水水在北方元武之位是稱神龜負文即九疇爲洛書之證可知孔安國劉歆馬融諸儒所說長子鄭氏矣至宋人乃妄以洪範五行爲河圖又以太乙下行九宮式爲洛書近人毛奇齡闢之甚辨而不能駕信漢人以八卦九疇爲河圖洛書之說頗炙武梁知九宮爲易緯而不知其出於黃帝核宋人致誤之由亦非無本北周甄鸞注數術記遺九宮算云九宮者即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又盧辨注大戴禮明堂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云記用九宅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宋人見甄鸞有肩足戴履之言又見盧辨有九室法龜文之說遂以九宮爲龜文不知甄鸞以肩足戴履別上下前後之位未言在于龜背大戴禮所云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者言明堂戶牖堂室之數蓬十則有徐毅若十除六七十除二之類也盧辨謂法龜文特因九室而言如僞孔尚書傳云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于九亦即謂九疇不必是九宮之式也以戴九履一二四爲肩六八爲足爲是龜文果何所出亦復何所取義乎太乙九宮式之傳甚古攷其始實出黃帝素問五常政大論岐伯有云言於三王冰注三東方也云言於九注九南方也云其言四維注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土之位也云言於七注七西方也云言於一注一北方也六元正紀大論則有災七宮之屬隋經籍志載九宮經三卷鄭元注又稱梁有黃帝四部九宮五卷唐會要稱會昌三年王起等奏案黃帝九宮經雜卒路更注引壺子云黃帝體九宮以定九宮是九宮之式黃帝時即有之故遁甲書亦用其法淮南天文訓太陰元始建于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如法推之甲寅在坎宮則甲午在坎宮則甲寅在離則甲戌在離甲戌在坎宮則甲午在坎宮則甲寅在離則西漢人亦多知之語至易乾鑿度載其式云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又云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鄭康成注太乙下行九宮從坎宮始坎中男始亦言無適也自此而從於坤宮坤母也又自此而從震宮震長男也又自此而從巽宮巽長女也所行者半突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乾宮乾父也自此而從兌宮兌少女也又自此行於艮宮艮少男也又自此行於離宮離中女也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乙天一之宮終于離宮數自太一行之始爲名耳坤禹洛書隅陰陽男女之偶爲終始云從自坎宮始必先之坤者母於子養之勤勞者父之震又之巽母從巽姓來此其所以敘爲生者從息中而復之乾者父於子教之而已於事逸也次之兌又之艮父或老順其心所愛以爲長育多少大小之行已爲施此數者合十五言其法也詳注義多未精確或是後人僞托今放九宮之法不外陽進陰退起於坎者乾貞于十一月子坎陽進而上行之坤坤貞于六月未坤陰土退而下行之震震陽木進而上行之巽巽陰木退而下行之中兼艮坤坤陰土退而下行之艮艮陽土進而上行之離離陰退而下行之坎一陰一陽俱起者天左旋地右動之道陽動而之陰陰動而之陽者乾鑿度所謂並治而交錯行間時而治六辰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謂陰遁右陽遁左遁左者其道順遁右者其道逆逆氣左上順氣右下是也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七赤八白九紫者唐會要載九宮貴神天蓬星太乙坎水白天內星攝提坤土黑天衝星軒轅震木碧天輔星招搖巽木綠天禽星天符中土黃天心星青龍乾金白天柱星咸池兌金赤天任星太陰艮土白天英星天乙離火紫是也九宮即算法之捷故遁甲式用之如日月星奇所在及九星所臨自古皆有之既非出于遁文亦不得以爲乾鑿度未出後人不能博考致爲所惑並忽素問而不觀則無能復辨九宮之緣起矣

畢原畢陌考

畢原在渭水南周文王武王周公之所葬今長安縣西南二十八里是也畢陌在渭水北秦文王武王之所葬即今咸陽之陵見諸書傳甚明其誤自宋人始考渭南之畢先見于詩毛傳云畢終南之通名也其名最古史記云所謂周公葬我畢在鎬東南杜中趙岐注孟子云畢文王墓近於豐鎬也臣瓚注漢書云畢西于豐三十里裴駰引皇覽云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鄗聚東杜中也終南山鄠水鄗聚杜中皆在渭水南即知畢原之所在故括地志云周文王墓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也元和郡縣志云畢原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朝唐已來俱以文武周公葬于畢也萬年縣是漢魏六朝是古畢國左氏傳畢文之昭杜預注云畢國在長安西北書正義引晉書地道記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元和郡縣志云咸陽縣畢原即縣所理也左傳曰畢鄧鄭文之昭也以此知畢國在咸陽郡縣志特誤名陌爲原顏師古注漢書云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也按唐時長安西北四十里地入咸陽皓古當亦謂咸陽之畢國秦本紀云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裴駰引徐廣曰皇甫謐曰葬畢今安陵西畢陌又引皇覽曰秦武王冢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也人以爲周文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北一十四里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一作十一作里俗名武王陵非也此唐以前皆謂咸陽陵爲秦文王武王葬處之證唐咸陽即今縣治在渭水北與渭水南之畢原相去甚遠原其致誤之由蓋有五端一以地名相同畢原與畢陌周文王武王與秦文武王易識也一以祠爲墓地形志石安有周文王祠魏石安即今咸陽後人以歷代祠祀之所在遂得葬陵園而封殖其處若陳州府城內之伏羲臺誤爲伏羲陵丹徒九里鎮之季子墓反以爲季子廟矣一以求文武周公葬處不得劉向云文武周公葬于畢皆無邱隴之處秦始皇開長池即漢見明池正在豐鎬之間文武周公之陵益以渝陷則是秦漢以來

己無墓祭之處後人始誤指咸陽之秦陵以當之矣一以文字傳寫之誤長安志引三輔故事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葬畢陌南北考自唐以前無此說不應出于三輔故事或是宋敏求引畢原字誤爲畢陌也周公之墓必附祖父括地志既以文王武王墓在萬年縣畢原又以周公墓爲在雍州咸陽縣北十三里畢原上此必史記止義誤引其文元和郡縣志亦承其謬也緣此五誤考古者傍偟無據然程大昌雍錄猶能辨之文獻通考既云在咸陽又引括地志在萬年云云則自相矛盾尚書云二人識占作則從二人之言不得以爲好古之過矣以秦文王武王陵爲周文王武王陵實始于宋開寶時定祀典太平寰宇記云咸陽縣周文王陵周武王陵皆在縣北一十五里宋敏求長安志因之然寰宇記猶云畢原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咸王葬周公于畢是也是尙知周公葬在渭南自明以來始無復知文武周公之墓葬在渭水南矣李私云魂氣無不之聖人陟降在天不獨歆祀于葬處但考古之士宜有是非之心世之善讀書者固勿疑吾言爲鶩俗可也

帝堯葬陶稽古論

堯典曰若稽古帝堯三國志引鄭康成注云稽古同天言堯同于天也鄭意蓋以堯稱帝爲同天故司馬貞鄭注中候勅有圖云德合五帝坐是者稱帝白虎通引禮記盜法云德象天地稱帝初學記引易緯曰帝者天號也德配天地不私公位曰帝尙書緯曰帝者天號有五帝以立名是鄭云同天因帝而生義未必唐時卽有此義許叔重說文必徵本義惟云古故也从十口識前言者也且因堯則天爲大始解稽古爲同天何以處皐陶稽古之說閻書疏解云奉若稽古惟王又武穆解云卑若稽古昭天之道堯帝之臧若古卽訓天則下文不必稱天道帝臧鬼谷子揣篇云卑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亦不可稱爲同天王逸魯靈光殿賦云粵若稽古帝漢張衡注若順也稽考也言能順天地者行古之道皆帝也此張載用禮記盜法德象天地之義天統地故鄭可言同天也然則魏志引賈馬及肅說皆以爲順考古道者但不異帝字生義宛與鄭說不異也政莫大乎稽古稽古卽法天也古之聖人制作無所本則求之于仰觀俯察傳言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故月令倶稱爲帝孔穎達引世本及獨行及淮南之言五帝亦并太昊少昊言之于帝德則以代太昊少昊實則太昊以來五帝之欽若歷象卽黃帝堯舜之文獻通考旣云在咸陽又引括地志在萬年云云則自相矛盾尚書云二人識占作則從二人之言不得以爲好古之過矣以秦文王武王陵爲周文王武王陵實始于宋開寶時定祀典太平寰宇記云咸陽縣周文王陵周武王陵皆在縣北一十五里宋敏求長安志因之然寰宇記猶云畢原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咸王葬周公于畢是也是尙知周公葬在渭南自明以來始無復知文武周公之墓葬在渭水南矣李私云魂氣無不之聖人陟降在天不獨歆祀于葬處但考古之士宜有是非之心世之善讀書者固勿疑吾言爲鶩俗可也

帝堯葬陶稽古論

堯典曰若稽古帝堯三國志引鄭康成注云稽古同天言堯同于天也鄭意蓋以堯稱帝爲同天故司馬貞鄭注中候勅有圖云德合五帝坐是者稱帝白虎通引禮記盜法云德象天地稱帝初學記引易緯曰帝者天號也德配天地不私公位曰帝尙書緯曰帝者天號有五帝以立名是鄭云同天因帝而生義未必唐時卽有此義許叔重說文必徵本義惟云古故也从十口識前言者也且因堯則天爲大始解稽古爲同天何以處皐陶稽古之說閻書疏解云奉若稽古惟王又武穆解云卑若稽古昭天之道堯帝之臧若古卽訓天則下文不必稱天道帝臧鬼谷子揣篇云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亦不可稱爲同天王逸魯靈光殿賦云粵若稽古帝漢張衡注若順也稽考也言能順天地者行古之道皆帝也此張載用禮記盜法德象天地之義天統地故鄭可言同天也然則魏志引賈馬及肅說皆以爲順考古道者但不異帝字生義宛與鄭說不異也政莫大乎稽古稽古卽法天也古之聖人制作無所本則求之于

觀俯察傳言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故月令倶稱爲帝孔穎達引世本及獨行及淮南之言五帝亦并太昊少昊言之于帝德則以代太昊少昊實則太昊以來五帝之欽若歷象卽黃帝堯舜之文獻通考旣云在咸陽又引括地志在萬年云云則自相矛盾尚書云二人識占作則從二人之言不得以爲好古之過矣以秦文王武王陵爲周文王武王陵實始于宋開寶時定祀典太平寰宇記云咸陽縣周文王陵周武王陵皆在縣北一十五里宋敏求長安志因之然寰宇記猶云畢原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咸王葬周公于畢是也是尙知周公葬在渭南自明以來始無復知文武周公之墓葬在渭水南矣李私云魂氣無不之聖人陟降在天不獨歆祀于葬處但考古之士宜有是非之心世之善讀書者固勿疑吾言爲鶩俗可也

帝堯葬陶稽古論

堯典曰若稽古帝堯三國志引鄭康成注云稽古同天言堯同于天也鄭意蓋以堯稱帝爲同天故司馬貞鄭注中候勅有圖云德合五帝坐是者稱帝白虎通引禮記盜法云德象天地稱帝初學記引易緯曰帝者天號也德配天地不私公位曰帝尙書緯曰帝者天號有五帝以立名是鄭云同天因帝而生義未必唐時卽有此義許叔重說文必徵本義惟云古故也从十口識前言者也且因堯則天爲大始解稽古爲同天何以處皐陶稽古之說閻書疏解云奉若稽古惟王又武穆解云卑若稽古昭天之道堯帝之臧若古卽訓天則下文不必稱天道帝臧鬼谷子揣篇云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亦不可稱爲同天王逸魯靈光殿賦云粵若稽古帝漢張衡注若順也稽考也言能順天地者行古之道皆帝也此張載用禮記盜法德象天地之義天統地故鄭可言同天也然則魏志引賈馬及肅說皆以爲順考古道者但不異帝字生義宛與鄭說不異也政莫大乎稽古稽古卽法天也古之聖人制作無所本則求之于

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加字于名上憑獨孔父嘉之例下文蔡曰孫叔爲無謀矣下又云孫叔曰進之可證孫叔爲敖之字孔穎達引世本艾獵爲叔敖之兄高誘注曰氏春秋云孫叔敖楚大夫爲賈之子是也爲賈蓋有二子一爲艾獵一爲敖字孫叔敖旣稱叔宣尙有兄矣孔穎達又引服虔云艾獵爲賈之子孫叔敖也杜預亦云艾獵孫叔敖也服虔杜預以爲敖爲艾獵一人與世本異者因宣十一年傳令尹爲艾獵城沂孔穎達云此年令尹爲艾獵明年令尹孫叔敖明一人也此徒據傳文推之其實孫叔敖之爲令尹史記有三去相而三爲相之說何見二年必是一人且敖字孫叔旣兩見傳文何得又名艾獵以此知世本之說實右可從矣漢碑以爲名號號與敖音相近當據古書有作孫叔號者而言碑云字叔敖則誤

三禘辨

周制大禘有二一曰圜丘之祭配以帝嚳出祭法云有虞氏夏后氏禘黃帝殷人周人禘嚳也鄭注云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鄭知爲祭天者據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而用楚語觀射父有郊禘不過繭栗之言以牲角繭栗知禘爲祭天之稱周人無禘廟而云禘嘗又與郊並稱是知爲圜丘配天之祭矣已上明禘爲一曰夏正郊天配以后稷出大傳云凡太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之鄭注云凡太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正歲之正月祭之盛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鄭注周官圜丘亦引大傳此文鄭知祖之所自出爲天者據郊特牲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荀子禮論王者天太祖春秋繁露觀德篇云天地者先祖之所出也謂天爲先祖之所出本之荀子董仲舒名之爲禘本之大傳且詩序云長發大禘也而有帝立子生商之文公羊傳云郊則曷爲必禘焉以其祖配之云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外謂天也故荀子禮論云郊者并百王于上天而祭祀之也此郊謂吉禘承上喪三年言之鄭注禮運篇之郊禘但以爲郊皆卽郊爲禘之證矣已上明禘爲一曰明堂之祭五天帝配以文王曰祖五人帝配以武王曰宗出詩周頌序曰雝禘大祖也鄭箋云

禘大祭也大祖謂文王甚卽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鄭知大祖爲明堂者据堯典云受終于文祖又云歸格于藝祖又云舜格于文祖上云賓于四門下云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以四門證之本文知文祖爲明堂故馬融注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又云藝祖文祖猶周之明堂又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云文祖者堯大祖也史記云大祖亦卽明堂淮南主術訓云神農以時嘗穀祀于明堂周書嘗麥解云王乃嘗麥于大祖是大祖卽明堂之證素問五運行大論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合之受終文祖受在璿璣玉衡之文又文祖爲明堂之證故洛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乃單文祖德鄭注俱以爲明堂貫本孔馬之說及案古書傳非僅据緯侯蔡邕明堂月令論引禮記檀弓曰王齋禘于清廟明堂盛德篇禮大祖既是明堂而詩序云禘大祖逸禮云禘明堂是卽禘爲明堂配天之證矣已上明禘爲明堂配天之祭而王肅非之如以禘爲非祭天則不信王制逸禮楚語三書皆用商頌之言也以禘爲僅祭始祖之廟非祭明堂則不信大傳商頌序之言也三者皆不始自鄭注宋儒宗何妄斥鄭氏三禘之非乎禘之所以名以有天帝及審諦之義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禘有天帝故在釋天兼國丘與郊故通稱大祭鄭氏凡大祭曰禘是也曰虎通云禘之爲言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似班固止知禘爲宗廟之祭不知爲祭天之名矣通典引後魏尚書都官郎中裴仁議云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圜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百官也鄭氏之言五精益即五行之精謂五天帝矣已上論王肅宋儒所駁之緯之緯名義考禘之所以異于祫者有數事一曰禘必配天圜丘及郊無論已明堂之祭考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下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通典引徐邈議曰春秋左氏說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初學記引摯虞決疑注曰凡廟之主藏於戶外西牖之下有石函故名石室按郊則五天帝五人帝之主宗則后稷文武及先公先王之主祭于明堂必迎之祭畢反于郊于廟詩正義引鄭志云禘大祭天人共之是也已上論禘配二曰禘及功臣周禮夏官司勳凡有功者祭于大烝鄭注云烝庚告其卿大夫曰烝于太享于先王天黑于論禘配

禘大祭也大祖謂文王甚卽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鄭知大祖爲明堂者据堯典云受終于文祖又云歸格于藝祖又云舜格于文祖上云賓于四門下云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以四門證之本文知文祖爲明堂故馬融注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又云藝祖文祖猶周之明堂又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云文祖者堯大祖也史記云大祖亦卽明堂淮南主術訓云神農以時嘗穀祀于明堂周書嘗麥解云王乃嘗麥于大祖是大祖卽明堂之證素問五運行大論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合之受終文祖受在璿璣玉衡之文又文祖爲明堂之證故洛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乃單文祖德鄭注俱以爲明堂貫本孔馬之說及案古書傳非僅据緯侯蔡邕明堂月令論引禮記檀弓曰王齋禘于清廟明堂盛德篇禮大祖既是明堂而詩序云禘大祖逸禮云禘明堂是卽禘爲明堂配天之證矣已上明禘爲明堂配天之祭而王肅非之如以禘爲非祭天則不信王制逸禮楚語三書皆用商頌之言也以禘爲僅祭始祖之廟非祭明堂則不信大傳商頌序之言也三者皆不始自鄭注宋儒宗何妄斥鄭氏三禘之非乎禘之所以名以有天帝及審諦之義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禘有天帝故在釋天兼國丘與郊故通稱大祭鄭氏凡大祭曰禘是也曰虎通云禘之爲言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似班固止知禘爲宗廟之祭不知爲祭天之名矣通典引後魏尚書都官郎中裴仁議云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圜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百官也鄭氏之言五精益即五行之精謂五天帝矣已上論王肅宋儒所駁之緯之緯名義考禘之所以異于祫者有數事一曰禘必配天圜丘及郊無論已明堂之祭考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下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通典引徐邈議曰春秋左氏說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初學記引摯虞決疑注曰凡廟之主藏於戶外西牖之下有石函故名石室按郊則五天帝五人帝之主宗則后稷文武及先公先王之主祭于明堂必迎之祭畢反于郊于廟詩正義引鄭志云禘大祭天人共之是也已上論禘配二曰禘及功臣周禮夏官司勳凡有功者祭于大烝鄭注云烝庚告其卿大夫曰烝于太享于先王天黑于論禘配

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後魏太和三年詔引鄭元云三日至禘在宗廟非周禮論語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孔安國云灌酒祭地降神之時也已上論禘有配灌而往者謂酌鬱鬯以獻尸尸祭之後灌地降神也周官云祼之言灌也唯祫追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孔子益言魯惟宗廟之祫失周禮祭天之禮故以爲不欲觀傷周禮不可見也魯祭宗廟改殷之祫故亦通名爲禘當左傳云烝嘗禘于廟春秋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大廟而殺梁謂之嘗嘗語謂之烝定八年冬十月禘于僖公此夏時八月嘗嘗也而謂之禘是也魏書禮志中書監高謝等言諸侯無禘禮唯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圜丘之禘故故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祫遂生兩名是後魏時尚知魯禮不與周天子同也已上論魯禘所自漢以來皆以禘爲宗廟之祭而無郊天之禮由諸儒不能用周制徒推魯禮故建武詔書云禘祫之祭不行已久魏景初詔亦云四百餘年暫無祼祀也已上論漢祭禘祫之祭不行已久魏景初詔亦云四百餘年暫無祼祀也予因五禮通考于此禮不通古制又讀康成若禘禘說證其明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礿之義而知禘亦爲夏正郊天之祭故作此以廣其說若夫牲幣之禮則有司存已上論漢已來無配天之禘

周禘表按方丘北郊詳注亦以卷禘則三禘實五

周禘	郊禘	明堂禘	方丘禘	北郊禘
圜丘禘	郊禘	明堂禘	方丘禘	北郊禘
昊天上帝	感生帝	五天帝	地祇	地祇
嚳配	稷配	文王配	嚳配	稷配
五天帝	日五人帝			
月星辰	皆武王配			
與	稷主			
毀廟主				
四親廟主				

周制配天表

周室東遷諸侯皆去其禮營季周禮季孫亂之春秋之旨甚微子之論耳祭統云成王康王尊魯故賜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謂郊以日至禘在宗廟非周禮論語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孔安國云灌酒祭地降神之時也已上論禘有配灌而往者謂酌鬱鬯以獻尸尸祭之後灌地降神也周官云祼之言灌也唯祫追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孔子益言魯惟宗廟之祫失周禮祭天之禮故以爲不欲觀傷周禮不可見也魯祭宗廟改殷之祫故亦通名爲禘當左傳云烝嘗禘于廟春秋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大廟而殺梁謂之嘗嘗語謂之烝定八年冬十月禘于僖公此夏時八月嘗嘗也而謂之禘是也魏書禮志中書監高謝等言諸侯無禘禮唯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圜丘之禘故故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祫遂生兩名是後魏時尚知魯禮不與周天子同也已上論魯禘所自漢以來皆以禘爲宗廟之祭而無郊天之禮由諸儒不能用周制徒推魯禮故建武詔書云禘祫之祭不行已久魏景初詔亦云四百餘年暫無祼祀也已上論漢祭禘祫之祭不行已久魏景初詔亦云四百餘年暫無祼祀也予因五禮通考于此禮不通古制又讀康成若禘禘說證其明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礿之義而知禘亦爲夏正郊天之祭故作此以廣其說若夫牲幣之禮則有司存已上論漢已來無配天之禘

周禘表按方丘北郊詳注亦以卷禘則三禘實五

周禘	郊禘	明堂禘	方丘禘	北郊禘
圜丘禘	郊禘	明堂禘	方丘禘	北郊禘
昊天上帝	感生帝	五天帝	地祇	地祇
嚳配	稷配	文王配	嚳配	稷配
五天帝	日五人帝			
月星辰	皆武王配			
與	稷主			
毀廟主				
四親廟主				

周制配天表

周室東遷諸侯皆去其禮營季周禮季孫亂之春秋之旨甚微子之論耳祭統云成王康王尊魯故賜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

春秋論語無所不通皆爲之注合諸經義考圜丘郊禘之典明夏殷周魯之異制而古禮大頭醇乎其醇以加矣會漢凌奪未遑制作魏代有意崇儒模遺王肅亂經豈武左祖外家以非爲是永嘉之亂經典淪亡自後議禮諸臣鮮能据古經以證肅言之妄隋唐以來袁準長孫無忌遠其邪說皆肅之流宋明諸人疑禮經而遵鄭義紛紜聚訟靡所折衷徵言繞而大義乖莫此爲甚今据禮經鄭義爲周禮配天表及明堂大禘及迎氣還祭告朔表尺牘之中有可識庶非妄作後之覩禮者其核于斯

圜丘郊祀表 類及旅依郊祀考爲增 于南郊之前皆祀五帝

圜丘冬至南郊夏正東郊立春南郊立夏西郊立秋北郊立冬卜日

昊天上帝	蒼帝靈威仰配	赤帝赤熛怒	白帝白招拒 黑帝汁光紀
嚳配	赤帝赤熛怒	大昊	炎帝 少昊 顓頊
	黃帝 勾芒	祝融	蓐收 元冥
白帝	黑帝	南郊季夏	
	日	軒轅	后土
	月		
	五星		
	十二辰		
	司中或云 中台		
	司命或云 上台		
	箕		
	畢		

方丘夏至 北郊夏正月或云建申月

地示 地示

嚳配 稷配

社稷

五祀或云五色之帝

五嶽

山林

川澤

四方 百物

明堂大禘及迎氣還祭十二月告朔表

明堂大禘 明堂夏正孟春圜丘立明堂立太室李總章立元堂立青陽立夏還祭六月還祭秋還祭冬還祭七月告朔八月告朔九月告朔十月告朔十一月告朔十二月告朔

蒼帝	蒼帝	靈配	蒼帝	亦帝							
赤帝	赤帝	亦帝	黃帝	文王	大昊	炎帝					
黃帝	祝融	文王	白帝	武王	勾芒	祝融	文王	蓐收	元冥		
白帝	黑帝	文王	武王	文王	武王	文王	文王	武王	文王	文王	武王
黑帝	文王	文王	武王	文王	武王	文王	文王	武王	文王	武王	武王
太昊											
炎帝											
軒轅											
少昊											
顓頊											
武王配											
稷主											
毀廟主											
四親廟主											
功臣											

六天及感生帝辨

不信六天及感生帝之說始于王肅議鄭康成用讖緯之言出于許敬宗蕭非君子儒史稱其有二反許敬宗則唐之姦邪雖孔子曰不以人廢言亦嘗辨其言之是非也宋人多祖肅而背鄭五禮通考于此禮不能深明古制又引趙匡諸人臆說大典益以糾紛經因其文有云祭之日王被衮戴冕璪衡十有二旒乘素車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與周禮服大衮乘玉輅建大常不同而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矢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又與郊特牲衣服車旂適合是知郊特牲所言魯禮又据禮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故鄭注郊特牲云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肅以鄭氏爲誤將以明堂位所言魯禮亦說也且周郊卜日辛與丁故大宗伯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月合擇元日若云郊即圜丘冬至豈可卜又豈必是辛與丁乎張融又引董仲舒劉向馬融之論皆以爲周禮圜丘則孝經云南郊與王肅同其言又謬按春秋繁露云郊因于祈是夏正之郊故鄭氏于此祀天神注云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等之也于下圜丘注云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且不獨周官言之也禮器之言圜丘祭天曰爲高必因丘陵又曰因天事天下言巡守方嶽之祭曰因名山升中於天下言郊祭曰因吉土饗帝于郊經文及鄭注三祭甚明然則圜丘非郊鄭依禮經又用匡衡之議爾何得獨非聖無法也今即以名正之爾雅非人爲之丘孫炎云地性自然也周官云地上之圜丘禮器云爲高必因丘陵又云因天事天三禘黃圜甘泉宮一曰雲陽宮故甘泉山宮以山爲名黃帝以來圜丘祭天處漢官舊儀黃帝作成帝是也魏時營委粟山爲圜丘是古人猶明稱丘之義若郊則于四郊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郊特牲云兆於南郊就陽位又云於郊故謂之郊又云禘地而祭說文作墠云衅也爲四時界祭其中引周禮文又云時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祇四立迎氣則于東西南北郊郊去邑里數又依五行生成之數不必四郊適有地上之丘墠既爲祭之界亦不得謂非人爲之丘圜丘與郊豈得云一乎肅又以祭法云埽除於泰壇祭天也方澤大折祭地也言圜丘與大壇俱是祭天之處若以泰壇即圜丘將謂方澤即大折乎蕭延郊即圜丘益以郊特牲有周之始郊日以至之言不信鄭注當禮之說耳鄭氏以禮解經因其文有云祭之日王被衮戴冕璪衡十有二旒乘素車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與周禮服大衮乘玉輅建大常不同而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矢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又與郊特牲衣服車旂適合是知郊特牲所言魯禮又据禮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故鄭注郊特牲云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肅以鄭氏爲誤將以明堂位所言魯禮亦說也且周郊卜日辛與丁故大宗伯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月合擇元日若云郊即圜丘冬至豈可卜又豈必是辛與丁乎張融又引董仲舒劉向馬融之論皆以爲周禮圜丘則孝經云南郊與王肅同其言又謬按春秋繁露云郊因于祈

歲之初又云郊因先卜不卜不敢郊是董仲舒不以郊爲冬至祭圜丘之明證肅等誣之且誣劉向馬融者益見漢人多議郊祀不議圜丘因疑諸儒即以郊爲圜丘不知秦漢時固無冬至圜丘之祭秦以冬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非因冬至即月令亦不言圜丘而云仲冬之月日短至去國邑郭氏以爲與易說春秋緯云冬至作樂五日相望益疑其奏書郊祀志王莽奏言文十六年冬至祠地祇并祠五帝而封禪書不載其事平帝時王莽始按据周官天地祀之樂有別有合以立圜丘方澤之祭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隆于南郊先時諸儒所以不議圜丘者周官經至武帝時始出復入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劉歆校祕書始著錄署恭益据歆之議也封禪書引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禮乃可得而禮也司馬遷引周官乃是郊特牲之文亦似不知郊之外有圜丘之祭董仲舒劉向何由以圜丘爲南郊乎鼎又云五帝非天謂大帝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而議鄭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爲非因議於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帝之非五人帝亦即以周官經破之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假令五帝不配南郊祭非夏正月何時可服大裘若以爲五人帝則五帝迎氣惟迎春祀大皞可服裘耳迎夏迎秋豈得服裘乎宋蔡德晉以爲立春服裘餘皆破裂明知其義難通作爲支詞益不足辨且五帝之說不始于鄭康成仰之屬亦不獨出于緯書史記禮

廟而嘗無廟故知周人尊嚳不若后稷之廟重而元說圜丘祭天祀大者仲尼嘗今作當稱昔者周公禘祀嘗圜丘以配天今無此言知禘配圜丘非也又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嚳配圜丘之文知郊則圜丘圜丘則郊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築圜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圜丘知圜丘與郊是一也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啟蟄及將郊祀故言始孔子家語云定公問孔子郊祀之事孔子對之與此郊特牲文同皆以爲天子郊祀之事同而又引王肅之說又云郊祀以祭故左傳云啟蟄而郊之月郊以祭故左傳云啟蟄而郊嘗冬至郊天至建寅

馬昭申鄭云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爲理乎周禮云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不言郊則非祭郊也言凡地上之丘皆可祭焉無常處故不言郊周官之制祭天圜丘其禮王服大裘而冕乘玉輅建太常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於郊服衮服乘素車龍旂衣服車旂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說天子圜丘言始郊若魯以轉卜三正以建子之月爲始故稱始也又禮記云魯君臣未嘗相弒禮俗未嘗相變而弒三君季氏舞八佾旅於泰山婦人髽而相弔儒者此記豈非亂乎據此諸文故以郊丘爲別冬至之郊特牲爲禮祀應是一而鄭氏以爲六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則有五以五配一故爲六天據其在上之體謂之天天爲體稱故說文云天顚也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爲德稱也故毛詩傳云審祫如帝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爲同服大裘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禮器云饗帝于郊而風雨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合風雨寒暑時又春秋緯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北極耀魄寶又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青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白帝曰白招矩黑帝曰汁光紀黃帝曰含樞紐是五帝與天帝六天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即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等以五帝非天帝學

儀禮釋官何爲作也所以明侯國之官制也自泰古輔有三名厥後雲鳥之紀代垂其號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其詳不可得聞至於周官三百六十詳且備矣然皆紀天子之官而諸侯之官弗傳春秋列國之官莫詳左氏傳而往往出東遷後所僭設不盡可據惟儀禮制自周公燕射聘食諸篇皆諸侯之禮而其官名與周禮或異或同因而考之侯國之制畧具於斯司徒爲宰執政之官也宗人掌正禮樂之官也司馬射人軍政之官也工人士梓人事典之官也膳宰雍人飲食之官見焉內官之士夫人之官見焉小臣僕人侍從之官見焉酇諸侯之官其爵必降等於天子其職司或兼攝而不備則聖人決嫌明微之意寓乎其間周之諸侯遵而守之安至有置六卿稱縣公之僭越哉若夫喬夫天子官也而不見周禮可以補王官之闕冠昏喪祭諸篇諸侯之大夫士禮也可以考家臣之制余不揆檮昧取注疏之說究其得失畧者補之疑者正之又復蒐取諸經所載侯國官制編附於後廣儀禮所未備庶以見有周一代侯國設官分職之大畧云爾績溪胡匡衷自序

儀禮釋官例言

周禮以官爲紀儀禮以事爲紀而官因事見節目較周禮更密稱名較周禮更繁如周禮但言射人而儀禮有司射射正大射正小射正周禮但言小臣而儀禮有小臣正小臣師周禮但言喪祝而儀禮有夏祝商祝周祝周禮之宰一耳儀禮則冠禮昏禮之宰與大射聘禮之宰殊大射聘禮之宰與食禮覲禮之宰又殊且有一篇之中名同而實異者如大射之司馬與司馬正司馬師異聘禮經之宰夫與聘禮記之宰夫異又有名異而實同者如鄉射之司正與射人本一官聘禮諸侯禮也而大夫之官在焉士喪既夕士禮也而諸侯之官見焉若此類糾紛錯出不爲疏通而證明之則於尊卑繁殺之際必多窒礙而不能展卷了然以達於制作之意亦足爲讀是經者之病故官制之釋非可已也

儀禮十七篇官制既有天子諸侯大夫士之不同而節次詳畧亦異今分篇釋之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爲一卷燕禮大射儀二篇官最多而儀最繁疏釋較詳每篇各爲一卷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爲一卷喪服篇官制絶少其中室老貴臣之屬已見他篇不別出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爲一卷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爲一卷若諸篇內有義同者則注明見某篇以從簡省

周禮每篇首有序官一篇諸侯之官其數無可考唯燕禮注云天子射人司士皆下大夫諸侯則上士是諸侯之官降天子一等今每官以周禮序官推之考其爵次注於官名之下而經文依次條釋於後其已著者不重出

儀禮之官皆行禮之人每篇中有一官前後疊見于經者今惟取經文有發明者載之餘不盡錄

儀禮鄭氏注最爲精核然官制亦閒有疏失如燕禮之小臣師與大射小臣師同而注以爲小臣之長燕禮之主人是膳宰非宰夫而注仍燕義不加辨正司宮爲宮人非小宰左右正非謂樂正僕人正特牲士祭有私臣則士亦有臣而注謂士無臣士喪既夕二篇多公家之臣來治事者而注未能辨別至賈氏之疏依文敷衍畧少考證而疑繆轉滋今條列注疏於前以己意疏釋於後低一格用案字別之其有經文無注疏而闕於經義者亦爲補釋

諸侯官制自儀禮外左傳戴記爲詳其餘諸經亦閒有存者然左氏內外傳先王之官制賴以傳者固多而出於後世之增易者亦不少禮記雜有天子諸侯之禮且所記非一代之制今惟一以周禮官名考之凡儀禮所未著而見於他經者別輯爲侯國官制補考二卷又次列其爵等爲侯國職官表一卷附於釋官之後以備周代掌故焉

儀禮釋官總目

士冠禮
有司　筮人
宰　宗人

士昏禮
老　祝

士相見禮
下大夫上大夫　宅者

鄉飲酒禮
鄉大夫　工相大師

笙　司正

鄉射禮
州長　工相大師
司正司馬　司射
小臣　笙

卦者
鄉大夫鄉先生
宰

鄉大夫　工相大師
公　樂正

公士　樂正

燕禮

小臣小臣師　膳宰小膳宰胥

司宮　士旅食

司正　祝史附小祝

工大師　樂正

笙　庶子

內小臣　鍾人磬人鎛人鼓人

閽人　弓人

大射儀

宰宰夫宰夫有司　射人大射正小射正司射　司正

司士　司馬司正司馬師　量人

巾車　樂人

士旅食　小臣小臣正小臣師小臣師從者僕人正僕人師僕人士　司宮司宮士

小卿　公　大史小史

膳宰宰胥胥　庶子庶子正　工大師小師上工

樂正小樂正　工人士梓人　隸僕人

胡明經儀禮釋官總目錄

矢人　服不　祝史

左右正　內小臣　旬人

閽人　鍾人

聘禮

宰宰夫　司馬

史　內史附外史

賈人　關人

訝　宗人附宗有司

公食大夫禮

旬人　小臣

宰卽宮宰　內官之士

訝　司官

覲禮

齎夫　宰

士喪禮

旬人　管人

祝　祝

老

廋車

宰夫

雍人旅人

大史

夏祝商祝

外御　宰　巫祝
小臣　冢人　筮人
卦者　工　卜人占者
族長　宗人
既夕
夏祝商祝祝　圉人　御者
宰　士　甸人
史　公史　宰夫
御者　內御　隸人
童子　遂匠　冢人
士虞禮
祝　宗人
特牲饋食禮
有司羣執事　筮人　卦者
宰　宗人　祝
雍正　公有司私臣

少牢饋食禮
史　卦者　宗人 卽家宗人
宰　祝小祝　司馬 卽家司馬
司士司士贊者　雍人雍正雍府　廩人
司宮　宰夫　有司贊者
有司徹
有司　宗人　司馬
雍人雍正雍府　宰　宰夫宰夫贊者
私人　司宮　司士司士贊者
祝
侯國官制補考上下
孤卿大夫士庶人在官者總考
三卿 司徒司馬司空 五大夫 小宰小司徒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 考
庖人　獸人　漁師
醫　府人　寺人
內豎　世婦　女史

鄉遂官考　封人
縣師　師卽師氏　儒卽保氏
虞人　迹人
司服　司墓
卜筮官考　占夢
火師　侯人
旅賁氏　節服氏
校人　圉人
隸人　條狼氏
匠師　輪人
玉人　陶人
司里　水師
坊人　舟虞
侯國職官表
原九卷

牧人
門尹
廩人
樂官考
巫
挈壺氏
御右官考
士師
行人
韗人
匠人
工正
附大夫家臣考

儀禮釋官　嶺侯胡明經匡衷著

士冠禮

有司

司士也凡事有專主之者謂之有司敖氏繼公曰有司卽筮者卦者等宗人之類

有司如主人服卽位于西方東面北上注有司羣吏有事者皆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今時卒史及假吏是也疏士雖無臣皆有屬吏胥徒及僕隸故云有司羣吏有事者也云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者案周禮三百六十官之下皆有府史胥徒不得君命主人自辟除生徙賦補置之是也又案周禮皆云府史此云羣吏吏亦一也故舉漢法爲證又周禮鄭注云官長所自辟除此云主人者以此經云主人故依經而直云主人主亦爲長者也又此注以有司爲羣吏案特牲以有司爲士屬吏不同者言羣吏則爲府史胥徒也言屬吏則謂君命之士是以下文宿賓冠者注云謂賓若他官之屬中士若下士也又主人贊者亦云其屬中士若下士是言屬者尊之義

案鄭氏注大射及周禮司裘職皆云士無臣而特牲饋食禮有私臣則士有臣矣左傳云士有隸子弟又云士臣皁舆士得以其子弟及府史之屬爲臣也特其所臣者少有事私臣不足則同僚相佐助或假公臣爲之故特牲有公有司士喪禮有公家之臣來給事者此疏以羣吏與屬吏不同羣吏爲府史胥徒屬吏爲君命之士然特牲注言屬吏而經言有司羣執事則兼公有司私臣而言府史之屬亦統之矣此篇經言有司不言公有司又下賓及贊者不在有司之列則有司皆士之私臣府史以下也

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方東面北上

告兄弟及有司

案敖氏以有司爲筮者卦者等宗人之類是舉類言之其實有司不盡此據經增者請期注云增者有司佐禮者又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匿執以待于西坫南注云執之者有司則是冠時凡主人之吏有事者皆得以有司目之也有司有二有常職者謂之有司一是事本無常職行謂時特使人主其事者亦目爲有司後凡鄭言有司者放此

筮人

筮人執蓍注筮人有司主三易皆疏筮周禮春官筮人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注云間著曰筮其占易是筮人主三易者也凡卜筮之法案洪範云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三人占從二人之言又案尚書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則天子諸侯卜時三龜並用於玉瓦原三人各占一兆也筮時連山歸藏周易亦三易並用夏殷以不變爲占周易以變者爲占亦三人各占一易案士喪禮筮宅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注云旅衆也反與其屬共占之謂掌連山歸藏周易者又卜葬日云占者三人在其南注云占鄭既云反與其屬共占之則鄭意大夫卜筮同用一龜一易三人其占之矣今校少牢禮亦云三人占兆瓦兆原兆者也少牢大夫禮無此文未詳何據

案說文云天子蓍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疏引大戴禮三正士有蓍則得有掌筮之人也雜記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注云謂下大夫若士也筮史筮人也筮人亦名筮史詳少牢是可證士有筮人矣敖氏繼公謂此公家所使給事於私家者說未的辨見特牲篇末又案士筮於其宗老而屬之筮注宗老者貴賢並用三兆三易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鄭注云士筮各一人筮則掌三易者各一人故是鄭意謂卜則掌三兆者各一人筮則掌三易者各一人故金縢乃卜三龜士喪禮占者三人注以爲掌玉兆瓦原兆者是矣此疏謂大夫卜筮同用一龜一易無所據也

卦者

卦者亦私臣筮人之貳

卦者在左注卦者有司主畫地識爻者疏上云所卦者謂木此云卦者據人以杖畫地記識爻之七八九六者也

案少牢史掌筮注云卦者史之屬則此卦者亦筮人之屬也其職主記卦爻故目爲卦者以爲名其官

宰

宰家宰私臣亦曰家相

宰自右少退贊命注宰有司主政教者疏知宰是有司主政教者士雖無臣以屬吏爲宰若諸侯使司徒兼冢宰以出政教之類

案國語趙簡子使少室周爲宰注云宰家宰也宰本家臣之名而邑長亦稱宰故有家宰邑宰之殊喪服傳疏云孤卿大夫有采邑者其邑既有邑宰又有家相若魯三卿公山弗擾爲季氏費宰子羔爲孟氏郕宰之類皆爲邑宰也陽貨再育子路之等爲季氏家相亦名家宰若無地卿大夫則無邑宰直有家宰孔子爲魯大夫而原思爲之宰是直有家相者也此諸侯之士無地未必有邑宰但於私臣中擇其長者一人使主家之政教亦謂之宰特牲注云宰羣吏之長曲禮士不名家相卽此疏謂士無臣以屬吏爲宰失之矣

宗人

宗人私臣掌禮及宗廟

宗人告事畢注宗人有司主禮者疏士雖無臣亦有宗人掌禮比於宗伯

案掌禮之官天子謂之宗伯諸侯以下通謂之宗人周禮有都宗人家宗人左傳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鄢公孫黑肬有疾名室老宗人立段魯叔孫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國語魯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章注宗宗人主禮樂者楚屈到嗜芰有疾名其宗老而屬之章注宗老爲宗人者據此則大夫有宗人也周禮都家宗人皆王朝所置諸侯大夫之宗人或自使其家臣爲之士雖卑亦當有家臣主禮事者如大夫宗人之職鄭注文王世子云宗人掌禮及宗廟案記曰宗親辨乎宗廟之禮

鄉大夫

鄉先生

卦者在左注卦者有司主畫地識爻者疏上云所卦者謂木此云卦者據人以杖畫地記識爻之七八九六者也

案少牢史掌筮注云卦者史之屬則此卦者亦筮人之屬也其職主記卦爻故目爲卦者以爲名其官

宰

宰家宰私臣亦曰家相

宰自右少退贊命注宰有司主政教者疏知宰是有司主政教者士雖無臣以屬吏爲宰若諸侯使司徒兼冢宰以出政教之類

案國語趙簡子使少室周爲宰注云宰家宰也宰本家臣之名而邑長亦稱宰故有家宰邑宰之殊喪服傳疏云孤卿大夫有采邑者其邑既有邑宰又有家相若魯三卿公山弗擾爲季氏費宰子羔爲孟氏郕宰之類皆爲邑宰也陽貨再育子路之等爲季氏家相亦名家宰若無地卿大夫則無邑宰直有家宰孔子爲魯大夫而原思爲之宰是直有家相者也此諸侯之士無地未必有邑宰但於私臣中擇其長者一人使主家之政教亦謂之宰特牲注云宰羣吏之長曲禮士不名家相卽此疏謂士無臣以屬吏爲宰失之矣

宗人

宗人私臣掌禮及宗廟

宗人告事畢注宗人有司主禮者疏士雖無臣亦有宗人掌禮比於宗伯

案掌禮之官天子謂之宗伯諸侯以下通謂之宗人周禮有都宗人家宗人左傳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鄢公孫黑肬有疾名室老宗人立段魯叔孫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國語魯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章注宗宗人主禮樂者楚屈到嗜芰有疾名其宗老而屬之章注宗老爲宗人者據此則大夫有宗人也周禮都家宗人皆王朝所置諸侯大夫之宗人或自使其家臣爲之士雖卑亦當有家臣主禮事者如大夫宗人之職鄭注文王世子云宗人掌禮及宗廟案記曰宗親辨乎宗廟之禮

鄉大夫

鄉先生

案鄉大夫職疏鄉字當爲卿之誤鄉大夫見鄉飲酒禮向書大傳云大夫士七十而致仕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卽此所云鄉先生也

士昏禮
老
主人降揖老焉注老摯東之尊者疏大夫家臣稱老是以喪服公士大夫以貴臣爲室老春秋左氏傳云執臧氏老論語云趙魏老禮記大夫室老行事皆是老爲宗臣之貴者士雖無君臣之名云老亦是摯東中尊者也
案特牲注云宰摯東之長此注云老摯東之尊者老與宰當即一人以其主家之政教謂之宰以其爲家之貴臣謂之老宰者其職也老優其名也喪服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注室老宗相疏室老相家事者亦名家宰是也聘禮公受享授宰幣實面卿大夫授老幣以此例之知此老即士之宰矣又案老上下通稱聘禮歸饔餼賓授老幣注老家臣也國語單之老送叔向韋注云老家臣室老也然公卿大夫亦稱老士相見禮大夫士則曰尊君之老聘禮記君呪寡君延及二三老注大夫曰老曲禮國君不名卿老注卿老上卿也又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刘國之大夫於其國曰寡君之老天子三公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周禮鄉老二鄉則公一人注老尊稱是也又諸侯亦稱老曲禮於外自稱曰壬老是也
祝
祝盥婦盥於門外婦執笲棗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笲婦敦棗嘉菜於皇舅某子
案祝接神之官論語云祝鮀治宗廟禮記云宗祝辨乎宗廟之禮士得立廟則有祝明矣或曰此祝贊婦廟見當爲女奴
宰見士冠禮
士相見禮
下大夫
上大夫
下大夫相見以雁疏言下大夫者國皆有三卿五大夫言上大夫摠三卿則此下是五大夫也
上大夫相見以羔注上大夫卿也疏即三卿也
案卿爲上大夫大夫爲下大夫此對文耳散文則通曰大夫

此經諸篇之內有兼卿與大夫總言大夫者有上大夫單言大夫者各依文求之可也餘詳卷七
宅者
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宅在野則曰草茅之臣注宅者謂致仕者也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周禮載師之職以宅田任近郊之地疏載師注云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引之證此言宅田據此言宅祿所居一也
案書酒誥云越百姓里居傳云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里者皆言里居即此經言宅之義天子燕內朱地三等大國九三公致仕者之田三次國二十一卿致仕者之田六小國六十三大夫致仕者之田二十七並見王制注諸侯亦當有卿大夫致仕者之田但其數未聞耳
卿大夫出
卿大夫注
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諸侯當以下大夫爲之
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注主人謂諸侯之卿大夫也疏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鄉射禮疏云天子鄉大夫與諸侯之卿同職曰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注引射義孔子射於矍相之圃疏云時孔子爲魯卿大夫魯人鄉射見卷八鄉飲酒考
賓
賓禮
大夫
大夫相見禮
士相見禮
下大夫
上大夫
案卿爲上大夫大夫爲下大夫士相見以雉疏士下大夫者國皆有三卿五大夫三大夫摠三卿則此下是五大夫也
上大夫相見以羔注上大夫卿也疏即三卿也
案卿爲上大夫大夫爲下大夫此對文耳散文則通曰大夫

則二人歌也相扶工也衆賓之少者爲之每工一人鄉射禮曰弟子相工如初入天子相工使視瞭者凡工瞽瞭也故有扶之者師見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固相師之道疏云四人大夫制也者此鄉大夫飲酒而云四人大射諸侯禮而云六人故知四人者大夫制也燕禮亦諸侯禮而云四人者鄉飲云工四人者燕禮輕從大夫制也鄉射是諸侯之州長士爲之其中兼有鄉大夫以三物詢衆庶行射禮法故工亦四人大夫制也若然士當二人天子當八人爲差次也云相扶工也衆賓之少者爲之者見鄉射云樂正適四方命弟子弟子則衆賓之少者也云每工一人者案周禮瞽三百人此下疑有脫誤錯文案宜遵引瞍矇三百人又此經二人瑟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又大射儀人正相二人則工二人歌雖不言相亦二人可知以空手無事故不言也引鄉射禮證弟子相工之事天子相亦使瞍瞭爲之知者見周禮瞍矇職云凡樂事相瞽是也云凡工瞽瞭也者鄭司農云無目朕謂之瞽有目朕而無見謂之瞭有目無眸子謂之矇故詩大雅云瞽矇羞工是也引論語者證瞽人無目須扶之義也云師卽大師之官無目瞽瞭之長也
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注一人工之長也凡工賤不爲之洗
大師則爲之洗賓公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注大夫若君賜之樂謂之大師則爲之洗賓之洗爵也工大師也上既言獻工矣乃言大師者大師或惡或歌也疏天子諸侯有常官則有大師也大夫則無常官若君賜之樂并樂人與之則亦謂之大師主人爲之洗而云工不辭洗故知工即大師是以論語云師冕見孔子爲之相鄭云相扶工是工爲樂人之總稱也云上既言獻工矣乃言大師者大師或惡或歌也者以其前工有惡有歌後別言大師則大師能瞽或在惡中若大師能歌或在歌中故云大師或惡或歌也
案能其事曰工故凡樂人稱工左傳叔孫穆子食慶封使工爲之誦茅鴟是大夫家有樂工矣但此賓賢能工及大師當是君之樂人來襄盛禮者周禮樂工之長爲大師大師或來

或否不定若有大師來則爲之洗若無大師來而但使樂工來則不爲之洗注疏解大師義無煩不可從
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陞疏鄉飲酒及鄉射大夫禮卑無大師故工告樂備國君禮備有大師告樂備
案大師亦通稱工見燕禮鄉飲酒大師或來或否不定故言工不言大師疏謂大夫禮卑無大師非是禮記鄉飲酒義工告樂備注云工謂樂正以此經工告樂正樂正告於賓故兼樂正言之其實樂正當天子樂師之職不謂之工也鄭云凡工禮樂師與大司樂聯職非散職爲之不當稱工
樂正
樂正先升注正長也疏按周禮有大司樂樂師天子之官此樂正者諸侯及大夫士之官當天子大司樂云長樂官之長也
案樂正亦公臣見燕禮及大射儀大夫士不得有樂正之官疏非是古者教民之事樂官主之虞書命夔典樂教胄子周禮大司樂樂師掌教國子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又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簫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是以鄉飲酒賓興賢能樂正與焉非徒主告樂備也
笙
笙入注笙吹笙者也
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人拜注一人笙之長者也笙三人和一人凡四人疏案鄉射記云三笙一和而成聲注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凡四人彌雅曰笙小者謂之和是也
案笙以管名其官亦公臣見燕禮
司正
作相爲司正注樂之正所威將酌賓爲有解惰立司正以監之疏上經云一相迎于門外注須主人之吏今將燕使爲司正監察賓主之事故使相爲司正也
乃息司正注司正庭長也
案周語晉獻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舉其正司正賓主之禮無常官飲酒則設之鄉飲酒義一人揚觶乃立司正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注立司正以正禮則禮不失可知鄉飲酒及鄉射以主人之相爲司正燕禮射入爲獲則射

人爲司正大射大射正揚則大射正爲司正以其主於正禮故皆使相爲之鄉射又稱司馬
公
賓若有遭者注謂此鄉之人爲大夫者遭爲係累縲紲之屬者方以體魄化民欲其遷善也今文遭爲糟鄉飲酒義作徙諸公大夫則既一人樂釋乃入注遭者諸公大夫也公疏云遭者諸公大夫也者孤只一人言諸者客牧下三監云諸公者謂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客牧下三監云諸公者謂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周公制禮時因而不改故云客也云大國有孤四命者周禮典命文謂之公者若天子有三公
記無算則以白羽與朱羽參注無算者謂小國之州長也其射大夫一命燕州長士不命疏授與子男之卿再命大夫命
士不命
記士庶中朝胥以爵注士謂小國之州長也
案鄭注鄉飲酒義亦以州長爲士謂禮州長次鄉大夫一等諸侯之鄉大夫以下大夫爲之則諸侯之州長當上士爲之內則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伯亦長稱州伯卽州長也詳卷八鄉遂官考
工相
大師
見鄉飲酒禮
主人取爵于上蓋獻工大師則爲之洗注膂之也君賜大夫樂又從之以其人謂之大師疏天子諸侯官備有大師少師瞽人作樂之長大夫士官不備有大師君有賜大夫士樂器之法故春秋左氏晉侯歌鐘二肆取半以賜魏絳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時以樂人賜之故鄭云君賜大夫樂又從之以其人謂之大師也
案公賜大夫樂鄭以傳有之從之以其人而謂之大師無所據也此工及大師皆君之樂人鄉飲鄉射主於教民乃公家之事非若冠昏喪祭爲私事者可比疑州射而君使樂人其事恐官有不給不知一鄉五州大國三鄉爲州十五周禮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諸侯樂工之數雖無可考然人數必多當亦足供其事且諸侯之州長是士未必有賜樂之法下經云一人拜受爵注一人無大師則工之長者然則大師來者原自有定鄉氏以意爲說似未可從
樂正
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弟子相工如初入
案樂正公臣見燕禮大射儀周禮樂師職曰合相與此經合
司正
司馬
作相爲司正注齊備樂事將酌賓以事爲有解惰失禮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疏引詩者證監與

正爲一物皆案儀法也

案司正見鄉飲酒禮

司正爲司馬注兼官由便也云司正爲沽酒爾今射司正無事疏云由便也者使司正爲司馬不煩餘官也凡射義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

案司正主飲酒之禮司馬主射禮以其同主禮事故歃相兼此大夫士之禮大射儀則別有司馬不使司正爲之與此異也鄉射之禮者鄉飲者皆使弟子爲之大射則惟不招擯大史釋命與鄉射異

司馬反爲司正注當監旅酬

案此主人之家臣始爲相以傳命繼爲司正以正酒及射又爲司馬射訖復爲司正因事異名實一人爾

司射

司射適堂西注司射主人之吏也疏大射諸侯禮有大射正爲長射人次之司射又次之小射正又次之皆是士爲之則此大夫士禮不得用士故知是主人之吏爲之可知

案射義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注謂子路於時爲司射大夫士無射人之官臨事立一人以掌射事亦謂之司射也大射以射人爲司射又有大射正小射正共贊射事俱與此異

公士

記大夫與則公士爲賓注公士在官之士鄉賓主用處士

案公士有二義對處士無爵命者言則公士爲有位之士此經是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爵一級曰公士師對士臣於大古曰言有爵命異於士卒故稱公士也古曰言有爵命異於士卒故稱公士也對士臣於大夫舊言則公士爲公家之士王薦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是也

小臣

記君祖朱襦以射小臣以巾執矢以授

案小臣見大射儀周禮大僕職云王射則贊弓矢注贊謂授之受之諸侯小臣兼大僕之職故君射執矢以授北記與燕禮小臣纓冕略互詳燕禮略見鄉飲酒禮記略同

燕禮

小臣

小臣師

見大射儀

小臣或無首注小臣相君燕飲之法疏按周禮大僕職云王燕飲則相其法又按小臣職云凡大事作大僕則王燕飲大僕相小臣佐之此諸侯禮降於天子故宜使小臣相是諸侯小臣當大僕之事

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有面注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疏按夏官大僕職云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彼下文有小臣之官上士四人其職云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諸侯兼官無大僕唯有小臣出入君之教命正君之服位但諸侯小臣之官有上下是以大射云小臣師在堂下南面西上又云小臣正贊延若然諸侯小臣正在君左右不在堂下之位故唯云小臣師佐之常在君左右不在堂下之位故唯云小臣師從者在堂下南面此燕輕宜有小臣師及從者相君燕飲小臣正一人無事得在堂下此言小臣師即大僕小臣正一也故鄭以爲當天子大僕

案注疏謂諸侯兼官無大僕以小臣當之是矣謂此經小臣師一人爲小臣之長恐非周禮大僕職臣王燕飲則相其灋大僕之長一人當天子大僕則相君燕飲正其儀無事在堂下也大射有小臣師又有小臣正周禮一日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成以治凡則之佐非其長經凡言司馬正司馬師侯人正侯人爲長而移易其名也經云小臣師納大夫又云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與此異舊大射事諸侯兼官大夫請執幂者與盥洗者請膊臀者請致者以徒相天子大僕之文大射儀小臣師納大夫及無事在堂下也大射有小臣師又有小臣正周禮大僕職王燕飲則相其儀正君之服位者也疏按夏官大僕職云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彼下文有小臣之官上士四人其職云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諸侯兼官無大僕唯有小臣出入君之教命正君之服位但諸侯小臣之官有上下是以大射云小臣師在堂下南面西上又云小臣正贊延若然諸侯小臣正在君左右不在堂下之位故唯云小臣師佐之常在君左右不在堂下之位故唯云小臣師從者在堂下南面此燕輕宜有小臣師及從者相君燕飲小臣正一人無事得在堂下此言小臣師即大僕小臣正一也故鄭以爲當天子大僕

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有面注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疏按夏官大僕職云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彼下文有小臣之官上士四人其職云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諸侯兼官無大僕唯有小臣出入君之教命正君之服位但諸侯小臣之官有上下是以大射云小臣師在堂下南面西上又云小臣正贊延若然諸侯小臣正在君左右不在堂下之位故唯云小臣師佐之常在君左右不在堂下之位故唯云小臣師從者在堂下南面此燕輕宜有小臣師及從者相君燕飲小臣正一人無事得在堂下此言小臣師即大僕小臣正一也故鄭以爲當天子大僕

案此文與大射儀同則知此篇小臣師亦指謂正之佐與大射同矣獻及小臣師而不及小臣正者以正相君其位在君之左右不在東堂下且尊有辭賓下拜之事故侯獻庶子後於阼階上獻之下文獻左右正是也

記君與射小臣以巾授矢於公稍屬此雖言小臣當爲小臣正擯則此蓋記燕射之節與大射略殊也

記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注不使大射正燕輕射

案大射公既發大射正受弓

膳宰

小膳宰

胥四人

膳宰如周禮膳夫之職周禮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諸侯膳宰當中士下士爲之小膳宰其職也宰胥則其下府史胥徒之屬

膳宰其官綴於殽東注膳宰天子曰膳夫拿君之飲食膳羞者也疏以其天子有宰夫兼有膳夫拿君飲食諸侯亦有宰夫復

有膳宰掌君飲食與天子膳夫同故引天子膳夫並之按公食大夫云凡宰夫之具饔於東房不使膳宰者使食異國之大夫敬之故使宰夫具餼庖臣子故使膳宰卑者具餼必知膳宰卑於宰夫者按天子宰夫下大夫膳夫上士天子膳夫卑於宰夫則知諸侯膳宰亦卑於宰夫也

案此條注疏最分明天子曰膳夫諸侯曰膳宰名異實同與宰夫無涉春秋時侯國宰夫之官廢因通謂膳宰爲宰夫凡君所食曰膳美物亦曰膳夫治也宰調和五味之注家不能辨名此官或言宰或言夫故後世通稱宰夫與注家不熟而公羊傳云膳宰熊蹯不熟而公羊傳云膳宰熊蹯不熟是別二職由是遂亂不知周公制禮時諸侯有膳宰有宰夫職守不同此經固自可證也膳宰見禮記文王世子王藻左傳公羊穀梁國語皆當天子膳夫之職設具後公曰命某爲賓注某大夫也疏知大夫非卿者以其賓主相對既以宰夫爲主人是大夫明賓亦是大夫燕義云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故知是大夫

案下記云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賓之爲大夫記有明文其義則燕義詳之非據主人爲大夫而賓亦使大夫也此主人爲膳宰非宰夫諸侯宰夫才上士非大夫疏苦誤

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注小臣不請而使膳宰於卑者漏略也禮以異爲敬疏上請賓使射人請執幂使小臣已是其略今董諸侯卿乃使膳宰膳宰卑於小臣故云漏略也知膳宰卑於士者周禮膳夫是上士此諸侯膳宰明非上士且禮之大例薦羞者尊於設俎者公士爲薦羞膳宰設俎故知膳宰卑也

案諸侯之官降於天子膳宰當是中士請羞諸公卿使膳宰不使小臣注謂以異爲敬傳之疏因此義暨寡卑殊未了了且此篇獻賓薦與設俎皆膳宰大射獻賓及公皆宰胥薦脯醢庶子設折俎則疏謂折俎之大例薦羞者尊於設俎者亦未然矣

賓升自西階皆主人亦升自西階注主人宰夫也宰夫大宰之屬按禮記燕義云使宰夫爲獻主疏知主人是宰夫大者官云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宰夫屬大宰故云大宰之屬云宰賓客之獻飲食者按宰夫職云凡朝

親會同賓客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引之者證宰夫爲主人之義云天子膳夫爲獻主者按膳夫職云王燕飲酒則爲獻主是也按燕義注云天子使膳宰爲主人則是膳宰膳夫一人也上文注云膳宰天子曰膳夫者欲見天子諸侯之臣名異其實同也

案主人當爲膳宰注據燕義訓爲宰夫春秋時膳宰亦通稱宰夫如左傳絹膳宰屠蒯膳宰屠蒯也左傳稱膳宰屠蒯膳宰設折俎皆使膳宰當於膳宰君尊故使士薦必知士尊於膳宰者以其諸侯膳宰當天子膳夫上士二人諸侯降等膳宰則卑故下記云羞膳者與執幂者皆士也鄭注云尊君也膳宰卑於士是其士尊也大射主於射略於飲酒故公及賓同使宰胥薦脯醢庶子設折俎此燕禮燕私主於羞故賓之薦俎庶羞同使膳宰君之膳醢庶羞同使士尊官爲之

案獻賓膳醢折俎皆膳宰薦設獻公使士薦脯醢者蓋以異爲敬君尊不敢全以賓主之禮行之也設俎則膳宰之職故不變大射公及賓之膳醢皆使宰胥薦者以士亦與射故耕其力士即上立于西方東面北上者欲因下注云膳宰卑於士遂謂士尊故使士薦并也

今祭如賓禮膳宰贊授肺

案周禮云膳夫授祭

膳宰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

案周禮膳夫職曰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胖俎

記燕膳者與執幂者皆士也注言君也膳宰卑於士疏經直云請執幂與羞膳不辨其人故記人言之云尊君也膳宰卑於士者言膳宰別小膳宰也以其下云羞膳者小膳宰明於君者士也士尊於小膳宰也若然士則膳宰之長者故下注小膳宰云膳宰之佐也

案此注添膳宰卑於士句遂致疏前後紛紛不決不知天子膳夫有上士中士下士諸侯之膳宰以中士爲長亦當有下士爲之佐小膳宰羞下士之屬經不見羞膳者與執幂者之前故記特著其爲士羞膳者則膳宰周禮膳夫以下云羞膳若小膳宰羞之可見羞膳有常職而執幂無常職故經特言命執幂者而不言命羞膳者下文薦司正射人及執幂而不及羞膳者正以其爲膳宰故不自薦又下主人亦膳宰得爲者以其爲主人異之注疏殊未了蕞

記羞膳者以俎注膳宰之佐也

記凡薦吏者若小膳宰也注謂於卿大夫以下也上特言薦卿者小膳宰者敏經於賓薦賓者亦士

案上言薦知者小膳宰所以別於賓見薦賓與君者皆膳宰也此復言凡薦與薦吉小膳宰又推而廣之見大夫以下與卿同也疏未了戴今不錄

膳夫主人于洗北面注膳膳宰之吏也主人大夫之下先大夫薦之爵也疏云膳膳宰之吏也者按周禮有府史胥徒鄭注云官膳謂如諸侯有才知為什長是庶人在官者所薦膳者皆膳宰膳是膳宰之吏云主人大夫之下先大夫薦之膳宰之吏也者按大射注直云主人大夫不云下此云大夫之下者謂大夫之中位次在下下經云薛獻大夫乃薦此薦文在上是先大夫薦之爵之也

宰夫朝注云宰膳宰之吏也主人大夫之下先大夫薦之爵之也者按周禮有府史胥徒鄭注云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謂府史胥徒謂府八人祿史七人祿胥六人祿徒五人祿皆非正祿此則未得正祿故王制云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謂府史胥徒謂府八人祿史七人祿胥六人祿徒五人祿皆非正祿疏為士旅食者也

案士旅食謂未得爵命之士疏以為府史胥徒非也王制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盡上士中士下士此正爵也下士食九人以上此正祿也學校之士升於司馬祿於司士論定後官而未得正爵正祿者則舉食於公謂之旅食樞弓所謂仕而未有祿者司士職所謂以久奠食即此但未得正爵故謂之庶人在官者未命為士者非謂府史胥徒也此士旅食即鄉大夫士之子國之俊選之士後日仕為鄉大夫士者故特尊以圜壺所以異之若府史胥徒官長所除不命於國君當為燕之所不及安得與諸侯相歡酬乎

射人

大射正

司射

見大射儀

射人告具注告事具於若射人主此謹以其或射也疏按公食大夫禮賢者負東房告具以其無射故使賢者此乃射人告具與大射同

射人請賓疏按大射云大射正揖橋者請賓此直云射人請賓不云為揖者但射人有大小大者為大射正其次為小射正又其次為司射培堂謹按司射正次本多作司正次悉監射事見於大射禮大射禮亦故云大射正為揖此燕禮或因燕而射以其禮輕或大射正為揖或小射正為揖此二者皆是射人故直云射人請賓不定幹事也

案大射官多辨幹事卑有大射正小射正故云大射正揖此燕不主於射無幹事之分故直云射人其實射人亦大射正以其為賓同也疏謂司射次於小射正案下云若射則大射正

使取賜焉其職因兼習樂事周禮瞽矇云掌凡樂事播鼗柷敔皆掌其事鍾師云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是其事也作樂之際工與相胥語熱而聲數之用亦從而不亂此相工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疏按王制云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侯伯上士視四大夫孤卿取爲王朝云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有其職安得專以相工為庶人之屬因各有其職安得專以相工為庶人之屬也注云賜目明者官名賦膳當即取爲事乎

司宮 司宮士

司宮如天子宮人之職周禮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諸侯當下士為之司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十人諸侯當下士為之司宮掌于東榭之西注云司宮天子曰小宰鄭酒人之成要者也疏按王制云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侯伯上士視四大夫孤卿取爲王朝云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謂府史胥徒謂府八人祿史七人祿胥六人祿徒五人祿皆非正祿疏為士旅食者也

案士旅食謂未得爵命之士疏以為府史胥徒非也王制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盡上士中士下士此正爵也下士食九人以上此正祿也學校之士升於司馬祿於司士論定後官而未得正爵正祿者則舉食於公謂之旅食樞弓所謂仕而未有祿者司士職所謂以久奠食即此但未得正爵故謂之庶人在官者未命為士者非謂府史胥徒也此士旅食即鄉大夫士之子國之俊選之士後日仕為鄉大夫士者故特尊以圜壺所以異之若府史胥徒官長所除不命於國君當為燕之所不及安得與諸侯相歡酬乎

射人

大射正

司射

見大射儀

射人告具注告事具於若射人主此謹以其或射也疏按公食大夫禮賢者負東房告具以其無射故使賢者此乃射人告具與大射同

射人請賓疏按大射云大射正揖橋者請賓此直云射人請賓不云為揖者但射人有大小大者為大射正其次為小射正又其次為司射培堂謹按司射正次本多作司正次悉監射事見於大射禮大射禮亦故云大射正為揖此燕禮或因燕而射以其禮輕或大射正為揖或小射正為揖此二者皆是射人故直云射人請賓不定幹事也

案大射官多辨幹事卑有大射正小射正故云大射正揖此燕不主於射無幹事之分故直云射人其實射人亦大射正以其為賓同也疏謂司射次於小射正案下云若射則大射正

為司射大射注云小射正司射之佐則疏說非也鄉射禮疏又謂小射正大於司射賈氏知此類相違更無善多足徵其疑謬

射人納賓注射人為擯者也疏按大射大射正擯此云射人為擯與上射人請賓義同還是小射正也

案疏謂射人為小射正非是說見上

射人升賓注大射禮曰擯者以命升賓疏引大射禮者證此經云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

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疏遭射人作大夫者燕或射故使之

案大射禮曰擯者作大夫長升受旅

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注天子射人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其人數亦如之疏此等皆士而先薦者以其皆有事故先得薦鄭引周禮序官射人下大夫二人豹出此諸侯則上士者天子官尊諸侯宜降一等以是諸侯射人得在士位中云其人數亦如之者按周禮序官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諸侯雖使士為之人數亦等以其畿外諸侯張三侯與天子同故知射人之數亦同也言此者欲見射時射人有事非一故下文注云大射正射人之長是以大射禮大射正及小射正皆有事也

案注引天子射人者謂天子射人下大夫二人諸侯以上士為之長亦有二人一為司正上云射人一仍供射人之職故經云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疏以為欲見射時射人有事非一非注意也

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注大射正射人之長者也疏云大射正為司射者燕禮輕又不主為射故射人為擯又為司正至射時大射正為司射大射之時略於燕主於射故大射正為擯又為司正至射又親其職故不同為司射也

案司射之為大射正於此經見矣疏以為大射之時大射正不同為司射非也說詳大射儀

司正

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為司正注君許其請因命用為司正君三爵爵數備作矣將圖賓飲酒更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射人俱相禮其事同

見鄉飲酒禮

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注司正為上疏云司正為上者職同是士以其為庭長故設在上先薦之

親史掌大射小祭祀

小祭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

當下士為之

親史立于門東北面東上疏按大射大史在軒侯之東北面不言親史而言大史者大史中之西東面以聽政據其位初在此不在軒侯之東北故者大史以明之其餘親史彼不言者以其大射先行燕禮此燕禮有親史故於彼不言省文也

案親史即親官疏未明曉親謂親近說文親祭主賓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說文親祭主賓辭之官為史故親稱親史聘禮記云辭玉束帛加璧享則親史不兼有史可知左傳昭十七年鄭伯如晉親史請所用幣十八年鄭伯如晉親史既受獻於其位下又云親史小臣師徒以從則親史不兼有史可知左傳昭二十七年魯親史請所用幣十八年鄭伯如晉親史既受獻於其位下又云親史小臣師徒以從則親史不兼有史可知左傳昭二十七年衛侯因親史禮以侵衛亦皆也樂官必以瞽矇為之取其精於音聲周禮大師小師為瞽矇官之長左傳屠蒯酌酌以飲工注工瞽矇也大師小師也則是大師以下通謂之工也

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注工四人者燕禮輕從大夫制也疏鄭言此者以大射禮重工六人從諸侯制按公羊傳諸公六諸侯四若然知非大射是諸公制此燕禮是諸侯制者按鄉射皆工四人是大夫制則諸侯不得有工四人五等諸侯同六人彼公羊六人四人不同者自是舞人之數不得以彼決此也

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注一人工之長者也疏按鄉飲酒大師則為之洗則取工不洗也此經主人洗升獻工不辨大師與眾工則皆為之洗鄉飲酒記不洗者不祭此篇與大射羣工與眾笙皆言祭故知皆為之洗

案鄉飲酒主於行禮與燕主於合歡者別又鄉飲之主人是

若有諸公則先鄉獻之注諸公謂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疏周禮與命云公之孤四命侯伯已下不言孤故據大國而言云孤一人者鄭司農注典命云上公得置孤卿一人後鄭從之故此亦云孤一人與司農義同云言諸者容牧有三監者以其言諸非一人按王制云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彼是殷法周制使伯佐牧不置監周公制禮因殷不改者若士冠醮用酒之類故鄭云咨言容有異代之法據周禮天子大夫四命與孤等故同稱公

見鄉飲酒禮

工

大師

見大射儀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注工瞽矇歌諷誦詩者也凡執技藝者稱工少半饋食禮曰皇尸命工祝樂記師乙告工歌鹿鳴之類是也云凡執技藝者稱工出於王制但能其事者皆稱工是以引少牢饋食祝稱工樂記引周禮瞽矇解工為瞽矇無目者引王制少牢解稱工之義引樂記證師與工亦通稱疏未分明周語工史瞽世章注工瞽師官也左傳工誦箴諫孔疏云儀禮通謂樂人為工工亦瞽也樂官必以瞽矇為之取其精於音聲周禮大師小師又案周禮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諸侯當上士為之瞽子問大祝稱冕執束帛注士服爵弁服大祝是大夫諸侯則無文若是士案雜記成廟則爵之天子大夫祝稱冕故云大祝稱冕故云則無爵弁今經云大祝稱冕故云則無爵弁今經云大祝稱冕故云則無爵弁今經

大夫燕禮之主人是士尊卑不同故鄉飲酒禮獻工與笙不洗而燕禮爲之洗此其所以異也疏以不洗者不祭推之非是鄉飲酒記所言乃旅酬之酒若獻酒則無不祭也是以鄉飲酒獻工與笙雖不洗亦皆祭也

使人相祭(注)使侯氏工者相其祭薦祭酒(疏)上云小臣相工則此

案工自有相者小臣相工其實耳非其常且上既云小臣坐授惡乃降矣又安得在堂上相祭子疏大謬

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注)大師上工也掌合陰陽之聲教六詩以六律爲之音者也子韓問師乙曰吾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是明其掌而知之也(疏)云大師上工也者按春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又云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注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對小師以下三百人爲上工也師乙魯之大師以掌樂事故子韓問焉引之者證大師知樂節故告歌備

案大射有大師又有上工此注云大師上工者散文大師既通稱工大師爲樂工之長則亦稱上工也

樂正

樂正如天子大司樂樂師之職周禮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諸侯大樂正當下大夫小樂正當上士爲之

樂人縣(疏)天子有大司樂并有樂師之官按序官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以此知天子有大司樂樂師諸侯無大司樂直有大樂正小樂正以其諸侯兼百此二者皆當天子樂師大夫及士則諸侯樂師不用大夫大樂正當上士小樂正當下士爲之故鄭下注云樂正於天子樂師也大射注亦云小樂正於天子樂師

樂正先升(注)樂正於天子樂師也凡樂掌其序事樂成則告備(疏)知樂正與樂師相當者按周禮樂師職云凡樂成則告備此樂正告樂備故知樂正當天子樂師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樂師大小多矣此諸侯樂正亦有大小之名也故大射云小樂正從之鄭注云小樂正於天子樂師也是其諸侯樂正雖有大小當天子樂師知大樂正不當天子大司樂者以其天子大司樂不告樂備故不得以大樂正當之但大射主於射略於樂故小樂正告樂備此燕主歡心故大樂正告樂備不同

案周禮無樂正而見於禮記王制文王世子者有大樂正小樂正學干注小樂正樂師也孔疏云諸侯謂之小樂正天子謂之樂有大樂正及小樂正周禮之大樂正小樂正也今案文王世子所記多文王以前爲諸侯時事周公制禮別立大司樂樂師爲天子之官故此經燕射諸篇並言樂正而不言大樂正小樂正也但此經多有諸侯之禮故亦言大樂正小樂正也周禮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射三番乃息鼓注云天子大射謂祭前習射也此諸侯大射雖小樂正告樂備亦當有大樂正監之事故特言小樂正告樂備以別之燕禮輕無大樂正故不言小樂正告樂備使樂師不使大司樂又變於大射師射夫以弓矢舞皆樂師掌之知諸侯燕禮亦使小樂正也周禮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皆大司樂掌之知諸侯大射雖小樂正告樂備亦當有大樂正監之也樂正掌教國子及造士其職數尊周禮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諸侯之官降天子一等則諸侯大樂正當上士爲之疏義俱未的

樂人縣(疏)天子有大司樂并有樂師之官按序官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以此知天子有大司樂樂師諸侯無大司樂直有大樂正小樂正以其諸侯兼百此二者皆當天子樂師大夫及士則諸侯樂師不用大夫大樂正當上士小樂正當下士爲之故鄭下注云樂正於天子樂師也大射注亦云小樂正於天子樂師

樂正先升(注)樂正於天子樂師也凡樂掌其序事樂成則告備(疏)知樂正與樂師相當者按周禮樂師職云凡樂成則告備此樂正告樂備故知樂正當天子樂師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諸侯大樂正當上士爲之故鄭下注云樂正於天子樂師也大射注亦云小樂正於天子樂師

樂正升堂經有左右正則知亦有大樂正小樂正(疏)知大樂正小樂正升堂者皆小樂正也但對大樂正則稱小不對大樂正則小樂正亦通言樂正例在大射小樂正升堂今降明復於東縣之北北面也

案此注殊可疑樂正之位總與工相近鄉飲酒禮云設工席於堂廉東上樂正先升立於西階東鄉射禮及此篇云席工於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於其西是樂正在堂上則位在工西而立於西階東其降也亦立於西階東北面以其工猶在堂上西階東則仍與工相近故鄉飲鄉射樂正告於賓乃降注皆云降立西階東北面是也此經云復位者即西階東北面之位樂正與工升降俱自西階其入而未升也當先位於此故降云復位鄉飲鄉射二篇不言者文有詳略耳其實亦與此同燕禮告於公公在阼階上故由楹內轉而之東其降也仍自西階無綵位在東縣之北鄉射將射工還於下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尋西面北上坐樂正北面立於其南射畢工升自西階樂正反自西階東北面然則樂正之位總與工近明矣所以必與工近者以凡樂事皆樂正主其令故也此時工在堂上樂正安得離而位於東疏引大射況之不知燕時之射亦與大射異且燕禮止有小樂正無大樂正皆綵下左右正注而誤

笙

笙吹笙者周禮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諸侯當下士爲之

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

案周禮笙師職云凡祭祀饗射共其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大射乃管新宮三終注云笙從工而入既管不獻知管即笙者以其職云掌教吹竽笙塤籥簫篪遂管故也鄉射記云三笙一和而成聲注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凡四人然則諸侯當下士四人也

司士

周禮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諸侯司士上士爲之

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注)天子司士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其人數亦如之(疏)按周禮司士掌羣士之治祿廢置之事士中之尊故先得薦也鄭引周禮序官司士下大夫二人約出此諸侯則上士者天子官尊諸侯宜降一等以是諸侯司士得在士位中

案文王世子云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注司士亦司馬之屬掌羣臣之版正朝儀之位是諸侯司士所掌與天子司士同左傳成十八年荀賓爲右司士屬駕服注司士主右之官孔疏以爲即周禮司右與此司士別左傳官名多出於東遷後所增改此亦一證也

庶子

庶子如天子諸子之職周禮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諸侯當上士爲之

獻庶子於阼階上如獻士之禮(注)庶子掌正六牲之體及舞位使國子修德學道世子之官也而與膳宰樂正聯事樂正亦學國子以無(疏)按周禮諸子職云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國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彼天子諸子之官屬大子若據諸侯爲世子之官引之者以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掌公卿大夫士之適子掌事是同故取諸子職解此庶子之事云而與膳宰樂正聯事者以掌正六牲之體得與膳宰聯事掌國子修德學道得與樂正聯事以其樂正亦掌教國子故也言此者欲見膳宰得獻此庶子亦得獻之意云樂正亦教國子以舞者欲見庶子掌國子得與樂正聯事

案庶子見禮記文王世子及燕義其職與周禮諸子同燕義云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鄭注庶子循諸子也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爲說今案燕義本釋燕禮之事燕禮有庶子官及獻庶子之文記人欲釋其義故取天子諸子職解庶子諸庶訓皆爲衆天子之諸子諸侯之庶子皆掌國子國子衆多故云諸或言庶諸庶通名燕義因諸侯言庶子欲見庶子與諸子一耳文王世子云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諸侯之庶子兼長公族子弟及卿大夫士之適子詩魏風有公族之官即此以其主正於公族故又名公族春秋時唯晉有此官而爵爲大夫左傳國語皆云公族大夫孔奚云公族大夫掌公族及卿大夫之子弟之官不如禮也經云如獻士之禮則庶子爲士明矣獻不於西階於阼階上者下云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則其位在此以庶子主公族同姓之官又設折俎與膳宰職職(疏)膳宰爲故屬主黨也

胡明經儀禮釋官

宦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

案先鄭注周禮云庶子宿衛之官周禮宮正職云國有故則令宿衛之無事者守公宮正室守大廟諸子職無執燭之文宮正同此經云執燭于阼階上是庶子執燭于阼階之證也小臣正立于阼階西面北上庶子正立于其南北上大夫正立於西疑之北北上士正立於其南北上鄭知義然者見大射禮而知云左右故於阼階上則執燭然則諸侯兼官庶子又兼周禮宮正之職與

左右正

逐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注)左右正謂樂正儀人正也小樂正立於西疑之北北上儀人正儀人士皆於工後(疏)此若射則儀人正儀人士皆於工後而知云左右正者據中庭爲左右大射禮與燕正同處名曰左正復云右正明是小樂正不在西大射之禮不得有左右

案周禮內小臣與寺人別官諸侯亦有內小臣與寺人別官此所獻者蓋其正小臣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在君左右故於阼階上獻之不然此職及大射惧云獻小臣師而不及小臣正何與以此益見左右正爲小臣之屬矣

內小臣

周禮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注奄和士諸侯亦以奄爲之)逐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注)內小臣奄八掌君法事陰令后夫人之官也(疏)按天官內小臣職云掌王之陰事陰令鄭注云陰事羣妃御見之事陰令王所求爲於北宮彼后之官兼云夫人者欲見諸侯夫人內小臣亦與后之內小臣職同故雙言之

案周禮內小臣與寺人別官諸侯亦有內小臣與寺人別官此所獻者蓋其正小臣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在君左右故於阼階上獻之不然此職及大射惧云獻小臣師而不及小臣正何與以此益見左右正爲小臣之屬矣

秦風云寺人之令毛傳云寺人內小臣非也(疏)內小臣又謂之巷伯詩巷伯箋云巷伯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於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是也左傳襄九年令司宮巷伯儆宮杜注孔疏解司宮爲內小臣而以巷伯爲寺人皆誤

又案內小臣左傳國語亦舉言小臣左傳僖四年云與小臣小臣亦褻晉語說此事云飲小臣酒亦褻羣注小臣官名掌陰事陰命關士是也又公食大夫禮稱內官之士即此見卷四

鍾人

磬人(出注出入也)

鎛人(出注)

鼓人(出注)

周禮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

鎛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鼓人中士六人諸侯並以下士爲之

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注)獻正下及內小臣則磬人鍾人鎛人鼓人僕人之屬無獻可知也(疏)此據周禮天子有此官諸侯並以下士爲之則諸侯亦有此官以其庭中之樂軒縣別有鍾磬鎛鼓故知也

賓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當逆出(注)鍾人掌以鍾鼓奏九夏

案大射正亦射人也大射正對小射正爲長不對射人爲長注意本明疏反失之

司射適次注司射射人也疏按燕禮射人告具注云射人主此禮以其或射又云射人納賓又云射人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爲司正則射人司正一人也又云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注天子射人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其人數亦如之又曰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注大射正射人之長此篇云射人告具又曰大射正擯自此以後皆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遂爲司正則此篇司正與大射正爲一人也下云公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笥授司射正執弓注云大射正是也

案司射當亦大射正爲之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其明證也疏曼衍疎無斷制

射正沍之注射正司射之長

案射正卽大射正爲司射者

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於東坫上一小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俟於東堂注授弓當授大射正疏據此經上下或云大射正或云司射或云小射正不同者今行射禮大射正一人爲上司射次之或云小射正若然大射正與司射各一人據其行事小射正不止一人而已此云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於東坫上下云小射正奉決拾以笥此一人此又云小射正授弓與取決拾別則小射正二人也云授弓當授大射正者下云大射正執弓以俟公明此小射正授弓者當授大射正也

案此篇大射正司射小射正擯者司正皆是射人特田事異名以別尊卑耳周禮射人職曰王射立於後以矢行告此篇云大射正立於公後以矢行告於公則大射正卽射人也又射人職曰與大史數射中此篇云司射遶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於中南北面視算則司射卽大射正也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則司射大射正爲之此篇云大射正擯又云擯者請立司正公許擯者遂爲司正則司正亦大射正爲之燕禮注云天子射人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其人數亦如之然則諸侯當上士二人爲長謂之大射正一爲司正一爲司射其下亦當有中士下士之屬周禮射人大夫下有上士四人下士八人

胡明經儀禮釋官

案周禮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諸侯鍾入所掌同左傳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服虔云三師鍾師鎛師磬師論語有鼓方叔擊磬襄是諸侯之官有磬人鎛人鎛人也

旬人

見公食大夫禮

旬人執大燭於庭注旬人掌共薪蒸者

案左傳云旬設庭燎是執燭於庭其職也周禮旬師掌帥共徒以薪蒸役外內爨之事國語旬人積薪章注旬人掌薪蒸之官與注合

閽人

周禮閽人王宮每門四人關游亦如之

閽人爲大燭於門外無大事則息燭於門外以大事告注閽人門人也

疏按天官閽人掌守王中門之禁諸侯亦當然

案周禮閽人職曰大祭祀之事設門燎凡賓客亦如之諸侯閽人所掌同鄭注周禮云閽人司昏晨以啟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春秋閽弑吳子餘祭公羊以爲近刑人左傳謬挚自刖楚人以爲大閽案周禮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國門亦如之鄭注宮謂路門外朝注宮謂路門內朝是宮門有二閽者使守門刖及流以地官之司門釋大閽非是是諸侯閽人亦使刑人爲之也

弓人

弓人如天子矯人之職周禮矯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記君射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注謂射

案弓人注疏未詳其職以周禮矯人考之疑卽其官矯人職云掌王之用弓箭夾弢增弋扶拾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注贊授之受之疏授大僕職已授之受之此又焉者大僕尊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故知弓人卽周禮矯人弦工記有弓人爲弓不預射事與此別也

大射儀

宰

宰夫

宰夫有司

周禮冶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諸侯之宰卽司徒亦卿一人小宰下大夫一人宰夫當上士爲之宰有司卽府史之屬

士爲之宰大有司

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注宰於天子冢宰治官卿也作大事則掌以君命戒於百官疏按周禮大宰職云掌百官之誓戒此言宰戒百官其事同於鄭以天子冢宰言之也其實諸侯兼官無冢宰立地官司徒以兼之故聘禮云宰命司馬注云宰上卿貳冢宰事者也諸侯謂司徒爲宰是諸侯立司徒兼冢宰之事也言作大事則掌以君命戒於百官是鄭之所引以證宰戒之事也

案崔氏靈恩云諸侯三卿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本鄭氏內則諸侯并六卿爲三公卿立司徒爲宰之注推之孔賈疏禮俱用其說今

宰戒百官其事同於鄭以天子冢宰言之也其實諸侯兼官無冢宰立地官司徒以兼之故聘禮云宰命司馬注云宰上卿貳冢宰事者也諸侯謂司徒爲宰是諸侯立司徒兼冢宰之事也言作大事則掌以君命戒於百官是鄭之所引以證宰戒之事也

案崔氏靈恩云諸侯三卿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本鄭氏內則諸侯并六卿爲三公卿立司徒爲宰之注推之孔賈疏禮俱用其說今

宰夫下大夫則諸侯宰夫是士當以下宰夫有司疏爲正疏解爲大聘禮歸賓餼卿饋賓下大夫饋上介宰夫饋士介皆以同爲者政之足證宰夫爲士矣周禮宰夫四人而雜記穜禮云宰夫五人舉以東者周禮宰夫下倘有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諸侯宰夫當上士爲之其下亦有中士下士也

宰夫有司監注宰夫有司宰夫之吏也疏諸侯宰夫是士而宰夫有司明是宰夫之吏府史也

案周禮宰夫下有府史注云府治藏史掌書各有專司故謂之有司疏語有宰有司宰夫宗有司宗人有司士有司馬有司徒有司空有司寇有司士師有司水師有司山師有司澤虞有司川衡有司林衡有司場人有司稼人有司甸師有司稻人有司均人有司載師有司閭有司門有司關有司市有司泉府有司賈有司胥有司徒有司刑有司圜土有司隸有司烜氏有司爟氏有司炭有司灰有司掌畜有司掌染有司掌葛有司羽人有司厨有司爵有司酒有司漿有司幂人有司宮人有司裘有司服有司衣有司巾車有司常有司旌有司旗有司弁有司冠弁有司兵有司戈盾有司弓矢有司射人有司矢人有司卒有司馬有司甲有司櫜鞬有司右有司戎車有司馬有司乘有司牧有司圉師有司隸僕有司爨有司亨人有司鼎有司鬲有司甑有司簜有司鬵有司鍾有司鎛有司磬有司笙有司鞉有司鼓有司鼗有司柷有司敔有司籥有司翟有司干有司戚有司舞有司獻有司樂有司舞有司表有司祭有司喪有司巫有司男巫有司女巫有司祝有司墓大夫有司墓有司役有司隸有司百有司十有司二有司一有司徒亦有司則府史之屬

宰夫戒宰及司馬注宰夫冢宰之吏也疏周禮大宰職云掌百官之誓戒此言宰夫戒宰及司馬者以其職各不相亂也周禮

司馬下大夫四人與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諸侯之司馬亦卿一人小司馬下大夫二人軍司馬當上士爲之司馬師射時所立以監射事者掌軍司馬之屬

宰夫戒宰及司馬注司馬於天子政官之卿凡大射則合其六摠疏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合諸侯之六耦

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之以貍步

爲政請射注爲政謂司馬也司馬政官主射禮疏云爲政謂司馬也者按小宰云四曰莫官其屬六十掌邦政是爲政謂司馬也云司馬政官主射禮者其屬有射人主射事故司馬政官主射禮也

案以上司馬皆謂諸侯之卿臧孫宣伯者與下司馬別

司馬師命質侯者執旌以質侯注司馬師正之佐也

司馬正遷大祖決蓍執弓右拔之出升自西階遷于物立於閒左執弭右執簫而揚弓命去侯注司馬正政官之屬疏云司馬正政官之屬者非大司馬大司馬之下屬六司馬故云司馬屬按天子有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此諸侯禮亦應有小司馬號爲司馬正也

案諸侯五大夫有小司馬疏謂號爲司馬正非也此司馬正司馬師射時所使監射事者正與師皆譠事設立之名非其官之本號諸侯小司馬卿祖之官席位在堂上即經云小卿賓西東上者是此正與師射時與司射聯事又主獻酬不左當以卿貳爲之周禮小司馬下有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左傳晉有中軍司馬上軍司馬國語又有元司馬與司馬然則諸侯亦當有軍司馬與司馬之官以士爲之正與師登取諸此也

又案鄉射以司正爲司馬止一人此篇別有司馬之官不以司正爲之又正與師各一人與鄉射異也

司馬命去侯負侯許諾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

案此司馬亦司馬正自後凡單言司馬者皆是見下與上宰夫戒宰及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者別據經文則射時命云侯命取矢命設楅撫天獻服不命退楅解綱者司馬正也命負侯乘矢獻隸僕人巾車奉侯子侯之獲者命獲者以旅與鷹俎退者司馬師也司馬正經亦稱司馬見下

小臣

小臣正

小臣師

小臣師徒者

僕人正

僕人師

僕人士

周禮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諸侯無大僕以小臣兼之亦上士四人僕人盛知周禮御僕之職亦下士爲之正其長也師其佐也小臣師徒者當即僕人之屬僕人士則其下府史胥徒也

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西鄉

案下有小臣正小臣師此直云小臣不別正與師者此經之例凡事省而官之供事者少則直舉其官事繁而官之供事者多則兼別其長貳如射人有大射正小臣正小臣師之類而不辨尊早則無問官之長貳皆直以官稱之如燕禮小樂正亦稱樂正之類其官之尊卑而仍有直舉其官者則皆謂其官之長如有司徹司宮司馬師司馬之類周禮六官若大司徒之等稱司徒小司徒不直稱司徒其義也又有一篇之中長貳並見而有直稱其官非專謂其長者則爲統舉全官之詞若燕禮之言小臣相工及此篇與鄉射之都人士總未有既辨尊卑而佐貳之屬反直稱其官者若大長貳並見而專言其長或專言其貳者則以其官之長供事多而貳少故專於其貳別之如燕禮特言小臣師事而其餘皆言隸事之類其官之貳供事多而長少故專於其長別之如此篇特言臣子正徵公此儀禮諸篇官名錯舉之例自後凡言小臣者皆小臣正也

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注小臣師正之佐也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疏云小臣師正之佐也者下有小臣正正長也故以師爲佐云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者小臣正小臣師尊如天子大僕故引大僕職解之也

案注疏謂諸侯無大僕以小臣兼之周禮大僕職曰王燕飲則相其禮王射則贊弓矢此燕射二篇不見有大僕之官皆

小臣掌士事則注疏之說信矣周禮小臣下有祭僕其職云大喪復於小廟喪大記君大夫之喪小臣復則諸侯小臣又兼祭僕之職矣諸侯無大僕而左傳云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杜注以爲大僕則東遷後所添設不如古也周禮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諸侯以小臣兼大僕則亦上士爲之也士喪禮君視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喪大記君之喪浴小臣四人杭禾然則諸侯小臣亦四人也

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

案燕禮小臣師無事故云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此篇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故但小臣師無事時其位亦在此燕禮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故催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不言小臣師者以小臣師即小臣正言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此篇小臣師無事時其位亦在此燕禮小臣雖有四人以燕禮及此篇經文考之正與師止各一人也周禮司士職曰大儀從者在路門之左注云大儀從者小臣祭儀御儀隸僕然則此小臣師從者蓋亦僕人之屬與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賞升成拜注正長也小臣長解變於燕疏云小臣長解變於燕者燕禮直使小臣師亦是燕主獻此射禮辨尊卑故使小臣長辭異於飲酒禮故云變於燕也

案燕禮亦小臣正辭注云變於燕非也燕禮所行事皆小臣正掌之而小臣師無事故不須言正此篇正與師皆有事故須言正以別之前此設公席請執幂者與羞膳者請膳爵者作下大夫二人媵爵請祭者皆直云小臣不別言正者以前此小臣事省但於小臣師別之曰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小臣師詔導諸公卿大夫而其餘單言小臣者爲小臣正可知射時小臣事繁者設楅委矢設中公射賓組賓奠拂矢授矢之類正與師皆同時有事故必須別之曰正曰師此時公酬賓小臣師雖無事而亦必別言正辭者以射時飲公侍射者除拜別之曰小臣正辭故此亦皆爲正以見辭下拜之事前後皆小臣正主之此經文屬辭之義儀禮諸篇詳略繁殺之際皆有精意存焉不得其旨而强爲之說矣之矣

小臣師設楅司馬正東面以弓爲畢既設楅司馬正適丈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小臣坐委矢於楅北括

案此當云小臣師坐委矢於楅疑經脫師字上云小臣師設楅則委矢於楅者亦小臣師可知鄉射禮曰命弟子設楅乃

若有東面者則北上更不見小卿之文又獻大夫直云繼賓以西東上不云繼小卿是大夫即攝小卿言之足證此小卿為大夫攷注疏非是

公

諸公昨階西北面東上注諸公大國有孤卿一人與君論道亦不典職如公羊疏周官云立大師大傅大保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是三公論道無職此大國立孤一人論道與公同亦無職故云不典職如公也經疏不見周官於周禮三公亦無職考工記云或坐而論道亦通及三公矣

見鄉飲酒禮

大史

小史

周禮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諸侯大史當上士小史當下士為之大史亦曰左史

大史在干侯之東北北面東上

大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百步設之東面退大史實八算於中釋獲者命小史小史命釋者注傳告服不使知此司射所命

案大史詳見聘禮內史下春秋列國皆有大史之官左傳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孔頴達謂南史是佐大史者當是小史是諸侯有小史也周禮大史職曰凡射事飾中舍注舍釋曰算執其禮事大史於射禮主釋算故經又謂之釋獲者小史則凡事主佐大史故傳命服不也

司射適階西去扑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適洗洗觶升實之降獻釋獲者於其位少南

案釋獲者大史也獲者司馬獻之釋獲者司射獻之小史佐大史釋獲則獻亦當及也

膳宰

宰胥

胥

見燕禮

膳宰請羞於諸公卿有注膳宰請者異於君也

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注主人宰夫也又掌賓客之獻飲食

案主人膳宰也注誤辨見燕禮

宰胥膺膳臨注宰胥宰之吏也不使膳宰膺不主於飲酒變於燕

案下獻公亦宰胥膺臨不使士膺亦為變於燕

胥膺主人於洗北面注胥宰官之吏主人下大夫也先大夫膺之尊之也

案此及上宰胥注皆云宰官之吏是胥即宰胥矣前獻賓獻公云宰胥膺此獨云胥者以主人是膳宰胥即膳宰下胥徒故直言胥不言宰經內單稱胥者唯此膺主人耳餘皆言宰胥膺此獨云胥不言宰注云主人下大夫也謂其爵下於大夫正明其為胥徒疏引燕禮注云胥羣宰之吏也經內唯此及燕禮膺主人獨稱胥正以對膳宰言故不稱宰胥主人之為胥宰此亦一證矣

庶子正

見燕禮

賓升延庶子設折俎注庶子司馬之屬掌正六牲之體者也不使膳宰設俎為射變於燕

案周禮諸子職掌正六牲之體諸侯庶子與諸子同庶子正職公俎陳自阼階以東

案庶子正庶子之長也此職公俎獨言正則上設賓俎及卿俎皆庶子正可知養見小臣下

小臣師上如戴士之禮注庶子既掌正六牲之體又正舞位授無器與膳宰樂正聯事又掌國子戒

工

大師

少師

上工

工大師以下之通稱周禮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有加籩之禮注籩竹器盛乾果

四人晉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諸侯大師當上士少師當中士為之上工即上瞽也

乃席工於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注工謂瞽矇善歌頌誦詩者也六人大師少師各一人上工四人瑟者瞽也

樂聚也疏云禮大樂聚也者對燕禮工四人而言也

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注大師少師工之長也凡國之瞽矇正焉杜蒯曰矇也大師也於是分別工及相者射禮明貴賤疏周禮春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鄭注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為焉命其賢知者以為大師小師是樂工之長也云杜蒯曰矇也大師也者禮記檀弓文引之者證大師為樂工之長也

案論語有大師摯少師陽是諸侯亦有大師少師之官凡言上皆瞽矇也大師亦瞽者為之故通稱工周禮瞽矇有上瞽中瞽下瞽此上工當彼上瞽也注云大師少師工之長最確大師樂工之長非樂官之長周禮春官序官有大司樂樂師同官其職掌教國子與倘書典樂官同非瞽者為之鄭注云大司樂樂官之長是也又別有大師小師瞽矇皆同官鄭注云大司樂之歌必使瞽矇為焉命其賢知者以為大師小師故周禮大史職注云大師瞽官之長是也韋昭注國語云大師樂官之長杜預注左傳云大師掌樂大夫皆由忩却大師上尚有掌樂之官天子謂之大司樂諸侯謂之樂正也主人洗升賓爵獻工工不興左瑟注洗爵獻工辟正主也疏按鄉飲酒鄉射云大師則為之洗其餘工不為之洗是正主法今此工六人皆為之洗故云辟正主也必知同洗者以其更無別獻之文故知同洗也

案此注以為辟正主者得之燕禮疏誤辨見前燕禮及大射之主人是膳宰以其代公為主人故與正主異也

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於鼓北磬工陪於後注鼓北西縣之北也磬工陪於後三人為列也疏知鼓北是西縣之北者以其下文大師少師始遷向東明此降者降在西縣之北可知三磬工陪於後三人為列也者大師小師二人上工四人今若立時三人為列大師後有工二人少師後亦有工二人故云三人為列也

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大師不興許語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

案周禮大師職曰大射帥瞽而歌射節

樂正

小樂正

見燕禮

小樂正從之注從大師也後升者變於燕也小樂正於天子樂師也疏燕禮樂正先升又不使小樂正者彼主於樂此則略於樂故也

案燕禮亦使小樂正以無大樂正故不須言小以別之疏未的

小樂正立於西階東注不統於工明工雖眾位猶在此疏燕禮工四人樂正升立於工之西在西階東不統於工此雖六人眾於彼猶統於階

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於鼓北磬工陪於後注於是時小樂正亦降立於其南北面

立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注不言厮北統於堂也於是時大樂正還北面立於其南注單言大樂正非也辨見下左石正

案是時工還於東小樂正亦當立於其南注單言大樂正非

司射反楅扑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注樂正在工南北面疏此時工在阼東西面樂正在工南北面司射在西階下東面經云命樂正者東面適命之

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注樂正西面受命左還東面命大師以大射之樂章使奏之也

案上判言小樂正則直云樂正者為大樂正可知倒在小臣下周禮大司樂王大射分奏鼜處諸侯大射亦當大樂正合奏貍首下疏謂單言樂正者謂大樂正是也

工人士

梓人

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注工人士梓人皆司空之屬能正方圖者一從一橫曰午謂畫物也疏知工人士與梓人皆司空之屬能正方圖者冬官雖亡不知官屬之號見今考工記有三十官有梓人之官此工人士又與梓人同事故知冬官亡時屬司空也云能正方圖者以工巧之能知也織人職云火以圖土以黃其象方梓人職張五采之侯之類是知方圖也

案左傳諸侯有工正之官工人士疑即其屬考工記云梓人為侯侯有采畫之事故與工人士主畫物也

梓僕人

梓僕人即周禮隸僕之職周禮隸僕下士二人諸侯當士旅食為之

隸僕人墉侯道注新之

案周禮隸僕職曰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是埽除其職故使墉侯道注云新之為之

司隸之屬與此異也

矢人

賓之矢則以授矢人於西堂下注是言矢人則納射器之有司各以其器名官職不言君矢小臣以授矢人於東堂下可知

案周禮司弓矢職曰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此矢人疑如其職考工記有矢人為矢不預射事與此別

王者

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注不言服不言獲者國君大侯服不負侯其徒居之代獲變其文容二人也司馬正皆獻之

案上釋獲者命小史小史命獲者注云傳告服不使知此司射所命是服不即獲者也若其官則日服不言其事則曰獲者服不唱獲而謂之獲者猶大射正擯是即謂之擯者大史釋獲經即謂之釋獲者也

案司馬師受鹿舀洗獻隸僕人與巾車獲者皆如大侯之禮

司馬師亦就其位而薦之注亦者亦士也覡史門東北面東上

覡史

見燕禮

覡史小臣師亦就其位故注言之

案經不著覡史之位故注言之

左右正

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注左右正謂樂正侯人正也位在中庭之左右小樂正在頌磬之北右也工在西即北面工還於東則北面東上大樂正在笙磬之北左也工在西則西面工還於東則北面東上大師工升堂與其管工降立於小樂正之北北上工還於東則階北立於國君無不釋獲二正君之近官也疏云小樂正在頌磬之北右也工在西即北面者工在西謂還樂於下時大師少師上工立於鼓北也云工還於東則東面者按上還樂於東之時直云大師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不見小樂正從之明前在西縣之北東面向工云大樂正在笙磬之北左也工在西則西面者按上文司射袒東面命樂正單言樂正者謂大樂正既東面命之則大樂正元立於東炎以其工在西階下故知西面向之矣云工還於東則北面者按上文樂正反位大師既西面明樂正北面可知是以鄉射工還於東西面北上樂正北面立於其南此亦與彼同北面也云國君無不釋獲二正君之近官也言此者人君路寢之廷製縣不釋樂正與侯人正同掌獲事是君之近官也

樂左右正辨見燕禮鄭氏兼樂正釋之誤經有小樂正又有

樂正疏謂單言樂正者謂大樂正是也但此篇有小樂正故舉言樂正若散文則小樂正亦通言樂正燕禮諸篇無大樂正所言樂正皆小樂正也此篇則大小樂正俱有小樂正主告樂備經云小樂正從之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又云小樂正立於西階東是也大樂正主射時命工奏樂經云司射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樂正曰諾又云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關若一是也注謂小樂正在頌磬之北為右大樂正在堂磬之北為左其言無所據鄉射禮將射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於下除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等西面北上坐樂正北面立於其南射畢樂正命弟子贊工卽位弟子相工如其降也升自西階反坐此篇不言者文不具耳其贊亦與彼同樂正之位總與工相近工在西則立於西工在東則立於東大小樂正皆然以鄉射參之此篇工入時大小樂正從之反還樂於東之時大小樂正皆當立於其南鄭氏之說考之於經無所依據蓋緣誤解左右正為樂正故意造其說以掍合左右之文耳

丙小臣 見燕禮及大射儀

命人 見燕禮及大射儀

關人 見燕禮

鐘人 見燕禮

射禮

宰

宰夫

見大射儀

宰命司馬戒眾介(注)眾介上卿記者也諸侯謂司徒為宰(疏)天子有六卿天地四時之官是諸侯兼官而有三卿立地官司徒教冢宰立夏官司馬兼春官立冬官司空兼秋官是以左氏杜注云晉于是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故魯定公則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民鄭云魯禮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合一二教冢宰記著據諸侯也諸侯幷六卿為三或兼職焉是其諸侯幷六卿為官冢宰義與此同

宰書幣(注)宰又掌制國之用(疏)宰即上命司馬兼官者也案王制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是以使之書幣也

案周禮大宰職以九式均節財用六曰幣帛之式故掌書幣所命宰大宰具(注)宰夫宰之屬也命之使眾官具幣及所宜齎(疏)所命者冢宰司徒命之以宰夫屬司徒周禮宰夫掌百官府之微令故命者冢宰司徒命之以宰夫命諸官各具所行幣幣在官之府其司非一故言眾官

案周禮宰夫職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故命之使諸官具幣餘詳大射儀

宰夫

案周禮宰夫職掌賓賜之幣牽注發客始至所致饔謂此宰夫徹几改神席(注)宰夫又主酒食今又主酒食者賓也將饔賓徹神几改神席(疏)神席謂所命介者士也士卽司馬司馬引周禮者案司士屬司馬而云作士適四方使為介諸侯之司馬亦然故引以證諸侯司馬戒眾介也

宰夫

見大射儀

宰

宰夫

見大射儀

宰命司馬戒眾介(注)眾介者士也士卽司馬周禮司馬之屬司士掌作士適四方使為介諸侯之司馬引周禮者案司士屬司馬而云作士適四方使為介(疏)云士屬司馬引周禮者案司士屬司馬戒眾介也

宰夫設燭(注)宰夫又主酒食今又主酒食以體賓也

案此經宰夫設燭與上經宰夫設燭文同上經宰夫設燭在對上宰夫設燭今又主酒食以體賓也(疏)上經宰夫設燭今又主酒食者將體賓徹神几改神席所命介者士也士卽司馬司馬引周禮者案司士屬司馬而云作士適四方使為介諸侯之司馬亦然故引以證諸侯司馬戒眾介也

宰夫

見大射儀

宰命司馬戒眾介(注)眾介者士也士卽司馬周禮司馬之屬司士掌作士適四方使為介諸侯之司馬引周禮者案司士屬司馬而云作士適四方使為介(疏)云士屬司馬引周禮者案司士屬司馬戒眾介也

宰夫

案此經宰夫與上經宰夫設燭文同上經宰夫設燭在對上宰夫設燭今又主酒食以體賓也(疏)上經宰夫設燭今又主酒食者將體賓徹神几改神席

共承客禮此諸侯使無掌詞是以通遣所使大夫士詞將公命有事通傳於君

案周禮掌詞職唯朝覲聘問之日使卿大夫士以其等爲詞其餘事皆掌詞士之據此記則諸侯卽使大夫士之詞待事於客通所求索似卽無掌詞之官上疏謂諸侯亦有掌詞疑無所證也

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疏君得謂人告卽知爲聘來使士迎之故聘義云君使士迎於竟是也

案周禮有掌詞又有詞士皆中士八人掌詞職曰若將有賓客至與士逆賓于禰注詞士詞士也詞士職曰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迎之聘義云君使士迎于竟下文賓歸又云士送至于竟疑此士卽詞士也

宗人 附宗有司

周禮職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士十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諸侯無宗伯以司馬兼之亦無小宗伯其禮官謂之宗人士喪之宗有司蓋其下府史之屬

記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於君之次

案掌禮之官天子有大宗伯小宗伯諸侯以司馬巽之無宗伯唯立宗人而已禮記文王世子云宗人授事雜記云宗人納賓是諸侯謂之宗人也春秋時諸國皆不見有宗伯而左傳稱魯臧文仲弗忌爲宗伯似魯獨立宗伯之官然魯語止云夏父弗忌爲宗伯注云宗伯掌以禮事神兼主天地之禮與周禮大宗伯職掌同耳弗忌云爲宗伯亦僭稱也又云展喜以其職來獻其禮定四年傳稱分魯以祚宗氏使帥其宗人與祝史正其祭典則魯無宗伯可知鄭注大宗伯及禮器引左傳俱云夏父弗忌爲宗人則魯無宗伯疑今本作宗伯者誤也周禮大宗伯卿小宗伯中大夫諸侯五大夫無小宗伯則宗人不在大夫之列當使士爲之但其職亦有大小雜記云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巫祝鄭引皇氏云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爲喪事是以又謂宗人爲大宗曾子問云大宗大祝皆稱嗣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孔疏云宗人卽大宗又祭統云大宗執璋瓚亞祼是也鄭注文王世子云宗人掌禮及宗廟則宗廟之外諸禮皆掌此云宗人授次謂授管人掌之次上注云贊人掌次管人下又有宗有司見魯語韋注云宗有司宗官司事臣也蓋府史之屬

廋車

記肪肉及廋車注廋廋人車也車也二人掌駭車馬之官也疏按夏官小臣職云小祭祀賓客饗食掌正君服位廋客饗食故亦小臣掌之也

宰夫

凡宰夫之具倘于東序注凡非一也飲食之具宰夫所掌也

案周禮宰夫職掌賓客之飲食與其陳數注云飲食燕饗也疏云知不解經中食爲食禮者經中言食則食禮自明注又云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唯有行人掌客及聘禮公食大夫禮云儀禮具有諸侯之禮俱亡滅者多今存可見者有聘禮公食大夫是待聘客之法然則食禮之陳數宰夫掌之故此經設廷燎公饔饔餼豆設黍稷設俎設醯醬授公飯粱膳稻進鼏醬授公東帛侑賓皆宰夫主其事也

宰

此宰當卽天子內宰之職周禮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諸侯當上士爲之亦謂之宮宰

宰東夾北面南上注宰宰夫之屬也疏以經云南上則非止一人但宰官之內有宰夫之等是以下有宰夫之官皆於此立可知故云之屬也

宰右執鐙左執盞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盞降出入反位注宰謂大宰宰夫之長也疏宰位在東夾北西面南上今以盞降出迭於門外乃更入門反於東夾北位也云宰謂大宰宰夫之長者以單言宰諸侯三卿無大宰以司徒兼大宰大宰之下有宰夫坎云宰夫之長也

案周禮內宰職曰凡賓客之禮獻瑤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注引坊記云諸侯殺穆侯而娶其夫人故大宰廢夫人之禮是賓客之禮內宰有事焉諸侯禮亦同也經云大夫立于東夾南宰東夾北據下云內官之士在宰東北則宰卿爲內宰可知周禮外宗祭祀佐王后薦玉豆內宗佐傅豆籩賁

見後

小臣

見大射儀

小臣具案地在東堂下注小臣於小賓客饗食掌正君服位疏按夏官小臣職云小祭祀賓客饗食掌正君服位故亦小臣掌之也

宰夫

見大射儀

凡宰夫之具倘于東序注凡非一也飲食之具宰夫所掌也

案周禮宰夫職掌賓客之飲食與其陳數注云飲食燕饗也疏云知不解經中食爲食禮者經中言食則食禮自明注又云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唯有行人掌客及聘禮公食大夫禮云儀禮具有諸侯之禮俱亡滅者多今存可見者有聘禮公食大夫是待聘客之法然則食禮之陳數宰夫掌之故此經設廷燎公饔饔餼豆設黍稷設俎設醯醬授公飯粱膳稻進鼏醬授公東帛侑賓皆宰夫主其事也

宰

此宰當卽天子內宰之職周禮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諸侯當上士爲之亦謂之宮宰

宰東夾北面南上注宰宰夫之屬也疏以經云南上則非止一人但宰官之內有宰夫之等是以下有宰夫之官皆於此立可知故云之屬也

宰右執鐙左執盞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盞降出入反位注宰謂大宰宰夫之長也疏宰位在東夾北西面南上今以盞降出迭於門外乃更入門反於東夾北位也云宰謂大宰宰夫之長者以單言宰諸侯三卿無大宰以司徒兼大宰大宰之下有宰夫坎云宰夫之長也

案周禮內宰職曰凡賓客之禮獻瑤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注引坊記云諸侯殺穆侯而娶其夫人故大宰廢夫人之禮是賓客之禮內宰有事焉諸侯禮亦同也經云大夫立于東夾南宰東夾北據下云內官之士在宰東北則宰卿爲內宰可知周禮外宗祭祀佐王后薦玉豆內宗佐傅豆籩賁

客之饔食亦如之是饔食賓客大夫有萬豆籩之事鐙豆屬注瓦豆也故使內宰執以授公注謂宰宰夫之屬又謂宰宰夫之長疏以大宰當之不知周禮大宰職不主賓客饔食之事也祭統官宰宿夫人鄭注云官宰守官官周禮內宰注云官中官之長然則諸侯之內宰又謂之官宰也

內官之士

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注夫人之官內宰之屬也疏經云內官按周禮大宰內宰下大夫掌王后以下彼天子內官諸侯未必有內宰以其言內官之士以士爲之明當天子內宰故舉內宰況之也

案內官之士當爲內小臣之屬周禮內小臣命上士四人注命卿士者異其賢內小臣亦稱士故云內官之士其職云若有祭祀賓客則贊詔后之禮事是以位在此疏謂諸侯未必有內宰非是推祭統則諸侯有內宰明矣

雍人

族人

周禮內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諸侯雍人兼彼二職需下士爲之族人則府史之屬

雍人以俎入陳于門南族人南面加七于鼎退注族人雍人之屬族食者也疏云族人雍人之屬者卽燕禮云尊士旅食于門西南是燕郤豎鄭云士族食者所謂庶人在官者也

案周禮外饔職曰掌外祭祀之割享共其膳修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饔餼之事亦如之天子有內饔外饔之官諸侯唯有饔人而已襄二十八年左傳云饔人竊更之以奪是也疏言通亦作雝國語佐雝皆言爲韋注雝宰亦上之官族人蓋其下府史之屬如少牢之雍府也

誦

誦聽之注此下大夫有士誦疏此篇是子男使下大夫小聘又案周禮掌誦大夫有士誦故云此下大夫有士誦也

見聘禮

司宮

掃人

掃人承命告于天子注掃夫蓋司空之屬也疏云掃夫蓋司空之屬也者無正文知司空職七故言蓋以官之內無掃夫之名故知是司空之屬但司空職七故言蓋以疑之引春秋傳者案左氏傳昭十七年夏六月朔日有食之叔孫昭子救日食引夏書云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鄭引者欲見嗇夫是卑官得爲天子救日食也

案嗇夫之官始見於夏書周始因夏制嗇夫之名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秦有嗇夫職如鄉亭嗇夫漢書五行志引左傳嗇夫馳庶人走說曰嗇夫掌幣吏傳云嗇夫之官本皆庶人其徒役曲禮疏引吉養隱云嗇夫主諸侯所齎幣帛皮主之禮奉以白於天子解與此經略合儀禮唯覲禮侯氏入門右奉圭璋璧琮以東帛加于琮庭實旅百有司皆入其位注有司卿大夫士也疏云案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問君下大夫受于門內士受于堂上士升致命于楹內士出取束錦以入授上擯以出授下擯下擯以入授上擯上擯以入授賓賓以出授上擯上擯以出授下擯下擯以入授有司有司以入陳于庭南北上是有司卿大夫士也

庶人其徒役則嗇夫當士爲之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此雖諸侯禮天子亦然注云天子亦然謂嗇夫爲士也案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有秩嗇夫漢舊儀云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又張釋之傳有嗇夫馳入宮門不止是嗇夫皆庶人之有秩者而所掌職事亦有此異也

宰

此宰卽周禮天官冢宰卿一人者是也

疏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疏此單言宰卽大宰大夫有士詔故云此下大夫有士詔也

見聘禮

司宮

掃人

掃聽之注此下大夫有士詔疏此篇是子男使下大夫小聘又案周禮掌詔大夫有士詔故云此下大夫有士詔也

見聘禮

司宮

掃人

掃聽之注此下大夫有士詔疏此篇是子男使下大夫小聘又案周禮掌詔大夫有士詔故云此下大夫有士詔也

見聘禮

司宮

掃人

掃聽之注此下大夫有士詔疏此篇是子男使下大夫小聘又案周禮掌詔大夫有士詔故云此下大夫有士詔也

見聘禮

司宮

掃人

掃聽之注此下大夫有士詔疏此篇是子男使下大夫小聘又案周禮掌詔大夫有士詔故云此下大夫有士詔也

見聘禮

司宮

乃奠之
案管人亦公臣見聘禮
夏祝
商祝
祝
夏祝尚祝祝皆周祝也以習夏禮謂之夏祝習商禮謂之商祝三祝皆公臣當周禮喪祝之職
祝浙米於堂南面用盆(注)祝夏祝也疏知是夏祝者見下記云夏祝浙米於堂南面用盆之是也
祝盛米於敦貳於貝北
案此亦夏祝
商祝襲祭服祿衣次(注)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敬之以敬於接神宜施云商祝祝習商禮者雖同是周祝仰習夏禮則曰夏祝仰習商禮則曰商祝也云商人敬之以敬於接神案夫記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尊而不親三尊敬故知殷人敬以敬是以使之習於接神宜若然此篇及既夕以夏人敬忠從小斂奠大斂奠及朝夕奠皆是夏祝爲之其間雖不言祝名亦夏禮可知其徹之者皆不言祝名則周祝徹之也殷人敬以敬但是接神皆商祝爲之其閒行事若祝取銘之類不言祝名者亦周祝可知唯既夕開殯時以周祝徹帷而堂下二事不可並使周祝徹此篇及既夕言夏祝商祝周祝以喪祝行事皆當喪祝者也天子以下喪禮亡(注據鄭注案亡字疑本多作云蓋誤形似而誤)非亦當喪祝行事也
案周禮喪祝職曰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喪大記曰君之喪大祝是斂眾祝是斂士之喪祝爲侍士是斂(喪大記本文祝字皆作胥疑注云胥當爲祝字之誤)以此考之則三祝皆君之臣來爲喪事者非士之私臣也喪大記疏云商祝亦是喪祝樂記云商祝辨乎喪禮周禮喪祝有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則夏祝商祝皆喪祝爲之也周禮無夏祝商祝之官而喪大記君大斂有商祝鋪絞紟衾衣與士禮同蓋使喪祝兼習二代之禮因別其名以分士喪士亦猶冠禮存章甫毋追之意據此篇及下篇則掌沐米

實於筐加小大斂祭奠徹奠者夏祝也掌襲合小大斂祭奠徹奠者商祝也掌取銘考周祝也疏謂徹奠者不言祝名周祝徹者皆商祝也掌取銘考周祝也疏謂徹奠者不言祝名周祝徹之非是又謂既夕開殯時以周祝徹帷而堂下二事不可並使周祝取銘置於重亦緣注而誤辨見下篇
祝取銘置於重(注)祝夏祝也疏謂天子以下亦當喪祝行事然喪大記君之喪大祝是斂周禮大祝大喪始前以肆鬯灌尸相飯贊斂徹奠小祝大喪贊渜設熬置銘則天子諸侯之喪又不獨喪祝主之也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具奠於尸西
祝盛米於敦貳於貝北
案此亦商祝
商祝檜祭服祿衣次(注)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敬之以敬於接神宜施云商祝祝習商禮者雖同是周祝仰習夏禮則曰夏祝仰習商禮則曰商祝也云商人敬之以敬於接神宜者案夫記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尊而不親三尊敬故知殷人敬以敬是以使之習於接神宜若然此篇及既夕以夏人敬忠從小斂奠大遷奠皆是夏祝爲之其閒雖不言祝名亦夏禮可知其徹之者皆不言祝名則周祝徹之也殷人敬以敬但是接神皆商祝爲之其閒行事若祝取銘之類不言祝名者亦周祝可知唯既夕開殯時以周祝徹帷而堂下二事不可並使周祝徹此篇及既夕言夏祝商祝周祝以喪祝行事皆當喪祝者也天子以下喪禮亡(注據鄭注案亡字疑本多作云蓋誤形似而誤)非亦當喪祝行事也
案周禮喪祝職曰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喪大記曰君之喪大祝是斂眾祝是斂士之喪祝爲侍士是斂(喪大記本文祝字皆作胥疑注云胥當爲祝字之誤)以此考之則三祝皆君之臣來爲喪事者非士之私臣也喪大記疏云商祝亦是喪祝樂記云商祝辨乎喪禮周禮喪祝有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則夏祝商祝皆喪祝爲之也周禮無夏祝商祝之官而喪大記君大斂有商祝鋪絞紟衾衣與士禮同蓋使喪祝兼習二代之禮因別其名以分士喪士亦猶冠禮存章甫毋追之意據此篇及下篇則掌沐米

故下記云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則此外御是士之侍御僕從者故侍書問命云今子命汝作大正正於群僕侍御之臣此雖無臣亦有侍御僕從者也
案外御士近臣喪大記曰管人授御者沐
宰
宰洗栖建於米執以從
宰從立於牀西在右(注)宰立牀西在主人之右當佐焉事
案宰私臣見士冠禮周禮大宰職曰大喪贊含王此士禮宰亦佐含
巫
祝
巫男巫祝喪祝皆君之臣周禮男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諸侯男巫當下士喪祝當中士爲之
巫止於廟門外祝代之(注)巫掌招彌以除疾病周禮男巫王弔則與祝前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以惡之所以異於生也皆大子之禮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疏云男巫王弔則與祝者男巫職文云祝者則周禮春官喪祝職云王弔則與巫前是也引檀弓者證彼與此祥異以其巫祝桃茢具故爲天子禮也云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者此喪人記而言案彼云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先君禮案於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於阼與此經同文有詳畧耳
案據此則諸侯亦有男巫喪祝之官周禮王弔男巫喪祝俱前諸侯廟門外則巫前王廟門則祝代之前巫即男巫祝即喪祝言巫覡者文不具耳
君升自阼階西鄉祝負墉南面
小臣
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注)周禮小臣掌正君之法儀若君行則在前後君升則侯阼階北面
案小臣亦君之臣見大射儀喪大記曰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周禮小臣王之燕出入則前驅左傳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

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則小臣執戈益君之常衛

冢人
冢人公臣如周禮冢人之職天子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諸侯冢人當上士爲之
筮宅冢人皆之(注)冢人有司掌墓地兆域者(疏案周禮有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此士亦有冢人掌墓地兆域故云冢人營之也
案疏謂士亦有冢人非是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凡諸侯卿大夫士居後以前卿等爲王封之度又云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然則古者諸臣之墓地皆公家掌之此與下記言冢人物士葬爲之經其兆域周禮又有墓大夫凡邦墓之地域令國民族葬庶民之葬尚有公臣掌之則此冢人爲公臣必矣周禮天子禮諸侯亦當然
筮人
筮者東面抽上韇兼執之南面受命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宅謂葬地)度基圹宅兆基無有後艱筮人許諾(疏雜記云大夫卜宅與葬日下文云如筮則吏練冠郊注云謂下大夫若士也則卜者謂士大夫
案筮人見士冠禮雜記疏云大夫尊故得卜宅并葬日下大夫及士不合用卜故宅用筮但葬日亦卜與大夫同下文所言是也
卦者
卦者在左(注)卦者識爻卦書地者
見士冠禮
工
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注匠人爲椁刊治其材(疏)注云匠人爲椁刊治其材者此解經主人拜工之事以其冬官主百工百工之內匠人主木工之事
案雜記疏云匠人工人也工匠通稱
卜人
占者
卜人占者皆公臣占者如周禮占人之職
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貞龜於西塾上

案大夫士有筮無卜禮器家不寶龜孔頴達曰大夫卑不得寶龜臧文仲居蔡爲僭則士可知矣大夫士無龜而逸禮云大夫龜八寸士六寸蓋傳聞之誤也大夫士筮則有筮史雜記知筮史練冠長衣以筮史家臣是也卜必請於君詹公攻文伯之母欲室文伯老請守龍卜室之族(疏云龍卜人)郊關之請龜以卜是也以此攻之知大夫士有筮人無卜人此亦公臣來給事者也
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墜西(注)占者三人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墜西上北上
案古者卜筮皆曰占周禮占人掌占龜以八頌以八卦占八故鄭注占人亦占筮是也然周禮有大卜卜師大卜卜事有筮人主筮事而又有占人掌占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注)有司占者及卦筮史練冠長衣古者朝服則卜人筮人則可知矣此經占者三人在其南又云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墜西卜人不在占者三人之中知卜人則卜者謂士大夫
案筮人見士冠禮雜記疏云大夫尊故得卜宅并葬日下大夫及士不合用卜故宅用筮但葬日亦卜與大夫同下文所言是也
卦者
卦者在左(注)卦者識爻卦書地者
見士冠禮
工
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注匠人爲椁刊治其材(疏)注云匠人爲椁刊治其材者此解經主人拜工之事以其冬官主百工百工之內匠人主木工之事
案雜記疏云匠人工人也工匠通稱
卜人
占者
卜人占者皆公臣占者如周禮占人之職
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貞龜於西塾上

宗人
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於門西東面南上(注)吉服服元端也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者以其主於卜事宗人受卜人龜示高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命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許諾不違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與受卜人龜
案雜記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注卜葬及日也疏皇氏云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爲喪事故宗伯肆師云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葉此宗人命龜與彼同而吉服葬亦公臣若士冠特牲諸篇之宗人則當爲私臣矣
既夕
夏祝
商祝
祝
見上篇
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聲三啟三命哭
主人拜稽顙哭於阼階下祝降者祝徹席奠降也
葬日有司麻衣(注)祝降者祝徹席奠降也與夏祝交事相接也夏祝取銘置于重(注)祝降者祝徹席奠降也與夏祝交事相接也夏祝取銘置于重爲啟殯遷之漸此不言則占者與卜人筮人則可知矣此經占者三人在其南又云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墜西卜人不在占者三人之中知卜人
商夏則周祝也燭既入室闇祝從而入室徹席奠降降時夏祝自下升取銘降置于重爲啟殯遷之漸此不言
案此節注疏誤敖氏繼公曰祝降者周祝取銘而降也不言其升故以降見之與夏祝交事相接也夏祝與執事者升取宿奠也祝取銘置于重爲啟殯遷之取銘在前置于重在後乃合而言之文順耳案禮之大例進奠者徹奠下記云夏祝徹饋饌饌奠祝之徹記有明文敖氏之說得之
商祝飾柩一池紐前經後繞齊三采無貝
商祝御柩
祝取銘置于茵
案此祝周祝也銘之事周祝士之禮之事夏祝主之不相亂也
商祝執功布以御柩
記夏祝淅米差盛之
記夏祝徹饋饌疏經不言夏祝徹故記人言之

案壙此則凡傭皆臺厲也臺祇送葬故亦士徹奠前疏非

記祝及執事舉奠巾席從而降

記將載祝及執事舉奠戶西南面東上卒束前而降與席于柩西

記祝饋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

案此亦臺祝

圉人

圉人夾牽之注圉人養馬者疏案周禮校人職云乘馬一師四圉是圉人養馬以其養馬故使之爲也

案周禮圉人職曰凡喪紀率馬而人陳

御者

御者執策立于馬後

案御御車也士得乘兩馬車故有圉人與御者亦私臣也

宰

宰由主人之北東帥以東

案宰是士冠禮雜記曰宰舉以東

士

士受馬以出注此士謂胥徒之長也有勇力者受馬疏婚禮記云士受皮注云士謂中士下士不爲胥徒者彼主人親受帥受皮非胥徒是正士也

士受羊如受馬注士亦謂胥徒之長

案府史胥徒亦稱士檀弓曰魯庫之士祭法曰庶士無廟

甸人

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注還重不言甸人抗重言之者重既虞特埋之言其官使守視之案上篇云甸人置重于中庭

記甸人築坫坫疏竪直云甸人輾坫不云還使甸人築故記人明之

見上篇

史

主人之史請讀賵

案史士私臣掌文書者

公史

公史自西方東面命毋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遣辛命哭滅燭出注公史君之典禮書者遣者入撤之物君使史來讀之成其得禮之正以終也疏知公史是君之典禮書者以其言公史故知君史案周禮大史小史皆掌禮則諸侯史亦掌典禮可知

案周禮小史職曰卿大夫之喪讀誄此讀者宜亦小史攝此以及宗是其有隸子弟也知有內豎及寺人者士雖無臣亦有內外之言寺人奄者以通宮中之命也

案疏謂士亦有寺人奄者以通宮中之命非是周禮內豎注云豎未冠者之官名又其職注云使童豎通內外之命古者內豎之官必以童子爲之故鄭舉以爲況內豎與寺人連職故并及之非謂士有此官士卑不得有寺人奄者若大夫之家則有之矣見卷八大夫家臣考

遂匠

記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注遂匠人匠人也遂人主引徒役匠人主載柩空職相左右也疏以周禮有遂人匠人天子之官士雖無臣亦有遂人匠人主其葬事云遂人主引徒役匠人主載柩空職相左右也者案周禮遂人職云大喪帥六鄉及空陳役注云致役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鄉及空陳役注云致役致于司徒給羣士事陳役者主陳列之耳是遂人主引徒也又鄉師職云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謂監督其事又此遂人與匠人同納車于階間帥匠人主載空與遂人職相左右也

案遂匠亦公臣來助士之葬者左傳孟氏將辟榛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杜注孔疏以正夫爲遂人則此遂人匠人當亦假於公臣士不得有此官也言遂匠者蓋其徒屬雜記曰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周禮遂人注曰載及空六遂役之稍人注曰天子以至於士柩路皆從遂來

冢人帥上壙。

士虞禮

視

視免喪鳥經帶布席於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卽位於門西東面南上

案周禮喪祝職曰掌喪祭祝號注喪祭虞也然則此篇之祝

亦喪祝矣

宗人

宗人告有司具

宗人詔贈如初

案周禮小宗伯職曰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注喪祭虞祔也又肆師職曰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肆師亦宗伯然則此篇祝宗人蓋亦公臣與

特牲饋食禮

有司摯執事

有司摯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注士之屬吏也疏左傳云士有隸子弟謂此言爲屬吏而已

案此經上有子姓兄弟則有司不兼子弟可知疏引左傳非也不直云有司而兼云摯執事蓋公有司私臣皆統之矣有司摯執事分言之凡職有專司者謂之有司無專司而廝役勤祭者謂之摯執事士虞禮有資執事者注云資執事者資佐執事者統言之則自主人以下凡有事於廟中者皆可以執事稱之下云執事之俎陳於階閒二列北上注云執事謂有司及兄弟視主人之俎陳於階閒亦存焉是也

主人及資兄弟摯執事卽位於門外如初

案敖氏繼公曰此於資兄弟之下言摯執事則是指公有司私臣而言也

筮人

筮人取筮於西塾執之東面受命於主人注筮人官名也疏案周禮春官有卜人筮人此士禮亦云筮人故云官名也

見士冠禮

卦者

卦者在左卒筮寫卦注卦者主畫地識爻爻備以方寫之

見士冠禮

宰

宰自主人之左贊命注宰摯吏之長疏云宰摯吏之長者贊命之事非長不爲又天子諸侯宰皆尊官故知摯吏之長也

見士冠禮

宗人

宗人告事畢

案宗人見士冠禮周禮肆師職曰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

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邊濯及反降東北面告濯具

宗人視牲告充

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告悉

案周禮大宗伯職曰眡滌濯小宗伯職曰眡滌濯

視

視鉤几於室中東面注至此使視接神

視洗酌奠爵於鉶南

案視見士昏禮小視贊疏云贊奠者大視酌酒奠於鉶南小視贊奠疏云贊奠者大視酌酒奠於鉶南

有司徹

有司徹尸出

案此經上有子姓兄弟則有司不兼子弟可知疏引左傳非也不直云有司而兼云摯執事蓋公有司私臣皆統之矣有司摯執事分言之凡職有專司者謂之有司無專司而廝役勤祭者謂之摯執事士虞禮有資執事者資佐執事者統言之則自主人以下凡有事於廟中者皆可以執事稱之下云執事之俎陳於階閒二列北上注云執事謂有司及兄弟視主人之俎陳於階閒亦存焉是也

主人及資兄弟摯執事卽位於門外如初

案敖氏繼公曰此於資兄弟之下言摯執事則是指公有司私臣而言也

筮人

筮人取筮於西塾執之東面受命於主人注筮人官名也疏案周禮春官有卜人筮人此士禮亦云筮人故云官名也

見士冠禮

卦者

卦者在左卒筮寫卦注卦者主畫地識爻爻備以方寫之

見士冠禮

宰

宰自主人之左贊命注宰摯吏之長疏云宰摯吏之長者贊命之事非長不爲又天子諸侯宰皆尊官故知摯吏之長也

見士冠禮

宗人

宗人告事畢

案宗人見士冠禮周禮肆師職曰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

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邊濯及反降東北面告濯具

宗人視牲告充

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告悉

案周禮大宗伯職曰眡滌濯小宗伯職曰眡滌濯

視

視鉤几於室中東面注至此使視接神

視洗酌奠爵於鉶南

案視見士昏禮小視贊疏云贊奠者大視酌酒奠於鉶南小視贊奠疏云贊奠者大視酌酒奠於鉶南

有司徹

有司徹尸出

案此經上有子姓兄弟則有司不兼子弟可知疏引左傳非也不直云有司而兼云摯執事蓋公有司私臣皆統之矣有司摯執事分言之凡職有專司者謂之有司無專司而廝役勤祭者謂之摯執事士虞禮有資執事者資佐執事者統言之則自主人以下凡有事於廟中者皆可以執事稱之下云執事之俎陳於階閒二列北上注云執事謂有司及兄弟視主人之俎陳於階閒亦存焉是也

主人及資兄弟摯執事卽位於門外如初

案敖氏繼公曰此於資兄弟之下言摯執事則是指公有司私臣而言也

筮人

筮人取筮於西塾執之東面受命於主人注筮人官名也疏案周禮春官有卜人筮人此士禮亦云筮人故云官名也

見士冠禮

卦者

卦者在左卒筮寫卦注卦者主畫地識爻爻備以方寫之

見士冠禮

宰

宰自主人之左贊命注宰摯吏之長疏云宰摯吏之長者贊命之事非長不爲又天子諸侯宰皆尊官故知摯吏之長也

見士冠禮

宗人

童子

記朔月童子執帚注童子隸子弟若內豎守人之屬疏桓二年左傳云士有隸子弟服注云士卑自以其子弟爲僕隸疏不足以及宗是其有隸子弟也知有內豎及寺人者士雖無臣亦有內外之言寺人奄者以通宮中之命也

案疏謂士亦有寺人奄者以通宮中之命非是周禮內豎注云豎未冠者之官名又其職注云使童豎通內外之命古者內豎之官必以童子爲之故鄭舉以爲況內豎與寺人連職故并及之非謂士有此官士卑不得有寺人奄者若大夫之家則有之矣見卷八大夫家臣考

遂匠

記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注遂匠人匠人也遂人主引徒役匠人主載柩空職相左右也疏以周禮有遂人匠人天子之官士雖無臣亦有遂人匠人主其葬事云遂人主引徒役匠人主載柩空職相左右也者案周禮遂人職云大喪帥六鄉及空陳役注云致役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鄉及空陳役注云致役致于司徒給羣士事陳役者主陳列之耳是遂人主引徒也又鄉師職云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謂監督其事又此遂人與匠人同納車于階間帥匠人主載空與遂人職相左右也

案遂匠亦公臣來助士之葬者左傳孟氏將辟榛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杜注孔疏以正夫爲遂人則此遂人匠人當亦假於公臣士不得有此官也言遂匠者蓋其徒屬雜記曰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周禮遂人注曰載及空六遂役之稍人注曰天子以至於士柩路皆從遂來

冢人帥上壙。

士虞禮

視

視免喪鳥經帶布席於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卽位於門西東面南上

案周禮喪祝職曰掌喪祭祝號注喪祭虞也然則此篇之祝

下及執事放氏纘公謂公有司公家所使給私家之事者恐非事者士之喪事公家使人治之若祭事未必然也又此經明言私臣則士亦有臣而注疏謂士無臣之說非矣士制大夫士祭祭無田則廟注引禮器云天子祭有田則祭有田則祭有田則

案士冠禮疏引此經及注並與此異又謂鄭意大夫卜筮同用一龜一易誤也辨見前

卦者

卦者在左坐(注)卦者史之屬也(疏)以其筮是史故知卦者是史之屬也

見士冠禮

宗人

宗人如周禮都家宗人之職周禮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侯國之家宗人其數未聞

宗人命緇

案宗人謂士冠禮周禮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大宗伯職曰佰祿禮

既宿尸反爲期於廟門之外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旦明行事

案周禮肆師職曰凡祭祀宿爲期詔相其禮肆(周禮宗伯肆師同官)

宗人告備

案周禮小宗伯職曰大祭祀告備於王

宗人奉槃東面於庭南一宗人奉匜水西面於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於槃北

案周禮都家宗人上士中士共六人其下又有府史胥徒之屬據此經宗人則有三是侯國大夫之宗人亦不止一人也

宰

宰命爲酒

案宰詳士冠禮春秋凡卿大夫私邑皆有邑宰其家又有家宰曲禮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此邑宰也大夫邑宰無定數家宰則家止一人所以相家事主政教猶天子之有冢宰諸侯之有執政喪服傳所謂貴臣謂貴也此經宰命爲之爲酒周禮酒人其祭祀之酒其職屬冢宰故宰命爲之又案冢宰尊爲邑宰其爵各下其主一等諸侯之卿得立大夫一人以爲宰陽貨爲季氏宰而孟子云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子亢日彼疾當養者孰若凌人宰是家宰爲大夫之證若邑宰則士爲之妻服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注云士邑宰雜記士居室室注云士亦謂邑宰是也春秋時邑宰通稱大夫服二十六年傳云成大夫公孫敖(孫朝)又家臣之通例孤卿得臣大夫大夫得臣士士得臣府史士相見禮士見於大夫若喪爲臣者則禮辭其贄玉藻大夫私事使私人擯注士臣於大夫大曰私人特牲士之私臣注云府史以下此家臣之差等也

祝

小祝

吉則乃遂宿尸祝擯(注)祝爲擯者尸神棄疏案特牲使宗人擯主人辭又有祝完傳命者士卑不嫌兩有與人君同此大夫尊下人君故闕之唯有祝獨而已

案左傳晉叔向稱范武子祝史賦信於鬼神魯叔孫昭子使祝宗祈死是大夫之家有祝明矣聘禮疏謂大夫本無祝官既殺前

祝設几於筵上(疏)按特牲云祝筵几鄭云使祝接神此使司官者此大夫禮異於士故司官設席祝設几大夫官多故使兩官其其事

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注)由後詔相之曰延延也周禮曰大祝職云相尸禮注云延其出入詔其坐作是也

皇尸命工祝(注)工官也

案詩楚茨工祝致告毛傳云善其事曰工

小祝設槃匜與簞巾於西階東(注)爲尸將盥

案小祝佐祝昏禮此則大夫之祝非一人矣周禮小祝職曰大祭祀沃尸盥疏云案少牢尸入廟門盥於盤其時小祝沃

都司馬王所置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鄭注都王子弟及三公采地)

弦左傳有叔孫氏之司馬(叔孫氏又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杜注馬正家司馬是大夫自以其家臣爲司馬也周禮司馬下有羊人祭祝割羊牲此司馬封羊蓋兼其職

司士

司士贊者

司士擊柝(疏案周禮鄭注司空奄豕司士乃司馬之屬官今不使司空者諸侯猶兼官大夫又職職相兼司士兼其職可知

案周禮司士職曰凡祭祀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故此經擊豕升鼎實俎司士羞之

司士又升魚腊(注)司士又升副倅者(疏)謂是第三俎其司士與前文司士升豕者別知者以下經云司士三人升魚腊膚則此豕魚腊宜各一人云倅亦副之別名

案注云副倅即謂司士贊者下文司士贊者二人與司士爲三故經又云司士三人也贊者其佐

司士合執一俎以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從入

雍人

雍正

雍府

雍人掌共祭祀之鼎鑊與水火之齊以給水火之事

案周禮內饗職曰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外饗職曰掌外祭祀之割亨其其陳俎實鼎之牲體魚腊

雍人掌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與其用事

案雍人掌割亨者雍正雍人之長雍府其屬

雍人掌割亨煮之事

案雍與饗通鄭注周禮云饗割亨煎和之稱左傳季氏有饗人檀是大夫之家有饗人也

饗人陳鼎五(疏)案公食大夫云甸人陳鼎鄭注云甸人家宰之屬兼亨人者此大夫雍人陳鼎者周禮甸人掌共薪蒸與亨饗膳職相通是以諸侯無亨人故甸人陳鼎此大夫又無甸人故使饗人與亨人膳職故亨人云職外內饗之饗亨故使雍人也

官故雍人陳鼎也較此疏爲了

雍人倫膚九實於一鼎

案周禮內饗職曰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外饗職曰掌外祭祀之割亨其其陳俎實鼎之牲體魚腊

鼎序入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匜匕以從

案下篇注云雍正羣吏掌辨器名肉物者府其屬職禮地官之長皆曰正雍正即雍人之長也又周禮內饗外饗下皆有府二人

廩人

廩人掌九穀之入藏之出納之藏(疏)掌匕米入之藏者周禮地官廩人職文以其穀入倉人於入廩人故也

案敖氏繼公曰廩人與雍人等皆下士二人故知二人以上爲之

廩人職祭祀共其接盛饎人掌凡祭祀共盛鄭司農云饎人主炊官特牲曰主婦視饎爨此經廩人職祭祀共盛與敖於廩爨則廩人掌爲饎之事兼饎人之職與

司宮

司宮概豆邊(疏)醬齊解几洗簞於東堂下(注)大夫攝官司宮兼掌祭器也(疏)下文司宮筵神席於奧此又掌豆邊之等故鄭云攝官案內則鄭注云諸侯兼官者彼對天子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兼六卿此則大夫對諸侯諸侯具官大夫攝官也

案左傳序孫氏之難云司宮射之是大夫家臣有司宮也又案注云大夫攝官者禮運云大夫具官非禮也孔子譏管氏官事不攝焉得僭此篇司馬封羊兼羊人之職司士繫承兼司空之職雍人陳鼎兼司人之職廩人概饎廩七與敖兼鬲人之職司宮又兼掌祭器皆足爲攝官之證

宰夫

宰夫以邍受齎(注)宰夫掌飲食之事者(疏)此宰夫以邍受齎大夫之禮特牲厭以邍受彼士禮與大夫異也案楚茨詩注云報之禮親徧取黍稷牢魚肉擩於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

案周禮宰夫職無受黍之文鄭楚茨注亦以此經推之敖氏繼公曰宰夫士大夫之私人也

有司贊者

有司贊者取俎於鼏以升

案凡事有專主之者謂之有司贊者則有司之助卿飲酒記主人之贊者注云贊佐也謂主人之屬佐助主人禮事是其言贊之義

有司徹

有司

有司徹(疏)下大夫不饋尸綏說云有司官徹饋注云官徹饋者司馬司士兼組宰夫取俎

案有司卽司馬司士宰夫取俎及豆

宗人

宗人擯(疏)案少牢宿尸祝擯此宗人擯者以觀不與饋尸故使宗人爲擯也

見上篇

司馬

司馬羞涪魚一如尸禮

案司馬見上篇敖氏繼公曰此司馬當作司士字之誤也上下皆司士爲之此不宜使司馬且司馬唯士羊俎耳羞涪魚非其事也

雍人

雍正

雍府

見上篇

司士

司士贊者見上

司士

司士贊者見上

祝見上篇

案大夫家臣別有考附卷八末

侯國官制補考上諸侯官制已仁儀禮正存竹一今蒐輯諸經傳所未備以見侯國設官之備畧次周禮官名考之釋其近古者著於篇左傳官制別有春秋列國職官備詳之迹不具論焉

孤卿大夫士庶人在官者總考

周禮大宰之職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注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殷眾也謂眾士也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其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輔府史庶人在官者(疏)說其參者謂諸侯之國各立三卿焉其伍者謂三卿下各立五大夫陳其殷者三卿下各隨士九人三九二十七置其輔者謂三卿下各設府史胥徒云其三卿三人者案左氏傳杜泄云吾子爲司徒夫子爲司馬孟氏爲司空則

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也云伍謂大夫五人者謂司徒下二大夫一大夫爲司徒大夫一大夫爲大宰大夫司空下二大夫一大夫主司寇事一大夫爲司空大夫司馬事省闕一大夫故五人云殷眾也謂眾士者士稱殷與旅同並是眾義故鄉謂眾士也

案天子六鄉諸侯之制半天子故鄉止三人也若大夫則不止五人經云傳其伍蓋指副於鄉者言之周禮六官之屬鄉亦不止二十七人王制但就上士言之其中士下士則無文也

大宗伯之職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注)始見命爲正吏謂列國之士於子男爲大夫(疏)云始見命爲正吏者對府史胥徒非正吏云謂列國之士者謂公侯伯爲列國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故鄉以列國之士解之也云於子男爲大夫者典命子男大夫一命是也

再命受服(注)列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爲卿(疏)云列國之大夫再命者亦據典命公侯伯之大夫同再命而知云於子男爲卿者亦據典命而言也

三命受位(注)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爲王之臣也

四命受器(注)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

典命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注)鄭司農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疏)案昭二十三年左傳云叔孫婼爲晉所執晉人使與邾大夫坐訟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寡君命介子服回在是其事也若然先鄭引魯之卿以證孤者孤亦得名卿故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并六卿爲九卿亦得名卿者以其命數同也魯是侯爵非上公亦得置孤者魯爲州牧立孤與公同若然其孤則以卿爲之故叔孫婼自比於孤也

案據周禮則諸侯惟上公大國得有孤二大夫春秋時侯國置孤已僭晉以侯爵而有大師大傅二孤見文六年傳尤非禮之

禮記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注)大夫一大夫爲司徒司馬司空也云伍謂大夫五人者謂司徒下二大夫一大夫主司寇事一大夫爲司空大夫司馬事省闕一大夫故五人云殷眾也謂眾士者士稱殷與旅同並是眾義故鄉謂眾士也

案天子六鄉諸侯之制半天子故卿止三人也若大夫則不止五人經云傳其伍蓋指副於卿者言之周禮六官之屬卿亦不止二十七人王制但就上士言之其中士下士則無文也

大宗伯之職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注)始見命爲正吏謂列國之士於子男爲大夫(疏)云始見命爲正吏者對府史胥徒非正吏云謂列國之士者謂公侯伯爲列國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故鄉以列國之士解之也云於子男爲大夫者典命子男大夫一命是也

再命受服(注)列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爲卿(疏)云列國之大夫再命者亦據典命公侯伯之大夫同再命而知云於子男爲卿者亦據典命而言也

三命受位(注)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爲王之臣也

四命受器(注)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

典命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注)鄭司農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疏)案昭二十三年左傳云叔孫婼爲晉所執晉人使與邾大夫坐訟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寡君命介子服回在是其事也若然先鄭引魯之卿以證孤者孤亦得名卿故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并六卿爲九卿亦得名卿者以其命數同也魯是侯爵非上公亦得置孤者魯爲州牧立孤與公同若然其孤則以卿爲之故叔孫婼自比於孤也

案據周禮則諸侯惟上公大國得有孤二大夫春秋時侯國置孤已僭晉以侯爵而有大師大傅二孤見文六年傳尤非禮之

國爲上而次國上九當大國中九次國中九當大國下九是當其大國之三分之二小國以次國爲上小國上九當次國中九小國中九當次國下九亦是居上三分之二也是各居其上之二分

案大國次國小國皆有上中下士此特就上士二十七人之中更分爲上中下耳諸侯之中士下士其數未聞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九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注)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脫耳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疏)此一節論夏家天子命諸侯之國卿大夫及士之數前既云夏官此亦夏禮卿大夫士數五等之國悉同但大國三卿並受命於天子也夏之大國謂公與侯也殷周大國並公也下大夫五人者雒氏云三卿命於天子則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之也三卿則上中下三品而含上下今云下大夫五人者取卿爲言耳知大夫有上下者案前云次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是也上士二十七人者云上士者對府史之屬也周禮五等國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皆與此同但公國長有四命孤一人故與命云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壹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而鄭注乖引王制以成彼義當恐周之人數與王制同也且曾子問是明當時周法而云五官則五大夫若五則如絵亦不異也且冢宰云施興於邦國設其參傅其伍鄉云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又國者夏則伯放則侯周則侯伯也而卿大夫士之命及人之數與大國同但一卿其君自命爲異也小國者殷謂伯夏周同子男也案鄭注言小國亦三卿差次而言應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惟言二卿則似誤也鄭何以得知應三卿案前云小國又有上中下三卿位當大國之下大夫若無三卿何上中下之有乎故知有三卿也

案此言三卿五大夫制與周禮合當是周因於夏之制大宰職云施興於邦國設其參不言小國有異則小國亦三卿明矣鄉飲酒義云建國必立三卿是也

胡明經儀禮釋宮

官六十其下府史皆大率辟召非也又經云其祿以是爲差謂府食八人祿史食七人祿胥食六人祿徒食五人祿是其差見燕禮疏(疏)案此上士謂大夫之下士祿云以是爲差見燕禮疏案此上士謂大夫之下士祿云以是爲差也大夫云諸侯之下士祿云以是爲差也農夫九人則府史之等自食八人以下也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疏)此齿祿多卑之差(疏)經云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則庶人在官者與農夫同其夏殷以上諸侯之士皆不命也

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疏)此齿祿多卑之差(疏)經云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則庶人在官者與農夫同其夏殷以上諸侯之士皆不命也

上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疏)此齿祿多卑之差(疏)經云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則庶人在官者與農夫同其夏殷以上諸侯之士皆不命也

大夫之元士視附庸(疏)周禮公侯伯之士皆不命也

其夏殷以上諸侯之士皆不命也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

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注)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疏)云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者則周禮大宰云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十有二人是也云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據典命云之屬謂工人賈人及胥徒也云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官長謂冢宰爲天官之長司徒爲地官之長所命或若大府爲府藏官之長大司樂爲樂官之長是也言所除者謂所命之外天子一等凡天子下士之官諸侯當皆不命史以下庶人在官似惠不命之士方爲胶庸府史胥徒自是命之士謂之士族食其祿與庶人在官者等亦據周禮序官若地官鄉長賈公彥云鄉長是不命之士爲之鄉大夫是命之士爲之是也王制云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孟子云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此正爵也謂之士升於司馬肄於司士而未有命者則先試之任官然後以正爵命之所試之官則如鄉長之類諸侯之官降

案春秋卿與大夫皆謂之大夫分言之卿爲上大夫大夫爲下大夫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是也此復兼三卿之中分爲上中下又就下大夫之中更分爲上下故左傳有家卿介卿亞卿之稱下大夫亦謂之亞旅故晉傳云亞旅下大夫其位次卿是也又謂之擘大夫左傳昭元年云子晳上大夫汝擘大夫是也周禮有中大夫無上大夫諸侯之上大夫即卿亦無中大夫左傳僖十五年云晉侯許賂中大夫杜注中大夫國內就政里不等與周禮中大夫別也

禮記雜記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載引者三百人注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戶之制藏謂小國中下大夫也故鄭注易訟卦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其實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戶故論語云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注云伯氏溥大夫是齊爲大國下大夫亦三百家也其天子公卿大夫案小司徒職注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則大都公之采地方百里小都卿之采地方五十里家邑大夫采地方二十五里熊氏云以此推之公之大都采地方百里侯伯大都采地方五十里子男大都采地方二十五里以幾外地開破公之大都與天子大都同也其中都采地無文其小都則下大夫三百家一成之地也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地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

案諸侯孤卿大夫之采地無明文可證唯此疏及坊記疏由周禮推之畧存其概此引熊氏云公大都采地方百里侯伯大都方五十里子男大都方二十五里中都無文小都一成之地方十里今案公之采地當二等侯伯子男采地當二等公之孤方百里卿方五十里大夫方十里侯伯之卿大夫亦如之子男之卿方二十五里大夫方十里據周禮大國有孤如天子三公天子之公采地與卿異則大國之孤亦當與卿異侯伯子男無孤惟有卿大夫故采地當但分二等不必有中都也侯伯之卿采地與公之卿俱方五十里看以其命數同也子男之卿異於公侯伯者以子男國小地狹故卿降而爲方二十五里大夫仍方十里不降者據孟子言班爵之制大夫之祿不殊而卿以上各異則知侯國之大夫采地皆二成也

又案天子地方千里大都方百里公地方五百里大都亦方百里不降者以天子大都所封有三公及致仕者又有王親弟公卿大夫之采地而已公侯伯之卿采地亦與天子之卿同五十里者以諸侯止三卿故雖地狹亦足相容也

坊記案富不過百乘疏經云家富不過百乘者諸侯之卿大夫也故左傳云唯卿備百邑地方百里也百邑當依鄭志解其義與辯見後通云唯卿百邑未知天子諸侯公卿大夫采地大小案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二十五里其諸侯之卿大夫傳云卿備百邑論語云又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說者據此以爲公食百里卿食五十里大夫食二十五里其諸侯之卿大夫傳云卿備百邑論語云百乘之家此據諸侯公同俱方百里天子之卿采地五十里而侯伯之卿及百里卽於天子之卿一倍僅亦其差此疏所引皇氏之說俱未公之卿與侯伯之大夫俱方五十里公之大夫與侯伯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唯有此文其子男之地唯方二百里以下其卿之采地不得復方百里案易訟卦注云小國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唯有此文其子男之卿同也其中都采地無文其小都則下大夫三百家一成之地也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地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

案諸侯孤卿大夫之采地無明文可證唯此疏及坊記疏由周禮推之畧存其概此引熊氏云公大都采地方百里侯伯大都方五十里子男大都方二十五里中都無文小都一成之地方十里今案公之采地當二等侯伯子男采地當二等公之孤方百里卿方五十里大夫方十里侯伯之卿大夫亦如之子男之卿方二十五里大夫方十里據周禮大國有孤如天子三公天子之公采地與卿異則大國之孤亦當與卿異侯伯子男無孤惟有卿大夫故采地當但分二等不必有中都也侯伯之卿采地與公之卿俱方五十里看以其命數同也子男之卿異於公侯伯者以子男國小地狹故卿降而爲方二十五里大夫仍方十里不降者據孟子言班爵之制大夫之祿不殊而卿以上各異則知侯國之大夫采地皆二成也

又案天子地方千里大都方百里公地方五百里大都亦方百里不降者以天子大都所封有三公及致仕者又有王親弟公卿大夫之采地而已公侯伯之卿采地亦與天子之卿同五十里者以諸侯止三卿故雖地狹亦足相容也

坊記案富不過百乘疏經云家富不過百乘者諸侯之卿大夫也故左傳云唯卿備百邑地方百里也百邑當依鄭志解其義與辯見後通云唯卿百邑未知天子諸侯公卿大夫采地大小案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

無文亦當有此也

左傳襄公九年二師令四鄉正敬享注鄉正鄉大夫疏周禮大司徒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大夫每鄉一人天子六鄉即以鄉爲之長此傳云二師令四鄉正則別立鄉正非鄉典之但其所職掌當天子之鄉大夫耳周禮鄉爲一軍大國三軍宋是大國不過三軍而有四鄉者當時所立非正法也

國語齊語正月之朝鄉長復事注鄉長鄉大夫也周禮正月之吉鄉大夫受法於司徒退班於鄉吏以考其行

左傳襄公七年叔仲昭伯爲隧正注隧正主役徒疏九年注云隧正官五名縣爲隧則隧正當周禮之遂人也

襄公九年宋災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注隧正官名也五縣爲隧疏此隧正當天子之遂大夫故遂大夫職云各掌其遂之政令遂人疏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鄉司農云王國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詩書禮云魯人三郊三遂然則諸侯之有鄉遂亦以郊內郊外別之也

案諸侯大國三遂次國二遂小國一遂周禮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鄰長每鄰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賈公彥云鄰長是孔疏以隧正當周禮之遂大夫又以爲當周禮之遂人諸侯兼官隧正或兼二職據當叔仲昭伯爲隧正則諸侯亦使大夫爲之也魯叔仲氏世爲大夫

昭公四年山人取之縣人傳之注縣人遂屬疏周禮五縣爲遂是縣爲遂之屬也

案縣人疑即周禮縣正之官鄙師以下諸侯當亦有之但無文可證耳

文公十六年使帥甸攻而殺之注帥甸郊野之師疏周禮載師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帥甸者甸地之帥當是公邑之大夫也

冀公三十年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縣也疏諸是守邑之長公邑稱大夫私邑則稱宰此言問其縣大夫問縣縣之大夫也終非趙武私邑而云則其屬者益諸是公邑國卿分掌之而此邑屬趙武也

案周禮四處公邑皆有大夫治之故師注云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又云遂人亦監焉諸侯之公邑亦使大夫治之但國卿分掌其地與周禮異也

封人

左傳隱公元年緯考叔爲潁谷封人注封人典封疆者疏周禮封人掌爲畿封而樹之天子封人職典封疆知諸侯封人亦然也傳言祭仲足爲祭封人案高哀爲蕭封人論語有儀封人

案周禮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

詩靜女自牧歸荑傳牧田官也

禮記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疏養獸者若周禮牧人也

案周禮牧人下士六人注牧人養牲於野田者

縣師

左傳襄公三十年以爲絳縣師注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凡造都邑量其地而制其域以施政時徵野之賦貢天子之縣師掌此諸事則諸侯之縣師亦當然

師儒

周禮大宰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注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疏諸侯師氏亦有德行以教民者儒亦有道德之稱也

案周禮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以次差之諸侯之師氏當下大夫保氏當上士也

門尹

國語周語門尹除門注門尹司門也

案左傳有門尹般門尹得又石乞尹門杜注云爲門尹是諸侯之司門謂之門尹也周禮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每門下士二人

虞人

禮記喪大記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注虞人主林麓之官也

左傳昭公二十年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注虞人掌山澤之官疏十四年傳以旌虞人注同

案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疏鄭注及杜注則諸侯例唯立虞人之官總主山林川澤而已周禮山虞澤虞皆中士則諸侯之虞人益下士爲之

迹人

左傳襄公十四年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注主迹禽獸者疏周禮地官迹人掌邦田之政凡田獵者受令焉鄭注云迹之言跡知禽獸之處也

案周禮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

虞人

孟子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虞人繼焉

案周禮虞人下大夫二人其職云掌九藪之數辨少牢大夫有虞人則諸侯當亦有之國語云敬恭貢至虞人獻餘是諸侯有虞人也

司服

禮記喪大記卷衣授於前司服受之注司服以簀待衣於堂前案士喪禮服者降衣於前受用簀注云人君則司服受之是諸侯有司服之官周禮司服中士二人

司墓

左傳昭公十二年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注司墓之室卿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疏周禮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卿之司墓亦當如彼

案周禮家人掌王及諸臣之葬地墓大夫掌萬民之葬地所掌不同諸侯之司墓亦當與家人別也家人見士喪禮

樂官考

詩簡兮序衛之賢者仕於治官疏治官樂官也治代世掌樂官而善馬故後世多號樂官爲治官治官者樂官之總名周禮大司樂樂師天子之官也諸侯之禮亡其官屬不可得而知焉禮注云樂正於天子爲樂師也則諸侯有樂正之屬乎

禮記文王世子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胥師學戈胥師丞贊之注四人皆樂官之屬也小樂正樂師也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

教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疏云小樂正樂師也皆諸侯謂之小樂正天子謂之樂師此經多有諸侯之禮故謂之大樂正小樂正也周禮唯有籥師此云籥師丞者或諸侯之禮

案樂正詳樂禮文王世子所記雖不皆文王爲世子時事然據其官名往往與儀禮燕射鄉籥相合則文以前爲諸侯之制亦畧存焉周公制禮別立天子之官而以文武未得天下之後遂定爲諸侯之制爲諸侯制如被誓云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之三卿此可證也周禮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

喪大記復無林麓則狄人設階注狄人樂吏之賤者疏云君喪狄人出壺

祭統罍者樂之賤者也注罍謂教羽舞者也疏云罍謂教羽舞者羽罍羽故詩邶風云左手執龠右手秉翟罍即狄也古字通用

案周禮無狄人唯有籥師中士四人其職云掌教國子舞羽籥籥此注云罍謂教羽舞者然則諸侯之狄人豈即籥師與

小胥官考

禮記內則國君世子生告於君祝以太牢宰其三日卜士負之

王藻卜人定龜史定墨君注定龜謂鑽灼之屬所當周者

左傳問公二年成季之將生也桓公史占之注卜楚邱魯卜大夫

案周禮掌卜之官有大卜卜師卜人諸侯但有卜人而已左傳多言卜人或單言卜唯楚稱卜尹又稱開卜則其國所自名也

又案周禮大卜下大夫二人諸侯之官降於天子則掌卜者士耳故內則云卜士杜氏以爲大夫非也

僖公十五年獻公筮嫁伯姬於秦史蘇占之注史蘇晉卜筮之史

案古者通謂掌文詞之官爲史兆卦皆有辭故掌卜筮者亦稱史左傳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郭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國語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筮史占

胡明經儀禮釋官

之皆曰不吉韋注筮史筮人掌以三易辨九筮之名是也疏周

筮人中

士二人

定公元年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

案守龜杜氏無注國語老請守龜卜室之族韋注守龜卜人也周禮有龜卜人中士掌六龜之屬禁韋注及玉藻云卜人定龜以諸侯別無龜人之官以下人掌之而已

冥公十七年衛侯夢於北宮公親筮之

史

案周禮有大卜筮人又有占人下士八人掌占龜筮席者在龜西卜人外別有占者三人在其南卜人及龜雁席者在龜東卜人外別有占者此云公親筮之者與占之筮與占異人但諸侯亦當有占人之職也

占夢

左傳哀公十六年衛侯占夢壁人求酒於大叔儀子

案周禮占夢中士二人其職云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

巫

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注巫女巫也主祠禱請雨者疏周禮女巫職云旱暵則舞雩此以爲旱欲焚之故知巫女巫也

成公十年召桑田巫

禮記檀弓然則吾欲暴巫而妾若注巫主接神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

案周禮司巫中士二人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

男巫見士喪禮

火師

國語周語單子曰周之秩官有之曰敢國賓王火師監燎注火師司火

案單子身爲王朝卿士而云周之秩官此則此篇所言官制當是周初侯國之制矣先儒云火師即司爟周禮司爟下士二人

候人

詩候人彼候人兮何戈與祓傳候人道路迓迎賓客者疏夏官序云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注

云候人迎賓客之來者彼天子之官候人是上士下士則諸侯之候人亦應是士天子候人之徒百二十人諸侯候人之徒數必少於天子

案國語云敢國賓至候人爲導是諸侯亦有候人之官士迓迎賓客之事也

挈壺氏

詩東方未明序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箋挈壺氏掌漏刻者疏挈壺氏於天子爲司馬之屬其官士也故夏官序云挈壺氏下士六人注云挈讀如挈髮之挈壺盛水器也世王挈壺水以爲漏

狂夫瞿瞿傳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疏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人告時諸侯兼官不立雞人故挈壺告也庭燎箋云王有雞人之官是鄭意以爲唯王者有雞人諸侯則無也

案周禮雞人疏亦云諸侯兼官挈壺氏兼告朝是諸侯有挈壺氏兼雞人之職也

旅賁氏

國語魯語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注旅賁拿執戈盾夾車而趨車止則侍輦所以備非常禁災害也

案周禮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國語衛武公在輿有旅賁之規是諸侯有旅賁氏也

節服氏

周禮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

案序官節服氏下士八人據其職云諸侯則四人是諸侯亦有節服氏也

御右官考

禮記襚弓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邱縣賁父御卜國爲右注凡車右勇力者爲之

左傳桓公三年曲沃武公伐翼次於陘庭堅陳御戎梁宏爲右注御戎僕也右戎車之左疏周禮戎僕掌御戎車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故知御爲戎僕右是戎車之右也

桓公八年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注戎右車右也

成公十八年幷州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養馭周禮大御御官之長別有戎僕掌御戎車春秋征伐之世以御戎爲重此御戎當是御之尊者

程鄒爲乘馬御六騑屬焉使訓羣疏知禮注乘馬御乘車之僕也乘居侯禮賓故訓羣騑使知禮疏周禮晉僕下大夫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杜言乘馬御乘車之僕則當依齊僕也晉語謂之貳僕當時之官名耳程鄒爲乘馬御御之貴者

案周禮御有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右有戎右齊右道右春秋諸國之官可考見者惟有戎車之御謂之御戎其右謂之戎右而已乘車則惟晉有乘馬御僭也周禮戎右中大夫戎僕亦中大夫諸侯之御戎戎右當下大夫爲之

校人

左傳成公十八年幷御戎校正屬焉注校正主馬官疏校正當周禮校人校人掌王馬之政襄九年傳曰命校正出馬知是主馬之官也周禮校人不屬大御此蓋諸侯兼官或是悼公新法此傳所言諸官皆不得與周禮同也

襄公九年使皇郎命校正出馬注校正主馬疏校正於周禮爲校人是司馬之屬官也

哀公三年校人乘馬注校人掌馬

案周禮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諸侯校人亦當不止一人校正蓋其長也

圉人

禮記檀弓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內注圉人掌養馬者疏左傳云牛有牧馬有圉

案周禮圉師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馬四匹一人駑馬四匹一人駑馬廋一人圉師職云掌教圉人養馬圉人職云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春秋諸國唯有圉人無圉師或諸侯止立圉人之官也

士師

論語柳下惠爲士師注士師典獄之官疏士師即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鄉士皆以士爲官名鄭注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是士師爲典獄之官也

案周禮士師下大夫四人諸侯之士師當士爲之故孟子云士師受其辭而殺之是也

司里

左傳襄公九年宋災使伯氏司里注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疏周禮里宰每里下士一人謂六遂之內二十五家之長也此言司里謂司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坊里也里必有長不知其官之名周禮有里宰故以宰言之非是郊外之民二十五家之長也

國語周語司里不授館注司里里宰也掌授客館

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注致其槩作之具會於司里之官

周之秩官有之曰敢國賓至司里授館注司里授客所當館次於衕也衕禮卿致館

魯語公欲弛郈敬子之宅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注言先臣惠伯受命於司里居此宅也

案司里章杜釋以里宰孔穎達已辨之據國語云晉室之中士功其始矣之初見期於司里則司里當爲司空之屬主營官室者客館亦官室之事故司里掌授之卿以幣致之聘禮云大夫館至於館卿致館此司里當復大夫也觀禮天子賜舍注賜舍猶致館也所使者司空與以此證之益知司里爲司空之屬也左傳使伯氏司里杜注伯氏宋大夫掌注云司里授客所當館次於衕則諸侯之司里以大夫爲之明矣王制度地居民司里爲司空之屬故又掌授民居魯語文公欲弛郈敬子之宅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是也

水師

國語周語單子曰周之秩官有之曰敢國賓至水師監濯注水師掌水監濯溉之事者

侯國職官表

天子六卿諸侯并爲三所以辨等威防兄濫然君子民之事同則治教禮政刑事之典闕一不可也此表依周禮六官次第凡見於經而可信爲周初侯國之制者則書其官其疑而未能定者依次附錄其說若出後人之僭設者則闕而不錄分孤卿大夫士庶人在官者爲五格其官爵下周禮一等本鄭氏燕禮注推而列之無職注云天子朝入司士後之言官制者將有

孤	卿	大夫	士	庶人在官者
	諸侯擯上公之國有孤一人周禮曰公之孤命毳冕謚曰某公	諸侯之卿爲上大夫大國六卿小國有三卿則其一人周禮曰公之孤四命毳冕其卿依次第降一等大國三卿下大夫二人小國二卿下大夫一人	大夫謂中大夫大國侯伯中大夫四人謂其官比子男卿下大夫五人小國三卿下大夫三人小國二卿下大夫二人皆上士二十七人其中二十七人皆中士下士之數未聞	庶人在官者謂不命之士及府史胥徒工人賈人之屬子弟之士依禮謂之士旅食
宰	宰卿	宰夫	宰夫有司	
宰卿掌邦國侯甸采等以司徒兼之卿氏云謂諸侯不命之卿也	宰卿掌治朝以佐王平邦國冢宰兼之	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之位與其禮事辨其等位以詔王之法式凡朝覲會同正其位掌其禁令以糾邦國之違而協其治事者若其不共其財用之物而苛政暴令以病萬民者則誅之	宰夫有司謂宰夫所屬官府胥徒也宰夫有府史胥徒此宰夫有司即宰夫下府史之屬左傳之宰人疑亦此類	

胡明經儀禮釋官

柳下惠不卑小官也論語又云孟氏使陽膚爲士師諸侯三

國語魯語嚴公丹桓公之樞而刻其楣匠師慶言於公注匠師慶掌匠大夫御孫之名也

案周禮鄉司徒云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匠師主眾匠疏鄉師是司徒考匠師是司空考據禮記及國語則匠師之官諸侯亦有之周禮鄉師下大夫匠師與鄉師同諸侯之官降於天子匠師盖士爲之國語云匠師慶言於公而左傳襄公四年有匠慶謂季文子上距嚴公刻桓公楣之時已百有一年疑非一人也

輸人

禮記雜記古者貴賤皆杖扶孫武叔朝見輸人以其杖關敬而輟輸者於是有僭而后杖也注輸人作車輸之官

案周禮考工記攻木之工有輸人

輦人

禮記祭統凡爵者由吏之賤者也注輦周禮作輦輦祭皮革之官也疏案周禮考工記輦人爲輦陶鄭云輦陶鼓木也言輦人之官掌作鼓木張皮南頭鞔之以爲鼓是輦祭皮革之官

詩簡兮疏祭統輦者甲吏之賤者注云輦周禮作輦盖謂祭皮革之官周禮輦人爲鼓鞮人爲甲案周禮鞮鞻氏掌鞮革鞮鞻之工以待時事注鞮鞻革名可以爲甲是鞮人亦爲甲也故鄭爲甲吏之賤也

案考工記攻皮人工有輦人

王人

左傳襄公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實也故敢獻之注玉人能治玉者

案考工記刮摩之工有玉人

陶人

禮記喪大記陶人出重爲疏陶人作瓦器之官也

案考工記搏埴之工有陶人喪大記多記諸侯之禮是諸侯有陶人也

匠人

禮記雜記匠人執羽葆御柩疏匠人工人也周禮喪祝御柩此云匠人者周禮王禮此諸侯禮也

案考工記攻木之工有匠人

師主宰故鄉師云及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賓興之鄉司空職兼司寇左傳云孟氏爲司空故士師屬焉此足證國語魯語嚴公丹桓公之樞而刻其楣匠師慶言於公注匠師慶掌匠大夫御孫之名也

案周禮鄉司徒云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匠師主眾匠疏鄉師是司徒考匠師是司空考據禮記及國語則匠師之官諸侯亦有之周禮鄉師下大夫匠師與鄉師同諸侯之官降於天子匠師盖士爲之國語云匠師慶言於公而左傳襄公四年有匠慶謂季文子上距嚴公刻桓公楣之時已百有一年疑非一人也

輸人

禮記雜記古者貴賤皆杖扶孫武叔朝見輸人以其杖關敬而輟輸者於是有僭而后杖也注輸人作車輸之官

案周禮考工記攻木之工有輸人

輦人

禮記祭統凡爵者由吏之賤者也注輦周禮作輦輦祭皮革之官也疏案周禮考工記輦人爲輦陶鄭云輦陶鼓木也言輦人之官掌作鼓木張皮南頭鞔之以爲鼓是輦祭皮革之官

詩簡兮疏祭統輦者甲吏之賤者注云輦周禮作輦盖謂祭皮革之官周禮輦人爲鼓鞮人爲甲案周禮鞮鞻氏掌鞮革鞮鞻之工以待時事注鞮鞻革名可以爲甲是鞮人亦爲甲也故鄭爲甲吏之賤也

案考工記攻皮人工有輦人

王人

左傳襄公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實也故敢獻之注玉人能治玉者

案考工記刮摩之工有玉人

陶人

禮記喪大記陶人出重爲疏陶人作瓦器之官也

案考工記搏埴之工有陶人喪大記多記諸侯之禮是諸侯有陶人也

匠人

禮記雜記匠人執羽葆御柩疏匠人工人也周禮喪祝御柩此云匠人者周禮王禮此諸侯禮也

案考工記攻木之工有匠人

司徒
隋侯三鄉司徒司馬司空是也掌氏云立司徒掌家宰之事

小司徒

鄉大夫
春秋時稱鄉正又稱鄉長見左傳國語

師氏
周禮大宰職曰以賢得民鄭氏云師謂保氏

隧正
隧正掌國郊遂人達大夫之職見卷八鄉遂官考

州長
亦曰州伯
見卷八鄉遂官考

黨正
見卷八鄉遂官考
附錄案周禮市官有司市質人廛人胥師賈師司稽胥肆長泉府諸職春秋時宋鄭衛皆有補周杜氏云市官或隨侯之官與天子異名與

封人

鼓人

縣師

保氏
周禮大宰職曰以道得民鄭氏云謂隨侯保氏

州史
見卷八鄉遂官考

閭胥
見卷八鄉遂官考

門尹
如周禮司門之職

閽人
閽人之長如周禮司閽之職
附錄案周禮有掌節上士二人其職云掌守節而辨其用書康誥云魯小臣職節傳以為諸有行節之文疑即周禮掌節也

縣人
如周禮縣正之職見卷八鄉遂官考
附錄案周禮縣正下有縣師鄭長里宰鄭長諸職隨侯宜亦有之
附錄又案諸侯鄉遂之外亦有公邑便大夫治之謂之縣大夫見卷八鄉遂官考

州府

州史
見卷八鄉遂官考

閭胥
見卷八鄉遂官考

牧人
附錄案周禮地官有牧師下士二人左傳秋以正月繕修城郭溝洫以待不虞以治兵馬以備盜賊以修封疆以保田野以牧六畜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阜財用以任百工以飭材事以飭車甲以待賓客以治軍旅以討不庭以征不義以除盜賊以救災患以恤禍亂以弔死問疾以安萬民以和邦國以親四方以說遠人以來百物以懷諸侯以寧天下以服邊境以守王城以扞國家以詰四方以除天災以時巡國守以大田獵以作三軍以修戰法以賞慶賜以誅罰以合六師以平邦國以正王位以統百官以均四海以聯兄弟以合親戚以交萬民以故九職以生九穀以任萬民以長幼以教官府以正治官以糾邦治以觀新物以除舊器以待賓客以賞賜以容民畜以制國用以生財用以作

虞人
迹人
虞人

宗人
請侯掌禮之官惟有宗人亦曰大宗

司服
冢人
掌公墓之地見士喪禮

司墓
如周禮墓大夫之職掌凡和墓之地域

小樂正
如周禮樂師之職

大胥
見卷八樂官考

大師
少師
大師少師樂工之長

磬人
如周禮磬師

鍾人
如周禮鐘師

笙
如周禮笙師

鎛人
如周禮鎛師

鞮鞻
儐儐謂之工鞮鞻氏云工鞮鞻巴周禮韎鞻有上韎中韎下韎又其下有昧師賈疏謂諸侯無昧師非也

小胥
見卷八樂官考

請侯使小宰伯氏云小司馬攝宗伯之事

大樂正
如周禮大司樂之職

請侯使小宰伯氏云小司馬攝宗伯之事

附錄
案周禮有鎛人奄二人鄭司農云主炊官其職云共王及后之六食左傳晉侯疏舅甥人鄢人為之疑備人即周禮鎛人之官諸侯與天子異名也

宗有司
國語有宗有司蓋宗人下府史之屬

附錄
案周禮有鍾人下士一人其職云凡國事為期鼓鼜之時諸侯以鼓鼜氏兼之

附錄
案周禮有司几筵下士二人鄭氏云諸侯之官無司几筵也

胡明經儀禮釋官

內史
亦曰右史

狄人
狄國其先古字通鄭氏云狄謂教羽舞者案周禮無狄人疑即帥師之屬見卷八樂官考

卜人
周禮掌卜之官有大卜卜師卜人諸侯惟有卜人而已亦曰卜士見卷八卜筮官考

附錄
案周禮有龜人掌六龜之屬諸侯以卜人掌之故又謂卜人為守龜見卷八卜筮官考

筮人
亦曰筮史見卷八卜筮官考

占夢
大祝
亦曰觋史

小祝
見醫禮經失載

喪祝
案周禮有喪祝上士二人諸侯亦有之又有夏采商祝周貿喪禮者見士喪禮

巫
案周禮有司巫其職云掌祭祀之政令又有男巫女巫諸侯亦皆有之

大史
亦曰左史

小史

外史
見聘禮內史職

巾車
見聘禮內史職

附錄
案周禮有典路其職云掌王及后之五路鉤車鬼云殊異乎公路公路疑如典路之官凡諸侯以為巾車非也

附錄
又案周禮有車僕諸侯蓋以巾車兼之說見大射巾車職

附錄
案周禮有司馬其職云掌王及后之六馬諸侯亦皆有之

大史
亦曰左史

小史

工人
案周禮巾車下有工人國語云敢問誰至工人焉事使即此

附錄
案周禮有古人下士八人其職掌古樂語諸侯亦有之說見士喪禮及卷八卜筮官考

冢宗人
周禮冢大夫有冢宗人諸侯之大夫亦有之見小宰疏

司馬
諸侯司馬兼宗伯之事

小司馬
諸侯小司馬兼小宗伯之事

戎右
案周禮作戎右車右執干戈備車右而已非兼
御戎也

軍司馬
案周禮有軍司馬鄭司農行司馬左傳晉有中軍司馬上軍司馬是諸侯亦有之儀禮大射之司馬正司馬師疑即以軍司馬為之

量人
水師
如周禮司漁之職

侯人
附錄
案周禮有掌節中士八人其職關說云掌守護界左傳晉人使魯躍雖吏文告關吏疑即掌節之

射人
儀禮大射儀有司射大射正小射正皆射人為之

司士
燕子
如周禮諸子之職不謂之公族
附錄
案周禮有司右其職掌參乘右之政令左傳荀罃為右司士屬馬孔疏云司士蓋周禮司右之類

族舊氏

小臣
儀禮有小臣正小臣師

僕人正
僕人師
案周禮有大僕小臣祺御慎御僕皆同官諸侯亦大僕以小臣兼之
僕人蓋如周禮御僕之職正其長也師其佐也

矢人
疑亦如周禮司弓矢之職

弓人
疑如周禮矢人之職

節服氏

僕人士
士請府史之屬

掌舍
如周禮掌舍之職

掌壺氏
諸侯掌壺氏兼雜人之職

服不氏

胡明經儀禮釋官

御戎
案周禮有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取其皆掌馭車之官此御戎當與小僕也又左傳晉有樂馬御孔疏以為當與僕屬參見卷八御右冒考

校人
左傳有校正蓋校人之長

諸侯無大司寇之官以司空兼之

司空
諸侯司空兼司寇之事

小司寇

行人
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之官諸侯雖有行人而已來曰行理

小司空

士師
附錄
案周禮有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其職掌野之獄左傳鄶君使野司馬各保其徵杜注以為縣士是諸侯亦有之
附錄
案周禮有訝士中士八人其職主送迎賓客諸侯疑亦有之說見聘禮訝職

匠師

訝
聘禮疏謂諸侯亦有掌訝之官

輪人
輇人
詩疏云諸侯輇人兼輪人

家士
周禮有家士治家之獄訟諸侯宜亦有之見卷八大夫家臣考

庾人
見聘禮庾車職

圉人
家司馬
周禮御大夫有家司馬諸侯之大夫亦有之見公羊傳

附錄
案周禮有趜馬下士其職掌駕說之頒左傳程鄭為家馬御六騶馬使調良驕知禮孔疏以騶為主駕之官如周趜馬時御廄風命彼宿人屋言服駕毛傳云宿人主駕者疑亦如趜馬之官或諸侯各異其名也

隸人
周禮司隸掌五隸之徒其下有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此隸人即司隸之屬

條狼氏

司里

水師

工正

案左傳晉國甚有工正杜氏云掌百工之官又案水師工正俱非工人但爵無可考附列於此

玉人

陶人

梓人

匠人

附錄

案周禮攷工記三十工有弓人爲弓矢人爲矢儀禮有弓人矢人其職主射時授受弓矢即夏官司弓矢矯人之職與攷工之弓人矢人判也

工人士

儀禮大射有工人士鄭氏云司空之屬今案工人士當即工正以下之官

巧人

舟虞

案自司里至舟虞六職雖不見周禮而可信爲司空之屬今並採入以存候國之制兼可補周官之缺焉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漢軍生員樊封校